

# 洪 湖 恋

钱家璜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洪湖恋 / 钱家璜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00 . 10

ISBN 7 - 5063 - 1970 - 5

I . 洪 ... II . 钱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00 ) 第 50972号

## 洪湖恋

---

作者 : 钱家璜

责任编辑 : 杨 葵

装帧设计 :

版式设计 :

出版发行 : 作家出版社

社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号 邮码 : 100026

电话传真 : 86 - 10 - 65930756 ( 出版发行部 )

86 - 10 - 65004079 ( 总编室 )

E - mail :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开本 : 850 × 1168 1/32

字数 : 千

印张 : 插页 :

印数 :

版次 : 2000年 月北京第 版

印次 : 2000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1970 - 5 / I 1954

定价 :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陈昌本

我认识作家钱家璜，是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1998年发那场长江世纪大水时，我参加中国作家采访团到湖北沙市访问，在荆州防洪指挥部里，与正在采访荆江分洪区情况的当地作家钱家璜相遇，当时，长江第八次洪峰即将过沙市，指挥部的头头们忙得团团转，钱家璜就自告奋勇充当了我们的采访对象，他详尽地给我们讲述了荆江分洪区三十万群众大转移的情况，恨不得把他采访到的事实一件不漏地介绍给我们，一直交谈到深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一直陪我们采访完地处荆江分洪区的公安县，才依依惜别。可以说，我与家璜，是在长江抗洪第一线相识的好友。

回到北京后，很快就看到了钱家璜反映荆江抗洪的气势磅礴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久，又收到了他写的优美抒情的长篇小说《洪湖恋》的初稿。两篇作品，一篇有“大江东去”的气势，一篇是“小桥流水”的风格，可以看出，钱家璜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

近年来，不少作家觉得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好写，望而却步，有一批执着地致力于表现现代农村生活的作家在进行着

艰辛的探索，钱家璜是这群探索者中的一个，《洪湖恋》就是他的探索成果。

这部作品的精髓，在一个“恋”字，这个“恋”字，包含着男女主人公的痴恋，包含着主人公对自己的家乡，美丽富饶的洪湖的爱恋，也包含着他们对自己开创的事业的刻骨铭心的依恋。

《洪湖恋》写的是一场一波三折的恋爱故事。在城里打工的青年，男主人公程俊，在城市找工作难的困境下，冲破传统观念的阻力，一心回家乡，开创在洪湖里围网养鱼的事业；城市姑娘女主人公夏英，因为程俊对她有救命之恩，爱恋着程俊，当程俊在家乡创业遇到困难时，她不顾社会舆论，离城下乡与程俊结成伴侣，共同创业。故事主线就这么明了。

这个故事，看起来颇有点理想化，当今，农村青年都盼着进城，谁愿意在迈进城市门坎、获得城市姑娘的爱情后，又自愿回乡呢？当今，城市的姑娘，哪里有自动离城到农村，嫁给一个回乡的打工青年的道理？我觉得，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比一般社会成见深化了一步，也正表现在这里。程俊的返乡，已经不是在城市根本无法生活，被迫返乡撙锄杠了，而是在城里学到了经营事业的本事，立志回家乡开创自己想干的事业，这个下乡，包含了全新的思想伦理观念与理想追求。夏英的下乡，也与当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逼无奈，只好与农村青年结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夏英离城与程俊结婚，是看到程俊这样的坚韧不拔、具有强烈事业心的青年，能干成一番事业，她与他结合，既是为了爱，也是为了与程俊一起创家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干出一番成就来。所以，这个下嫁农村，也包含了全新的思想伦理观念和理想追求。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潮涌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农民去城里学了本领，回乡创新业，这些创起生产大业的农民，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土里刨食的农民

了，而是一批企业家和专业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种地打粮的农村了，一座座多业并举的小城镇将应运而生。《洪湖恋》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反映了这种农民创业和农村发展的新趋向，我觉得，其思想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作家的敏锐目光是具有前瞻性，能发人思考的。

《洪湖恋》在艺术上也有追求。当今的小说，日趋两极分化，一部分作家的作品走着追求高雅的“纯文学”道路，追求作品思想的深邃，行文的雅典，毛病往往是可读性弱，甚至让人看不懂。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随着文化产品走进市场浪潮的冲击，为适应市场需求，走着迎合读者的“通俗化”道路，以作品在地摊上畅销、在娱乐场所流传为追求，毛病往往是通俗走过头，弄成庸俗，情感表达无节制，靠近了黄色，不少作品社会效益不佳。现在，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探索新路，《洪湖恋》的作者又是探索者中的一个。他的追求是：综合“纯文学”和“俗文学”的优长，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达到雅俗共赏的效应，既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也追求作品的通俗性、可读性。努力使作品有高雅深邃的思想内容，又能使广大读者看得懂，读得轻松愉快，受到思想启迪。如，作品里既注意深挖人物的个性特点，追求人物性格的深刻，又重视人物间的矛盾纠葛，重视悬念设置，讲求故事性，让人爱读；既注意发掘事件的思想内含，又注意把思想化进生动感人的情节中，使人有回味的余地；既注意作品语言的文学性，又不忽视语言的地方特色和可读性，让读者读来新鲜生动、引人入胜。这样，就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就是：文化层次高一些的读者，能品出作品的思想深意，文化层次略低的读者，也能被人物和情节吸引住，获得阅读快感和收获。我觉得，这种达到“雅俗共赏”效应的追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大力提倡的。《洪湖恋》正是这样一部努力追求雅

俗共赏效应，有创新特色的好作品。

《洪湖恋》是部优秀作品，但它毕竟是钱家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把握长篇结构的功夫还欠娴熟，如，对洪湖这样一个鱼米之乡、又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广阔社会背景关照描绘得不够；对主人公到农村创业遇到的社会矛盾、思想冲突、创业艰辛描写得欠深刻，但是，瑕不掩玉，这部长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广大农村青年的喜爱！

—

天色刚蒙蒙亮，夏英猛然警醒一样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那睡眠惺忪那一跃而起那惊头张脑的神情，宛若浓睡中发了梦呓或是被火警凄惶的叫鸣惊醒或是被遇到抢劫的凄厉呼救而愕然了一般。

但这都不是。

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她是在迷梦中突然警悟到昨晚程俊的一个吻。那吻异常的猛烈长久，完全不像平日的和风细雨、轻柔抚贴。那强烈的举动还有那隐隐的眼光，分明是含恨离去时的吻别……

可是昨晚程俊从这里走时，她并没有像此时这样的警觉。

他昨夜里向她表过态，答应她不回老家。虽然这样的表态以前也有过，可随即又发生了动摇，最终总是被她挽留住。昨夜也同以往，她只是陶醉在爱情的苦辣和甜蜜中，压根儿也没有吻别的怀疑和感觉。

现在，这种感觉不知怎的在迷梦中产生。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嘴唇，仿佛那伴着甜蜜的疼痛变成了苦辣，她不由更加怀疑起那吻的意味……

昨天，夏英是下午三点下了中班去繁华的工匠市场找他的。

当时席地坐在马路边的一长排工匠中，程俊正在向他的同伴郭成福发牢骚，一见她走拢来，霍地站起，火火地把烟头着力一摔，一脚蹬倒了面前的“泥瓦工”广告牌，谁也不理地就往街上的行人里走。

“今天又白坐了一天？”夏英问郭成福时，面带苦笑。

郭成福木木地纠正道：“应该说在这里示众了一天！”

夏英像吃了什么倒胃口的东西一样，怪不是味地看了他一眼，回过头赶程俊去了。

她赶上了他，同他肩并肩地溶进人流里。

程俊看也不看她，愤愤地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去了！”

夏英盯了他一眼，硬硬地说：“你不能回去。”

程俊说：“不回去你养活我？”

夏英说：“总会找到事的嘛！”

程俊说：“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夏英说：“你应该有耐心嘛！”

程俊就把眼睛瞪圆了看她。那意思很明显，是说我的耐心还不够吗！在这城市里找事找了多久了？我吃的苦还少吗！……他真想跟她争几句，可看了她好一会儿，突地软了下来，异古异样地看了她一眼，再没说什么，走进岔路口，回他的住所去了。

夏英跟着走了几步，在岔路口站住了。她知道他这时心中难受，跟他说什么也没用，只有耷转身回家去。可夏英回到家，心中怎么也不平静。

她知道他的确够呛，他的这种烦躁她应该理解。他随乡建筑队的工头来这座洪湖湖滨城市一干就是三年。工头赚了几十万，带了几个亲信，撂下郭成福和其他泥瓦工，一抽腿就跑到南方赚大钱去了。他同工头的关系不错，工头也喜欢他干活勤快，地道本分，也要带他到南方去发展，他当时也想去南方闯一闯。可夏

英不让他去，他为了她就没去。害得他只有同郭成福几个泥瓦工寻零工做零活，同其他来城里没能找到事做的九佬十八匠一样，在热闹的集贸市场前街工匠市场沿马路边席地而坐一溜儿排开，每人面前都竖着或用木板或用玻璃或用马粪纸写的“泥瓦工”、“木工”、“油漆工”、“水电工”、“输通管道”、“专涮瓷粉”、“专涮油漆”、“专打家具”等醒目的招牌。说得好听一点，就像摆着简明的身份招牌，说得不好听，就像卖身广告就像验明正身示众。一个个似渔佬垂钓一样，痴不呆地伸着脑袋守候过往行人中走出一个顾主来雇用。偶尔有顾主来，不是像来施舍救济的，就是像唤狗一样地唤了去。这些本来可以靠手艺靠强悍的体力过日子的工匠的寒酸样，真有如流浪来乞讨一般。而且常常公一天，母一天，有一天，无一天。近几年涌进城来的工匠和青壮劳力越来越多，僧多粥少，一守一天，无人问津。“钓鱼放空”的情况就常常出现，而这一天就等于喝了西北风。就像今天一样。

也真是委屈他了，她在心里说。他是个有志男儿，不知多少次跟她谈过不甘心这样混日子，也不知多少次说过回乡去的发展计划。他的志气，正是她寄予的爱情所在，但她不同意他回乡去，她要他留在城里发展。她认为城里的机会多发展前途大。再说，他若回到那湖窝里的荷湾村，他们就成了牛郎织女，谈了两三年的恋爱关系很难再保住。说不准就是北风头上无路走——不吹也得吹。他的确是因了她才一次又一次打消回老家的念头的。

这一次能留住他吗？无论如何她要把他留下来。

吃过晚饭，天已黑了。她去那工棚里叫他出来时，月牙儿已在天空中露出了脸蛋。他们沉闷地溜达在街市的人行道上。两人谈了许多，谁都没能说服对方。可也没心事说别的，只有默默地走啊走，不知不觉地来到临河公园。

已经是春天了，一绺绺流云似春潮涌动，带着春寒的月亮和

星星仿佛都闪耀着青春的光辉，映耀在月光和路灯下的经过冬的陶冶的色泽深绿的常青树和刚刚抽芽吐翠的落叶树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夏英想到了蛰伏和孕育：“听我的，耐心等待，总会找到事做的。”

程俊却想到了一年之际在于春：“眼下不回去，又要误一年！”

“怎么？你还是要回去！”夏英不耐烦了，气恼地说，“你真的连我也不顾了？”

“我说夏英，”程俊苦闷而为难地说，“这不能说是不顾你嘛……”

“好，你回去你回去！”夏英气咻咻地扭头就走。她性格刚强，说话利索，在鞋厂是出了名的。

女人往往在无法征服男人或无法占上风或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使性子，而男人往往在使性子的女人面前乱了方寸。女人往往因使性子取胜，而男人往往因女人使性子而退让。程俊今日本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此时却不知怎么才好，一时迟疑起来。

夏英又走转来瞪着他说：“你想好，是要我，还是要回去！”说了旋身大步走了。

这好像是气话，又好像是最后通牒。程俊有些茫然，却不由自主地跟了她走去。

就这样跟着走了几条街，就像一条驯服的绵羊跟在后面。夏英心中好得意。她一直想当征服者，也最乐意当征服者。她希望他是她的驯服工具，她喜欢自己的男人服服帖帖，她就乐于在男人面前玩这种味。但此刻，她心中更多的是生气是悲伤。来到家门前，见他还跟在后面，可以说是故意也可以说不是故意，一进门就“嘭”地把门关上。

程俊吃了个闭门羹，想敲门，却犹豫地把手放下了。

夏英用背抵着门，依然又气又恨又有些悲伤，屏着气等他敲门。

可程俊在门外犹豫不定。

夏英等了一会，程俊依然没有敲，她再也耐不住，委屈地嘤嘤哭起来。

女人的眼泪和哭声常常会令大男人心地变软。程俊听到哭声，终于敲门了。

夏英却赌狠不开门。

程俊着急起来：“夏英，开门！夏英，开门！”边喊边急切地敲着。

夏英总算把门打开，可程俊一进去，她随手一关门，就扑在他怀里哭得更带劲。

他一筹莫展，只好搂着她让她哭。

哭够了，她动情地说：“我养活你。”

“你养活我？”程俊有些惶惑了。

“我有工资。”

“一个月才三四百块钱，仅够吃口饭，两人怎能过日子？”

“我还有积蓄。”

“你有积蓄？”

“我父母留下了六万元遗产，我和我姐一人分了三万元，是留给我们结婚成家的。”

“是吗？！”

“我一直没跟你说，原准备到结婚时告诉你，让你有个意外的惊喜，我现在告诉你，好让你放心。”

程俊有些感动，但思索了一会说：“男人怎能靠女人养活？”

“我愿意。”夏英温柔地看着他。“打明日起你就不要找零工

做了，只等着招工的，啊？”

“你父母遗留下的钱是让你结婚成家用的，怎好随使用来过日子！”

“可我还有工资呀！”

“刚才说了，三四百块钱，两人怎能过日子！”

“省吃俭用嘛，怎不能过？再说你也不会永远找不到事做啊！”

程俊更加感动地看着她，用手揩去她的泪水，又看了她好一会，心情复杂地道：“好，我依你。”

夏英想着还是爱情战胜了他，也很感动，深情地贴在他的怀里。他也动情地将她搂着。

“我跟你买了一样礼物。”夏英从箱子里拿出一条翡翠色真丝印花领带：“这是我为你今年的生日准备的，眼下正是打领带的季节，提前送你。”便翻出他的衬衣领，将领带套在他的颈项上。

程俊的生日在秋天，现在还在春上她就买了礼物，可见她的情感是多深……他默默地看着她，不知怎样说才好。

夏英边打领结边道：“你知道以前小孩戴狗圈的事吗？”

程俊说：“我当然知道。”

“你知道什么？”

“为了让小孩好养。”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为了不让小孩跑了。”

程俊恍然大悟：“这么说，你是要用这领带把我套住？”

夏英不好意思地笑了。领带打好后，才说：“但愿能套住你的人和心。”随即瞟了他一眼。

程俊不说话，只看着她，愣愣地久久地，仿佛不曾认识仿佛

还没看够。

她也静静地看着他，问：“干吗这样看我？”

他没有回答，突然猛猛地吻住了她的嘴唇。

她体觉到了他的强劲的心跳，体觉到平日少有的火热热的伴着一丝儿疼痛的甜蜜和抚贴……

他吻够了，“叭”的一声，迅疾挪开。

他睁大灼热的眼睛又看了她好一会，说了声“早点睡吧！”就放了她扭头开门走了。

“程俊，程俊！”她觉得话犹未尽，又觉得他走得太突然，便留连地赶到门口。

可他头也没回。

她摸着嘴唇，目送着他远去……正是这一吻的熨帖甜蜜，令她上床后安稳地进入了梦乡。

可是现在一夜过去，她对那猛吻的意味在隐隐中有了别的感觉——他好像是下了狠心要诀别一样，那“叭”的一声就像在她嘴上打了个句号，还有那眼光，包括昨日下午他回住所前那异古异样地看她的眼光，都令她疑惑……她坐在床上，痴痴地看着窗外的曙光，越回味心越悬……她不放心，她担心他回老家去。她不能没有他，她不能失去他的爱……

## 二

夏英迅疾地穿好衣服下床，匆匆梳洗一番，便往街上去。

此时天已大亮，街上行人不绝。她走了两条街，从一条巷道拐进去，再进入一道院门，就看见了程俊他们修建的那栋宿舍楼。

程俊和郭成福住在修建这栋宿舍楼时搭的工棚里，就在这楼的后面。夏英刚要绕过去，大楼基建负责人、这单位的年轻职员魏方从单元门里走出来。

魏方早认识夏英，只是很少有机会说话。这时见了就笑着迎过来道：“这么早就来了！”

夏英不好意思地看了看他：“我找程俊。”

“我当然知道你找程俊。”魏方讨好地告诉她，“刚才我在楼上，看见他出去了。”

“是吗？”夏英纵着眉站住了。

魏方见她焦急的样子，连忙改变口气：“我没过细看，背影好像是他。不过也许不是，那人还背的行李。”

“啊！?背的行李?!”夏英越发急了，说了声谢谢，急忙拐到楼后面，朝程俊和郭成福住的工棚走去。

工棚的门打开着，夏英刚一走近，郭成福就异样地笑着迎了出来，“你来得正好。”

夏英的心弦绷得更紧：“什么意思？”

郭成福说：“你不来我还要去找你！”

郭成福从口袋里摸出个用手巾包的小包递给她。

她打开一看，里面包的正是她昨晚送给他的领带，一张信纸上写着生硬硬的两句话：

夏英：

我反复考虑过了，我们很难有结果。对不起，分手吧，我走了。

程俊

迷梦中的事终于发生了！夏英有如晴天霹雳，不由大惊失

色！他不仅走了，而且还写了分手的话，这比她想的还要糟糕。她看着有些油滑的郭成福，怕是在同她开玩笑，就说：“你逗我？！”

郭成福说：“我逗你？这种事我怎么会逗你！再说他的字迹你不是不认得！”

夏英仍将信将疑，扒开他，闯进工棚里去看。程俊睡的用竹踏板镶搁的铺上已无行李。她回过身来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郭成福说：“刚走了一会。”

夏英愤然地把领带和信包好，往口袋一塞，毫不迟疑地赶忙走了。

郭成福望着她的背影，有些茫然。正想跟了去，魏方走过来。在这幢楼的修建过程中，郭成福同魏方混得很熟，正是凭这一关系，他同程俊才得以在这幢楼修起后继续在这工棚里住下来。郭成福脸上堆笑喊：“魏科长！”

魏方走近了说：“夏英身材脸像还蛮好看哩！”

郭成福怪样地笑了笑道：“怎么，你才发现？”

“以前没过细看，”魏方也怪样地笑起来，“今日仔细打量了一下，真的还蛮经看。”

郭成福有点得意地说：“人家是鞋厂一枝花！”

魏方有点惋惜：“可惜没有像样的包装打扮！”

郭成福说：“鞋厂女工哪有钱包装打扮！”

魏方说：“她如果愿意替我打工，我可以出钱把她包装得像大城市的漂亮小姐。”

郭成福暗暗愣了愣：“怎么，魏科长，你当经理啦？”

魏方这才说：“我正在筹办家用电器店，需要人。”

仿佛久旱的禾苗遇到雨露，郭成福眼睛一亮：“那我到你公司去，行不？”

魏方没料到毛遂自荐，笑起来：“我要漂亮女营业员，要公关小姐！”

郭成福做梦都不想干那讨米要饭一样的零工零活了，一直想找份固定事做，好在城里扎下根来，现在机会来了，哪能放过，便巴着说：“那你总还要跑腿的业务员什么的？”

魏方说：“你又不懂家电又不会做生意！”

郭成福说：“我脑瓜子灵活，可以学嘛！”

魏方说：“当然我也要男的，不过必须懂业务，有专长，一上岗就能干事。”

郭成福死搅蛮缠：“魏科长，跟你相识这久了，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什么事儿我学不会？我是很能干事的，我一定鞍前马后贴心贴意地跟你好好干……”

### 三

夏英急急地来到车站，蹬上一辆路过湖滨码头的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经过街道，奔驰在郊野的公路上。沿途，她不知自个在想些什么，时时浮起的往事，被她对程俊的愕然及愤怒所搅乱。尽管她在迷梦中感觉到了他有吻别的意味，但她却不相信他不会不辞而别。她觉得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和侮辱。她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也不能容忍这种举动，更不能接受就这么分手……她甚至觉得这有点滑稽，滑稽得简直像变把戏，她不敢想象将出现怎样的后果……她现在惟一的念头，是赶快赶到湖滨码头，把他追了回来……

公共汽车终于停在湖滨码头。夏英急忙跳下车，展眼看去，湖港里停泊着上千只机动小木船。正是早晨下湖作业的时刻，广

播喇叭里播放着《洪湖水，浪打浪》那优美动听的歌曲，机器马达声有如万马奔腾，船上岸上人们忙忙碌碌，机动小木船正成群结队地顺着港汊水道向洪湖里开去，湖滨码头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夏英好些年没到过湖滨码头了，也不曾见过这种景象，没想到以往见过的木划船都变成了机动船，没想到这港汊里密密麻麻聚集了这么多船只，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出港下湖作业的场面……但此刻她无心观赏这生气勃勃的场面，她急着要找回程俊，她的眼光在搜寻着程俊。她顺着港汊边的堤上寻去，眼光只在每只船上梭巡。

走了一截，她便发现远处水道连湖的湖口处，停泊着几只带篷嵌窗的汽艇，有如鹤立鸡群夹在无数机动作业小木船中。她知道这汽艇是客船，便加快了脚步。

可等她赶到湖口处，一只载了客的船已离岸开走。但夏英终于看见了站在篷窗外的程俊的背影，情急中立马大声喊：“程俊！你转来！你给我转来！”

其实，程俊早在甲板上看见她从远处寻过来，惊讶之余，想往篷舱里躲，却又不忍心进入舱篷，但又怕见她，只好背对着湖岸。

她一连喊了几声，他都没有答理也没转过脸来。

她恼怒了，扯起嗓子喊道：“姓程的，你别装聋卖哑！你的心怎么一夜间就变得这般硬了！”

周围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拿异样的眼光朝她看，又随她的眼光去眺看客船上的程俊。客船上也有几个好事者钻出舱篷，也拿异样的眼光一边看程俊，一边看夏英。

程俊很是尴尬，不知怎样才好。忽地又听夏英愤怒地喊道：“姓程的，你不要后悔！”他这才诧然地转身去看夏英。

夏英终于同他的目光相遇，忍不住泪水涟涟，又揶揄地喊

道：“是你呀，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人哩！你是不是吃了什么药变成了聋子哑巴？我喊了这半天，你为什么不理我？”顿了顿又气急地道：“跟你说，你的模样你的背影就是烧成灰了我都认得！你不要装模作样，你快些跟我转来！……”

但程俊没有回答——也不知他是不好回答还是不愿回答……

客船已越离越远。好一会，夏英才见他向她扬了扬手，好像是打招呼，又好像是要她转去。她的愤怒仿佛凝固了，眼睁睁地望着他随了那船的身影和隆隆声远去。但渐渐地，她的眼光变得冷峻。她想，他不可能转来了，即使他想转来，那客船也不会因了他而开转来；即使他人转来了，那心儿也未必会转来。她仿佛从高处跌落下来，这才清醒地认识到，她迷梦中的感觉就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尽管周围热火朝天，成群结队的机动船在面前经过，机器的轰鸣声震动四野，那清亮悦耳动听的《洪湖水，浪打浪》阵阵传来，可她却感到从没有过的孤独和冷落，宛若成了一只失去伴侣的独立于荒岸野滩的白鹤……难道就这样分手？难道这两年多的感情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了吗……

客船在茫茫洪湖中越来越小，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可是，在她眼前，同他在菜市场邂逅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两年前，夏英还没进鞋厂，还是环卫部门的清洁工。那天，她在菜市场打扫垃圾，碰到两个流痞。流痞见她长得有几分姿色，肆意调戏：

“这女伢好像在哪儿见过？”

“长得还有点漂亮！”

“有男朋友没有？”

夏英见来者不善，怒道：“你们，你们干什么？”

一个流痞涎皮赖脸地说：“嫁给我做老婆算了。”

另一个流痞流里流气道：“嘻嘻嘻嘻，还是嫁给我吧！”

此时，程俊在附近正为乡建筑队买菜，听见调笑声，扭过头去看。只见夏英恼怒道：“你们说话怎么这样放肆？请你们走开！”

一个流痞又道：“嫁给他是鲜花插在牛屎上，哈哈哈哈，还是嫁给我吧！”

另一个流痞又说：“还是嫁给我吧，他不会心疼老婆，嘻嘻嘻嘻……”

“你们！”夏英又急又慌，“你们胡说八道！你们简直像流氓！”

“啊？你说我们是流氓！”一个流痞逼过来。

夏英怒目而视：“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人，不是流氓是什么？”

“我们是流氓又怎样？”另一个流痞也逼过来。

夏英后退了两步，怒眼圆瞪道：“你们不许乱来，不然我就要喊了！”

程俊注视着，牙巴骨咬了咬。

一个流痞不在乎：“跟你开个玩笑你就流氓流氓，出口伤人！”

夏英道：“谁认识你们！谁跟你们开玩笑？”

另一个流痞逼近了说：“你不受抬举！”

一时间，夏英同他们争执起来。

买菜的来来去去，有的驻足观看，有的看一眼走过去，有的围了拢来。

流痞越来越放肆，挨近夏英动手动脚。夏英一边遮拦一边怒骂：“流氓！哪儿来的流氓！”恼怒地用竹扫帚将垃圾往流痞脚下掀。

流痞被激怒：“你竟然朝爷们脚上掀垃圾！”抡上去扭着夏英

就打。

“住手！”就在这关键时刻，随着一声高喝，程俊提着菜篮抢过来阻拦道，“不准打人。”

一个流痞见了问：“你是她什么人，要来管闲事？”

程俊理直气壮地说：“别管我是她什么人，你们欺辱妇女我就要管！”

另一个流痞说：“劝你少管闲事，否则，爷们可不是好惹的！”又抢上去打夏英。

程俊护拦住，呵斥道：“你们住不住手，不住手我就不客气了！”

程俊护卫着夏英，流痞见打不着她，向她吐口水，结果口水吐在程俊脸上。程俊恼怒，放下菜篮同流痞打起来。

许多买菜的卖菜的都围过来看热闹。一个流痞乘机夺过一个卖菜的扁担，乘程俊同另一个流痞搏斗时，举起来朝程俊的额头劈下去。程俊头破血流倒在地下，流痞又把程俊的菜篮掀翻，把篮子和菜踩烂。

夏英与程俊素不相识，见他为她被流痞打伤，篮子和菜也踩烂了，愤怒得发抖，举起竹扫帚冲上前与流痞拼命。

几个围观的人站出来伸张正义，纷纷指责流痞，并向流痞围过去。流痞见势不妙，便夺路逃跑了。夏英回转身再看程俊时，程俊已血流满面，她歉疚地俯下身去，不由惊惶得痴了一般……

这件事在她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俩感情牵连的情结，撞击出爱情的火花和激情来……

机动木船一只接一只地从她面前向洪湖里开去，往事，两年多来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像这些船尾后面的波涛在她胸中不断的涌动……

“回去吧！”突地一个男人在背后说。

夏英吓了一跳，连忙打住绵绵思绪。回头一看，见是郭成福。只见他说：“别指望他了，他的心早就回到荷湾村去了！”

夏英再回过头去眺望那客船，只看得见一点朦胧的影子印在水天相连处……

## 四

客船在茫茫湖面上航行。尽管春寒料峭，水面风大，但程俊并没有进篷舱。他本想荷叶包鳝鱼，不声不响地溜走，没料到夏英追赶来了，这就使他烦乱的心境更增添了几分烦乱。他觉得在篷舱外受受风寒，心中还好过些。

实在说，他是下了狠心同夏英分手回乡下去的。

他何尝不想留在城里！可城里到处是下岗职工是无业居民，加之农村方圆百里的九佬十八匠和许多青壮劳力都涌了去，总共只有十余万人口的县级城市哪有那么多事做？他没什么门路夏英也没什么关系，别说找份正式工作，就是找份临时合同工也很困难。正是为了她，他才在那工匠市场撮零工候事做混了两年多，他不能这样永久混阳寿混下去，他没有别的技术也难以再混下去……

他在城里缺少生路，更谈不上成家的条件。住的那间临时工棚是凭郭成福同魏方的关系住下来的，几乎每天都有拆掉的可能。别说安家，他自己安生都成问题。夏英呢，住的是一间民房，是别人临时租给她的，也很窄小，别人随时都可能收回去……他们已经拖了许久，不能这样再拖下去，夏英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

可以那样说，不是为了她，他早就回乡了。

也可以这样说，正是为了她，他才回乡的。

可是，两年多的感情使他难以割舍……

客船已进入湖的开阔处，四周都是一片渺茫景象。程俊坐在舱外，烦闷地看着湖水出神，不知不觉，眼前出现他被流痞打伤后夏英把他送到医院的情景——

她慌慌忙忙推来自行车，负疚地说：“上车吧。”

他说：“我可以走。”

“流了这多血，怎能自己走！”她比他还着急。

“没关系的。”

“不行，你不坐我不依的！”

两人你推我攘了一会，她生气了：“你这个人怎的这样犟，你为人家受了伤，还不让人家用车推，要让人家心里更难受是不是！”

他只好坐到车架上。

她推着他穿街走巷，行路人不断拿眼扫他们。程俊有些不好意思，夏英却不在意。

“我忘了问，”夏英这才想起，“请问尊姓大名？”

“我叫程俊。”

“我叫夏英，在环卫所工作。你咧？”

“在乡建筑队做事。”

“当事务长？”

“泥瓦工。有时帮忙买菜打杂。”

“家在哪儿？”

“荷湾村。”

“洪湖岸边？”

“湖窝湾湾里。”

“来城打工。”

“混口饭吃。”

夏英望着他笑了笑。他觉得她好热情好开朗，也笑了笑……

客船已进入湖心，水面风越来越大，舱内一个旅客伸出头来看了他一眼，把门关上，可他不惧寒冷，依然坐在舱外。

他又想起在医院里的情景：

护士给他额头包扎好后，医生说：“额头伤口较深，最好住几天院。”

程俊急忙推辞：“不住不住。”

夏英生气：“为什么不住？”

程俊说：“没有这个必要。”

夏英不依：“医生说有必要就有必要！”不容他再分说，就对医生道，“请开住院证。”

程俊又连忙阻止：“不开不开。”

“怎的啦？你怕花钱？”夏英认真而真心实意地道，“请放心，治疗住院的一切费用由我开销。”

“我不是这个意思，”程俊分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头部的伤不能小看。”夏英说罢又连忙对医生道：“医生，请你开住院证。”

医生为难地微笑着，未了说：“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再开不迟。”说了就走到一边去。

程俊和夏英两人都愣住了，难为情地相互看了一眼，不由暗暗好笑。

为摆脱窘境，夏英瞟了他一眼，转身去找医生办住院手续。他望着她的背影，感到她好通达好仁义。

客船向湖深处航行，另一只客船迎面驶来，程俊这才收住思绪。可刚掉转个脸儿，就听见那船上有人喊：“程俊！你回去啊！”

好像是贵田的声音。他寻声望去，果然是贵田。贵田与他同村，在乡中学同过学，这几年在乡下养鱼种田跑运输，小有名气。这时，他正与别人站在那只船上讲话。程俊连忙站起来打招呼：“贵田，你进城去啊？”

“是呀，我去买辆小货车！”贵田乐呵呵的。

“嗨！”程俊羡慕地，“赚了大钱啦？”

“顺便跑跑运输，混混日子，哪能赚什么大钱！”贵田又笑眯眯。

“一辆小货车少说也要三四万块哩！没赚大钱怎买得起！”

“这是积攒了几年的钱哩！你也赚了大钱吧？”

程俊被深深刺痛，这几年他除了糊个嘴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他的眼前不由迅速闪过他和郭成福在劳力市场拐角边同其他九佬十八匠面街席地而坐的情景，回不上话来。

只听贵田又喊道：“听说你搞得不错，还找了个城里的漂亮姑娘哩！”

本来困苦的心灵上又似浇了苦水，程俊更陷入困思之中。

## 五

郭成福把夏英送回家。

一进家门，夏英火暴暴地把包着分手纸条和领带的手巾包往桌上一扔：“他凭什么说跟我很难有结果！无非就是在城里没找到事做嘛！无非就是吃住艰难一点嘛！就凭这就要跟我分手？我不信他就是这个原因！……”一怒之下，又火火地打开手巾包，把领带着力地一扒，把程俊留的纸条掏出来，几下撕得粉碎。

郭成福因为程俊同夏英谈恋爱，同她的关系也很好，并且很

喜欢她，现在程俊同她分手，一方面觉得遗憾，一方面又觉得自个有了机会，所以就显得少有的关心。他赶到湖滨去，与其说是他们之间友谊的驱动，不如说是内心里隐藏了许久的爱的驱使。回来的路上，他没少安慰。这时又说：“别怏气了，现在上班要紧，快去上班吧！”

“都九点钟了，还上什么班！”提起上班，夏英恼怒中又增添了几分着急。市里鞋厂是两班制。她今日上早班。工厂制度很严，上班是不准迟到的，更不准旷工。

郭成福连忙又说：“迟到总比不到好嘛，快去快去！”

夏英犟着说：“都迟到两个小时了，去了不是送肉上砧板！你是想要我去挨批评是不是？”

郭成福说：“那你旷工不是更要挨批评！”

“我今日心里不舒服，等哪天舒服些了再去挨批评！”夏英说话干脆，“我经不住两头夹击！”忍不住又溢出泪水。

郭成福想讨好她，灵机一动：“那我去给你请两天病假！”

夏英觉得这是个办法，又觉得口说无凭：“鞋厂是你的什么人开的？就凭你嘴巴一说病了，别人就信啦！”

“那好办，”郭成福胸有成竹，“我去医院开张病假条就是了。”

夏英知他会搞关系，就不再做声。

郭成福想玩一会再去打病假条，见她怒气没减，又不知怎么讨她的好，就把桌上的手巾包摊开，拿起领带来，无话找话说：“这条领带好漂亮好高级，多少钱？”

“你管多少钱！”夏英不耐烦。

郭成福想逗她开心：“程俊不戴我来戴。”说着戴在颈上打结。

夏英抢上去夺过来摔在地上，眼泪汪汪地说：“分手就分手，

他居然把我送的礼物退还给我！是要跟我断绝干净是不是？他好绝情绝义！”

郭成福眉开眼笑，一语双关地说：“那就送给我吧！他不要我要。”从地上把领带拾起来。

“你别看戏不怕台高！”夏英瞪他一眼道：“别想占便宜！”又夺过来甩在地上。

郭成福依然笑着，又从地上拾起来说：“这点便宜都不给我！”

夏英拿眼横他道：“你是幸灾乐祸还是怎么的？”

郭成福不敢再造次，就把领带挂在床头墙壁的衣钩上。

夏英想自己静一会，就道：“你要跟我请病假为什么还不走？”

郭成福说：“好，我这就去。”

郭成福出去了，夏英的眼光渐渐地投向墙壁上的领带，凝视了好一会，不由又泪水涟涟……程俊顶风冒雨打着伞来鞋厂接她的情景出现在脑际。

那是前年秋天的一天深夜，大雨夹着阵阵秋风滚滚闷雷灼灼闪电不停地下着，程俊打着伞来到鞋厂院门前的一棵树下躲雨，等她下班。

正是深夜下晚班，夏英同几个工人冒雨跑进门房，都没带雨具，不能回家。一个个焦急地等待着风停雨住。

程俊早看见夏英出来，打着伞来到门房前，夏英一见又惊又喜，还没喊他，只见同事们又羡慕又称赞：

“救星来了！夏英的救星来了！”

“你的男朋友真好！”

“模样好英俊！”

“真的，要个子有个子，要模样有模样！”

夏英喜悦地看了看同事，笑着躲进程俊的雨伞里，挽着程俊，不好意思地回头向同事们笑笑，跟程俊走出院门。

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路灯的照射下，仿佛千万根线索在交织一般。雨点落在伞盖上叮叮咚咚，随着风声像新疆的民族乐器冬不拉在有节奏地弹奏……有人说，秋风秋雨愁煞人。可对蜜恋中的他们来说，却别是一番情趣。好比蜜里调麻油，真是又甜又香。

夏英柔情地说：“你来了好一会？”

程俊蜜水泡着般地说：“有一会了。”

“我出来时怎没看见你？”

“我在这树下躲雨。”

“你怎不到门房去躲？”

“不好打搅别人。”

“这有什么关系？”

“我一个人在这树下不更自由自在！”

“我知道你怕门房问七问八，”夏英逗趣地说，“怕人家知道你是我男朋友是不是？”

程俊也跟她逗趣：“那门房是个女的！”

夏英笑着说：“女的又怎样？是怕人家吃了你还是抢了你！”

程俊也笑着说：“你不怕有女人抢走我？”

“巴不得！”

程俊笑起来：“那我以后就只好让人家抢了！”

夏英大笑，忍不住把他挽得更紧，把头贴在他的胸颈上。

程俊改变话题：“这条路路灯太少，黑乎乎的，以后上夜班，我每天都来接你。”

夏英又逗着说：“这就难为你了！”

程俊说：“难为我又怎样？你是我什么人！我是你什么人！”

夏英深情地看着他，激情难抑，猛一转身搂着他的颈项，同他在伞中接起吻来……

“夏英！”这时，一个人进门来把她从甜蜜的往事中唤醒。霎时间她似乎感到大刹风景，但立即她的痛苦又增添了几分。她觉得，痛苦中去想甜蜜的往事不免更痛苦。

见是郭成福，她讶异地问：“你没去给我请病假？”

郭成福笑嘻嘻地说：“你的运气好，我去医院开病假条，半路上碰到你们厂里的一个熟人，说厂里停产了，叫互相转告，厂门口还贴了通知。”

“又停产了！”夏英先是惊愣住，紧接着就有雪上加霜的感觉，就责怪道，“停产了还运气好哩！我看你真是在幸灾乐祸！”

郭成福提着食品，赔笑了一会，才把话题引开：“我估计你还没吃早饭，怕你饿，买了几个肉包子来。”说着就放在她面前的桌上，把塑料袋打开，露出四个热腾腾的白净包子。

夏英见了倔犟地说：“我不吃。”

“怄气归怄气，吃归吃，两码子事。”

“我吃不下。”

“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他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

听他油腔滑调，夏英没好气地乜了他一眼。

郭成福又把肉包子推过来，逗着说：“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也是吃，吃了不白吃，白吃也要吃，白吃不白吃。”

夏英哭笑不得，嗔视着他，不由有些感动……

“吃吧吃吧，一不要钱，二不跑路，三不站队，吃现成的，不吃是苕。”郭成福想逗她笑，又加了一句，“是个南瓜苕！”

夏英差点发笑，只好以怒压住。嗔道：“你在我这儿吃现成的饭还吃少了么？”

## 六

客船拉响汽笛，在荷湾村码头靠岸。

程俊在舢板上踟蹰地站了起来，背着行李回头望了望，只见水天一色，那彼岸那城市是无法看得见了，但夏英愤怒警告的呼唤声仿佛夹在波涛里传了来。当他背着行李踏上乡土时，他的耳旁仿佛还回荡着夏英的警告：“姓程的，你可不要后悔！”

也许会后悔。他在心里说。夏英是他爱的第一个姑娘，他也是夏英爱的第一个男人。可夏英的潜台词中不仅仅是失去她会后悔，还有失去城市，误了前程，误了人生的含义。

可眼下也想不得许多了，前途人生是很难预料的。他正是为了前途才回到农村来发展的。他会种田他会养鱼，他的才智可在农村施展，他在农村完全有生路，何必要苦苦地呆在城里咧！可他在城里呆了五年多了！

程俊茫然、痛苦地咬了咬牙巴骨，回头又望了望水天浩淼的湖面，调整了一下情绪，这才向村头走去。

一进村口，迎面碰到同村姑娘李元珍。她见他背着行李，提着大包很是诧异。打过招呼后，元珍想问又像不便问的样子，直到程俊走过去了，才轻轻地问：“程俊哥，你，你这是怎么啦？”

程俊回过头来，说：“我不想城里干了。”

是吗？！元珍在心中打了个惊愣，纵了会眉，又红了脸问：“那成福呢，他怎么不回来？”

元珍是郭成福的女朋友，但郭成福正在冷落她，程俊不好怎么回答。想了想才说：“他想要在城里发展。”

顿时，元珍脸上就流露出怨怪的神色，埋怨道：“他这么想

在城里，当初脱胎怎么脱在农村！”

程俊深知郭成福一门心思留在城里，一直为元珍不能进城而痛苦。不知跟他流露过多少次，想同元珍分手算了，但又下不了决心，因为都在一个村里长大，已谈了几年的恋爱。郭成福的态度，元珍也有察觉。

元珍还想问什么，见他情绪不佳，就忍住了。

## 七

郭成福已经走了好一会，夏英一个人还沉闷地坐在椅上。她极力地不去想程俊，可做不到。失恋的痛苦总爱伴着往事涌上心头，有时甚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失恋的人容易触景生情，往往看见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一人一事，甚至一件物品，都容易让往事勾了魂去。这时，她的眼光瞟到五屉桌上，看见镜框中程俊的半身放大彩照，一走眼，三年前刚刚恋爱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那一天，夏英情意绵绵地边看照片边陪着程俊从照相馆出来，照片上印有“22岁生日照”和年月日字样，讶异地问：“你是阳历九月二十的生日呀？”

程俊情意浓浓地笑着说：“都老了。”

夏英说：“你才二十二岁哩！”

程俊说：“我们农村好多青年像我这个年纪都结了婚。”

夏英羞红了脸说：“可你现在是在城里。”见他还想说什么，连忙把话题引开，“你这张生日照片照得真帅哩！”

程俊腼腆地微笑说：“如果镜头偏过来一点，可能好看一些。”

夏英立即发现了照片中额角上的伤疤，那是那次为救她被流痞打伤留下的。她问：“你是说，应该把这伤疤遮住？”

程俊顿了顿说：“不过也没关系，这点疤痕不过细看也看不出来。”

夏英真诚地看着他说：“你是为我受伤留下的疤痕，把这伤疤照下来了也好，我看见它就不会忘记你的搭救之恩。我喜欢这张照片，就送给我做个纪念吧！”

程俊有意试探：“给姑娘娃送照片，怕别人说、说闲话！”

夏英又羞红了脸：“你怎么这样封建？”

“我封建？”

“比封建还封建。”

程俊狡黠地一笑，这才说：“这张生日照片本就是为你照的，也是打算送你作纪念的。实话告诉你，我是特意要把这伤疤照下来的。”

“是吗？”夏英惊疑地看了他一会，这才明白了他的用心，欣喜地把相片捧在心口前。

程俊乐了，又调皮地说：“但愿你不忘记照片里的人……”

这句话，这件事，在她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每每看见这张照片就要想起来。而想起这件事这句话，就想看这张照片。但今日回忆起来，再没有那可以细嚼的甜蜜和意味，反而苦辣难堪。她打住回忆，站起来走到五屉桌前，恼怒地把相框反扑过来放到抽屉里去……

## 八

程俊走进家门时，其父程大民、其母吴天秀、其妹香莲正在

吃午饭。一家人正在谈论他，正为他的工作问题担心哩！见他回来，先是一喜，但见他背着行李提着大包，即刻都怔住了。

香莲搁下饭碗，边跟他接行李边问：“哥，你行李都弄回来了，你在城里怎么过？”

程俊还没从与夏英分手与城市远离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木木地说：“我回来不去了！”

他妈吴天秀即刻就把眉头结成了疙瘩，惊讶地问：“啊！不去啦？”

香莲也大惊：“在城里好好的，回来做什么！”

程俊说：“回来吃老米呗！”

吴天秀首先就想到了夏英，抢着问：“那夏英呢？夏英怎么办？”

程俊怎么好回答，勾下脑袋只不做声。

吴天秀着急了，就说：“是不是夏英跟你吹了，啊？”

程俊愣愣地看着他妈，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吴天秀又急急地问：“夏英跟你吹了是不是？啊？你说呀！”

程俊怎么好回答，只得说：“妈，你先别问这个。”

香莲好狐疑，香莲说：“妈最担心的就是这。”

程俊心烦意乱，耐不住火道：“吹了又怎样？现在吃饭谋生要紧！”说了就往后厨里走。

程大民见他这态度，忍不住埋怨说：“人家在城里干，多少可以混口饭吃，你倒好，半夜的龙灯，越玩越转来，连吃饭谋生都要紧了！”

程俊不理不答，来到后厨里洗脸洗手。吴天秀跟到后厨来，怕儿子饿坏了，便不再唠叨，连忙拿碗盛饭，又在灶台上端了碗留着下午吃的煎鱼，说了声“快来吃”，就往前堂去了。程俊回到前堂吃饭，全家人都沉着脸，饭吃得闷闷的。

吴天秀好似有满腹牢骚要发，等他饭一吃完，就说：“城里姑娘有甚了不起，说吹就吹！”

香莲也愤愤不平，说：“谈了三年多，没料到夏英姐会是个无情无义的负心人！”

程大民也火着脸道：“我早就说城里姑娘靠不住，看看，这不验证了！”

程俊正为夏英的痛苦而痛苦，没料到家里人还这样指责她，这就好比碘酒擦伤口，痛上加痛了。但他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怒视着他们道：“你们别胡说好不好！”

吴天秀性子急，见他这样，气就更盛：“怎的！她把你蹬了，我们说都说不得！她跟你谈了三年多哩！耽误你三年多的青春哩！让你在城里打零工做短工风吹雨打日头晒、饥一餐饱一顿住工棚睡竹踏板、白吃了两年苦白等了她两年哩！要不然，你要是去深圳海南也不会是这个样……”

“妈！”程俊越听越急越叫苦不迭，不由吼叫道，“您不要冤枉人家！”

“怎的冤枉她？”程大民脾气暴躁，见他吼他妈，也提高嗓门，“不是因了她，老子只怕孙子都抱起啦！”

“是呀，”吴天秀接着说，“当初你要是在农村里找一个，孙娃儿只怕都会说会笑了！”

程俊真是哭笑不得，不耐烦地说：“叫你们不冤枉人家就别冤枉人家！”站起来就往外走。

“啊？你还说冤枉了她！”吴天秀气冲冲地赶到他前面，“跟你说，我还要当面去问她道理！”说着把围兜一解，就往房里走，又回头叫道，“香莲，跟妈做伴，我们这时就搭船到城里去！”说了就进房去换衣服。

这就更苦了程俊！他惶着眼从门口走转来，像被霜打蔫了的

草，快快地来到香莲面前道：“妹，你别去！”

香莲正气不过，说：“原指望你跟夏英姐结婚后，在城里有了家，也把我弄到城里去，你看看，我的美梦也被毁了！”香莲一直做梦都想去城里。

“你！？”程俊像被什么噎了喉，傻起眼说，“你还想到城里去？”

“怎么样，年轻人都想到城里去，难道我就不想去！”香莲把嘴撅得老高。

这时，吴天秀换了件新衣从房里出来了，一出来就叫道：“香莲，我们走！”

香莲见程俊有些可怜，又有点犹豫，喊了声妈，不想走。吴天秀瞪了她一眼，敦促说：“走啊！我非要去问夏英的道理！看你哥有什么不是，看有没有第三者插足，看她是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看她是不是嫌你哥是乡里人！看她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农村的公爹公婆！”说着拉了香莲就往外走。

程俊真是苦不堪言，就在他妈拉着他妹出门时，他吼叫道：“别冤枉人家了！是我自己要吹的！”

“啊！？”一家人都愣住了。

“你自个要吹的！”愣了好一会，吴天秀方走转来问：“你哄人的吧？”

程大民还坐在桌边，忍不住插话说：“被人家蹬了就蹬了，别说要面子的话！”

程俊激动难抑：“是我今日清早写的分手信，要郭成福转交的，不信你们去问！”

吴天秀掂量了好一会，确信无疑，便怒道：“你是吃了驴肉，还是发了马疯？人家想找城里人成亲都求之不得，你你你，你是为什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

香莲见程俊踟蹰的样子，道：“哥，有什么事只管说嘛，闷在心里做什么！”

“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耍流氓，能有什么事！”程俊很不耐烦，“别大惊小怪，什么事也没有！是我自己不想在城里干了！”

“不在城里干在哪里干？！”吴天秀又多一份担心。

“回乡干。”程俊斩钉截铁。

“回乡干？！”吴天秀傻起眼，“回乡干什么？”

程俊说：“养鱼种田呗！”

吴天秀说：“既要养鱼种田，当初学瓦匠去城里做工为什么？”

“妈，我现在不想谈这个。”程俊不耐烦地走过一边。

“你，你真不明世理！”吴天秀急得不知所以，“怎么说你也不能跟夏英吹呀！”

“不吹，凭什么条件跟人家结婚？”程俊来气，“工作没工作，职业没职业，房子没房子，钱没钱，老拖着人家做什么！”

这一说，家里人都愣住了。

吴天秀回过神后说：“钱不成问题，家里还存了几个，你这些年也有五千元存款。如果不够，我卖了房子也要让你结婚！工作职业可以慢慢找，房子可以先租！等攒够了钱做它一栋！别的年轻人都不是一步一步来的！”

“是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嘛！”香莲在一旁帮腔。

吴天秀就敦促他转回城去把事情挽回，香莲也在一旁附和，程俊受不了啦，瞪了香莲一眼，兀自走出门去了。

他来到村野的田园转悠，又到精养鱼池边看望，心中有说不出的味道。在城里混了五年多，原指望混出点名堂来，结果甚名堂也没混出来，人家贵田在农村里干，结果现在有钱买汽车了！自己在干些什么呀？干瓦工做泥工，替人打工帮人做工，一天为三餐饭奔劳，只求个肚子圆，有了姑娘相爱，却无钱成亲也无法

成亲……他越想越沮丧。

当然，他是看准了才回来的，他回来是有打算的，他想到了一个养鱼的新点子，他不知道能不能付诸实施。他还需得考察，还需寻得村里和家中的支持。但难度很大。现在使他最头痛最难办的是他同夏英的婚事搅在其中。若顾及同她的关系，就得呆在城里，就得过依然如故的日子，他的想法永远不能实现。现在下了决心摆脱夏英，回乡来干，家里人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感到晦气，感到无所适从。

他来到自家的精养鱼池边观看。鱼池面积有五亩大，是他爹承包的。由于水质差，去年单产只有 600 斤。要想提高水质，必须换水。但鱼池离洪湖边有几百米远，要把水换掉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改变了水质，也只有五亩面积，再怎样科学精养，总产也提高不了多少。要想扩大面积也难，村里的精养鱼池只有这么多，每家每户按劳力承包也不可能扩大。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向百里洪湖要精养面积了……

他正这么想着，就听见他妈说话的声音。回眼一看，见他妈他爹和香莲下田干活从村里走过来了。

吴天秀一见面就催促：“俊儿，你还是回城去吧！”

程俊的心情刚刚舒展一点，又蒙上了阴影。

香莲想了想问：“哥，你跟夏英姐刚提出分手，我看是有挽回余地的。”

“不管有没有余地，都要去跟我挽回。”吴天秀进而说。“俊儿，你这就去城里找夏英，好好地赔个礼道个歉。”

程俊木着脸，不答话。

吴天秀又敦促说：“走吧，跟我赶紧去城里，磕头作揖说好话，也得挽回。”

程俊横了一眼道：“妈，我刚回来，我，我怎么好去！”说了

就匆匆往湖边走。

香莲抢上去拉住他说：“哥，我陪你去找夏英姐，我帮你圆场。”

“我不去，也不要你圆场。”程俊犟着，“你们最好让我安静一会。”

吴天秀依然敦促，香莲依然附和，程俊仍不肯去城里。

程大民看不过了，说道：“刚跟夏英吹了，又去挽回，要转弯子也不能这样急这样快嘛！人家也不会接受。这样急切做什么！”

吴天秀横着他说：“儿子好不容易在城里找了一个姑娘，关系你儿子的前途命运，你当爹的怎么可以搬倒桨划混江！？”

程大民道：“俗话说，弯转急了不容易转过来，转不好要翻船，你就让儿子歇几天再说吧！”

吴天秀和香莲觉得在理儿，只好干瞪眼。

## 九

几天来，夏英都没有想通。越想越气，越想越闷，越想越恨，想去想来，对他分手的理由还是有些莫名其妙。

今天，她的情绪稍稍好一点，但她还是没有想通。她想，只要两人真心相爱，艰苦一点算不了什么。两三年的相恋，应该说对他是相当的了解，可现在她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每日都要相亲相近，一夜过去就是那样的遥远！

这几日她没有梳妆打扮。她走到梳妆台边，还没坐下来，就看见墙上衣钩挂着的花色真丝领带，心中就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继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她最终没能套住他的人

心。她不知是自己魅力不够，还是感情不深不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开始对镜梳妆。她发现镜中的人儿好憔悴。她不能长此在困苦中过日子，她还要生活，还要上班，还要活下去。她想通了，分手就分手，但必须弄清楚。她认为他的理由并不充分。

她刚把头发梳理好，门外有人喊“夏英！”是姐姐夏玉的声音，她赶忙去把门打开，门外除了夏玉，还有郭成福。便明白是郭成福去贝雕厂跟她姐传的信，不由盯了他一眼。

夏玉一进门就说：“怎么搞的，你们的关系一直都挺好嘛！听说又没吵架，程俊怎么就要分手！”

夏英心里又翻滚起来，眼圈又湿了，就拿郭成福出气说：“要你去多什么嘴！”

郭成福急忙解释：“我见你一连几天少吃少喝，关在屋里不出门，怕你闹出病来，这才让你姐来安慰你。”

“人家郭成福也是好心。”夏玉打圆场说。“出了这大的事，你们厂又停产了，怎么能不让我知道呢？”

夏玉又问了些情况，夏英只不做声，只顾垂泪。夏玉心中好疼妹妹，就安慰说：“你反正没上班，这几天就到我那儿去玩，时间一长，心里就会好些的。”

“我想不通。”夏英忍不住愤愤地说，“平常他只说要回乡，压根儿都没有分手的意思。他突然提出分手太蹊跷，我要弄清楚。”

“看你这个着急痛苦的样子！”夏玉又埋怨又劝慰，“你们都是人长树大了，结婚又不能结婚，老像这样拖着的确不是个事。再说是他提出分手的，是他负的你，你值得这样吗！”

“不行，我要弄清楚！”夏英不服气，“我要去找他问个明白，不能让他像写休书一样写张纸条就了事！”

“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未必不是好事！”夏玉还想说什么，见郭成福在场，就把话咽下。

夏英说：“我不管，我要去！”

夏玉见她很坚决，不知怎办，望着郭成福，灵机一动：“郭成福跟他朝夕相处，一定知道真实原因，就问郭成福好了！”

夏英眼睛一亮，急忙问：“郭成福，你告诉我，程俊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分手？”

郭成福同程俊朝夕相处，当然知道一些原因。但要他说，他又觉得说不清楚。尽管他对他们的分手暗下里高兴，但又觉得程俊作出分手的决定不可理喻。要是他，能在城里找到像夏英这样的姑娘做老婆，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会主动提出分手。这是可以改变一个乡下人一生和后代命运的大事儿！现在她们问他，就有些为难，也不好回答，只温温笑着。

夏玉见他那样子，就道：“说嘛，都是熟人，有什么不好说的？”

“也没什么，”郭成福这才装着很知情地说，“说到底一句话，城乡差别。”

“什么城乡差别？”夏英眼睛睁得大大的。

郭成福说：“你是城里人，他是乡里人，你在城里有工作，他回农村当农民，他不愿在城里，你不可能去农村，相距又远，的确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夏英的火又上来了：“他为什么不愿在城里？我看就是吃不得苦。没有固定工作慢慢找嘛，为什么不能耐心等待！你单身一人，都能在城里熬日子，他还有我照顾，就不能熬了！”

“也许正因为有你就是他回乡的一个原因，”郭成福侃侃而谈，“他走的那天早晨，把领带和分手信交给我的时候说了，不愿耽搁你的青春。你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要是在农村早就结

了婚。他说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分手算了，免得彼此牵挂！”

夏英说：“原来有这个想法！可我也想不通，你的女朋友在农村，你在城里打工，你为什么就没这个想法？”

“别拿我做比较。”郭成福已打算同李元珍分手，怕陷入尴尬，连忙站起来打退堂鼓。“人各有志，程俊说他适合在农村发展。”边说边往外走，“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别忙走！”夏英喊，“你还知道什么，你得讲完！”

郭成福车转身来，笑着说：“请放心，没有第三者。”随之滑稽地一笑，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我声明一下，我说的这些仅供参考。”

郭成福一走，夏玉就埋怨：“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找农村的人，你看看，谈了两三年是这么个结果。当初找个城里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的事。只怕早都结婚了！”

夏英说：“姐，吃后悔药做什么？现在重要的是怎么办！”

“怎么办？我看程俊还有点良心，还有点自知之明，”夏玉有点激动，“我说了，未必不是好事。”

夏英说：“姐，人家失恋了，难道还是好事不成！”

夏玉说：“像你这个模样，在城里要找么样子人找不到！”

夏英说：“不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心里有气吃不消。”

夏玉说：“吃不消怎的？难道不活了！”

夏英说：“我要去找他！”

## 十

一连几天，程俊心中都没平静。不仅仅是家里人的唠叨，也是因为总想着夏英，总想着回来养殖的事情。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自家承包的鱼池边看看，又到各家各户的鱼池边走走，然后就站在洪湖边眺望。这天，他又到湖边来了。他谋划了一会，在城里就想好了的在洪湖大水面上进行围栏挂网圈养的办法，就自然想到了一望无涯的湖那边的城市 and 城里的夏英，一掉眼就想到了三年前她在医院里照料他的情景。那次他额头被流痞打伤后，她每天守在医院里，有时，郭成福来换她她也不走。每餐不是在医院食堂小炒部炒个肉丝，就是到医院门口的餐馆里买个鸡丁什么的。起初是为了养身体，但几天过去，他就感觉到她感情的微妙变化。

那天晚餐，她在家烧了一钵排骨萝卜汤，煎了个大鲫鱼，又炒了碗猪肝给他提来，不料他请护士买了饭先吃了，她顿时就像热脸人遭了冷遇一样，脸色刷地变得惨白。

她埋怨说：“你是知道我回去做菜的，怎的就要先吃！”

他说：“这些天太麻烦你了，天天让你在馆子里炒菜！”

她含嗔说：“你老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你是为谁受的伤？”

他就哑了嘴只看着她。

“不行，”她很有点生气，“你吃了也得吃！”

他很为难：“我已吃饱，怎吃得下！”

她就愣着眼睛看着他，一脸的哀怨，渐渐地就流出了泪水。那神态那委屈样真令他心暖心疼。他不得不一尝了一点……事后他才发现她不仅仅是为了回报，而自己也萌生了对女人从没有过的男女之情……

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他问她：“你为什么早在医院时就对我有了意思？”

她说：“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问我自己？”他不解。

她这才说：“你见义勇为就深深地打动了。”

这时，一阵清脆的姑娘们的说笑声传来，使他从怅惘中回过神来。他扭头看去，见香莲、元珍和几个同村姑娘边寻猪草边开着玩笑沿着湖滩走过来。

姑娘们正是看见了程俊朝他走来的。一到跟前，她们就把菜篮放下，叽叽喳喳，争先恐后地问他在城里的情况。说村里的年轻人都想出去，出去了的不想回来，惟有他回来了，甚是稀罕。

一个叫茵兰的姑娘抢着问：“你在城里呆了那久，怎的要回来？”

程俊顿了顿，反问道：“你在农村呆了这么久，怎的还要在农村？”

一时就反问得众人哑了嘴。可茵兰不在乎，茵兰说：“我们苦于女儿身，去城里不方便。”

香莲见她哥回话太突兀，就帮茵兰说：“更主要的是我们女娃难找事做。”

茵兰又说：“是呀，不然我们早出去了！”

程俊也觉得话说快了一点，就缓了口气说：“你们没出过门，不知在外有多遭孽！”

元珍一直没开口，这才说：“我看回来好，农村有的是事干，都拥到城里去打工，我看也没那多工打。”

于是她们又议论纷纷，说城市都快挤破，说城里人满为患，说农村里劳力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只有老弱病残种田了！

这时，茵兰逗着说：“男人都去了城里，我们找对象都难了！”大家笑起来。香莲就乘兴说：“那你就赶到城里去找一个嘛！”大家又笑，程俊也忍不住笑了。

可茵兰不服输，回击道：“香莲，我没你想进城，我看你想去城里找一个！”大家又都笑了。

元珍没怎么笑，却淡淡地说：“男人进了城，眼就花了，心

就变了。”

大家的兴头一刻间犹如浇了凉水，都知道她的相好郭成福正在冷落她，她正担心着郭成福抛弃她，便都有些哑然，向她投去同情的眼光。

茵兰有些抱不平，忍不住问：“程俊哥，郭成福的心是不是变了？”

程俊不好回答，却说：“元珍，我看你最好去找他谈一谈。”

茵兰道：“对，元珍，去城里找他！”

元珍的脸色阴郁了，说：“他的心高，想在城里成家。”

茵兰立马就问：“是吗，程俊哥，郭成福是不是想找城里姑娘？”

程俊受到刺激，虽然他已与夏英分手，但他毕竟找过城里姑娘，而且正为此事痛苦，心中便更不好过。香莲见了，就怪怨地看了茵兰一眼，说：“这样的事情各人都是闷在心里的，我哥怎会知道！”

茵兰有些心直口快，她也不知程俊近来的情况，也不管别人怎么想，就顶着说：“你哥同成福哥在一起，怎能不知？”

香莲有口不饶人，立马回过去：“我三天两头同你在一起，你心中想什么你会让我知道吗？”

茵兰没防备她会把杆子抵到自个头上，一时就怔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姑娘便乘机逗道：“你怎不知道？她想贵田哥想得觉都睡不着，我们都知，难道你竟不知！”

众人又都笑了。气氛缓和过来，可茵兰瞥了元珍一眼，脸色红到腮根。知情人都知道，贵田心中的人不是她，而是元珍。只是因为元珍有了郭成福，贵田才勉强同她相好的。这话逗得茵兰又高兴又不高兴。

程俊当然不知道个中的情由，怕她们伤了感情，便勉强地笑

了笑，说：“婚姻的事不是那么简单，既要感情，也要志趣相投，还要成婚的条件。”说了后，微微苦涩地笑了笑，就往垅堤上走了。

姑娘们对他的话有点莫名其妙，却从他的神情和语气里看出了些子丑寅卯，都问香莲，他怎么说出这样感触的话？香莲就有些踌躇，又显得有些遗憾。可香莲生性爽快，还是把程俊同夏英分手的事说了，一再强调是她哥主动分的手。姑娘们便纷纷打喷惊叹，仿佛这是当今世界上不可能有的事，都拿奇异的眼光去眺望程俊的背影。茵兰觉得他有些傻，元珍觉得他不同凡人，其他姑娘觉得男人好奇怪……

茵兰还是有些不信，回过头问：“你哥说分手，那夏英就同意了？”

这句话提醒了香莲，香莲不由喜形于色，说：“真的咧，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呢！”

元珍却忧伤地道：“男人要分手，女人有什么法，不同意也得同意。”

姑娘们又都愣住了。香莲却不大赞同，香莲说：“那倒不一定。”又回过头，若有所思地去眺望程俊远去的背影……

## 十一

夏玉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到夏英这里来，邀她回家散散心，她辇着不肯去。今日来后，见她心情仍不太好，便不容分说，硬是把她拉去了。夏玉是洪湖商场的职工，比夏英大四岁，同贝雕厂的年轻技术员彭开成结婚才两年多。她们来到贝雕厂宿舍，彭开成正在创作贝雕屏画《洪湖之春》，见妹妹来了，连忙站起来。

他早知道了程俊同夏英分手的事，夏玉就要他帮忙拿主意。

贝雕屏画还没完工，但已可以看得出湖滨码头、港汊、湖光水色的基本轮廓。夏英见了，就联想起前几天到湖滨码头去追程俊见到的千百只机动小木船下湖作业的情景，不觉又陷入痛苦烦闷之中。彭开成见姨妹这样子，不好直接说肯定的意见，就说：“我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设法保住这门亲事，要么就放弃算了。”

“废话。”夏玉对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很是不满，就说：“不是这两种选择，难道还有第三种选择不成！”说了后，又狠狠地睨了他一眼。

彭开成认真起来。他才思敏捷，一眨眼就说：“第三种选择自然有的，既不保住又不放弃。”

夏玉睁大了眼睛，问：“既不保住又不放弃，那算什么选择？”

彭开成说：“就是保持现状，对程俊提出的分手不表示态度，既不说不同意，又不说同意。”

“这是什么意思？”夏玉以为他是说混话。

彭开成解释说：“如果现在不同意分手，就显得巴结了他，太没面子。如果同意分手，以后夏英还恋他就后悔莫及。现在如果静观其变，以静待动，说不定程俊冷静下来后或是碰到了矛盾和压力就会回心转意。所以，可以先看看再说。”

夏玉觉得有些道理。这几日，她曾多次劝过夏英，叫她干脆跛子拜年——就势一歪，就同他分手算了，过一段在城里找一个。可夏英不表这个态，一味地强调想不通，要去荷湾村找程俊问个明白。她从妹妹的痛苦和语气中看出了端倪，妹妹舍不得程俊，不想放弃这门亲事。她也替妹想过，程俊人品不错，又有恩于妹，还有两三年的感情，的确是难以割舍的。便不再怂恿妹妹

同程俊分手，可又拿不出好办法来安慰妹妹。这时见开成说出了这么个主意来，不免豁然开朗。便掉眼来看夏英，见夏英木着脸望着窗外一直没有吭声，又回过去担心地问彭开成：“程俊要是找了别人那怎么办？”

彭开成觉得她问得幼稚，就笑了笑说：“哪会这么快就找！”

夏玉仍不放心，又问：“他万一找了呢？”

彭开成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如果是这样，说明程俊并不爱夏英，我看放弃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夏玉便看着夏英问：“妹，我觉得你姐夫说得很有道理，就采用第三种办法，先看看再说，你说呢？”

夏英痛苦而含恨地沉思着，回眸了一眼道：“我无所谓采用哪种办法，我要弄清楚他分手的真实原因。”

## 十二

程俊在垵堤上走着看着。垵内田园里已是一块一块的菜花黄，一块一块的麦苗绿，村落里的绿树堆里一棵棵粉红色的桃树灿灿烂烂，一溜溜的鱼池埂上长满了绿油油的蚕豆，湖边和鱼池里的蛙鸣声一阵接着一阵。已有人在向鱼池里抽水，又有人挑着鱼苗从村里出来了。他感到季节紧迫，便加快了脚步。

他匆匆走着，看见父亲程大民在自家的鱼池边修理池埂，便走过去搭讪：“爹，准备投鱼种了？”

“什么季节啦！”程大民抬起身，没好气地道，“俗话说，青蛙叫，鱼儿跳，菜花黄，催人忙，你说该不该投了？”

程俊讨了个没趣，转身就走。程大民叫住了说：“回来都几天了，也不来帮个忙儿！”

程俊心里急迫，便道：“爹，我这时有事。”就头也不回地走去。他真切地感到季节越来越紧了，他下狠心与夏英分手回乡来是要干一番事业的，不能一味沉湎于往事的痛苦中，应该下狠心挣脱出来。

他来到村支书兼村长李元德家。他的事业首先得有村支部和村委会的支持，否则是没有办法实施的。

李元德是元珍的哥哥，三十岁出头，听他说了在湖里围栏圈养大鱼种当年投放当年受益的想法，不由拍案叫好。现在洪湖五十多万亩水面，亩产量不到二十斤，若实行围栏圈养，不说可以达到精养鱼池八百斤、一千斤的水平，但大幅度提高单产，产个七八百斤是有可能的。养得好，也可以达到千把斤。他早就想到过这个点子，不只一次地在支委会和村委会上提出过，一直苦于无人带这个头，因为风险很大就搁置了。李元德当即把程俊留下来吃饭，并拿出一瓶好酒，边饮边吃边聊。听了程俊的详细实施办法，李元德说：“这是一项发展渔业提高大湖单产的好途径，经济前景极为可观。你能带这个头太好了。你说，你需要什么支持？”程俊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村里支持水面，给予政策扶持。”李元德当即说：“你圈养十亩、二十亩、三十亩都可以，提留可以考虑减免。”程俊激动地握住李元德的手说：“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李元德又说：“当然我得召开村委会商量，还要到乡里去请示一下。”继而又说：“搞围栏养鱼，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你个人的事，如果搞成功了，就为我们荷湾村的渔业生产闯出了一条新门路。我想村委们和乡里都会支持的。”

这时，元珍提着满篮猪菜回来了。她见程俊在她家吃饭，又同她哥谈笑风生，很是诧异。她喊了一声“程俊哥”，就到后院去了。不一会儿，盛了饭到前面来吃，才听明白程俊要在洪湖里围栏养鱼的事，又感新奇又感高兴。

程俊从元珍家出来，已是明月当空。他走到屋断头竹林掩盖的小道上，听到后面有人叫“程俊哥”。他回头一看，见是元珍。他以为她要问郭成福的情况，便站住等她。

只见她走近了却问：“程俊哥，围栏养鱼有困难吗？”

冷不防她竟问这件事，程俊说：“困难总会有的，但困难可以克服。”

元珍见他对困难显得不在乎的样子，就提醒说：“风险很大哩！”

程俊说：“我知道。吃饭都有风险。”

见他依然不在乎，元珍说：“这个道理我懂，我不过提醒你！”

“谢谢。”程俊说。

“如果有事要我帮忙，你只管说。”元珍说得很真诚。

“谢谢，”程俊说，“肯定要麻烦大伙的。”

说到这里，元珍就觉得没什么话说了，可不知怎的，又不想走，就有些不自在。程俊回来后，几次见到她都发现她不太开心，猜知是为了郭成福，便关心地问：“你同成福的事怎样了？”元珍漠然地低下了头，她正想问他哩！就问：“你一直同他在一起，你知道他会怎样。”郭成福向往城市生活，想在城里发展，程俊是知道的，当然他也看出郭成福有些冷落她，但也没听他说过要同她分手，便不好回答。只好说：“你应该有信心。”元珍显露出淡淡的忧伤：“可他对我很冷淡，好久没回来，也不来个信。”程俊说：“你可以到城里去找找他。”元珍说：“我是想去……”

正说到这里，就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来，元珍便把话打住了。

来人是香莲。香莲见是她哥同元珍单独在一起，很是诧异。

香莲说：“哥，我在找你！”

程俊问：“找我做什么？”

香莲说：“你没回家吃晚饭呀！”

程俊说：“我已吃了，在元珍家吃的。”

香莲更是诧异，就去看元珍。元珍早就不自在了，连忙解释说：“他是找我哥有事，我哥留他吃的饭。”见香莲眼光异样，又说：“你们好走。”随即转身回屋里去了。

香莲望了望她的背影，又看了看她哥，有些愤愤然。程俊却没在意，看了看她，向自家走去。

香莲跟在他身后，月光洒落下来，透过枝叶，路面上像铺了层碎银。“呱呱呱”、“咕咕咕”的青蛙鸣叫声从四野里传来，使这月夜更加迷蒙。这几天，香莲也有了心病。夏英曾答应过她要把她弄到城里去的，她一直做着去城里的梦，现在她哥同夏英分手，她的梦想就落了空。今日下午同元珍、茵兰几个人寻猪菜碰到她哥后，姐妹们议论的话，使她产生了疑问。她哥提出分手，人家夏英姐同意没有呢？要是没同意，还不能说就断了关系，她去城里就还有希望。于是回家后就想问她哥，便把这个疑问告诉了她妈，她妈恍然大悟，连说这桩婚事还有希望。可一直等到天黑程俊都没回来，她便出来找，没料到她哥在元珍家吃饭，还同她单独站在竹丛里月光下。她这时就有了新的话说。

“哥，人家元珍姐还想着成福哥哩！”她有意提醒道。

程俊倏地站住了，横她一眼说：“你别神经过敏！我刚同夏英分手，又要准备养鱼，哪有闲心想这种事！”

“我看元珍姐有些不自然。”

“人家是找我问成福的情况。”

“她要问情况怎的不去找你，还要你来她家问？”

“刚才元珍不是说了，我是为养鱼的事来找她哥，人家顺便

赶出来问问。”就把想搞围栏养鱼来找李元德的原因说了，又解释说：“元珍跟了出来也是想打听成福，我刚才还鼓励她去城里找成福哩！”

香莲的愤愤不平是以为她哥没意思，同夏英还没断干净，就想别的女人，挖朋友的墙脚，现在弄清楚了，心中才平和了。她便问了围栏养鱼的具体办法和经济效益，这才明白程俊同夏英分手的一个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是要回乡来干一番事业，并不是感情危机导致的。可以想见，夏英姐并不一定同意分手，说不准还正在为这事而恼怒和痛苦哩！便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这还差不多！”

程俊对她多疑精怪很恼火，数落道：“我看你是人小鬼大少见多怪，好像男女在一起就是谈恋爱。”

香莲赔笑道：“我不过是要提醒你。”说完把话题引开，“你刚才说要搞围栏养鱼，我看你别费这个冤枉心了！”

程俊见她话里有话，便问：“什么意思？”

香莲有点诡秘道：“实话告诉你，我来找你一是找你回家吃饭，更主要的是妈找你有事。”

“什么事？”

香莲不肯说，却笑：“你回去就知道了。”

程俊同香莲一回到家，吴天秀就迎上来说：“俊儿，妈寻思过了，你提出分手，人家夏英并没表态，我看这事还有希望！你赶紧收拾东西，明早就回城去吧！”

程俊张头慌脑，看看香莲看看他妈，就说：“妈，你怎知夏英没表态？她会不表态吗！”

吴天秀说：“你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人家根本来不及表态。”

“这——”程俊急得语无伦次，“这怎么会呢！我提出分手就

得分手，无所谓表态不表态！”

香莲忍不住抵过去：“话不能这样说，要分手也应是协商分手，不能一个人武断专行！”

“你！？”程俊陡生怀疑，他想，他妈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便道：“香莲，是你多的嘴吧？一定是你多的嘴！”

吴天秀进而说：“你同夏英的婚事无论如何是要挽回的。你再强辩也没用。”

程俊急得团团转：“我现在只想养鱼，说什么我也不回城里！”说了气冲冲地往后院去了。

### 十三

夏英在夏玉家玩了几天，整天沉着脸，心情并不见好转，但到荷湾村去的话却说得少了，只是忙着帮姐姐做家务，除了烧火做饭外，把姐姐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今日，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把中午的菜都择好洗净了，一个人闷得慌，索性就到姐姐的商场去玩。夏玉在柜台里看见她来了，怀疑她是来打招呼，要去那荷湾村，就迎出来说话。

夏玉说：“怎的，你真的要去找程俊？”

夏英没料到姐姐这样突兀地问她头痛的问题，便盯了她一眼说：“我到你这儿来玩玩。”

夏玉是化妆品柜的柜长，眼下商场正在搞优化组合，化妆品正走红走俏，在商场的二十几个柜中，是经济效益最好奖金最高的。不少人觊觎着，有人想调到这个柜来，更有人想来当柜长，还有人提出在下一轮承包时同她竞选，所以现在夏玉对工作兢兢业业。此时听妹妹说来玩玩，怕别人提意见，不由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正巧，来了两个女顾客，夏玉连忙说：“你先在商场里逛逛，一会儿我就下班了。”说完回到柜里去。

夏英见姐姐接待顾客忙碌的样子，就想起自个鞋厂停产的事。不由心中更是一片虚茫，又想到程俊的背信弃义，就有雪上加霜的感觉，对程俊就恨上加恨，简直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一时间不能自持，旋身就往外走。夏玉在柜台内见了，又不好喊，又不便赶出去，只有干着急。等到下班，急忙往家赶，一进门，夏英正好收了东西要回家去，夏玉不由傻了眼。

夏玉说：“你要回去？回去做什么？”

夏英木着脸沉闷地说：“不回去我老在这里做什么！”

夏玉把门堵上，望着她，又心疼又着急又不知怎办，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是舍不得程俊，舍不得就不同意分手嘛，千万别急出病来。”

夏英瞪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把头扭过一边，夏玉看着她，无可奈何，接着说：“我看你去一趟荷湾村也好，一把情况弄清楚，二明确告诉他，不同意分手。看他是什么态度，然后再作道理。”

“姐，”夏英火爆爆地回过头来说，“你别唠叨了好不好，谁要去荷湾村？我说了要去荷湾村吗！”

“你！你不是要去弄清楚原因吗？”夏玉有些莫名其妙，忍不住又说：“你既然不去荷湾村，你就采纳你姐夫说的第三种选择，到时候再找他算账。”

“姐，你别唠叨了，”夏英很不耐烦，“你让我安静一会。”

正在此时，彭开成回来了。夏玉冲着彭开成说：“开成，不能有第三种选择，也不能有第二种选择。”

彭开成愣了愣：“这么说，夏英是要保住这门亲事罗？既然如此，那把程俊弄回城就是了！”

夏玉一想，这是上策，只有把程俊弄回城来，才能了却妹妹的心愿。就急忙说：“那你做姐夫的，就帮忙想办法把他弄回城呀！”

彭开成说：“除非给他找工作。有了工作，不愁他不回来。”

夏玉说：“那你就帮忙找工作呀！”

彭开成很是为难，说：“我个小人物，一没墩子，二没靠山，三没关系，去哪儿找工作？”

夏玉着急说：“你不是有个同学在信托投资公司当副经理吗？”

彭开成是有个中学的同学在信托投资公司当副经理，可上任才半年，怕说话不顶用，就推辞说：“进人的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夏玉就火了，说：“那你可以请他的父亲帮忙嘛！他的父亲当副市长，安排个把人小事一桩。”

“人家吊都吊起来了！”彭开成还是有畏难情绪。

“怎么！上吊了？”夏玉吃了一惊。

“这都不懂，就是当调研员了，无职无权了。”

“人谁不求人！”夏玉生气了，“你就是不肯下法！”

彭开成也气急地说：“人家没有权了，也无能为力。”

“怎会无能为力！”夏玉对他的态度很不满，“人家虽然退下来了，还有许多关系嘛！还有他提拔的人嘛！”

彭开成掉眼看了看夏英，见她嘟着嘴，一脸的怒气，只好松口：“好好好，我明日就去找行不行！”

“明日去？”夏玉不依，“夏英急成这个样子，你还要明日去！”

“好好好，我今日去，”彭开成见她还不满，“我这就去行不？”说着，转身去开门。

“不要！”谁知，夏英喊叫一声，冲过来把彭开成拦住。夏玉和彭开成出乎意料。夏玉问：“你这是怎么啦？”夏英说：“我就跟他分手！”

## 十四

过了没多久，贵田买回来一辆面包车型带车厢的小卡车，又可跑运输，又可带几个客。每天早晨，到湖边把鱼和鱼贩子及赶集的村民运进城，下午又把赶集的人带回来，有时还跟乡镇上的单位和哪家哪户捎点货，这钱就好赚多了，很惹人眼热。特别是茵兰，本就爱着贵田，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有事没事都要搭贵田的车去城里，说是赶集，其实是想跟贵田打伴。贵田自然也乐意。

这天，贵田从城里回来，茵兰又坐在驾驶房里，一路上，同贵田有说有笑。

茵兰想掏他的底，笑哈哈地说：“你老实交待，到底一天赚多少钱？”

贵田笑着遮掩：“才买回来几天，门路都没打开，哪有多少钱赚？”

茵兰说：“昨天你就跑了两趟城里，不赚钱你疯了要跑两趟！”

贵田说：“回来都是放空你知不知道？”

茵兰说：“你不是装了几个人吗？哪是放空！”

贵田说：“都是乡里乡亲，哪好收钱！你几次坐车，我能收你的钱吗？”

茵兰盯了他一眼，说：“那你就收呗！”随即收住笑，“说，

多少钱？”

贵田见她在了意了，进一步地逗她：“一万块。”

“几十公里路，要一万块，你是不是在搞敲诈！”茵兰忍不住又笑起来。

贵田见缓和了，又逗：“对于你，可以永远免费，但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做我老婆！”

要的就是这句话，但不知是开玩笑说的，还是他真有这个意思。农村男女青年在一起，开这种玩笑是常有的。茵兰愣了愣，随之羞嗔地一笑，说：“你是当真说的还是开玩笑？”贵田道：“当真又怎样开玩笑又怎样？”茵兰说：“我看你是在逗我……”贵田道：“逗就逗。”茵兰一下飞红了脸，半使气半开玩笑地在他胳肢窝里搔起来，说：“你逗你逗！”

贵田忍不住痒，笑得摇倒不止：“住手住手，告饶告饶……”

“快喊一声姐姐，喊了就饶你！”茵兰不依。

“这个玩笑开不得。”贵田招架不住，“小心出车祸！快住手！”

“喊啊，喊姐姐！”

贵田没喊出来，在进村口时，却把车急刹住。

茵兰以为他怕出事，待坐正了一看，见元珍站在路边，脸上的笑容不由渐渐地消失了。

贵田早正经下来，把身子探出车窗外，热情地问：“元珍，你好像在等谁？”

元珍浅浅一笑说：“在等我哥。”

贵田问：“元德哥到哪儿去了？”

元珍说：“到乡里有事。”

贵田问：“你找你哥是不是有急事？”又急忙说，“若有急事快上车，我送你去。”

茵兰知贵田喜欢元珍，以前因元珍同郭成福相好，贵田还吃过醋，此刻见他对元珍热情得异样，就有些不舒服。

元珍看了茵兰一眼，知道她喜爱贵田，怕她多心，连忙把话岔开：“谢谢。买了新车很赚钱吧？”

贵田谦恭地一笑，说：“也没赚什么，一天少在几十块，多在百把块儿。”

茵兰见他向元珍说出了钱数，气得催眉瞪眼。

这时，李元德顺着大道走来了，元珍见了说：“我哥回来啦！”朝茵兰和贵田一笑，向李元德迎了过去。

茵兰见元珍走远，睨了贵田一眼，很不高兴，说：“我问你赚多少钱你不肯说，元珍一问你说了！”

贵田意识到伤害了她，不自然地笑了笑，说了声“对不起”。见李元德和元珍已走进村，便把汽车开走了。

李元德为程俊想搞围栏养鱼的事，昨天白天召开了村委会，晚上又召开了支委会，取得一致意见后，今日一大早就到乡里请示去了。元珍对程俊养鱼的事也很关心，大湖水面给个人围养，又要享受优惠政策，没有乡政府和乡党委同意是不行的。她在家里等她哥的消息等不及了，这才跑到村口来等待。这时见着她哥，便问：“哥，乡里同意吗？”

李元德微微笑着，兴奋地说：“乡里领导都很支持，特别是党委书记，要我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来抓。”

“太好了，”元珍听了也很兴奋，当即说，“那你快去告诉程俊哥。”

## 十五

程俊正在家里。这几天，香莲一直在同程俊争执，吵着要他回城，自个也好去城里。可程俊说什么也不肯回城去。这时，两人正在堂屋里说话。

香莲说：“哥，我求求你了好不，你还是回城去吧！”

程俊道：“求也没用。”

香莲不悦：“哥，你就一点也不为你妹考虑？你不在城里，你妹这一辈子就很难进城了！”

程俊道：“城里有城里的难处，农村有农村的好处。”

香莲说：“夏英姐答应过我，要给我在城里找事做的。”

“香莲，”程俊有点不耐烦了，“在城里住长了也厌倦，巴不得回农村来呼吸新鲜空气。现在家里有彩电有收音机，不都一样了吗！”

香莲不服气，说：“走路都不一样！城里的水泥路干干净净，走起来味都不同，穿衣打扮爱怎样就怎样，世面大，见多识广，那生活的味道就不一样！”

程俊还想分辩，就见李元德来到门口。

“元德哥，”程俊连忙迎上去，“请进请进。”

李元德坐下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围栏养鱼的事，村委会村支部都同意，我又去请示了乡里，党委张书记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个新生事物，乡里表示支持。”

程俊笑逐颜开，瞟了一眼香莲，回过头来说：“元德哥，真不知怎么谢你才好！”

香莲知道，如果她哥搞起了围栏养鱼，自然就要守在这湖窝

里了，她进城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便让他们讲话，自个到后院把她哥要搞围栏养鱼的事告诉了她爹她妈。程大民和吴天秀听了大惊，便来到厨房偷听。只听李元德说：“看你围养多少亩？张书记说了，超过三十亩都可以，只要你养成功。”只听程俊说：“我当然要努力养成功。村里乡里这么支持，不养成功对得起人吗！”又听他们在算细账，围养十亩要万把多块钱，围养二十亩要两万多块，就按捺不住，来到前堂。两人见了李元德，想热情却热情不起劲来。

打过招呼后，程大民单刀直入，问：“刚才你们在说什么围栏养鱼？……”

李元德疑惑地看着他，说：“程俊不是想搞围栏养鱼吗，村里乡里都同意了。”

“围栏养鱼怎么个养法？”程大民很是惊疑。

“您还不知道？”李元德看了看程俊，“你还没跟家里说？”

“爹，妈，我是准备有了眉目后跟你们说的。”程俊急忙解释，“这围栏养鱼，就是用楠竹在湖里打圈桩，用尼龙网围栏圈养大鱼种。”

“这怎么养得好的！”程大民一听就暴躁起来了，顿时虎起眼睛说，“天大的湖，海大的浪，桩怎打得稳？网脚怎扎得紧？防盗怎么好防？不行不行，我不同意。”

吴天秀也沉下脸说：“这是想的什么花招？几世几代的人哪像这样养过鱼！真是吃多了没事干！”

李元德顿时瞪起了目，不自在地说：“程俊，你、你怎不早点征求你爹妈的意见？”

程俊因家里逼他回城去，暂没说，见把李元德夹了脚，过意不去，急忙做爹妈的工作：“爹，妈，这我都想好了，我是搞建筑的，我会搭脚手架，网脚可用钢管固定压底。”

“啊？还用钢管？那要用多少楠竹用多少尼龙网多少钢管多少铁丝？下水打桩围栏要用多少人工？投放大鱼种那要花多少钱！”程大民声气更大更粗了。

程俊说：“若围养十亩，万把多块钱，若围养三十亩……”

“啊！？这多钱？！”程大民更火了，“我看你只怕麻雀吃了酒糟晕了头迷了魂！”

“我的天，要这么多钱！”吴天秀像黑了天，惶着眼说，“家里存的一点钱是留着你们结婚用的哩！”

程俊没料到爹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只好解释道：“爹，妈，这要算账的，是合算还是不合算，一算就清楚了。一亩水面只打产八百斤，十亩就是八千斤，二十亩就是一万六千斤，三十亩就是两万四千斤，只算二块五角钱一斤，你们算算，若围养十亩，产值就是两万元，若围养二十亩，产值就是四万元，若围养三十亩，产值就是六万元，除去成本，你们说要赚多少钱！当年投资当年就受大益，打明年起，不需投资围栏，那收益就更为可观。不出两三年，我们家就要大翻身！”

李元德接着说：“洪湖水质比精养鱼池好，浮游生物多，现在精养鱼池一般亩产都在八百斤左右，我看围栏养鱼产个千把斤也有可能。大叔大婶，你们算算，那一年的收益了不得哩！”

“嘿嘿，”程大民压根儿也不信，大声冷笑道，“既然这么发财，为什么大伙都不搞围栏养鱼？”

李元德说：“大伙没有想到这个点子。现在程俊先带个头，既可以富自己，又会带动大家造福全村，这是个大好事，所以村支部村委会乡党委乡政府都很支持，提供水面，三年不收提留，减免税赋。”

“哼！个人投资搞试验，谁当这样的苔！”程大民仿佛自言自语，又看着李元德道，“元德呀元德，你这是使起憨头打老虎，

使起我儿子往水里跳！”

“这——”李元德震惊不已，有些坐不住了，黑起脸道：“大叔，您这样说话就错怪人了！”

“爹，你不能怪元德哥！”程俊看了一眼李元德，过意不去，忙分辩道，“又不是元德哥要我搞的！是我自己要求搞的。”

程大民和吴天秀都青筋黑脸的，香莲愣在一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时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什么意见都不敢参与。

“这样吧，你们再商量商量，我先走了。”李元德似当头挨了一闷棒，难堪至极，还怎么呆得下去，谁也不看地匆匆走出大门。

“元德哥元德哥！”程俊边喊边赶了出去……

李元德心中有股无名火，又不好向程俊发，只好自顾自地大步往前走，不理他不回头。

程俊赶上来了，边跟着边说：“元德哥，对不起对不起，你放心，围栏养鱼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搞的。”

李元德睨他一眼，这才发泄道：“你是叫我吃不了兜着走。”

程俊又解释说：“我之所以没跟爹妈讲，是因为他们天天逼我回城去。”

李元德没好气地道：“既然这样，你还搞什么围栏养鱼！”

程俊停了停，又跟上去说：“我正是因为要搞围栏养鱼，才不肯回城。”

李元德见他还跟着，态度又诚恳，感觉到自己发脾气不好，就压住了火气道：“你跟你爹妈把工作做好了再说吧！”

程俊还要说什么，见元珍在前面不远的禾场柳树旁站着，看样子像在等她哥，又像在注视着他，就更觉得对不住人，更不好意思见到她，就停住了脚步，又迟疑了一下，只好往回走。

他仿佛严霜打蔫了一般，他没料到回乡的事业还没开头，就

受到父母的这么大的反对。他走进家门，家里气氛严峻。看样子，他爹、他妈、他妹妹正在议论他。

吴天秀忍不住先开诨：“围栏养鱼好，村干部怎么不带头搞？他李元德怎么不带头搞？”

程俊的气憋不住了，愤然说：“这是我要搞的，你们怪别人李支书做什么！”

程大民也愤愤地道：“不管怎么说，围栏养鱼不能搞。”

程俊发怒说：“我肯定是要搞的。”

“没有老子同意，哪个敢搞！”程大民也发了怒。

程俊说：“我不要你们投资，我自个想办法筹款，我还积攒有五千块钱，谁也管不着。”

程大民道：“你的钱姓程，该老子管！”

程俊说：“我有自己的权利。”

程大民道：“你没独立门户，老子有权管！”

父子两人争吵起来。香莲上来劝解。吴天秀灵机一动，乘他们不备，溜进房里，把程俊放在柜屉里的五千元存折藏起来，然后走出房来。

程俊见他妈形色诡秘，意识到什么，连忙跑进房去开柜屉寻找存折，翻了半天，果不见了存折，不由大惊失色，没有了本钱，一切都是白的。便跑出房来怒问：“妈，我的存折呢？您怎么能藏我的存折！”

不论他怎么发火，吴天秀只不吭声。程俊见硬的不行，便缓下口气说：“妈，您把存折藏到哪儿去了？我马上要用的……”

吴天秀说：“你要结婚，我会给你，你要搞围栏养鱼，那就别想。”

香莲有点同情哥哥，但也不希望他搞围栏养鱼，便把话题拉开，说：“哥，我看你还是回城去吧！”

程俊瞪了她一眼，道：“你别看戏不怕台高。”

“你回不回城去？”吴天秀阻扰他搞围栏养鱼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挽回他同夏英的婚事。就讲狠说，“你不回城去，我就要香莲去找夏英！”

程俊内外交困，发觉一时难以跟他们说清白，瞪了他们一眼，自个到后院去了。

## 十六

鞋厂恢复了生产。一连几天，夏英无论怎样克制，上班时程俊总时不时地在她脑海里出现，夜里往事桩桩，搅得她难以入眠。她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淡漠他忘却他。

这天是星期天，她自己想弄点好菜吃，就到菜场里去买菜。她慢悠悠地走着，在人流如织的菜市里边边走边看。走到她遇到流痞的菜摊前，当年的情景不知怎的就又浮现在眼前了，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般。她不由怔在那里。

这时，一个穿工商制服的市管员走过来了，朝她上下打量了一番，问：“小姐，丢失东西了吗？”

她这才警醒，慌慌地说：“没有没有。”

市管员说：“既然没有，老站在这儿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会阻碍通行！”

“啊，是是，对了，我是丢失了东西！”夏英难为情地笑了笑，才走开了。走了几步，她听到市管员说了声“神经病”。她并没有神经病，她确实丢失了东西——人生珍贵的爱情，曾使她爱恋了三年多的男人。

她磨磨蹭蹭地在人群里穿行。她感到茫然，她不知要不要把

他寻回来……

她回到家，择菜、洗菜、切肉，不是想到程俊，就是想到市管员问她丢失了东西的事和说她神经病的话。平时剖鱼时见了血也没怎么在意，今日见了血就想到他的头额被打破时流的血，心中就有些异样疼。菜准备好后，离烧火还有点时间，就到房间里去做清洁，偶一抬眼，看到了墙上挂的领带，睹物伤情，取下来痴痴看了看，心口中不知怎么就有异样的烦乱。兀自个暗暗骂道：“死人儿，全不知女儿心，真的是白疼了他了！”

这时，有人敲门。夏英把领带挂回墙上，去开门，见是郭成福。以前程俊没回乡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郭成福都要跟随程俊来就餐把饭，今日他一个人竟来了，他一来又使她想到程俊。

夏英不好怎么说，只随便问道：“这几天没撮到事做？”

谁知郭成福笑眯眯地走进屋说：“以后再不用东撮西撮了。”

见他得意的神情，见他又穿得整齐干净，夏英睁大了眸子问：“你找到固定工作啦？”

“跟魏经理打工。”

“哪个魏经理？”

“就是那栋宿舍楼的魏科长呀！他下海了，开了魏记家用电器店。”

“个人开家用电器店？”夏英有些不相信，“那要多少钱投资！”

“人家魏科长神通广大，找银行贷款三十万。”

夏英愣了愣，便问他搞什么？他说搞业务员。夏英不相信他会家电业务，他说搞业务不要什么技术，只管购进卖出就行了。问他一个月多少工资？他说五百元，局面打开后还要加。

夏英便向他表示祝贺，霎那间又联想起程俊，又恨程俊死心眼儿，只会干熬活做苦事，放着城里不住，偏要回到乡下去，脸

色不由阴郁下来。

只见郭成福洋洋自得地说：“亏得我平常会拉些关系。建宿舍楼时，我就和魏科长打得火热。乡下人要想在城里扎下根，不交几个城里朋友怎能成！”

夏英听了更不是味，瞟了他一眼，走过一边去，兀自个又暗暗责骂起程俊来。

郭成福察觉后，又想讨好，又想卖乖，又想……便说：“程俊就不会搞关系，当初我也劝他再等等，可他偏要回乡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夏英烦躁地回过头来，“我知道你行他不如你好不好！”顿了顿又说：“我希望你别在我面前提他。”

郭成福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已决定同程俊分手，还护着他做什么？但她的话语又不像是卫护，像是痛恨，像是讨厌……就开玩笑道：“好，我不提他，我只提我自己。”夏英横了他一眼，走过一边去。

## 十七

程俊受了挫折后，痛苦不堪，只有到湖边来徜徉，了望着洪湖，以调解心绪。今日又来了，元珍在田里看见，就朝他走来。她当然是想安慰他，但更主要的是想知道他对围栏养鱼的态度。

元珍问了些情况，见他有些伤气，就鼓励说：“程俊哥，我看关键是个人拿主意。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个人下决心要干，谁也拦不住。”

仿佛受冻了的身子有温水洗浴，程俊受挫后，第一次听到安慰鼓励的话，不觉听了好顺心好舒服，就说：“我也这样想……”他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了铺底资金，他不想说出困难，更不愿把

他妈藏存折的事说出来。

元珍没听出他的语气来，依然顶真地鼓励说：“那就坚持干呗！”便睁大眼睛期待地看着他。

程俊说：“爹妈不同意我也想到过，没料到会这样坚决。”

“你应该找找原因。”

“我爹主要是怕担风险。我妈除了怕担风险外，就是要我回城去。”

元珍知是为了夏英，不便再说。一掉眼，见香莲匆匆走来，不知怎么的，心中就有些慌乱，便把要说的话咽下。程俊从她的神色中，知是来了人，也回眼看见了香莲，把要说的话也含住了。

香莲见他们孤男寡女在野外，满眼狐疑。一走近就说：“哥，你天天在这湖边打转转做什么？像个神经病！”

元珍见她对自己同她哥在一起有些在意，便把话引开：“香莲，你应该支持你哥搞围栏养鱼。”

香莲见她这口气，更加疑心她对程俊有意，便生提防之心，口中却说：“我对我哥搞围栏养鱼也没反对过。我只是为我哥同夏英姐分手可惜。”说到这里，灵机一动，“哦，对了，元珍姐，你不是要进城找成福哥吗，我正要进城找夏英姐，我们结伴去好吗？”

“你要去找夏英？！”程俊惊疑。

“妈要我去。”香莲说。

“你不要去。”程俊想阻止。

“妈要我去，我不去行吗？”香莲说。

程俊见她神色坚决，有些哭笑不得，随即就有些盛气凌人，说：“好好好，你去，看你去了又能怎样！”

元珍在一旁很不自在。实在说，她是准备去城里找郭成福的，她已对郭成福的冷漠态度忍无可忍。自程俊回来后，这个想法就越来越浓烈。她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往，她对郭成福

的冷漠一直持观望态度，想同他摊牌总下不了决心，割舍不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现在，她意识到，她不能让他这样老凉着，当怎样就怎样，必须去找他说个明白。这时，香莲对她同程俊的猜疑，更激将了她，便说：“好，香莲，我正要去找郭成福，那我们就搭伴去吧！”

第二天清晨，元珍和香莲收拾得漂漂亮亮，香莲提了个蛇皮袋，就一伴往村码头边来。刚走出村口，就见贵田把小卡车停在村码头上，许多打鱼船停靠在岸边，鱼贩子和打鱼的三三两两或在船上或在岸畔，讨价还价，争争吵吵，把一篓一篓的鱼过秤，又一篓一篓地抬上车箱。李元德和茵兰也在人丛中忙碌。茵兰和一个人把一篓鱼抬上车后，走过去同贵田打招呼。香莲见了就说：“元珍姐，你看你看，茵兰姐好巴结贵田哥。”其实元珍早看见了。

只见茵兰说：“我今日把鱼卖给鱼贩子了，就不去城里卖了！”

贵田说：“好，哪天想去卖只管说，我会带你去的。”

茵兰爱怜地看了他一眼，又说笑了几句，就看见她俩走来了，便难为情地顿了顿，回到人群中。

香莲小声说：“元珍姐，贵田哥到现在都没跟茵兰姐表态，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贵田喜爱元珍，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正是因为郭成福在冷落元珍，贵田才没向茵兰表态。也许他在等着他们的结果，等他们有了明确的结果后，再来安排自己。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这时香莲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元珍哪好说是为自己，就佯装说：“我不知。”

香莲打趣说：“你不知才怪哩！”

元珍说：“我自个的心都操不完，我管人家做什么。”

说着话儿，离汽车近了。贵田一见，连忙跳下车来。笑着

问：“你们是不是去城里？”

香莲故意逗：“你看是不是？”

贵田看看元珍看看她，说：“打扮得这么漂亮，哪会不是！”

香莲说：“既然肯定是，还打屁脱裤子做什么？”

三人互相看了看，忍不住大笑起来。

贵田连忙说：“就乘我的车吧，马上就开车。”

香莲高兴地说：“那就多谢你咧！”

元珍却有些踟蹰，掉眼看了一下在船上忙碌的茵兰，却说：“我们还是乘船去吧！”

贵田知她是怕茵兰见怪，也掉眼去看茵兰，正巧茵兰也在瞅他，茵兰一直在吃他同元珍的醋，为他对元珍好，还争吵过，不由有些迟疑，但还是激将说：“元珍怕坐我的车，怕我把她吃了。”

香莲说：“怕什么，元珍姐，贵田哥不是老虎，是好客的主人，若我们不坐他的车，还说我们不领情了。上车吧！”

贵田内心里真希望元珍能坐他的车，也顾不了许多了，便笑着做了个手势道：“请上车。”

岸边，茵兰早就在注意他们，见他们说笑，又见贵田拉开车门，让元珍坐进驾驶房，心中就酸溜溜的，不断地皱眉弄眼，但贵田把鱼贩子嚷上车后，还是把汽车开动了。茵兰气得干瞪眼。

香莲让元珍同贵田坐在前面，自个坐在后排，不知怎么的，她望着他们，只是傻笑。

元珍好不自在，元珍问：“你傻笑什么？”

香莲说：“我笑贵田哥向你献殷勤。”

元珍瞟了贵田一眼，难为情地说：“香莲，你胡说些什么呀！”

贵田也难为情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人家元珍有主，我献殷勤有什么用？”

香莲逗着说：“是的，你还有点自知之明，人家今日就是找主去的。”

“是吗？”贵田有些难堪，只得跟着逗道，“怪不得打扮得这样漂亮的。成福见了一定高兴。”

这句话触动了敏感的神神经，元珍觉得是在取笑她，便有点生气，红着脸说：“请你们别拿我开玩笑好不好！”就扭过头去。

## 十八

今日是鞋厂休息日，夏英刚做熟午饭，把菜饭端到桌子上，郭成福就来了。他这段时间来得较勤，三天两头地往这儿跑，而且常常在这里吃饭。今日见饭菜都摆好了，就笑逐颜开道：“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什么来得巧，”夏英故意说：“只有我一个人的饭。”

郭成福走到液化气灶边，揭开饭锅，一看还有饭，就乐着说：“正好还够一个人吃。”

夏英说：“这是我留着晚餐吃的。”

郭成福开玩笑：“看来你没打我的米。”

夏英乜了他一眼，说：“你是我什么人，我要打你的米！”

“食客呗，我是你的食客。”

夏英又乜了他一眼，说：“我这里不是你的食堂。”

“先吃了再说吧！”郭成福拿碗便盛。

夏英没法，笑了笑，走到碗柜跟前，把留着晚上吃的一碗肉丝炒干张端来了。两人面对面地坐着吃饭。郭成福的话突然少

了，神色也变得庄重，不时瞅瞅夏英，好像有话想说又不好说。

过了一会，郭成福斗胆问：“夏英，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她不知他问的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同程俊分手了今后的打算。”他瞅着她说。

“过自己的日子呗！”她心里不是味。

“我是说以后你要找怎样的人？”他继而说。

“你问这做什么？”她有些不高兴。

“我想，”他鼓起勇气，“你应该给我机会。”

“你！”夏英顿住了，红了脸嗔着说，“宁穿朋友的衣，不沾朋友的妻，你同程俊是不是朋友？”

“你同程俊不是分手了吗？”郭成福有些哑然。

“谁说的！谁说的？”夏英不知怎的矢口否认，搁了碗生起气来。

郭成福有些委屈，说：“我昨日去你姐那儿，听说你已同意分手。”

夏英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她确实下了狠心同程俊分手的，她说不出话，只有把头扭过一边。郭成福见她这样，意识到自己太轻率，就说：“既然你还恋着程俊，就只当我什么也没说。”

“可你都说了！”夏英没好气地掉过脸来盯着他，一会说道，“你们男人真没意思，我听说你在乡下也是有女朋友的！你的女朋友叫李元珍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们也没正式订亲，我们也不会有结果……”

正当郭成福分辩时，屋里进来两个人。他一看是元珍和香莲，不由大惊失色。夏英看见香莲，也惊了一下。元珍和香莲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也怔愣了一会。

还是香莲嘴快，香莲心中有些醋味，话里藏话地说：“成福哥，我同元珍姐去那工棚没找到你，便到夏英姐这儿来，没想到

在这儿碰到了你。”香莲随即把蛇皮袋放下。

郭成福听了好不自在，但情绪平和了些，连忙解释说：“我原本星期天常来这里打牙祭，今日路过这里，正好夏英把饭烧熟了，我也没讲客气。”说得大大咧咧，俨然像这屋里的主人。元珍见了，暗暗吃惊。郭成福察觉了自个的口气，这才喊一声元珍，叫元珍坐。

元珍没有喊他，脸上涨得红红的。香莲又介绍说：“夏英姐，这是元珍。”元珍这才好打招呼，喊了一声“夏英姐”。香莲又故意对夏英说，“她是成福哥的女朋友。”

刚刚提起郭成福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就来了，夏英不由一愣，连忙调整好情绪向元珍微笑，不知怎的脸上有些发烧，便说：“元珍，早听说你，你真是稀客。”又问她们吃饭没有，听说吃了又急忙去倒茶。

元珍心中更酸更涩，她一直怀疑郭成福有二心，却没料到她同夏英单独在一起，而且在一起吃饭，像小两口一样。她不免有些疑惑，原以为程俊提出分手是单方面的，夏英不一定同意，难道夏英已同意和程俊分手了，难道她这么快就同郭成福好上了？

郭成福迎上来笑着说：“元珍，你坐呀！”

元珍瞟他一眼，这才与他说话：“你吃饭你别管。”

夏英端了两杯茶来，一杯递给元珍说：“我刚才还提起过你。我知道郭成福的女朋友叫李元珍，我只是没见过你。”元珍说：“不客气。”便猜夏英这话的意思，好像是叫她不要多心，又好像是要她放心，她同郭成福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只见夏英又将另一杯茶递给香莲说：“香莲，你怎的来了？”香莲笑着说：“夏英姐，想你呗，妹子我特来看你的。”

好似有股酸辛味流入心中。夏英想，你哥都同我分手了，还来看甚！只见香莲从蛇皮袋里拿出几条斤把多重的桂花鱼、鲫鱼

和鳊鱼来说：“夏英姐，这是我妈带给你的。”

夏英心里一热，不觉又有一股苦涩味，就说：“这怎好意思！常让大妈带鱼来，以后可别再带了。”

香莲看出她好难为情，以前带鱼来是因为同她哥正热恋着，吃了无所谓，现在再吃她妈的鱼，就过意不去了。香莲说：“自家鱼塘的鱼，算不了什么。”又暗示她妈不同意分手，“我妈一直惦记着你。”

要是以前听见这话，夏英会感到温暖，可是现在，夏英反觉不快活。兀自个就有难堪的感觉。香莲没料到她的话反引得她不快，碍着郭成福和元珍的面，就不好再怎么说。元珍在这种场合早不自在，见郭成福饭吃完了，就乘机说：“成福，我们先过你那边去。”郭成福也有点尴尬，见香莲也希望他同元珍走，就起身同元珍走了。

香莲帮着夏英收碗洗碗后，就想试探夏英对她哥提出分手的态度，便干脆把话挑明了说：“夏英姐，不瞒你说，我们全家人都不同意我哥同你分手。”

提起这事，夏英的怨恨之情又往上涌。她喃喃地说：“可是现在已经分手。”

“你同意啦？”香莲试探地说。

夏英激愤地道：“有什么不同意的！”

“我猜你不会同意。”

“难道我会巴结你哥不成？！”

“我哥是一时糊涂。”

“他一时糊涂？他是绝情绝义！”夏英越说越气，“他翻脸不认人，他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哪一点不如他！我有什么过错！他居然一张纸条，两三句话，平常也没提出过，更没协议过，就像下文件下通知书一样，说分手就走了，把我送给他的领带也退

了，你看，”把香莲拉到房里，从墙上取下真丝绸花色领带，“你看你看。”

香莲接过领带，看了后傻眼了，喁喁地说：“我哥太不像话！”

“他好绝情，他好无义，我一直追到湖滨码头，好不容易找到他。客船刚刚离岸，他站在客船的舢板上，我一声声喊他唤他，他理也不理头也不回，径直随了船就走了……”仿佛香莲专门来兜她的气的，夏英好似机会难得，要把憋的一肚子气都吐出来。

这些细节香莲并不知，听了也觉得她哥不可思议。香莲知她的气没别处出，不向她出向谁去出呢！谁叫自己是程俊的妹妹呢！只有伸着脑袋睁着眼睛让她出气。她想，女人就爱出气，出了气心中就会好过，出了气兴许就会软下心来。见她说完后，香莲非但不护她哥，反而顺着说：“夏英姐，你这些话说得在理，我妈已吵过他了，这些情况，我们还不知道，等我回去后，转告我妈，一定要吵得他狗血淋头！”

夏英见她说话暖人心，就把还要发泄的话咽下了，一忽儿，心里就觉得轻快了许多。香莲见了又说了些请她原谅的话，可夏英仍板着面孔，狠狠地说：“我不会原谅他！”说了就把鱼用盆装了冲冲地走进厨房……

## 十九

元珍和郭成福从夏英家出来后，元珍气不打一处来，直截了当地斥问郭成福，问他究竟在忙什么？为什么对她冷淡？郭成福支支吾吾，只推说是忙。元珍一脸愠怒，她不能含糊，她这次来

就是要把他的态度弄清楚，要么钉是钉铆是铆，搞牢靠，要么拜拜，分手算了。就说：“你又不写信，又不回去，你到底是个什么态度？你得说个明白。”

郭成福还是遮遮掩掩：“不是说了吗，不是忙这就是忙那。”

“我不相信你忙得连写信的时间都没有！”元珍脸上涨得通红。

“真的，没找到工作前，要谋生，现在找到了，要好好干，否则老板要炒鱿鱼。”郭成福口气硬朗。

元珍在人行道上站住，睁着疑惑的眼光看着他。她不是三两岁的小孩，他的灵魂深处的想法她是察觉到了的。只是没抓住他的把柄。今日到夏英家，她就看到了个一二。她想问他今日是怎么回事，又觉得疑心夏英不大好。想了想，又没有别的把柄，只有问道：“那我问你，你怎的有时间到夏英姐那儿吃饭？”

郭成福也站下来。辩解道：“我已说过，今天路过那里，刚巧碰上了嘛！”

“就这么巧？”元珍白了他一眼，“不早不迟，刚刚在吃饭的时候……”

郭成福见她有些酸酸味，知是察觉到了他的动向，想明确跟她提出分手，又怕她不能接受，只好搪塞：“是呀，无巧不成书，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巧的。”

元珍见这样在街上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往前走。她边走边疑惑地看看他，一时说不出话。

来到郭成福住的工棚里，元珍把脸沉下来，面对面地同郭成福摊牌：“我没有时间来找你，你今日得说清楚！”

郭成福显出无奈的神色，说：“元珍，你叫我怎么跟你说呢？我现在说不清楚。”

“有什么不好说的，是分手还是保持关系，直截了当呗！”

“元珍，说老实话，我有些茫然。话说到这个地步，我想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进城来打工？”

“什么意思？”

“如能进城来，我们的关系自然就好保持一些……”

元珍霎时怔住，反问道：“如果我不能呢？”

郭成福还是把话含住，不肯明说。

元珍看出他的意图，有意反问：“你能给我找到事吗？”

“这——”郭成福有点慌乱，“你哥是支书，叫你哥帮忙找嘛！”

“你明明知道乡下姑娘在城里难找事做，你却提出这个条件！”元珍又生气又恼气。

郭成福说：“你叫我怎么办呢？我又不愿意回乡下去，你又不能到城里来，你说怎么办？”

元珍见他将球抛过来，露出了真面目，呛得一口气回不过来。她难以忍受地说：“你别把我当替了，我早就看出了你的心思，你冷淡我疏远我，就是在逼我同你分手。”说完忍不住眼泪汪汪。

郭成福说：“真的，元珍，我说的都是实在话，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元珍说：“你明知道我不可能来城里打工，你是想要我提出来分手，你可以不背名义不承担责任！”不由又溢出泪水，继续说，“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事。好，我成全你，我们分手！”说完冲出门外。

郭成福没料到她这么痛快地分手，有点慌神。他原准备还要拖个一年半载的，现在他的软拖计划提前实现，他既高兴又不知所措，还有些于心不忍。便赶到门口喊：“元珍！元珍！”他仿佛话犹未尽，又似乎要给她一个交待，又好似要给她一点安慰。可

是，元珍已跑出好远好远了……

## 二十

厨房里，夏英在忙着打鱼鳞剖鱼腹，香莲在一旁帮着抠鱼肠子。暂且没谈程俊的事，可香莲想等夏英的气平和了些了再说。她正想着从哪儿说起哩！

过了一会，香莲陡然问：“夏英姐，你知道我哥想搞什么事吗？”

夏英不想回答，反问过去：“他搞什么与我什么关系！”

香莲故意使气说：“你真的不关心我哥了？”

夏英没有做声。她此刻说不清楚对程俊是什么心情。

香莲看出她有些变化，便自圆自说：“他想搞围栏养鱼。”

“什么围栏养鱼？”话一出口，夏英讶异自己怎的问了这话。

她终于问了。香莲惊喜地看着她，猜她是口硬心软，急忙回答：“就像围栏养猪围栏养牛围栏养鸡一样，在洪湖里打栏桩，用尼龙网围了圈养。”

夏英吃惊程俊竟想出了这样的点子，本不想再问，却还是问道：“这养得好吗？”

香莲说：“我哥说有把握。”就讲了程俊的具体办法和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夏英才隐隐地发现程俊回乡的真实原因。不由在心里问，难道他真的想回乡去实打实地干一番吗？

只见香莲沉了脸说：“可我爹妈却坚决反对，我爹说网脚难固定、湖水风浪大、夜里难防盗一大堆困难，我妈把我哥这几年积攒的五千元存折也给藏住了，一分钱也不给做本。”说着，香莲显出很是茫然的神情。夏英虽然暗自惊讶，却显出不关心的样

子，看了她一眼，把鱼端到水池边去洗。香莲在暗暗关注她，就跟过去帮忙。洗净后，夏英留了条桂花鱼晚餐吃，其余的就冻到冰箱里去了。

香莲还沉在茫然中，又一语双关地说：“夏英姐，我哥不知该怎么办？”

“管他怎么办！”夏英又硬硬地说，“他怎么办与我也没关系。”

香莲望着她有些哭笑不得。看来，她哥伤透了她的心。

这时，元珍转来了。一进屋就说：“香莲，我先回去了。”

香莲和夏英只以为郭成福冷落了她，香莲问：“谈得怎样？”元珍没有回答，却脸色沉郁，忸忸怩怩，溢出眼泪。

“谈崩了！？”香莲愤愤地说，“成福哥怎么会这样？！”

元珍也不直说，连忙揩干眼泪道：“夏英姐，我来告辞，我回去了。”说着就往外走。

夏英不知所以，不知怎的竟觉得对不住她，就客气地说：“不要走，就在这儿玩嘛！”

元珍回头说：“谢谢。”依然往外走。

“元珍姐，你等等。”香莲急着赶出去说，“你在夏英姐这儿等我一下，我去找成福哥谈谈。”

“不了，你别去找他。”元珍快步往前走。

香莲跟上去说：“你去水产品市场等我，我去问了成福哥的道理就来。”说了一个人匆匆往前走了。

夏英望着元珍的背影，猜是郭成福与她正式分了手，不由的有些同情元珍，有些恨郭成福，又有些愧疚。见香莲一个人去找郭成福去了，就想上前去安慰一下元珍。回头一想，郭成福要跟元珍分手，多少跟自己有些关系，怎么好去面对她，不由就收住了脚步。

香莲来到宿舍楼，刚进院门，正巧郭成福从工棚出来，向院门口走来。香莲见了，就在院门口等他。

香莲说：“元珍姐跟你一起长大，跟你相好几年，你就这么狠心！”

郭成福说：“香莲，你还小，根本不懂婚姻大事。”

香莲气不过道：“我还小，你只大我四五岁，有甚了不起！”

郭成福站住，故意把她上下打量一番，说：“黄毛丫头，连稚气都没脱。”说了又往前走。

香莲又跟上道：“你要说明白，元珍姐有什么不好！”

郭成福不肯说，只管往前走。

香莲紧跟着道：“你眼睛花了，瞧不起乡下妹子了！”

郭成福又站住说：“我问你，假如你是我，你又不愿回农村，她又不能来城里，你说你怎么办？”

“这……”香莲想起她哥和夏英的事，被问住了。

郭成福瞅了瞅她，径直而去。

香莲想不通，赶了上去道：“不对，这不是理由！”

“怎不是理由？”

“人应该讲感情讲良心。”

郭成福看着她好笑，说：“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很现实，讲实际，你知道不？”

香莲不服道：“你就是城里人啦？你还不是农村人！”

郭成福说：“我不管是城里人是农村人，反正我在城里搞事。”说着，来到大街，跑过街面，走进一家家电门市部。

香莲站在街这边一看，门牌上写着：魏记家用电器店。香莲纵了纵眉，走过街去，来到店门口。只见郭成福笑着迎出来，俨然换了一个样子，摆出接待顾客的姿势说：“香莲，欢迎光临。请进。”

香莲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琳琅满目的家电品牌和装饰漂亮的厅堂，惊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事？”

“在这里当业务员。”郭成福自负地笑笑。

香莲刚才的怒气已置之脑后，看着他，徒生羡慕之情。

这时，夏英来了。郭成福一见连忙打招呼。夏英白了他一眼道：“我找香莲。”她是在家里前思后想后来找香莲的。

正在这时，魏方派头十足地从外面回来了。一见夏英，热情异常地说：“夏小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进去坐呀！”

夏英对他的热情，很是讶异。因为是来找香莲的，便犹豫犹豫。香莲见这派头见这语气，猜知是这门店的老板，便注视着他。只见他又说：“夏小姐，欢迎你经常光临。请到店里坐。”见香莲在打量他，又问：“这位小姐是？”

郭成福便连忙介绍说：“她叫香莲，是我的老乡。”又对香莲说：“这位是魏经理。”

“原来是香莲小姐，快请进。”魏方伸出手来。

香莲有点慌，瑟瑟缩缩地伸出手去，说：“魏经理，你好。”

魏方握住她的手，她紧张地看着他，似感到从未有过的荣耀。

又寒暄了几句，老魏一定要她们进去看看。她们便跟着他走了进去，只见店堂内装潢得鲜明漂亮，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排列整齐，大屏幕彩电里正在播放着好看的录像……这气派这场面哪像是私人开的店？她两个不由暗暗打喷。郭成福跟她们介绍家电品牌时，眼光不住地只往夏英脸上瞅，香莲看见又不是味。夏英却在心中恨程俊，诅咒他不如郭成福，脑瓜子不如他灵活。

告别魏记家用电器店，郭成福送夏英和香莲来到街上。夏英瞪着郭成福说：“你是不是同元珍分手了？元珍气成那样子！”

郭成福不好怎么回答，看了香莲一眼说：“是，是她提出

的。”

“她提出的？”夏英不大相信，睁大眼睛看着他，好似要看到他内心深处。“你不能这样对人家！”说了就拉了香莲走了。

夏英和香莲都各怀心事地走在大街上。夏英想要跟她说什么，却不知怎么说。香莲来城里撮合她哥哥的事没能说好，也不知再怎样提出来，也觉得不好再提了。夏英便留她过夜，香莲因是跟元珍一伴来的，元珍又受了挫折，不忍让她一个人回去，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同元珍一伴回去，夏英也不好再留了。

走了一截，香莲把这次来城里的另一个意图说出来：“夏英姐，我拜托你的事呢？”

夏英愣了愣说：“我一直放在心里，现在城里实在是难找事做，不知当保姆你愿不愿意？”

香莲眼睛一亮，说：“愿意，怎会不愿意！只要能进城来。”

夏英朝她看了一眼，说：“这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没有联系，我想保姆的事还是找得到的。”

香莲说：“那就让你费心了！”

来到十字路口，就要分别，两人都像话犹未尽。

香莲别情依依地说：“夏英姐，我走了，欢迎你有机会到我们荷湾村去做客。”

夏英感情复杂地看着她，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香莲又期盼地看着她说：“夏英姐，我走了。”

夏英看着她渐渐走远，有点慌神，突然喊：“香莲，你等等。”

香莲不知有什么事，走转来。

夏英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如果想让我同你哥和好，除非你哥回城来。”

顿时，香莲脸上笑开了花，“夏英姐，你，你回心转意啦？！”

“什么回心转意？”夏英脸上一片红云，“我这是有前提的。”说了，转身就走了。

终于摸到了她的子丑寅卯，香莲好不高兴，一直看着她走得不见了才离开。她来到水产品市场上，贵田和元珍正在等她。上车后，她情不自禁地微笑着，元珍却沉闷着脸。贵田没有注意到香莲的心境，他已知道了元珍的境遇，很同情，却又有些欣慰，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

汽车奔驰在乡间公路上。香莲最知情，又晓得贵田的心理，她想打破这沉闷的局面，但又不好先开口，只有不时地看看元珍看看贵田。贵田也想打破这沉闷的局面，既安慰又话中含话地说：“元珍，你别难过，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

元珍知他的意思，有些躁动不安，睨了他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 二十一

程俊闷头闷脑地在猪栏边鸡栏边转悠，围栏养鱼的事已搁置下来了，眼看季节更紧了，他天天跟他妈讲道理，说好话，可仍然是瞎子缺棍——没（摸）门。前天傍晚，香莲从城里回来，说了夏英的态度，说了分手的经过，又说了郭成福找到固定工作的事，他妈真的吵得他狗血淋头，他爹也吼了他几句，逼他回城去。他妈还说：“就是讨米要饭也去城里讨去城里要。”爹妈本来就不赞成他搞围栏养鱼，现在知道了夏英的态度，往后工作就更难做了。难道还没开头就结束了吗？这天把时间，他不知多少遍这样问自己，他想去想来都不甘心。

这时，香莲从屋后门出来说：“哥，行李都收好了，妈叫你

快走。”

程俊一见她，心中窝着的气就像烟花的火焰直往上冒。火着脸说：“本来我同夏英的事已平静下来，就是你多事又挑起来！”

“是我挑起来？是你自己做得不对！”香莲恨铁不成钢，对她哥也有气，脸也黑下来，“是你自己糊里糊涂写的分手信！人家夏英姐说你像下通知书，根本没商量！”

“你知道甚？你哪知道哥的难处！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事业叫理想叫抱负叫机遇？”

“知也好，不知也好，我不管，我只知打抱不平！”

“你只知多嘴多舌，害得爹吼我妈骂我逼我，”程俊说了就往屋里走，回过头又抵她一句，“你只知往城里去！”

这一句话抵到了要害处，香莲呛得回不过神来，只有气呼呼地跟着他进屋里去。

程俊走到堂屋，看了放在板凳上的提包和捆好的被子一眼，就要往大门外走。

香莲着急地正要喊住他，只见她妈呵道：“你还要到哪儿去？”吴天秀正拿着一双新鞋从房里走出来，又说：“人家夏英一点过错也没有，根本没同意分手，又带你妹的口信来，你还不快些回城去！”

程俊愤愤地说：“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走的。”

吴天秀瞪大眼睛说：“你不走也得走！”把鞋放进提包里。

程俊大叫道：“我要搞围栏养鱼，我要搞围栏养鱼！”

吴天秀也大叫道：“我要媳妇，我要夏英！”

程俊同他妈都不谦让，大声争了起来。香莲正要替她妈帮腔，突见元珍和茵兰来到大门口。彼此见了都很难堪，程俊和吴天秀更不用说。

香莲问：“有事吗？”

元珍看见行李，见在吵架，知是怎么回事，连忙说：“没事，我们走。”拉了茵兰要走，可茵兰却想走又不想走。

程俊见了，过意不去，便道：“我看你们像有事，有事就说话吧！”

茵兰道：“我们来问你到底还搞不搞围栏养鱼的？”

“不搞了不搞了。”吴天秀不等程俊回答，抢着说。程俊回乡来搞围栏养鱼的事，不几天全村都知道了。村里人见了他家的人就问长问短，还有几个青年人想步后尘，跑到家来打听，有的还说要来帮忙。如不早点“关门”，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来问这问那。弄不好还会使程俊受到鼓励。于是，吴天秀又赶紧说，“程俊准备回城去做事。”

元珍和茵兰很是失望，就去看程俊，只见程俊却问：“你们问这干什么？”

茵兰看了元珍一眼，说：“村里有人想养。”

“谁？！”程俊来劲了。

“你别问谁。”元珍红起脸抢着说，“茵兰，程俊哥既然不搞了，还说那多做什么，我们走吧！”便瞟了程俊一眼，拉了茵兰就走。

香莲看出元珍有什么动向，心想，好你个元珍，刚跟成福哥分手，就想来巴结我哥，不如赶快跟她回个干信，便走到门口，有意传递信息道：“夏英姐要我哥回城去，我这就送我哥搭船，你们慢走，我就不送你们了。”

等香莲回转身来，程俊气愤愤地说：“我不走，我要养鱼。”

果然受到元珍她们的鼓励！吴天秀担心着急地说：“那夏英怎么办？”

“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程俊有些横了。

香莲见了又气又恨，急得快要哭了。

吴天秀简直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没法，就到后房里来喊正在歇午的程大民督促。程大民睡得正香，很不耐烦，同她争辩了几句，一来到堂屋就怒声对程俊说：“好，你不去城里，明日就跟我去忙春耕。你要养鱼可以，家里承包的鱼塘交给你养好了！”

这一说，程俊没有吭声，吴天秀和香莲却惊诧住了。吴天秀埋怨说：“你这是怎的？！怎能答应他不去城里！”

“百般道路百般难，不如回乡种田养鱼忙，这是自古之言。”程大民把眼睛横过来了，“他既然像头犟牛，走不好城里钉般硬的水泥路，难道你要我打断他的腿不成！”说了又往屋里走。

“不成！”吴天秀气急地说，“他不能留在乡里吃老米！”

“你要怎样？”程大民瞪圆了眼睛回过身说，“难道要逼着牯牛下儿！”

## 二十二

夏英自香莲和元珍来后，心中大为波动。她不仅知道了程俊家里人的态度，而且从元珍同郭成福的感情危机和破裂中感觉到了自己的尴尬。尽管她压根儿都没有要破坏他们，却无意间扮演了第三者的角色。没料到郭成福这么快就移情于她，她感到了一个女人失去伴侣的悲哀。想去想来，她不能就这样同意分手。前日托香莲带口信给程俊后，现在这种想法更为坚定。她想，只要能给程俊在城里找到工作，就不愁他不回来。当然，以往也给他找过，但以往没找到，不见得现在找不到。于是，她不得不过来找她姐姐姐夫商量。

走进夏玉家门时，夏玉已下班回来，彭开成还在创作贝雕画《洪湖之春》。

夏玉见了她就问：“听说你们厂又停产啦？”

夏英道：“不停产怎办？积压的鞋子都卖不出去，光生产有什么用！”

彭开成插过话来：“你们厂的设备应更新换代了，鞋的样式也应该赶赶新潮，不然怎么有竞争力！”

夏英道：“谁都是这么说，可哪有资金买设备，要几十百把万哩！”

夏玉想起自个商场承包的事情，也不知自己的位置坐不坐得稳，现在盖子还没揭，不知究竟是红是黑，心中也不安稳，就说：“我们商场这一轮的承包方案还没下来，又要搞优化组合，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能上能下的思想准备。”

夏英担心地问：“姐，你不会组合掉吧？”

彭开成打趣说：“你姐姐是官儿，只组合别人，还怕别人把她组合掉！”

夏英不知商场的改革情况，遂问：“姐，你当官了？”

夏玉苦涩中含着微笑，说：“他在取笑我，还不是个柜长，那算什么官！”顿了顿，又说：“就是组合掉了我也不怕，现在搞市场经济，组合掉了我自个去做生意。”

彭开成说：“你看你姐好行！”

夏英沉闷起脸，她没心思再跟他们打趣，她曾跟他们表过态，同意与程俊分手，现在来找他们谈他的事，真不好启齿。

夏玉察觉她有心事，便问：“妹，有什么事吗？”

夏英这才说：“我来请姐夫、姐姐帮忙的。”

夏玉问：“什么事嘛？”

夏英说：“我想把程俊弄回来。”

夏玉和彭开成都怔住了。夏玉问：“你怎的又想转了？”

夏英不吭声，半晌才说：“香莲来过了，说他全家人都不同

意分手，他妈还吵了他。”

夏玉和彭开成都愣了愣，夏玉说：“关键是程俊的态度。他的态度怎样？”

夏英说：“我先不管他的态度，我把他弄回城再说。现在关键的是要给他找份工作。”

夏玉可怜妹妹，现在她改变了主意，当然得支持她，便对彭开成说：“开成，那只有你想办法了！”

“以前想了那多办法都没找到，”彭开成扭过头来望着夏英，笑道，“这次真还是个机会。”

没料到他会有这么好的口气，夏英和夏玉的眼睛灼的亮起来，夏玉急忙问：“什么机会？”

彭开成并没直接回答，慢条斯理地道：“虽然前些天夏英同意与程俊分手，可我的感觉告诉我她是说的气话。我还是把她的事放在心上。”说了后又扭过头去忙他的贝雕画去了。

这明显是在调她们的胃口，夏玉急不过，恼道：“你说话别卖关子好不好！”

彭开成这才回过来道：“前几天，我碰见我那位老同学，顺便说了一下。他说他们单位的人都有多的。”

夏英和夏玉调上来的胃口一下都败了下来，眼神暗淡了许多，但都火星星地盯着他。夏英忍不住说：“姐夫，你别耍我们好不好！”

“不过——”彭开成在贴一块贝壳，没有往下说。

见口气有转变，夏玉和夏英又来了神。但见他把话含住，夏英又有些急不可待。夏玉却有了经验，也不敦促也不责怪，却说：“妹，你先别急，他们搞艺术的肠子要多一根，肚子要多道弯，是喜欢弯弯绕绕的。”

彭开成笑着扭过头道：“你姐姐就喜欢弯弯绕绕的人。”

夏英等不及了，求饶似地说：“姐夫，你是不是要把人快要急死了再来抢救？你就别转弯抹角了，你快些说好不好！”

彭开成这才道：“我老同学说他们信托投资公司的门卫到了退休年龄，要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来换。”

夏英和夏玉眼睛又灼亮了。夏玉却埋怨道：“有这种事，你怎么早不说？”

彭开成道：“夏英前几天已同意分手，还有什么必要说！我是在等着她回心转意。”

夏英想分辩又不好分辩，只有干瞪起眼。夏玉就催他赶紧去找他老同学。彭开成却又变了口气道：“我老同学只是个副经理，不知有没有这个权力？”夏玉就笑道：“你看，他又卖关子了！”

## 二十三

自程俊回乡，特别是听说他同夏英分手后，元珍的感情的确发生了些变化。她曾想，如果郭成福真的抛弃了她同夏英好上，她就同程俊好上。并且心底里暗暗爱上了程俊。前日进城，同郭成福摊牌，已经分手，心底对程俊的爱火便渐渐旺起来。加之茵兰一直在提防她同贵田好上，现在又见郭成福同她真的谈崩了，更加担心她将贵田“抢”了去，也巴不得她去同程俊相好，这样两人才一伴来到程俊家，问他还搞不搞围栏养鱼。结果，夏英要程俊回城去，而且程俊马上就要走……

回家的路上，元珍就想到夏英并没松手，一时那尴尬味无法言表。正如两件东西，别人并没有掉换的意思，自己却有了，而且想得很美，结果还没把换字说出口，别人就带了自个的东西走了……她怪自己未免太幼稚太冒失，也责怪自己太急切了些。茵

兰当然没有她这样的感觉，但她担心程俊去城里后，贵田会同元珍好上，心中也搁上了一块石头。于是，两人没话好说，闷闷地各自回家了。

元珍原准备把自己积攒的三千元私房钱借给程俊做启动资金，或者入股同他一起搞围栏养鱼的，现在他要去城里了，也没必要借钱给他了。一到家， she 就把放在身上的存折锁进柜里，兀自忙家务去了。

第二天，她去水田里砍红花苕子，却意外地看见程俊拿着锹在一块秧苗田里整沟，顿了顿，便拿着镰刀故意往那水田边经过。程俊正用锹收田沟，只一抬头就看见了她。她也就在他跟前的田盖上站住了。

她问：“你没去城里？”

他说：“我没去。”困苦地看了看她，又勾下身挖起沟来。

她下意识地想起原打算同夏英调换的想法，不由脸就红了，想走，又舍不得走，却又不知怎么说话。

程俊抬起身来问：“你哥在不在家？”

她疑惑地看着他：“你问我哥做什么？”

“我想找他谈一谈。”

元珍出乎意料地看了他好一会，疑惑地问：“你还想搞围栏养鱼？”

程俊对她的神情和问话有些不解，便回了过去：“我甚时说过我不想搞围栏养鱼？”

蛙声夹在一垄一垄的红灿灿的苕子田里，响在一块一块的绿茵茵的秧脚田边，落在一片一片的黄金金的油菜花上和碧油油的麦叶尖上，元珍扫了这田野一眼，就觉得有一缕春情在心中荡漾。不知怎么的，她的心松和了些。她想，只要他搞围栏养鱼，他就去不了城里。去不了城里，她同他就有可能。就想到他缺资

金的事，问道：“资金的问题有没有困难？”

程俊说：“我妈把存折藏起来了，现在缺的就是资金。”

元珍鼓励说：“你应该找我哥去想办法。”

程俊说：“我是想去找你哥，可上次你哥到我家，把你哥夹了脚，又不好意思去找！”

元珍说：“你放心好了，我哥不会计较你爹妈的话。”顿了顿又说：“大湖单产太低，经济效益差，群众有意见，你知道我哥有多着急吗！”

程俊却说：“这么大的洪湖，省市县乡都在管，你哥一个村支书，管了多大一点水面，着什么急！”

元珍见他小看她哥，有点愠色：“我哥大小是个书记，管着荷湾村千百人口两千亩土地三千亩水面，大伙生活得好坏，能不管吗！”

程俊已知话说得不妥，解释道：“对不起，我是为你哥着想。”

元珍恢复平静：“我哥很重视你搞围栏养鱼，昨天他还说过，希望你搞下去搞成功，为村民带好这个头。”

程俊看着她：“是吗？”

“你现在需要资金，”元珍鼓起勇气说：“我投资入股行呗？”

程俊一怔。

“我攒了三千元的私房。”

“不行，不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一是不能让你担风险，二是别人会说闲话。”

元珍也担心闲言闲语。

“哦，是了，”程俊想起什么，把话岔开，“茵兰说村里有人想搞围栏养鱼，到底是谁？”

元珍瞟了他一眼，忸怩不语。

“是你！”程俊恍然明白，“你，你能行吗？”

“我想同你联合……”

“不行不行。”程俊又断然拒绝。

这时，一阵呵牛的吆喝声传来，两人扭头一看，就见程大民赶着水牛提着犁把从田盖上过来了。程大民是来耕红花苕子田渥绿肥的，见元珍同程俊在这野外，就纵起了眉头。刚才见他们两人在说话，一走近却不说了，元珍还有些忸怩，就想起前日她来家问程俊还搞不搞围栏养鱼的事，遂起了疑心。转念一想，程俊回来还只半个多月，谈情说爱就是坐飞机也不会有这么快，再说夏英那边还没松口，元珍也才刚刚跟郭成福断了……

“大叔！”元珍看看程大民走近，就先打招呼。

“是元珍呀！”程大民回应。

“我来割红花苕子。”元珍嗫嚅道。

“好好好。”程大民应过后，挥动鞭子，把水牛赶下秧苗旁的红花苕子田里耕作。

元珍不好再逗留，就说：“程俊哥，我走了。”

程俊点了点头说：“你慢走。”又低下身干活。

元珍走了几步，又留连地回眸了一眼。走了一截，又含情脉脉地走转来，小声说：“我希望你去找找我哥。”这才走了。

程大民看在眼里，见元珍秀秀气气、温温柔柔、标标致致，下意识地想，元珍要是同儿子成亲，也是对好人儿。这么想过后，就把牛喔住，把犁插进泥土里，走过来同程俊说话。

看了看程俊整沟的质量，只见秧脚收得整齐，秧沟深浅适度，水都滤进沟里，秧苗正好一皮层水，程大民心中就想，儿子虽没怎么种田，还是这么开窍，若在家种田，定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就夸奖道：“沟整得不错嘛！”

程俊说：“我又不是没种过田！”

程大民道：“七十二行，不如种田养殖稳当。你既然回来了，就安心务农。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没得问题。”

父亲一忽儿变得这样慈祥，像换了一个人。程俊见是机会，就说：“爹，我正是知道种田养殖稳当才回来的。不过我更是为了抓住发展机遇才回来的。”

“什么发展机遇？”

“农村的好多人好多能人都涌进城里，城里的劳力过剩。眼下农村经济农村人材相对薄弱，这就是有识之士图发展的机遇。”

程大民才四十七岁，当然听得懂他的话，但他只相信在洪湖农村过日子稳当，不相信种田养殖会翻出什么骚来，这是他几十年的农村经历得出的看法。他质疑地问：“你是有识之士？你要图发展机遇？年轻人都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种田养鱼吧！”说了就要去耕田。

“爹，”程俊急着跟了去，“我回来主要是搞围栏养鱼！”

“你别打这个主意。”

“爹，光承包几亩鱼池能产多少鱼？光种几亩田能打多少粮？向洪湖要精养面积，搞围栏精养是条致富之路！”

“前不久，我抵了你和李支书的杆子后，到洪湖边也仔细谋划过，确实风险太大，那不是闹着玩的。”

“爹，你就让我试试吧！”

“能试别人不都早试啦！”

“总得有人先带头嘛！”

“这个头让别人去带。等别人试成功了，你再说吧！”程大民扶着犁把，举起鞭子，只一挥，鞭绳在空中瞬息闪了个圆圈，随即发出“叭”的一声划破天际的脆响。

程俊艾怨地看着他爹扶着犁把跟着牛走去，感到好晦气，就

回到秧田边整沟。他爹的吆喝声鞭响声阵阵传来，他禁不住直起身了望，只见田园里，菜花灿烂麦子青青，秧苗绿壮苔子嫣红，蝴蝶纷飞蜜蜂采蜜，雀跃鸟逐男忙女碌，天地间一片盛春景象，就更加感到季节不待人，兀自踌躇不堪犯起痴来……

## 二十四

秧沟修整完后，程俊先回家。见午饭还没烧熟，他径直往元珍家去。不论怎样，他得跟李元德谈一谈。可来到元珍家时，李元德正提着小旅行包准备出门，说到乡里开会。程俊磨磨蹭蹭，把想说的话咽下了。李元德看了他两眼，也不好怎么说话。

元珍听见程俊的声音，早从后厨里出来，见程俊很窘迫，迎上来道：“程俊哥，有话进来说嘛！”

程俊走进屋，开门见山地道：“元德哥，我还是想围栏养鱼。”

元珍回来后，已把程俊还想搞围栏养鱼的事跟李元德说了。李元德心有余悸，便问：“你爹妈的思想说通啦？”

程俊道：“要想完全说通也不可能，他们非要看到养成功了才会通。”

李元德感触地说：“这就是我们农民的一个弱点，对新生事物总要看见了摸着了，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好处才会相信。”

程俊道：“我现在也不管他们通不通！”

李元德说：“你是想硬干？”

程俊道：“顶多就是吵吵架，还能怎样！”

李元德说：“还是要把思想工作做通。”

元珍在一旁忍不住插话说：“哥，这你就别管。实在做不通，

要想干还不是要干的。我想，程俊哥如果真的把围栏打起来了，大叔大婶也不得不将就认同。现在要紧的是帮程俊哥筹集资金。”

程俊感激地看看她，又看着李元德道：“元德哥，我现在差的是资金。”

李元德面露难色：“程俊，资金的事，元珍也跟我说过了。不瞒你说，村里缺的也就是资金，我也正为资金发愁哩！”

程俊听了好尴尬。元珍见他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很是着急，就说：“哥，你就给程俊哥想想办法嘛！”

“不过，围栏养鱼，事关重大，我是要大力支持的。”李元德不知怎么安慰程俊才好，又似留余地又似勉强地道：“我想想办法看！”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最好是把你爹妈说通，说通了事也好搞钱也有了。”说了就走了。

村里缺乏资金程俊也知道一些，李元德的表情和说的话更证明了村里的困难。李元德走后，程俊更陷入困境，元珍在一旁见了也不知如何是好。程俊觉得希望不大，焦急地踱了几步，就向元珍告辞，元珍不让走，要留他吃饭。元珍很盛情，说日头都端顶了，只怕你家都吃过了。程俊有些犹豫，他心里很乱，他这时也不想回家去，就留下来。元珍连忙给他打开电视机让他看，自个到后厨弄菜去了。

不一会儿，四菜一汤就摆在桌上，两人便面对面坐着吃饭。元珍遂想起前几天夏英同郭成福吃饭的情景，也是这样面对面坐着的，就像小两口过日子。她又下意识地想，要是真的这样换了也蛮好的，夏英不可能嫁来农村，自个不可能嫁到城里，程俊想在农村干，成福想在城里干，这样两全其美，圆圆满满的两对人。再不用城里乡里牵牵绊绊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她忽然眼睛雪亮，心中好过多了。

元珍用筷子撮了鲫鱼的肚肉拈到程俊的碗里，又将一大坨鱼

子拈过去。肚皮肉最嫩，又没鱼刺，鱼子蛋白多，营养又好，程俊见了不好意思，说：“你自个吃。”元珍说：“你是客，应当你吃。”程俊说：“我不是客，是我自个来的。”元珍说：“你若不找我哥，怕是接都接不来。”程俊看她一眼，便扒了一口饭。

元珍不时用眼瞧他，见他脸色阴郁，安慰道：“程俊哥，别发愁，办法总会有的。”

程俊气馁地说：“没想到村里也这么困难！”

元珍说：“村里也确实困难。每年收的提留款，除去上缴、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津贴及维持日常开支外，所剩无几，还有两座涵闸的维修费一条道路的扩建费没有着落。再说，即使村里有钱，也不好借。要借钱的人很多，借一个不借一个，会滋生许多矛盾，会有扯不完的皮。”

程俊听着，有些失望：“现在既无法把爹妈的思想说通，又没法子筹到资金投入，还有什么法子！”

元珍说：“办法怎没有呢，譬如说可以找信用社贷款，也可以找银行贷款。”

程俊说：“我知道，现在贷款也很困难。”

元珍说：“又譬如，邀几个人入股，搞股份合作也是可以筹到资金的。”

程俊说：“除你以外，还有谁愿意入股？”

元珍被问住了。

程俊说：“你三千块钱也解决不了问题。”

“多少也可以解决点问题嘛，”元珍温情地瞅他一眼。“你吃菜呀！”正把一块鱼拈给程俊，就见香莲出现在大门口，不由吃了一惊，连忙站起来打招呼。谁知香莲没有回答，见他们在一起吃饭，早惊呆了。

只见香莲说：“好啊，哥，原来你在这儿吃饭！”

“我不想回去，”程俊把剩的一口饭扒在口里，“我不想听你们唠叨。”

元珍见香莲用疑惑的眼光一边看她一边看程俊，就说：“你哥来找我哥，刚好到了吃饭的时候，是我留的他。”

“害得我到处找。”香莲用疑惑的眼光又看了元珍一眼，又不满地看着程俊，故意当着元珍的面抖出一封信来，说：“哥，这次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夏英姐给你找到工作了，每月工资五百块，这是夏英姐刚来的信。”

元珍和程俊都惊愣了一下。程俊感到晦气，纵起眉接过信，只见上面写道：

程俊：

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当保卫，每月工资五百元。搞得好还可以转正，你接信后快来上班，不要耽搁。

你不是因没工作回去的吗？现在给你找到了工作，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不要绝情绝义，这笔账要跟你算的。

无误。

夏英

四月二十三日

香莲见他看完了，催促说：“走吧，妈要你今日收拾好行李，明天早晨就去城里。”

仿佛突然在这阳春三月天落入寒冷的湖水里，元珍一下子冷了半截腰。她去看程俊，程俊的气色也变了，又去看香莲，香莲好得意。元珍像胃口正好的时候吃了颗败味的烂花生，心中怪不

是味儿。

此刻，程俊心里的味儿更不用说了。他有些垂头丧气，横了香莲一眼，向元珍道了声“多谢”，就跟香莲走了。走了没多远，程俊见香莲阴阳怪气的，就烦道：“我在元珍家里吃餐饭有什么关系，值得你惊头怪脑！”

“哼，”香莲冷笑一声，“你知道前几天谁在夏英姐那儿吃饭？”

“谁？”

“成福哥，也是吃午饭。”

“那又怎样，少见多怪。”

“那天，他两人像小两口，今日，你两人像小两口！”

“你？！”程俊睨了她一眼，“我在城里时，成福就常在夏英那儿吃饭。”

“那时你在场，可以无所谓，现在他俩单独在一起。”

“单独在一起又怎样？神经病！”

“你不在意，我做妹的见了都不舒服。”

“好酸好酸，像一口喝了八瓶醋。”

“我为你吃醋，你还取笑人！”

“成福有这个权利，”说这话时程俊苦笑了一下，“夏英现在也有这个权利。”

“怎的，你真的不在意！连一点醋味都没有？”

“没有，”程俊咬了咬牙巴骨说，“没有没有。”

## 二十五

夏英的来信在程俊家引起震动，吴天秀和香莲像得了上方宝

剑，程大民起初有点高兴，但香莲去找程俊后，程大民心中又像丢了件什么东西。不知怎的，有点舍不得元珍。就一边坐在靠椅上抽烟，一面就跟吴天秀唠唠叨叨，说只可惜了元珍，便讲了元珍同程俊在田野边亲亲热热交谈的事，还说元珍好像对程俊有点那个意思。

吴天秀很是讶异，说：“你怎么想到人家元珍？”

程大民道：“我是看着元珍长大的，这女娃性情温顺，又知情在理又勤快，模样也不差，跟程俊蛮相配，要是同程俊结婚，也是对好人儿。”

吴天秀白眼看着他：“亏你想得美。”

程大民强辩：“儿子回乡来了，在乡里选一个好姑娘，生儿育女，平平稳稳过日子有什么不好！”

“找个城里姑娘又有什么不好，”吴天秀又抵过去，“城里的日子怎么说都比农村好。”

“城里自然有城里的好，我看农村也有农村的好。”程大民又回过来。

“人家夏英是个好姑娘，看中你的儿子是你儿子的福分，你看，你儿子这样对人家，人家都不肯分手，还给你儿子找了工作。”

“我又没说人家夏英不好，”程大民有点不耐烦了，“是你儿子说跟她分了手，我又看见元珍同你儿子在秧田边说话的那个味，才起了这个念头。”

这时，程俊同香莲回来了。

吴天秀一见程俊，就喜笑颜开，道：“这下好了，夏英给你找了这样好的工作，一个月又有五百元工资，这真是没说的了！”

程俊早就乱了方寸，围栏养鱼遭父母亲反对，硬着头皮搞又没钱投入，现在又找到了工作，还有什么好说的！刚才在路上，

他就在梳理思绪，之所以下决心回来，就是因为找不到事做，才想到回乡来发展的，现在有了事了，再加之夏英的情谊，再没有理由不去城里！可不知怎的，心中总有些不甘心。此时，吴天秀在一旁催促得更紧，香莲在一旁笑吟吟，程大民在一旁操呼，说一个月五百元钱啦，风不吹雨不打，庄户人难得捡这样的便宜哩！

他没想到父亲的调子也变了，只得认命。

翌日清晨，吴天秀提着大包，香莲背着行李，送程俊上路。一直送到村口，吴天秀才把提包交给程俊，转去时一再嘱咐香莲，一定要把哥送上船。

一路上，程俊都没有说话，香莲却掩饰不住欣喜，但不敢撩犯他，也没开口。直到看得见村码头边的客船了，程俊才也了她一眼说：“这下你高兴了吧！”

“我高兴又怎样？”香莲忍不住好笑，“我为你高兴。”

“你这样操呼我去城里你以为你就可以去了？”程俊倒她的胃口，“你别想偏了头！”

“怎的？城里有了事做你还不满意！你怪我做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回来是为了搞围栏养鱼，你还——！”

“难道你为了搞围栏养鱼，连夏英姐也不要了！”

程俊再不搭理她，他觉得他现在说不清楚，当初回来的心情是那樣的复杂，现在的心情也甚是复杂。夏英是无辜的，自己有负于她，但眼前的机遇会因她丧失。

他们向湖畔的客船走去，船上已坐了好些人了。程俊看了一眼洪湖，虽然水天一色，但他似隐隐看见了对岸的城市，看见了夏英那期盼的眼睛和身影。他想到了她的怨恨，他想到了她信中说的这笔账要算的话，他不知怎样去面对她。他想，任何人特别是女人对背信弃义对不辞而别都是非常怨恨的，何况她追到岸边

他都没有理她……

也没别的办法，他想，只有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是惟一的办法。夏英顶多也只能拿他出气，又能怎样，到最后也只能原谅他。这样想，也就无所谓了。

他们来到客船边，程俊闷闷地看着香莲，苦笑了一下，从香莲的手里接过行李，准备上船。香莲说：“夏英姐答应帮我找个工作的，保姆什么的都可以，你帮忙催催。”程俊没好气地说：“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香莲说：“哥，你别好心当成驴肝肺，我要你去城里也是为你的前途着想。”程俊见她委屈的样子，心情好复杂，就扫了她一眼，才踏上跳板，走上船去。

行李放到舱里了，程俊见香莲还没走，就走出来：“你还不回去还在这儿做什么！”

“人家要等船开嘛！”

“等什么！是要去千里万里十年八载不成？你是怕我转去监督我是不是？”程俊不知是哪儿来的无名火。

“是的又怎样？我看你就不想走！”

程俊横了她一眼，就找船老板买票，又扭过头说：“这下你可以放心走了吧！”

香莲见他买了票，还是不肯走，程俊就又赶她，香莲就有点火了，说：“自古送人送到船开头，我不走又怎样？”

舱里的人见了都觉好笑，有几个走出舱来看热闹。大多都认识他兄妹俩，就逗趣，程俊不好意思，就走进舱去。看热闹的人又逗了香莲几句就都进去了。

过了一会，程俊见香莲仍没走，又走出来讲狠说：“你走不走！”

“不走！”香莲把眼睛一横，嘴一翘，“我偏要监督你，等船开了走又怎样？”

“好！那你就像个树桩栽在这里吧！你只要不怕别人见了好笑！”程俊火冒冒地说了就又进舱去了。

又过了好一会，舱里的旅客都催船老板快点开船。程俊见香莲真的像树桩一样站在岸边，心里就有点疼，也催船老板快点开船。船老板说有人来了，还等一下。

众人就都伸了头朝舱外看，果见一个人小跑着过来了。程俊看时，来人不是别人，是元珍。只见她跑得有点急，都以为她也是赶船进城，却见她跑到船头边喊：“程俊哥，我哥回来了！”

香莲正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见元珍同她哥打招呼。香莲说：“我哥正要进城去，你来找他做什么？”

元珍说：“我正是听你爹说你哥进城赶船才赶来的。”

香莲想起昨天程俊到她家去找她哥是为了围栏养鱼的事，心里就连连叫苦，就说：“你别拖他的后腿。”

“拖什么后腿？你哥拜托我了，我不来告诉他一声像话吗！”元珍说。

这时，程俊走到船头来了。程俊有些焦急地问：“你哥回来了怎么说？”

“我哥说向乡党委汇了报，乡党委很重视，说可以帮你找信用社贷款。”

“是吗！？”程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乡党委张书记说他可以作担保。”元珍又连忙补充一句。

“真的？”程俊惊喜。

元珍嗔道：“难道你不相信张书记！”

程俊迟疑片刻，突地跑进船舱，拿了行李和提包奔出来，跳下船，往香莲怀里一塞，就往村野里跑了。

香莲气得直跌脚，见程俊已跑远，就火冒冒地对元珍说：“你明明知道夏英姐给我哥找到了工作，他正要去城里上班哩，

你怎能误他的好事？”

元珍的脸色刷地红了，立马说：“对不起，我不知他这就走，我只知他要围栏养鱼。”

香莲进而说：“我看你是成心想把我哥留下来！”

这话说到了元珍的心坎上，元珍的脸色更是红得像擦了胭脂一般，一会儿才说：“脚长在你哥的身上，他留不留走不走也不关我的事！”

“是你来多的事嘛！”

“是我多事？你哥搞围栏养鱼是个新鲜事，是很有搞头的，你们根本不应该阻拦！”

“这么说，你哥怎么不搞？你怎么不搞？”

“我哥当书记，不好享受优惠待遇，我是个女子，做不来下水的事，要不然，我哥和我当然会搞！”

这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执起来，船老板下船来解了会交，方把元珍先劝走了。香莲窝了一肚子气，一手背着行李，一手提着提包，很不情愿地只有往回走。这时，客船开动马达，拉了两声汽笛，离岸开走了。香莲回身看了一眼，心里很不是味。

元珍走了一段，回头见香莲一个人又拿行李又提提包，心软了下来，走转来，主动和好，说：“香莲，我们姐妹一场，别伤感情好不好！”

香莲不理她。

元珍说：“来，我来拿行李。”

香莲不肯：“别街上打人，街后赔笑。”

元珍说：“别生气了，啊？一个人不好拿。”

香莲说：“别猫哭老鼠假慈悲。”

两人你推我攘，还是让元珍把行李拿过去了……

## 二十六

李元德带程俊来到荷湾镇乡党委会，找了张书记。

张书记已听过李元德的汇报，知道了程俊的父母亲不让他搞围栏养鱼及藏了他存折的情况，正准备到荷湾村来协商解决办法，现在程俊和李元德来了，分外高兴。李元德又说了程俊的女朋友给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今日正准备到城里去上班，得知乡里答应帮忙贷款又返回来的事。张书记听了连连称赞说：“精神可佳精神可佳。只要有这种精神，不愁搞不成功。”又向程俊询问了围栏养鱼的具体打算和实施办法，当即给他写了一万五千元贷款担保书，又帮他弄到了风险抵押，就鼓励说：“国家已把洪湖列为水产综合商品生产基地，市委又下达了加速发展洪湖水产业的文件，鼓励投资开发，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你搞围栏养鱼，完全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你大胆地干吧！”

程俊没料到张书记这样豁达开朗，感动地道：“张书记，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张书记又说：“我仔细琢磨过，围栏养鱼如果成功，将为洪湖大幅度增产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希望你带好这个头，为发展大湖养鱼作出贡献！”

程俊感动得有些颤抖，不知道怎样来表个态。李元德连连给他递眼色，他才说：“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会用实际行动感谢乡党委的。”

程俊在李元德的陪同下，到信用社去办了贷款手续，便回村来。

回到家，程俊看见行李和提包还搁在板凳上，看到家里人吹

眉瞪眼，便没有吭声，任凭家人怎样责备，也不回嘴。程大民问他是不是贷到了款？他支支吾吾；香莲问他去城里的事，他向她瞪眼睛；吴天秀说人家夏英在等哩，他就回避话题，说了声“有点事”，自个就出去了……

吴天秀拿他没办法，只有埋怨元珍，骂元珍多管闲事！程大民听不过了，就说：“怪人家元珍做什么？你自己的儿子要搞的事嘛！”吴天秀说：“不怪她怪谁？不是她到码头边去传信，程俊只怕早都到了夏英那里！”程大民想想也是，不再理会。

香莲却插话：“我看元珍姐也有心要把我哥留下来。”

吴天秀和程大民都怔了一下。吴天秀警惕地问：“你是说——”香莲说：“昨天中午，她留我哥吃饭，好盛情好殷勤，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就像两口子。”

程大民听得认真，同吴天秀都怔住了。吴天秀又自问自似地说：“难道元珍刚跟郭成福分手，就打我俊儿的主意？”

香莲说：“我发现她对我哥有那个意思！”

吴天秀看程大民时，程大民思索着什么，睃她一眼把脸像车过一边，她便想起元珍同程俊在秧田边说话的事，就有些惊慌：“那夏英怎办？那夏英给俊儿找的工作怎办？”

程大民道：“我说元珍有点那个你不信，可你也不要见了风就以为有雨了，即使人家有点那个，也不见得你儿子就有那个意思！”

吴天秀又急急地说：“你得想想办法呀，人家夏英一定在城里望着他。”

程大民木起脸道：“我说了，又不能逼着牯牛下儿，我有什么办法！”

香莲好着急：“哥要真的贷到款了，那就更不会去城里了！”

吴天秀更着急：“那怎办哟！”

“怎么办？”程大民一横眼，“他贷到款了，老子也不让他搞！”

吴天秀见老头子不耐烦，又见香莲嘟着嘴，就不再做声。

这一夜，程俊没有回家。第二天，也不见程俊的踪影；吴天秀无比惦挂，不知唠叨了多少遍。到了下午，香莲回家传信，说：“我哥买了一大车楠竹和一车尼龙网”。程大民说：“在哪里？”香莲说：“在湖边。”程大民和吴天秀赶出门一看，只见一辆大卡车停在湖畔，贵田的汽车也停在那里，男男女女好些人扛的扛楠竹抬的抬尼龙网，在帮忙下车，一时就懵了头。香莲又说：“还有一车楠竹明日去拖！”吴天秀惊张着眼睛，直望着程大民，看他怎么办。程大民瞪直了眼，出了两口粗气，说了声“狗杂种，目中无人了。”旋身拿了根扁担，就往外冲，吴天秀惶了眼，连忙喊：“拉住你爹！快，香莲，拉住你爹！”香莲惊惶地抢上去，可哪拉得住，程大民几箭步就冲了好远。

吴天秀就像黑了天，这气头上赶了去打几扁担，儿子怎背得住？就边跑边喊，香莲也大呼小叫，看看快追到湖边，吴天秀喊：“俊儿快点跑！”香莲也喊：“哥快点跑！”下楠竹尼龙网的人看这势头，都惊呆了！也都喊程俊快跑！程俊如惊弓之鸟，掉转头就跑！程大民赶到大卡车边，帮忙下车的人就把他堵住了。程大民朝程俊怒骂着：“狗杂种，好大的胆子！没经老子同意就真的干起来了！贷了款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去买了楠竹买了围网！”贵田道：“大叔，这打不得的打不得的，这扁担是没轻重的哩！”就去夺他的扁担。人们拉的拉劝的劝，程大民吼着冲撞着，吴天秀嚷着喊着，香莲哭着挡着，一时间，叽叽喳喳，这湖边像炸开了锅。

程俊已跑得无影无踪，程大民的锐气终于降了下来，吴天秀和香莲这才松了口气，围堵的人们也松和了下来，都不便再说什么。

么，一时间又显出奇异的平静！程大民看看周围的人，突地看见元珍远远地站在尼龙网边，正惊诧地看着他，茵兰和贵田一边看他一边小声说了句话，人们就议论起来，说儿子这么大了，又没干坏事，不同意就不同意，犯不着冒那大的火。又有人说程俊也是为了发家致富，就是没经他老子批准。又听见人说发这大的火值不得……程大民自是感到太冲动，不由清醒了一下，又掉眼看了看元珍，脸上露出了愧色。又扫了一眼车上和地上的楠竹尼龙网，便掉了头提着扁担回去了。

## 二十七

夏英一直在巴望，别说带了香莲的口信，就是写的书信也去了八九天了，仍不见程俊的音信，更不见他的人影。这段时间，厂里依然没事做，一个人就发闷，心里只不停地骂程俊没心没肝，真的狠了心同她分手！有时想来又有些悲伤，觉得男人不可理喻！追你的时候，热辣辣黏连连，就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赶都赶不走，跟你好的时候，那温情那缠绵那强烈……真是无以复加！要他把心肝五脏给你，他都会剝出来。可是，说分手时就狠得心，不明不白地就走了！要是女人，不，要是她，就做不出来！她太重感情，她忘不了两人之间的卿卿我我，舍不下两人的情意。程俊走后，她深深体味到，失恋的痛苦比世界上的什么痛苦都痛苦。不知有多少次，一想到他的绝情他的背叛，就恨之入骨，就下狠心接受这个事实，同他断了算了，可是过后又反悔。现在给他找到了工作，主动写信给他他都不来，是不是更叫人心烦！主动给他找工作给他写信已经给他低了架子，还要怎么样？分手就分手吧！

今天上午，她更有些烦闷。郭成福来了，见了她笑咪咪的。他的穿着更城市化，她知他现在很得意，可对他想热情也热情不起来。就说：“你不上班你怎地来了？”郭成福说：“你放心，我今日不是来混饭吃的。”她说：“吃饭的时候来不混饭吃是要来干什么？”他说：“出来有事，顺便来看看你！”夏英乜了他一眼说：“经常来的，别嘴巴乖！”郭成福就笑起来了。

实在说，夏英这时希望有人来。对于郭成福来她又欢迎又不欢迎。但此刻来她是欢迎的。他来了不仅可以解闷，而且令她开心。这时他的滑稽确令她愉悦。只见郭成福说：“今日店里要陪客，今日的饭就留着明日来吃。”这一说一笑，气氛就活跃多了。

夏英说：“想得美，谁答应你今日给你饭吃？”

郭成福说：“难道这点礼性你都不讲！”

夏英说：“再过几天我自己都没饭吃了。”

“真的？！”郭成福有些诧异。

“我们厂不景气，说不定要下岗。”

“是吗？现在好多工厂都不景气，下岗的人不少咧！”

气氛又有些沉闷，郭成福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急，许配给我，负责你有饭吃！”

夏英白了他一眼：“你们男人就没意思，同一个女人没断绝就又想别的女人。”

“还要怎样断绝？难道要我当着元珍的面说同她断绝不成！”郭成福说。“上次元珍来已把话说清楚，她已知难而退，不是已经断绝干净了嘛！”

夏英本来是指他在同元珍分手前就打她的主意，没料到她这番话触动了她的疼处，便又想起程俊留条分手的事，脸就阴沉了，郭成福见了就知话说得不妥，有些不好意思，就关心地问：“程俊到底来不来上班？”

“天知道！”夏英很不高兴。

“他没来信？”

“他来信了我不说来信了！”

“他没到你这儿来？”

“他的魂影来了！”

夏英说这话时气很急，说过后才觉到他话里有话。就睏眼看他，见他的神情有些特别，像有什么话含在口里，就问：“你怎么不自在？”

“我以为他到你这儿来过！”

“什么意思？！”

“前两天程俊买楠竹买尼龙网来过城里。”

“真的！？”

“我听贵田说的。”

原来前两天程俊来买楠竹和尼龙网时雇了贵田的车，郭成福到桥边五金电器仓库拖货时碰到过贵田。

夏英就气得发颤，就大声骂道：“好哇！绝情寡义的东西！居然这样作贱人？”停了停又问：“他是哪天来的？”

“就是大前天。他跟贵田一伴来的，是贵田的汽车给他拖的尼龙网，还雇了一辆大卡车拖楠竹。”

“他难道没收到我的信？”夏英气得脸色发白。

其实，郭成福知道程俊没到她这儿来，如果来了，夏英肯定早把消息告诉他。郭成福今天来是有意将这情况告诉她的，主要是为了让她知道程俊的态度，并试探她对程俊的态度，好让她对程俊死心。现在见夏英反应这样强烈，又觉得这样做不道德，就说：“也许程俊没收到你的信，也许他太忙。”

看来，程俊同她分手是来的真格的！夏英这样想，不由从激怒坠入悲凉之中，一时就没什么话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别

替他解释了。他既然到城里来了，即使没收到我的信，不论有怎样的理由也应该来看看我呀！我们毕竟好过一场嘛！”

郭成福从她的神情变化中，看出她依然怀恋着程俊，就有些失望，看来他还需要等待。正准备告辞，夏玉来了，郭成福惦记店里的事，同夏玉随便说了几句话就离去了。

夏玉是惦记着夏英特来玩玩的。她见夏英气色不好，刚开口问，夏英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夏玉以为是郭成福欺负了她，问了一会，方知了情况。见妹还是为了程俊，就安慰说：“也许真的没收到信，再等几天看看。”

夏英就说：“我不管他了，让他永生永世在农村吃老米！”

“真的？你忍心！”夏玉笑着说，“前段时间急煎煎地为他找工作，这段时间天天盼他来是做什么？”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从今以后我不会管他了！”

“真的？”

“真的。”

“既然这样，”夏玉知她说的的气话，就有意说，“那就不用为他烦恼！”

“谁为他烦恼？我为我自己烦恼！”

夏玉又故意说：“你也不用烦恼，我看这郭成福也蛮好的。”

夏英没发现姐在逗她，一双眼睛就愣得圆圆的：“姐，郭成福蛮好又怎么样？难道你要我也做背信弃义的人！”

“你怎的背信弃义？是程俊背叛了你嘛！”

“现在也还不能说他就是背叛，他有了工作，还会这样吗？”

“他有什么工作！你不是从今以后不管他了吗？”夏玉忍不住好笑。

夏英这才发现姐在逗她，又赌气说：“我还管他做什么！”

“那好呢，”夏玉又故意说，“那我去给他把工作退了算了！”

“去退去退，”夏英气冲冲地说，“我也正想着去退咧！”

夏玉又笑起来，说：“我真的去退的咧！”

“去去去，”夏英大声说，“去呀！”

“好，我去！”夏玉走到门口，掉过头看了她一眼，真的去了。

过了好一会，夏玉转来了，提了一大袋菜，一进门，见妹在流泪，心里就有些疼，就说：“妹，我刚才才是逗你的，妹的心事姐哪里会不知道？”

“姐！”一声喊起，夏英禁不住倒在姐的怀里，泪如泉涌，啜泣成声。

夏玉又安慰了一会，见妹急成这样，就提出由她去荷湾村找程俊，把话当面说清白，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作道理。夏英揩了揩眼泪，觉得到了这样的地步，是应该当面把话说清白，但不应该是姐去，而应该是自己去。两姐妹商量了一会，横竖没上班，决定夏英明日就去。

## 二十八

洪湖岸边停靠着一只有篷的小渔船。程大民从篷舱里钻出来，走上岸，来到楠竹堆和尼龙网堆边，坐在楠竹堆上闷闷的拿出烟来抽。他好晦气，一怒之下，把儿子赶跑了，可留下这一大堆楠竹和尼龙网要人照顾。这是顶了大几千元钱买回来的，虽然没经过他同意，但儿子的东西还不就是他家的，要是被人偷走，还不就等于割了他心头的肉！谁愿意跟自家的钱自家的财产过不去？没得法，叫花子背不起——自讨，他只得低下架子拉下脸皮没日没夜的在这儿照管。这时，吴天秀和香莲匆匆忙忙走来，他

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他正焦眉焦眼地等着她们的消息哩！

香莲焦急地说：“爹，我去乡里找了，没找到哥。”

程大民惶惑地看了她一眼，不知怎的鬼火直冒，赌气地说：“没找到没找到！”

吴天秀焦灼地埋怨道：“三天三夜没见俊儿的踪影，乡里村里都没找到，你还这么个态度！都怪你这个暴躁脾气！俊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不得下地！”

程大民仍然嘴硬：“三长两短什么的？难道他还寻了短见不成！”

吴天秀说：“你不同意搞围栏养鱼就不同意，值得你要拿扁担赶来打他，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程大民烦躁地道：“你还有完没完？”

香莲说：“都别争了，现在把哥找到要紧。”

吴天秀依然怒视着程大民：“你会讲狠，你去把俊儿找回来！”

程大民又怒道：“你到底还有完没完！”

“妈，”香莲打圆场，“爹怎能去找，这么多楠竹尼龙网谁来照看！”

吴天秀方住了口。程大民痛苦不堪，只有扭过头去，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过了一会，吴天秀缓下口气说：“会不会去了夏英那里？”

香莲说：“我看不会。”

程大民把头扭过来道：“我看就躲在村里，多半在元珍家里。”

吴天秀和香莲狐疑地看着他，吴天秀说：“你怎的就这么肯定？”

这一问把程大民问得瞪住了！支吾了一会说：“这，这是凭

感觉的。”

“香莲，你再到元珍家中去找找看！”

不错，程俊确实是躲在元珍家里，就在那西厢的后房内。不过，他并没像许多躲躲藏藏的人那样要吃苦头，当他的家人在万般焦急寻找他的时候，他过着上宾般的快活日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还看了一些科学养鱼的书。这不，刚吃了午饭，睡了午觉起来，元珍从厨房里又弄了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来让他过中。程俊正在看书，见她把蛋碗递到面前，不好意思地看着她，感激地说：“又打鸡蛋吃，不是杀鸡宰鸭就是弄肉弄鱼，天天当客待了！”

元珍温柔地微笑：“你受了惊吓，怕还没暖过来。”

“我早没事了。”程俊接过碗说。“我爹是个爆火脾气，一过去也会没事。”

“没事就好。”元珍看着他。

“我妹到处在找我，我爹妈一定急得够呛，我还是回去算了。”

“沉住气。一定要等大叔大婶同意搞围栏养鱼才能回去。”

“款也贷了，围栏的物资也买回来了，爹的脾气也发了，再说我爹日里夜里在湖边照看楠竹照看尼龙网也够呛，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元珍一笑：“就再等等吧！”

“屋里有人吗？”突地外面传来香莲的声音。

程俊和元珍一愣，元珍浅浅地笑着做了个暗示动作，走出来把后房反锁上，才坦坦然地往前堂去。见香莲很不自在地站在大门口，就说：“香莲，你来了你怎不进屋来坐。”

香莲说：“我来找我哥。”

元珍假装不高兴：“不是来过几次吗，怎的又找到这里来？”

香莲沉不住气：“元珍姐，到底在不在你这里？”

香莲瞄了瞄两厢的房，想进去看。

元珍看出她的意思，故意把东厢西厢的房门都打开，朝她说：“你不信你可以进去看。”

香莲踟蹰不前。

元珍假慢敦促说：“你进房去看呀！”

香莲看了她一眼，仍不好去看。她也知道，这样去人家房里找哥既不合情理，又太伤感情。

元珍也怕她去房里找，便采取主动：“其实要找你哥也不难。”

香莲眼睛一亮：“你知道我哥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元珍看了看她，“不过你哥临走前到我家来过。他丢下一句话。”

“什么话？”

“除非同意他围栏养鱼，他才回来。”

“这——”香莲更加怀疑她哥在她这里，疑惑地看着她，又朝两厢的房瞅了瞅说，“我想进去看看。”

元珍暗自愣了愣，斗气道：“要是你哥不在怎么说？”

香莲又有些踟蹰，说：“跟你赔礼道歉。”

元珍有点慌，却严肃起来：“搜查民宅是犯法的。”

香莲更是疑惑，气盛地说：“这我知道。我不搜不查，只是看看。”便往房里走。

元珍只有硬着头皮跟着。

香莲到两厢的房里仔细地看了看，不见程俊，就往后屋走。元珍跟在后面，不管怎样装得若无其事，心里都有些紧张。

来到西厢的后房门口，香莲见一把锁锁着，便疑惑地看了元珍一眼，就从门缝里往里瞄。

元珍心中有数，门缝刮过灰，根本无法看清里面，便镇定地说：“这是我家的仓库，又没住人！”

香莲回过身来，见她有点此地无银的样子，越发怀疑，说：“你打开我看看。”

元珍神色变了，生气地道：“香莲，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香莲看了她好一会，不好怎么着，只有往后院去。元珍又陪着她在后院和厨房里看了一圈，也没看到什么蛛丝马迹。回到屋里后，香莲在西厢后房门口又狐疑地站住了。她想，屋里屋外都找遍，就剩这间后房，如果她哥躲在她家，肯定在这里面。

元珍见她不肯走，看着她道：“我说了，这是仓库！”

香莲哀求道：“元珍姐，你就打开我看看嘛！”

元珍想，如果不让她看看，她不会死心。装着拿她没法的样子，便把锁打开了。

香莲进去看，后房里除了一张桌子外，沿墙摆着旧柜和坛坛罐罐及谷仓，并不见床，却见和前房的隔墙上有一道门。她站在门边看了看，又拉了拉拉手，拉不开，门反插着。眉头又纵起了，难道从这道门往前房去了？遂转身往前房去。元珍急得火烧火燎一般，跟着她来到前房门口。千钧一发的时刻，元珍愠怒道：“香莲，你也太欺负人了，这间房你已看过了，你还要怎样，难道你还要梳子梳篦子篦挖地三尺不成！”

香莲回过身，见她满脸的不高兴，想一想，也是太过分了，便犹疑了一会，就往外走。元珍跟至门口，一直看着她。她走了一截，又回头望了望，心中的疑团仍然没有散……

她急急地返回湖边给她爹妈回信，说她哥不在元珍那里。吴天秀就盯住了程大民揶揄说：“你好像神仙打算盘，蛮有把握，说俊儿多半在元珍那里，你看你看。”

程大民就噎了半天，喃喃说：“他不在元珍那里难道躲到湖

角天涯去了？”

香莲见爹妈都很失望的样子，这才说：“不过，哥临走前，给元珍姐丢下一句话，除非同意他搞围栏养鱼，他才回来。”

程大民和吴天秀都睁大了眼睛，好像绝处逢生一般。

吴天秀问：“如不同意呢？”

香莲道：“那意思还用说吗！”

程大民咬了咬牙巴骨，又愤恨又无可奈何地道：“狗日的，还来威胁老子！”

傍晚，湖水平静，船帆归航，水鸟归飞。程大民和吴天秀坐在楠竹堆上说话，气氛好了许多。不管怎么说，有了程俊的音讯，再不会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

吴天秀好语相劝：“他爹，你这个火爆脾气要改。”

程大民也心平气定地说：“要说也应该怪你！”

吴天秀说：“怎的又要怪我？”

程大民说：“我虽然不准儿子搞围栏养鱼，但也不反对他回来养鱼种田，就是你跟香莲天天唠叨着夏英呀要他回城去呀什么的，把我的怒火就逼上去了。”

吴天秀说：“我也没要你拿着扁担去打儿子呀！”

“这——”程大民说，“我也很后悔，在那帮小青年面前失了身份，特别是在元珍面前。”

吴天秀疑惑地看着他：“在元珍面前还不一样，你怎么总像对元珍有点特别！”

“我、我也不知道，我总像觉得元珍同程俊很配对。”程大民有点吞吞吐吐，“万一她将来是、是我的儿媳妇怎么着？”

吴天秀白了他一眼：“我看你真的有点神经病。”

## 二十九

第二天上午，夏英没有去荷湾村，却来到了夏玉家。

她改变了去荷湾村的决定，一是昨晚厂里有人通知她，鞋厂过两天就要恢复生产了，要她作好上班的准备。二是她对程俊来城里不到她这儿来越想越愠气。程俊不辞而别已做了初一，这次来城里不来看她又做了初二，她还到荷湾村去找他不是太掉味太没意思了吗！

夏玉听了就笑盈盈地说：“你真像洪湖的气候说变就变。昨天说好要去的，一夜过去就变了卦！”

夏英沉着脸没有应话，彭开成仿佛看到了她心中的波涛涌动，插话说：“我有个感觉，程俊是为了追求一种事业一种成功才要分手的。”

夏玉说：“事业同婚姻会有什么矛盾？”

彭开成说：“有时婚姻会成为一种障碍。”

他的话使夏英震惊，她掉转眼痴痴地看着他，喃喃地道：“难道我会是他的障碍？”

见她难以自持，彭开成连忙说：“我不过凭感觉罢了，也许不是这样。”

“妹，”夏玉叫了一声，对于程俊的不明不白，她觉得妹妹确实太冤枉，若不去荷湾村弄清楚，不仅妹妹心中这颗圆子会老搁着，她也觉得糊里糊涂。就说：“看来你还是得去荷湾村一趟，去搞清楚为好。横竖你们厂恢复生产还有两天，你赶紧去。”

一汪眼泪从夏英的眼窝里滚落下来，看来这趟荷湾村非去不行了，她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让他“捉弄”被他抛弃，就横下了

一条心说：“好，我去。我得去搞清楚，我非要把他弄回城不可。”说了就气呼呼地往外走。

“夏英，”见她太冲动，话又说得太满，夏玉很是担心，赶上去叫住她道，“你要把程俊弄回城？你有这个狠气？”

夏英说：“我有。”

夏玉道：“他万一不肯回城来怎么办？难道你要跟他拼死拼活不成！”

这一问，把夏英问住了。她愣了一会，狠狠地说：“他要是不回城来，我绝不再留恋他，坚决同他一刀两断。”

“你千万要冷静一些，”彭开成道，“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如果执意要分手，不肯回城来，我看你也不要太勉强。”

夏玉道：“你姐夫说得是。我看也值不得犯不着同他吵闹。你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后再怎么着也怪不得你了。”

夏英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吭声，回身走出门去。

夏玉又赶到门口嘱咐道：“妹，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不要同他吵同他闹噢！”

夏英来到街上，心中像翻江倒海一般，按她心里窝的气，非得要同他大吵大闹一番才解心头之恨。可是，姐夫姐姐的话也有道理，值不得犯不着同他吵闹了。这样想，心中方平和了些。就准备回家拿了包去荷湾村。可坐船不知在哪儿下船，乘车不知在哪儿下车。想了想，只有去问问郭成福。

她来到魏记家用电器商店，一个女营业员在摆弄商品，却不见郭成福。正在她迟疑时，魏方透过业务室的玻璃窗看见了她，就像来了贵客一样，笑容满面地迎出来。

魏方客气地打招呼：“夏小姐，你来啦？”

夏英见他出来了，就说：“我找郭成福。”

魏方道：“他出去跑业务去了。”

夏英有些遗憾，瞟了他一眼，回身要走。

魏方急忙问：“找他有事吗？”

夏英说：“有点事。”

“好好，稍等一会，”魏方异常热情，“他马上就回来。”

夏英犹豫片刻，说：“不了，请转告他，到我那儿去一下。”

“等一会嘛，可能马上就回来了。”

“谢谢，我还有事。”夏英向他点了点头，转身就走。

魏方若有所失，赶上去道：“夏小姐，请等一等。我想请你帮帮忙。”

“帮忙？”夏英有些疑惑，“帮什么忙？”

魏方说：“来，我们到业务室去谈。”

夏英有些莫名其妙，只好跟他去业务室。

魏方让她在沙发上坐了，又拿了两罐饮料递过去。夏英要他不要客气，把饮料罐接过来放到茶几上。不知他要帮什么忙要谈什么，心中有些不安。

只见他笑道：“夏小姐，我想冒昧地问一下。”

夏英怕他是要给郭成福做媒，先脸红了，想到他说的是帮忙，遂道：“请说。”

“不知是否有兴趣来这里工作？”

“这！？”夏英做梦都没想到是要她来这里工作，几乎没加思索就回答道，“我是有正式工作的。”

“这我知道，我听说鞋厂不景气。”

“正准备上新式鞋，很快就会好转。”

“即使好转也不如下海闯荡。听说你一个月只有四百元工资，到这里来可以给你八百。”

夏英惊愣有这么多工资，看着他问：“要我来做什么工作，给这高的酬金！？”

“做营业部经理。”

“我又不懂业务，哪能当经理？”

“可以学嘛！”

“我从没经过商，哪一下学得会？”

魏方嘿嘿嘿笑起来：“一下学不会没关系。不瞒你说，你上次来这里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你长得不错，如果包装一下，一定格外漂亮。”

夏英惊讶地看着他问：“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捉弄我？”

“真的，夏小姐，你气质不错，眉眼传神，脸庞俊俏，身材匀称，如果画个眉，纹个眼，擦个胭脂口红，烫个新潮发卷，穿个模特时装，真的会很有魅力的。”

“别调笑人！”夏英没料到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肉麻的话，生气地站起来，“我自个的形象自个清楚。”说后气冲冲地往外走了。

“夏小姐，真的！夏小姐……”魏方连忙跟出来，见喊不住她，只有连连摇头。

夏英却头也没回。她走在街上，越想越觉得晦气，没料到自个正不顺心的时候，还送上门去被人调笑了一番。兀自诅咒魏方，暗暗骂道：“轻浮的家伙看错了人！本姑娘不是好耍的！”

这时，后面有人喊她。回头看了一眼，见郭成福连走带跑地追上来。她的火正没地方发，等他一走近，就怒道：“你那魏经理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都听说了，”郭成福连忙赔笑，“他话说急了点，特要我來赔礼道歉。”

夏英道：“我工资虽然少一点，但是铁饭碗，生老病死有保障，他那八百元工资算什么？一个泥饭碗，今日有饭吃说不准明日就要打破！”

郭成福说：“铁饭碗还不是一样会打破！”

夏英瞪着他道：“铁饭碗总比泥饭碗牢靠！”说了回头就走。

郭成福笑嘻嘻地跟上说：“人家老魏看中你是好意。”

“啊!?”夏英更是惊愣，站下来看着他一时回不过神来，“他看中了我?!原来他在打我的主意!?”

“他不是想你做老婆，是看中你做营业小姐。你误会他了!人家是想把你包装一下，作个花瓶摆在店里。”

“作个花瓶摆在店里?”夏英一下没回味过来。

“你这都不懂!”郭成福觉得好笑，“顾客看到店里有漂亮小姐不进来也想进来，本不买的也要买。”

“原来是这样!”夏英有些难为情，却仍然说：“他要用我招引顾客，那不等于是摆卖我吗!”

“话不好这样说，”郭成福认真地道，“你应该感到骄傲，别人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哩!”

夏英嗔道：“你别取笑我!”

“真的，你应该转变观念，他给你八百元工资，你给他当花瓶又何妨!”

“我哪能当花瓶!”

“真的，夏英，”郭成福见她口气和缓了些，进而道，“你真的长得不错，你要是很好地打扮一下，比一些电影演员还要漂亮。”

“看来你是来为你主子作掮客的。”

“你听说灰姑娘没有?”郭成福真的作起掮客来，“灰姑娘长得不错，但穿得破旧，并不引人注目，后来遇到了王子，一打扮就成了漂亮的王妃!”

“去去去，你别作贱人!”夏英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真的咧，”郭成福跟上去说，“要不我怎么这样喜爱你!”

“你?!”

“你要是去魏经理那儿打工，”郭成福迫不及待地把话接起来，“我们俩人在一起不更好吗！我们朝夕相处，感情自然会加深，程俊在你心目中自然也就淡化，免得你还为他苦恼。”

“你别想得太美了！”夏英白了他一眼道：“跟你说，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我马上去荷湾村把程俊弄回来。”

郭成福顿时像哽住了喉：“你要去荷湾村？”

夏英道：“我刚才去找你，就是要问你在哪儿下船在哪儿下车！”

郭成福情绪低落多了，疑虑地问：“程俊会来吗？”

夏英道：“他来不来我都得去。”

郭成福说：“他是下了决心要在农村干的，你看看，他又买楠竹又买尼龙网做什么，他为什么来到城里都不来你这儿……”

“别说了，”夏英思绪复杂地道，“我正是要解开他的谜才要去的……”

郭成福说：“你看看天气！”

夏英抬头看天，天上乌云滚滚，大雨即将来临……

## 三十

乌云是驾着大风席卷来的，一时间遮天蔽日，树枝摇曳，庄稼摇摆，湖水掀起波涛，岸边的小渔船像发了疯一般地颠簸着。

眼见大雨就要来临，程大民站在尼龙网和楠竹堆边，一筹莫展。如果天气好，日里夜里在这儿守着，虽然人吃点苦，还能忍耐。要是下起雨来，风雨交加，气温陡降，就是铁做的人儿只怕也背不住，就瞪着洪湖，脸色有如天上的滚滚乌云。

吴天秀和香莲更不用说，早急得没了主张，就在程大民面前直跳脚，要他回村去借辆板车把尼龙网拖回去，程大民就吼叫起来：“这么大一堆，能拖不早拖了！即使把尼龙网拖回去了，还有楠竹呢，这么大堆楠竹交给谁？”这一吼一问，吴天秀和香莲就哑了嘴，只等他拿主意。

思忖了一会，程大民拿不出上策，只有拿下策了。程大民说：“我看这样，香莲你先回去拿几根粗绳来，我们把楠竹和尼龙网捆在一起。”

吴天秀当即就提出疑问：“那有什么用，别人要偷不是一样的偷！”

程大民道：“那有什么办法，捆着总比散着好。捆着可以心中有数，偷没偷偷几根偷多少看得出来，可以去查。要不然，偷个十几二十根连点痕迹也没有。再说，若不捆住，如果浪打上来，水漫上来，说不准把这堆楠竹全漂走。”

这一说，吴天秀觉得在理，就要香莲快回去拿绳子。香莲没有迟疑，连走带跑地往村里去了。

这时，乌云盖满了天空，云脚落到了湖里，浪头连着云靄，大雨即刻就要到了。程大民自是心疼女人，要吴天秀也回去。吴天秀更是担心男人，想走又不忍走。吴天秀说：“你怎么办？”程大民又不耐烦了：“要你走，你只管走，我一个大男人，还怕淋雨不成！”吴天秀临走时又嘱咐：“下雨时你就到篷舱里去躲，别淋着了，啊？”这才走了。

程大民又望着天望着洪湖，盘算着雨下起来以后的照管办法，忽地听到风声里夹杂有汽车的马达声，一会儿，马达声越来越响，扭头一看，见贵田的汽车开来了，见香莲和她妈也跟转来了。程大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疑惑，随即就看见了车箱上的李元德和几个村干部，不免更加疑惑。

汽车停在了跟前，李元德等拿着铁丝老虎钳跳下来。程大民粗声粗气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李元德微笑着说：“大叔，快下雨了，我们来帮您把楠竹捆住把尼龙网拖回家。”

“这——”程大民噎得回不上话来。前不久在自个家得罪了他，难道他没记恨？现在急难时刻他还带了人来帮忙，天底下哪有这好的人？兀自个更不相信。便去看吴天秀和香莲，她们也正瞪大眼睛将信将疑。只见李元德说：“大叔，这几天，你没日没夜地守卫在这里，太辛苦了，按说，我们应该来帮您照护。”

程大民反过来一想，不是他支持程俊搞围栏养鱼，也不致于有今日这叫人头痛令人着急的事，便怪怨道：“这都是你支持程俊作的孽！”

吴天秀也在心里怪怨，见男人开了口，也跟着说：“你会帮他贷款，你看戏不怕台高！”

村干部们面面相觑，都望着李元德，只见李元德说：“大叔大婶，我们都是好心。”

程大民还要说什么，铜钱大的雨点铺天盖地下来了。李元德急忙指挥道：“贵田香莲，快把大婶扶到驾驶室去躲雨，其他的人赶快把尼龙网抬上车！”

雨点打在他们的头上身上，一切的怪怨和分辩都是多余的了。人们都行动起来，贵田和香莲匆忙把吴天秀扶上驾驶室，香莲也爬进驾驶室去。李元德、程大民和村干部们把尼龙网一捆一捆地抬上车。

大雨如注，吴天秀和香莲从车窗里向外看，只见李元德和村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忙着抬着，全身都淋透了，都毫不气馁，不免有些感动。

不一会儿，尼龙网终于全部被抬上车。李元德又指挥捆楠

竹，村干部们又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和老虎钳把所有的楠竹围捆在一起，大雨顺着他们的头发如泼一样的灌向脸面，他们吭也没吭一声。程大民也同他们在捆，雨淋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抹了一把眼睛，看着他们，嘴巴颤抖得说不出话来。

## 三十一

大雨下黑了天，程俊在元珍家也焦急不堪，他当然也担心花大几千元买回来的尼龙网和楠竹。他同元珍一直站在后房里的窗边，看着窗外如瀑的大雨无能为力。他几次要到湖岸边去搬运尼龙网和扎捆楠竹，可元珍劝阻他，说有她哥同村里干部去了就不用担心了，要他坚持躲下去，直到他爹妈改变态度为止。可程俊耐不住，他最担心的是尼龙网，楠竹偷走几根值不得几个钱，可尼龙网一偷就是一大捆哩！

这盛春的大雨一下就没个够，程俊依然着急说：“不知尼龙网拖回家没有？”

元珍依然劝道：“我哥办事你尽管放心。”

程俊又想起他爹，又担心地说：“不知我爹的思想到底转不转得过弯来？”

元珍说：“我想，大叔会转过弯来的。”

程俊就车过头望着她：“你这么有把握？”

元珍便不做声了。她不知怎的，有点害怕他的眼光，便掉过眼去看窗外。她也不知怎样使他宽心才好。过了一会，方喃喃道：“我有这个感觉。”突地像想起什么一样地车过来望着他，笑盈盈地说，“做父母的有几个拗得过儿子的！”

程俊见她说得好笑，也知她是为了撩他笑，就笑起来了，不

过笑得苦涩涩的。他依然惦记着尼龙网和楠竹。

其实，他的担心也有些多余，李元德作为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难道这点事还做不好！又有几个村干部帮忙，又有贵田的汽车，只个把小时，就把楠竹捆扎好。此时此刻，已把尼龙网拖到了他家后院，他爹他妈他妹妹正忙着照应李元德和村干部哩！

李元德等一个个早淋得像落汤鸡，还在后院里把尼龙网堆拢堆，程大民心中过意不去，就吆喝他们到屋里来躲雨歇息。他们来到堂屋，吴天秀和香莲早在厨房里把水烧热了，一人端了一盆热水慌慌忙忙到前堂来要他们洗，又端了热茶要他们喝，程大民把烟也拿出来了。

李元德见他们这样热情，连忙说：“不了，我们得赶紧回去换衣服。”

可吴天秀和香莲不让他们走，要他们先用热水洗洗脸了再走。程大民要他们抽支烟歇口气了再走。李元德和村干部只好洗了洗脸揩了揩手，接过烟抽起来。

李元德边抽烟边思索着，见程大民的情绪很好，又是机会，就说：“大叔，围栏养鱼的事到了这个地步，你说该怎么办呢？”

程大民木着脸去看吴天秀和香莲，吴天秀和香莲也正看着他。迟疑了一会，他很不情愿地说：“骑虎难下背，还能怎么办！”

众人都愣了一下。李元德见有点口气，连忙说：“事已至此，我看是不是这样，尽量把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程俊原准备围养二十亩的，我来做工作，只围养十亩，把还没拖回来的楠竹和尼龙网退掉，您看行不行？”

程大民眼睛一亮，却没有立即表态，吴天秀和香莲都担心他答应，对视了一眼，又去看他。村干部们都在旁边开玩笑打圆

合，叫他依了儿子算了，说搞起围栏养鱼，富了自家，带了好头，功德圆满，以后百年归山，给他造坟竖碑，村里人年年清明给他烧香磕头，像祭供祖宗一样的祭祀他纪念他，让他流传村史，永垂不朽。

一些话说得他哭笑不得，吴天秀和香莲也啼笑皆非。

实际上，程大民早已动摇，从内心来说，也想找个梯子下台，早点让儿子回来。这时见村里的干部都在，正是好机会。但想到赶打儿子时丢了面子掉了底子，必须挽回，就说：“我有个条件。”

众人都愣住了，李元德喜形于色，忙问：“什么条件？”

程大民说：“他要搞围栏养鱼就必须跟老子认个错！”

吴天秀和香莲见他松口，吃了一惊。吴天秀问：“跟你认什么错？”

程大民道：“事先没经过老子同意就买了这么多楠竹和尼龙网呀！”

村干部们都笑起来，李元德说：“行。大叔，只要您同意搞围栏养鱼，别说认一个错，就是认十个错都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程大民进而地道：“要程俊当着大伙的面认错，要把那帮小青年弄来，把元珍也叫了来。”

吴天秀和香莲暗自惊讶他当着李元德和这么多村干部的面说把元珍叫了来，吴天秀猜测他真的是想元珍做儿媳了，只见李元德说：“行行，我一定把他们弄了来。”众人又都笑起来了，有人问：“大叔，你为什么单单强调要把元珍弄了来？”这一问，把程大民问得脸上发烧。干部中有人特别是李元德和贵田知道元珍想同程俊好，都默不作声，又有人逗他，叫他说清楚。只见程大民结结巴巴地说：“元珍一直在、在支持程俊搞、搞围栏养鱼

嘛……”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众人哄堂大笑，李元德因为涉及到自个的妹妹，急忙制止说：“行了行了，既然大叔已同意围拦养鱼，大家就不要逗了。”

“不行不行，不能同意搞围拦养鱼！”只见吴天秀赤着脸看着大家，又横眼看着程大民说，“跟你认了错就同意搞围拦养鱼，那俊儿他还去不去城里工作？那夏英不有意见？”

“那又怎样！”程大民瞪圆了眼睛反过去，“这些楠竹尼龙网花了大几千块，难道就白白浪费不成？”

香莲早纵起了眉，她对她爹同意她哥搞围拦养鱼可以说比她妈还着急，可在这种场合下她怎能插嘴？只是干瞪眼。吴天秀想到花了这多钱买来了楠竹和尼龙网，就好比饭已煮熟了一半，要退灶里的火也退不得了，不煮熟也得煮熟，否则就要吃夹生饭。但心中总觉不甘。还想说什么，可当着这些人的面又觉得不便，也只有把话含住。

李元德见好就收，对吴天秀说：“大婶，季节不等人了，先把鱼养起来再说吧！”大伙也跟着劝说。吴天秀眼就傻了，一时便没有了主张，想了想，事已至此，阻挡也阻挡不住，不养也得养了，就再没作声。

## 三十二

雨过天晴，阳光照得暖洋洋的。洪湖里白帆片片，渔船点点。村落和田野的庄稼一片青翠一片深绿，青麦已经抽穗，菜花已经结角，转眼间已是春末夏初。

流光不待人了。程大民同意后，程俊当天就回到家。今日天一放晴，就开始在湖里打桩围拦。李元德出面召集，村里来了好

多帮忙的人。一时间，洪湖岸边荷湾村畔闹哄哄的，除了帮忙干活的人外，还围了男女老幼许多看热闹的人。

施工现场回荡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歌曲声是从程俊提的收录机里传出的。为了把围栏养鱼搞得有声有色，他托人刚从荷湾镇买回来。吴天秀和香莲在岸上负责供茶送水装烟等后勤方面的事，程俊把手提收录机放在她们跟前，投入到干活的人群里去。

围栏离岸不远，李元德带着村干部和男女青年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有的在水里掌杆，有的在船上抡锤打桩，有的在扎横栏，有的在扛楠竹，有的在搬围网，有的在用船搞运输，都像在给自家做事一样。程俊看了很是感动。这时，程大民背着一大捆围网，从坡上向船边走，脸上涨得通红，头额上汗水密集，程俊见了又感动又心疼。他按他爹提的条件，在开工前不仅是当着青年人当着元珍的面，而且是当着所有前来帮忙和看热闹的人的面向他爹认了错赔了礼，让他爹体体面面的下了台。父子毕竟是父子，父子怎会记恨？一切的不快霎时就烟消云散。儿子的事就是自个的事，要搞就要帮他搞成，程大民干得比谁都卖力。程俊来到他面前，关心地说：“爹，别累着了！”

岸坡上干活的也不少，程大民当着大伙的面，不好意思跟他表达父亲的情怀，别别扭扭了一会，找了句话说：“要大伙歇一会，抽根烟，喝口茶！”

程大民说话喉咙粗，在附近干活的元珍、贵田、茵兰和其他人都听到了，见程大民那生硬的样子都笑起来。程俊也有点难为情，笑了笑，便拿出烟来给大伙。

这时，程大民背着围网登上一条船，向打桩围栏的人们撑去。元珍见了，很是感慨，想同程俊说话，便借运送楠竹之机，背了一根楠竹向程俊走过来。程俊正在给男人们装烟，知她不抽

烟，当然也不好给她装，只好客气地说：“你别累着了。”

“跟我说什么客气话！”不知怎么的，元珍对他这句话有点在意。但随即甜甜地一笑，轻柔地说：“程俊哥，这下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程俊惬意地笑了笑道：“这要多亏你！”

元珍莞尔一笑：“是你自己有决心！”

不远处，贵田正搬运楠竹，见他俩亲亲热热说话，有些不舒服。

茵兰来到贵田身旁，顺着他的眼光去看程俊和元珍，却很高兴。

茵兰调笑道：“你别吃醋。”

贵田说：“谁吃醋了？”扛了楠竹要走。

茵兰抢上去拦住了他，话里有话：“人家元珍眼界高！”

贵田被刺痛，分辩说：“眼界高怎的？我又没找她！”

茵兰道：“你心中想什么谁不知道！”

贵田说：“我看你在吃醋！”

茵兰不放过：“我吃谁的醋？是吃你的醋，还是吃元珍的醋？”

“这——”贵田被问住了。

茵兰进而道：“如果元珍看上你了，你说我吃醋我没话说，可人家跟你是鸡子对鸭子——半点情意也没有！”

“你——”贵田如鲠在喉。他知道元珍心中现在装的是程俊，以前虽然同他也很好，但爱的是郭成福。现在程俊回乡来发展，他的希望是很小了。可茵兰说话太刻薄，却又不知怎么还击她，憋了半天，才说，“你、你不要太那个！”

茵兰忍不住笑起来。

碰巧，程俊走过来给贵田装烟，微笑着问：“什么事这开

心？”拿出烟来装。

贵田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心中的苦味更苦。他不好意思看程俊，连忙接过烟搪塞地说：“没什么，在开玩笑。”

程俊用打火机给他把烟点燃道：“你们两人真好。”

茵兰打住笑，看了贵田一眼，故意说：“还好咧，哪有你和元珍好！”

贵田知她在借冬瓜说葫芦，盯了她一眼，说不出话，却窝了一肚子气。

只见程俊笑着说：“茵兰，你也开我的玩笑了！”

贵田有了话柄，瞥了茵兰一眼，乘机还击道：“她喜欢见风就是雨，瞎猜瞎说，哪个玩笑都开！”

都笑起来了。贵田报复了茵兰，笑得最开心。

程俊说：“贵田，感谢你帮了大忙。还有你茵兰，感谢你来帮忙。”

贵田说：“乡俚乡亲，别说客气话了。”

程俊离开他们，跳上船，几竿子就撑到打桩的地方，立马脱了衣服跳下水去施工。人们对在这样的季节里下水作业感到新奇，对在洪湖里搞大面积的围栏养鱼更感到新奇，村里村外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工区嚷的嚷喊的喊，水声桨声锤打声说话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声响成一片，人们在水里在岸上忙碌碌闹腾腾……

### 三十三

桃花盛开过后，一连下了几场梅雨，就到了涨桃花水的时节。一时堰塘河渠都灌满了水，万涑涑流入洪湖，洪湖的水位

抬高了许多，水域因此更加开阔。夏英坐在船仓里，虽时不时地向外了望，万顷碧波中虽有如画的渔帆商船，虽有迷人的鱼鹰鱼鸥翱翔，但她现在却无心观赏这水乡泽国淼茫浩丽的景色，体味这湖天宽广博大的胸怀，她在想着怎样去面对程俊，怎样把他弄回城里。想去想来，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她原打算个把星期前就要来的，因为天气的变化和厂里上班，一直拖到这周末才来。她想，这次来很不容易，不管他愿不愿意回城，都要把事情搞清楚。他愿意回城好不得，否则，就跟他摊牌，正式跟他一刀两断。不过，她一再嘱咐自己，一定要控制自个的情绪，跟他心平气定地谈判，从好的方面着眼，从坏的结果做好思想准备，跟他的家人不伤和气。

到了荷湾村，她问到程俊家，香莲和吴天秀见她突然出现在门口，就像她是从天上下凡来的，不免又惊讶又高兴。刚才他们正在谈论她哩！现在围栏养鱼搞起来了，程俊更不可能回城了，香莲也没办法进城了，母女俩都说只辜负了人家夏英伤了夏英的心，都在为程俊惋惜，香莲也在感叹自个的命运不好，只有窝在农村种一辈子田了。这时，见夏英来了，惊讶高兴之余，又不知她是来干什么的，也不知怎样面对她。但总的来说，她们在往好的方面猜想。像对待上宾一样，母女俩连忙端茶让座，热情得无以复加。程大民闻声从后院往前来，见了却不冷不热。夏英喊了伯父伯母，就把带的礼物从包里拿出来，吴天秀见了就觉到猜想的大谱儿没有错，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又一起说了许多客气话。程大民有些不自在，讲了个礼性就扛了锹下田去了。

“夏英姐，”香莲仿佛百感交集，说，“真想念你，也真想见你。”

“我也是，一直盼你去城里。”夏英说。

香莲的脸像就有些变色，不无遗憾地说：“春耕大忙，一直

想去却抽不出时间。”

吴天秀担心香莲说出什么，连忙插话道：“这不是见面了吗！小夏，你还好吗？”

“还好。伯母，您还好吗？”夏英连忙慰问。

“好，好，我还好。”吴天秀高兴得有些慌乱，“你们姐妹先说说话。”一边说着，一边又暗下里跟香莲递了眼色，示意她说话注意一点，就到后厨忙去了。

夏英这才问起程俊，香莲只淡淡地说：“在湖边做事。”

夏英急于要见程俊，就要到湖边去。香莲说：“等会儿吃饭就回来了。”夏英说：“大妈刚去烧火，我们去叫程俊一同回来吃饭。”香莲只好依了她。

半路上，夏英问这一个多月程俊在做什么？香莲只说在搞围栏养鱼，别的什么也没说，这一个多月发生的矛盾纠纷她哪好讲给她听！可她经不住夏英的盘问，还是把程俊回来后要搞围栏养鱼，父母不同意，母亲把他的存折藏了，他背着家里，找村里李支书找乡里张书记想方设法，去信用社贷款，买回楠竹尼龙网，被她爹赶去要打，弄得程俊躲起来……直到村里组织乡亲来帮忙打桩围栏投入几千尾大鱼苗的一应经过粗略地说了一遍。夏英没料到发生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听了后不由想起她姐夫说的程俊是为了追求一种事业一种成功才同她分手的话，似乎明白了程俊要分手的真正原因。虽然心中暗暗佩服程俊的精神，可她依然不能容忍他的轻视和轻慢。

她不由问道：“你哥收到了我的信吗？”

香莲没提防她问这个问题，如实说：“收到了。”

“什么时间收到的？”夏英怔怔地望着她。

“大约一二十天了。”

夏英又一愣，带气地说：“我还以为他没收到哩！托你带口

信，他没理睬，收到了我的信也不理不睬，真是不可理喻。”

香莲心中也怨她哥，却辩解说：“我哥这段时间也确实够忙的。”

“再忙也不能不理睬呀！”夏英愤慨地说，“既然不愿去城里上班，为什么不给个回信？害得我天天等天天望！”

香莲不好回答，见她眼里火星直冒，也有些难堪。凭心而论，人家冒火也有道理，但她也不好当着夏英的面说她哥，就扭扭怩怩不做声。

夏英气得板着脸，也不说话。但她想起夏玉的嘱咐，想起刚才在客船上定的原则，便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便见了她心平气和地说话，就随了香莲顺着田盖往湖边去。

宽阔的湖面早已进入视野，湖畔业已筑好的围栏伸出水面的楠竹圈也历历在目，围栏边的小舟上有一男一女正在作业。夏英顶真看去，那男的是程俊，那女的却不知是谁。香莲一看就知，心中连连叫苦不迭。本来夏英就有气，这一见了不在意也得在意！果然夏英眉头纵起来了，疑虑地加快了脚步。夏英走近了一看，那女的不是别人，却是元珍。不由打了个愣，一股溜溜的酸水直往上冒，一时便认定程俊有了别的女人才是要分手的真正原因，不由怒不可遏，对程俊的怨恨之气一下子就冲到了极点。香莲见她脸色发白眼睛变直，担心她当着元珍的面发作，弄得大家不好看，好在程俊和元珍正侧着身子一边说话一边在撒鱼草，不知岸上有人来，就连忙给夏英递了个眼色，示意她顾个面子，就笑着喊：“哥，你看谁来了？”

程俊和元珍回过头一看，不由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一时间两人都有些慌乱，还是元珍先笑起来，元珍说：“夏英姐，你真是稀客！”

“不稀，我早该来了！”夏英抑制怒火，但话里含话。

程俊觉到了话里的滋味，看出了那眼里火洋洋的愠怒，自是觉得对不住人，尴尬不堪，半天才从鼻孔里喻出了几个字：“你来啦！”

“怎地？你没想到！”夏英实在抑制不住了，憋了好久的气仿佛要喷发出来，“我看你只怕连做梦都没想到吧！”

香莲想回避话题，缓和局面，连忙打岔说：“哥，我们来喊你回家吃饭去的。”

“不过你应该想到，”谁知夏英根本不顾她打岔，愤愤地对程俊说，“人都有两条腿两只脚，何况这世界上还有车还有船还有飞机！”

整个气氛急转直下，元珍见势不好，就将船划拢岸跳上坡，难为情地向夏英温温一笑说：“夏英姐，欢迎你到我家去玩，我有事先走了。”打过招呼后就匆匆地走了。夏英见元珍走了，程俊还不上岸，火气就更大了，怒道：“怎的！我来了你不欢迎？你不欢迎我也要来！”

程俊尴尬不堪，不知如何是好。香莲见了急着喊：“哥，你还不快上来？”

程俊这才跳上岸来。一会才说：“夏英，对不起。”

这声对不起不说还好，一说反把夏英积压在肠肝五脏的怨和恨都调集出来。她冲着他激烈地说：“一句对不起就想堵我的口！就想了事？没那么容易！”眼泪像喷泉一样地急涌出来了，又斥问道：“我问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程俊支吾道：“一些原因你都晓得。”

“岂有此理！人家郭成福在城里能忍耐你就不能忍耐，人家吃的苦你就不能吃！人家无亲无友，你还有我照顾，你就受不了啦？”夏英越说越激愤，“好，那么，我托香莲给你带口信你为什么不理？写了信为什么不回信？给你找了工作你为什么不去上

班？”

程俊理屈词穷，又是突然袭击，一时间怎回答得上来！只有硬着头皮挨训，夏英的话语像连珠炮般地劈头盖脸向他击来，他只有不做声才是上策。他想，的确对不住她，让她出出气也罢！就把头扭过一边。

夏英又道：“要走为什么不早走？两年前三年前你为什么不走？哦！谈了两三年一千多天一张纸条就了结啦？封建社会男人不要女人写休书一张纸条就算数！可现在不是封建社会，是新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讲民主讲男女平等！你现在还搞封建主义的一套？没这回事！没这么容易！分手可以，必须当面把话说清楚！不要搞大男人那一套，没哪个巴结你！世界上比你强的男人多的是！”

香莲见她哥有些招架不住，夏英又气恼得够呛，就连连跟夏英说好话，劝她有话好好说，不要气坏了身子，最好等会吃了饭了同她哥单独细谈。可夏英听不进，又斥问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我有哪一点配不上你，你说！”打了个顿，又指教道，“世界上哪有你这样对人的？哪有你这样的男人对待女人的！你绝情绝义到了极点！”

程俊伸着脖子，不时转过头来看看她，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末了，求饶地说：“夏英，你说的都在理，是我的不是好不好，我给你赔理道歉好不？”

夏英一听他赔理道歉的话，更觉得五脏六腑都是委屈，都是愤怒，都含羞辱，都含怨恨，忍不住泪水又哗啦直涌，不能自持，突地一旋身就大步冲冲地走了。

程俊望着她的背影慌了手脚，叫苦不迭。跟了去又不好，不跟了去也不好。香莲预感到什么，就敦促说：“哥，你还不快跟了去！”

程俊这才像醒悟过来一样，同香莲赶紧跟了去了。跟到家里，只见夏英拿了小挂包就往外走。香莲急忙上前拦阻，两人你推我攘，程俊在一旁不知所措，如同痴了一般。吴天秀在后厨烧火，听得分明，急急地赶到前面说：“夏英姑娘，刚刚来怎的就要走！无论如何不能走的。”也上去阻拦。

夏英说：“伯母，我回去有事。”

“有事也不能走，好不容易把你望来！”吴天秀见夏英眼里含泪，又见程俊蹑手蹑脚的痴样子，就焦急万状，想消她的气，便恶声恶气地对程俊说：“准是你把夏英得罪了，还不快来赔不是！”

程俊过来说：“夏英，我再有不对，你也不能这样走！”

“我不这样走，应该怎样走？”夏英见他开口，气就更盛，要走的劲头也更盛，冲到大门外。

香莲抢上去拉住了说：“夏英姐，你口都没打湿，就这样走，叫我们心里怎过得去！”

“是呀，我杀了鸡煎了鱼，弄了那多菜，饭都不吃，你叫我怎想！”吴天秀也赶上去说。

夏英回过头道：“伯母，多谢您了。”

程俊过意不去了，也赶出来道：“夏英，你不要走，我有话跟你谈。”

“没什么好谈的了！”夏英义无反顾，跟吴天秀道了声再见，又叫香莲去城里玩，就冲冲走了。

夏英这样离走的冲撞力是千言万语都无法比拟的，程俊只觉得心里在翻滚，他没料到夏英是这样的强烈，也觉得自己太对不住人了！不论怎么说，都不能让她就这样不愉不快地走，他急急地赶了出去。

## 三十四

程大民回来时，听妻子女儿正在责怪元珍，就问怎么啦？吴天秀就把经过说了一遍。末了又埋怨说：“今日夏英来，程俊同夏英和好就有了希望，结果又吃了元珍的亏，你看你看。”

程大民愣着眼睛往通向湖边的村头看了看，就见夏英背着小挂包，程俊跟她推推搡搡拉拉扯扯出了村，兀自说：“要走的留不住，不走的赶不走，怎能怪人家元珍！”

“怎不怪她？整天寻着跟我哥在一起，人家夏英姐见了不怪才怪！”香莲回驳。

“可不是！不是她，程俊搞不成围栏养鱼，说不定俊儿早到城里去了！”吴天秀跟着说。

程大民直着眼睛横她们，一会才道：“实话跟你们说，正是因为元珍，我才松下劲来同意程俊搞围栏养鱼的。”说罢走进后院。

吴天秀和香莲面面相觑，一时摸不着头脑，就跟进后院。

程大民把锹靠在院墙上，就打开水龙头洗手，吴天秀和香莲站在一旁问缘由，程大民方道：“我寻思，反正俊儿跟夏英搞不成，不如让他跟元珍好了算了。”

“啊！”吴天秀惊愣得不知所以，“你有这个想法？”

程大民说：“你们没发现元珍对程俊的那个意味！”

吴天秀问：“什么意味？”

程大民乜了她一眼：“这都不懂。就是年轻姑娘对年轻小伙子的那个眼色呀态度呀一説一笑呀什么的……我也说不上来，这要各人体会的。”

“怪不得爹每次卫护元珍的！”香莲早就发现了元珍的意向，可没料到她爹这么快就认可，很为不满。

程大民说：“城里人终究是城里人，城里姑娘终究是城里姑娘，跟我们乡下人搞不成的！”

“不见得，城里人跟乡里人成亲的不是没有！”香莲立马反驳。

吴天秀接着道：“多咧！我就听说乡里人跟城里人结婚的事，电影电视里也见过。”

“那是什么情况？啊？你们就知其一，不知其二。”程大民振振有词地站起来说，“自从俊儿跟夏英谈，我就考较过。乡里人跟城里人成亲是怎么回事？大凡都是乡里人在城里工作，有城里户口，或是当了官，或是发了财，或是有技术有稳定的工作。程俊是什么条件？一无户口，二无工作，三无职业，四无文凭，五无技术，六无住房，七无亲朋，八无关系，九无靠山，十无本钱。十大无啊！即使他就老呆在城里，这门亲事也很难说。”

一时间，吴天秀和香莲无话可说。可不知怎么的，心里惦记着程俊和夏英的事，又接受不了他的话，就想抵杆子，可又找不出反驳的话。

过了一会，香莲终于说：“可我哥还有感情！”

“什么感情？”程大民不屑地看她。

“夏英姐的感情。对我哥的爱情！”香莲说。

程大民故意问：“感情算什么？爱情值几斤几两？”

香莲说：“感情为重！爱情至上！”

程大民轻蔑地道：“你们没见世面的女伢子就相信这些，现时个，有几个有真感情的？”

“我看夏英的感情就是真的！”吴天秀在一旁焦急万分，就直抵杆子，“是你儿子不知好歹，要跟人家分的手！”

“看来俊儿有自知之明，跑回来是知趣儿。”程大民揩干手又往屋里去了。

母女俩又焦眉焦眼，当家人是这个态度，程俊同夏英的事就更危乎其危了！不行，这桩事只能补台不能拆台。再说，如果程俊把夏英给追回来了，他这个态度怎么行？于是合计，非得扭转他的态度不可。她母女两人又跟到屋里来，跟到堂屋，见他坐到椅上拿出烟来抽，也干脆坐了下来。

“也不是你完全说的那样！我们这个乡就有跟城里人成亲的。”吴天秀想起了一个例子，“前几年，新河村就有一个姑娘嫁到城里去了！”

“这我听说过。”程大民道，“那姑娘是什么情况？那姑娘长得像仙姑一样的水灵！是城里一个厂长的跛腿儿子娶了去的。大凡都是乡里姑娘模样好，城里男人条件差成的亲。几时见过城里标标致致的姑娘嫁给一个无职无业无根无靠的乡里人的？”

“这也不一定，”香莲抢白说，“我哥虽然条件差，但我哥有模有样，有志气。”

吴天秀自信地说：“只要俊儿肯进城，人家夏英没话说。”

两人又跟他争辩了一会。香莲又恳切地说：“爹，你不要破坏我哥的好事。”

吴天秀又求着说：“他爹，你不要坐在船上倒搬浆！”

母女俩又说了一堆话，程大民听得不耐烦了：“难道我对我儿子会有差次不成？我不希望我儿子能跟夏英好！我是想到条件差远了难得成！再说，我觉得元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本乡本土，实实在在，种田养殖，生儿育女，稳稳当当，一家老小，有照有应，有什么不好？”说了就说肚子饿，催要吃饭。

吴天秀见跟他谈不拢，眉头又皱起了。她走到门口望了望，仍不见程俊和夏英的影子，就要香莲到船码头去看看，自个就又

去厨房忙乎去了。

一会儿，饭烧熟了，仍不见人回来，程大民也不得不等，吴天秀就跟他坐在堂屋里等待。程大民说夏英未必会转来，吴天秀也拿不准，心里就七上八下，想着夏英会不会转来和转来了怎么办的问题，不转来说明她这次来只是来出出气的，如果转来了又怎样跟他们说和呢？说得和吗？不免又有些焦头烂额。

一忽儿，香莲回来了。香莲说没见到她哥，更没见到夏英，等船的人都说没看见。这就奇了，未必一起去了城里？

## 三十五

大约到了午后三点钟，程俊突然引着夏英回来了，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吴天秀和香莲又忙乎开，把烧的鸡煎的鱼炖的蛋炒的菜打的汤端上来。两人果然饿了，坐下来就吃。吴天秀细心观察，夏英的情绪平和多了，程俊好像若无其事，未必和好了？一时的心境又好起来，就同香莲打了个眼照，一起到后院去了。

程大民是先到后院来的，他没料到夏英会转来，正有些蹊跷，吴天秀和香莲一到后院就猜七猜八，脸上都有笑意，程大民就有些难堪，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有点“那个”？只见香莲拿眼瞅他，小声嘱咐说：“爹，我哥的事可不能含糊哩！”

程大民听了心里怪不是味，就乜了她一眼，道：“是红是黑，是好是歹还很难说。”

“什么很难说？不然人家夏英会转来！”吴天秀对他的疑惑很是不满。

香莲用指头放在口前“嘘”了一下说：“小声点。”

“转来又怎样？转来就能和好吗？”程大民压低嗓门不屑地

道，“一个不能进城，一个不可能来乡下，还不像牛郎织女两相望！”

“怎么不能进城？夏英姐给我哥早就找到了工作！”香莲抵了过去。

程大民道：“我说你们长了脑瓜子就不想事，程俊是为了搞围栏养鱼才回来的，好不容易搞起来了，他能离开？”

这一说，吴天秀和香莲又面面相觑，不由又升起疑虑和忧愁。说得也是，夏英不可能来乡下成家，而程俊不愿意也去不了城里，这确实是很难团圆的事哩！

“伯父伯母，弄了这多菜！”夏英来厨房添饭，突地出现在后门口。

一家人先是一愣，又像演戏一样换了笑脸，活跃起来。

吴天秀笑道：“也没什么讲究，只是几个家常菜。”

“家常便饭、家常便饭。”程大民也讲了个礼性。

香莲问：“不知合不合胃口？”

“很好，伯母的手艺真好！”夏英微笑着说。

吴天秀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连忙道：“赶城里的差远了。”

夏英说：“伯母好客气！”

香莲说：“你是贵客嘛！”

夏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添了饭往堂屋去了。

这中间，程大民暗里观察夏英，见她知情晓理，又见这气氛，兀自又怀疑起自己的看法来。他三人又面面相觑，都陷入困顿之中。

过了一会，程俊吃完饭来了，一来就说：“爹，跟你商量个事。”

家里人正想了解他的动向，都把眼光投向他。

程大民问：“甚事？”

程俊迟疑了一下，说：“您给我照管一下围栏里的鱼。”

敏感的神经都牵动了，家里人都愣大了眼睛看着他。预感着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到来。

程俊进而说：“我明天同夏英去城里。”

真有如一个旱天雷，不闻耳旁的风不见顶头的雨，猝不及防地就炸响了！几个人就有如到了云里雾里。但这话是程俊亲口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哥，你决定了？！”反应最快的是香莲。

程俊忸怩了一下，点了点头。

“你怎的做的决定！？”吴天秀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的眼睛。

程俊又有些不好意思，他觉得不好回答。

“你真的做了决定？！”香莲早乐开了花，但还是将信将疑。

程俊就横眼射她，没好气地说：“这下你高兴了吧！”

香莲乐得又叫又笑又跳起来了。见她妈也喜笑颜开，就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她妈。

真正受震动的是程大民，他压根儿也没料到儿子现在会去城里，更没料到要他帮着养鱼，等她母女俩乐够了便问：“我给你照管？我照管得好？”

程俊说：“就跟鱼池一样喂养。”

“那刮风下雨怎么办？”程大民不乐意。

“刮风下雨就刮风下雨呗，难道爹会不知怎办！？”程俊已经料到他爹不会轻易更不会乐意答应替他照管。当他今日无法抗拒夏英的情感和意志答应同她去城里时，最难舍最不好处置的就是他一心想干费了周折在洪湖里圈栏围养的鱼。当时夏英提出要他爹帮他照管时，他犹疑了好一会。他想到他爹可以帮他照管，但不会那么乐意，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曾经那样反对过。现在要他来不做他反对过的事，肯定有心理障碍。即使他愿意替他照管，他

也会怕村里人笑话他，那他脸上怎么好看！这时程俊从他爹的眼神和面情里就验证出来了。但如果爹不答应下来，他明日怎么能走！现在夏英又督在这里，不走也不成。想了一会，还是将好话说，好使爹以后在外人面前说是儿子求着要他照管的。于是就求着他爹照管。可程大民依然不松口。

吴天秀看不过了，就狠狠地道：“刮风下雨有什么了不得？当怎办就怎办。”

程大民就把眼睛横过来了，却没有说话。

香莲也求着说：“爹，要成全我哥，您不照管谁照管！”

程大民就说：“我也是这大的年纪了，我怕照管不好。”

吴天秀说：“好大的年纪？五十五，打得死老虎，你还不到五十哩！”

程大民说：“那大的水面，又不是池塘有塘界，那要水里来水里往的。”

吴天秀说：“你水里生水里长深水浅水都下得！”

程俊见他爹这个态度，就心烦意乱地说：“既然爹不肯，那就算了。”说了就气冲冲地往屋里走。

“不忙不忙，”吴天秀赶上去把程俊拉了转来，“你爹他敢不照管！”

香莲哀求说：“爹，你就成全我哥吧！”

程大民警了她们一眼，换了口气说，“这样子，去请元珍来照管。”

啊！?一家人又睁大了讶异的眼睛。都知道，今日夏英生那大的气，就是看见元珍同程俊在一起，这话如让夏英听到了，又不知怎样！吴天秀急忙走到后门口朝屋里瞄了瞄，不见夏英听壁脚，这才放心地走转来说：“哪里话，这怎能请外面的人来照管！”

香莲看出了爹的意思，爹还是想把元珍同她哥扯在一起，就没好气地道：“爹，你怎的戏不好看多一出！”

吴天秀生气了：“你到底照不照管？你不照管我去照管。”

程大民睨了程俊一眼，见程俊板着面孔，又看了看吴天秀和香莲，见她们催眉瞪眼，才勉强地一挥手应承道：“好好好，我先照管几天看看，照得好就照，管得好就管，照不好管不好可别怪我！”

一家人这才落下心来。他的性格一家人都很清楚。说话做事既刚强又要面子，既然答应下来了，自然会悉心照管的。于是，程俊朝大家看了看，说了声明早就走的话，便往屋里去了。

来到堂屋，见夏英在收碗筷，以为她刚刚吃完，就说：“放这儿，你别管。”

夏英瞟他一眼，问：“怎么样，你爹答应没有？”

“难道你没听见？”程俊有意试探。

夏英深深地看着他：“听见什么啦？我只听见后面叽叽喳喳。”

程俊估计她听到了，因为后院离堂屋并不远，家里人说话没个高低，就假慢说：“爹没有答应。”

夏英俏皮地说：“那正好，你可以顺水推舟不走了。”

他拿她没办法，这才说：“爹答应啦！”

夏英抠了他一眼，调皮地道：“答应得很勉强。”

两人对视着，忍不住笑起来了，笑里含着苦涩。

到了傍晚，镶满金边的云彩烘托着火红的太阳落挂在洪湖遥远的水天相接处，归帆影隐，宛如一幅静谧的水彩画。夏英、程俊和香莲站在门前的禾场上说话，眺望着洪湖的晚景，心境同白天大不一样。

夏英说：“美极了，我姐夫看见了这样的景色，一定会画一

幅画。”

程俊说：“要你姐夫到洪湖来采风。”

这时，吴天秀在大门口喊：“夏英，水烧好了，你先去洗澡吧！”

“好，”夏英感到好亲切，应着走去说，“伯母，吵闹您了！”

吴天秀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跟她到后房张罗去了。

香莲见夏英进到屋里，程俊一个人若有所思地站在门口向湖边眺望，就笑咪咪地问：“哥，你那样坚决的，怎的同意去城里了？”

程俊正在思前想后，觉得茫然，她却“敲”到“痛点”上，不耐烦地说：“去去去，就是你在从中捣蛋！”

香莲又问：“你们躲在什么地方谈的？我怎的没找到你们！”

“去去去，十六七岁的大丫头了，问这样的事！”

“我还想问你们谈判的细节呢！”

“问这做甚？你想取经不成！”

“我想知道你这个花岗岩的脑瓜子是怎样转过弯来的。”

“你，你，你是想取笑哥不成！”

“不是，爹说你‘十大无’，难以同城里姑娘成亲，可我觉得感情为重，爱情至上，”香莲天真地说，“我想从你和夏英姐的身上得到证实。”

又触动了程俊，他说：“你别幼稚可笑。”就扭过头，又去望洪湖的晚景，心里就像吃了五味豆一般。

香莲没有察觉，又催促道：“你们谈了几个小时，是争，是吵，是哭，是闹，是细谈，是摊牌……总之，是怎样和好的，你说说嘛！”

程俊不耐烦地扭过头来说：“你爱怎么想象都行！”

## 三十六

天刚麻麻亮，是雄鸡啼叫最起劲的时候，后院和村里的鸡啼声近唱远和，此起彼落，高昂悠远，情调绵长，不仅报晓催人早起，而且令人增加缕缕乡情悠悠情思。夏英生在县城长在县城，虽然听见鸡啼声，但像这样“歌手”如林阵营庞大地域宽广的大合唱还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五更鸡叫后，她便睡不着了，望着窗外星光月晕，细细聆听，静静欣赏，就像是亲人在呼唤，又像是村人在喝彩，无形中增添了许多亲切。平素只听说乡情，并不知是甚滋味，现在仿佛从这鸡啼声中觉到了。

后厨里传来了程俊同他妈说话的声音，她才发觉曙光明晰，天已大亮。想到今日要回城里，便起了床。她来到厨房里洗漱。吴天秀见了慌忙问：“这早就起床，怎不多睡一会？”

夏英说：“伯母，我早醒了。”

程俊说：“醒了就养会神嘛，你起这早做什么！”

夏英淡淡地一笑道：“这里到处都是鸡叫声！”

吴天秀又带着歉意地问：“是鸡子叫得你睡不着吧？”

“不不不，鸡叫声很好听，”夏英连忙说，“又有领唱又有大合唱，挺有意思的。”

程俊道：“这是你在城里听不到的。”

夏英说：“长了这么大，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么多的鸡子叫。”

程俊道：“不瞒你说，我刚到城里时，听不到鸡叫声还挺不习惯哩！”

夏英又一笑：“有人说，听到鸡啼声就想起家乡。”

程俊说：“这就是乡音乡情，我一听到家乡的鸡叫声就感到

无比亲切。可以这样说，家乡的鸡叫声常常伴随着我。我在城里时，时时想到家乡的鸡子叫，偶尔听到一声鸡叫，就像是家乡在呼唤，我就想回到家乡来。可以这样说，正是一种浓烈的乡情促使我回来的。”

夏英睁大了眸子看他，仿佛从他的话中体悟到什么。

程俊把打好的漱口水和挤好了牙膏的牙刷递给她，又说：“你们城里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夏英顿了顿说：“每一个人对自己生长的地方都有说不清楚的感情。我也是，我才来这儿天把时间，就想回城去。”看了他一眼，接过漱口水和牙刷，来到后院洗漱。

吴天秀在她之前已来到后院，正把鸡笼的门打开，二十来只鸡争相跳出来。各种毛色的公鸡母鸡飞着、跳着、追着、赶着、咯咯咯叫着，昂扬起嗓子啼唱着……夏英见了，觉得挺有趣儿，便边洗漱边观赏，只见程俊他妈端起一瓢谷洒在院场上，群鸟围拢来争相啄食，有几只鸡边啄谷边昂起头朝她看看，仿佛在同她打招呼又仿佛在打量她想结识她似的，她更是觉得新奇，觉得农家的生活也是挺有情趣的。

不一会儿，程俊来到后院，说临走前，还想到湖边去看看围栏，夏英也想去看看，这才赶忙洗漱完，陪他去了。

时值初夏，又是晴天，天蔚蓝蔚蓝，水碧绿碧绿，彩霞镶着金边，曦光万紫千红，映在水波里，照着白帆照着水鸟，投射在柳树绿翠的岛湾，洒在远村头，照着田园照着农人，斜射在湖滩觅草的牛身上……人走景移，如画的景色就在微微的变动中显得多姿多彩……夏英虽然昨晚站在禾场上眺望了洪湖的晚景，却还不曾到遥远的乡村遥远的湖边来观赏万象森罗朝气蓬勃的洪湖晨曦，昨天来时也没心绪看洪湖的景象，今日的心境大不一样了，自然就看得细了，特别是和程俊——被自己战胜俘获的情人走在

这景色里，就觉得更美更迷人了！她有些陶醉，就下意识地想，要是同程俊结了婚，每年来这里度假、赋闲、休息、游玩该有多好！这里有自己的婆家，有自家饲养的各种鱼吃，来这里住方便……她甚至下意识地想到了来这里度蜜月度产假……不由心里发跳，瞟了一眼程俊就觉得好笑，不由脸也红了。

程俊以为她是想到了昨天的谈判，想到了他的妥协她的胜利。事实上，昨天不是谈判，昨天他追上她时，她根本不肯谈，只顾气冲冲地往前走。一直追到村口外，他不得不把她拦住说：“我是准备过一段去城里跟你谈谈的。”她说：“还有什么好谈的！”他说：“你今日来了正好谈一谈。”她说：“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说：“既然如此你来做什么？”这么一说才把她说得怔住了，她横眼看了他好一会，说了声“我相信你明白”，兀自冲开他又往前闯。他怕到了村码头乡亲们见了不好，就抢上去硬把她拽住。她瞪着眼问：“你要做什么！”他说：“你不能这样走。”她说：“你有什么权力管我？”他说：“这不是管，这是出于礼仪。”一面打着嘴仗程俊就一面把她一步步拖到了涵闸边的树林里。

僵持了好一会，夏英睁大火辣辣的眼睛说：“这一个多月来，我一直想不通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同我分手，原来你有了别的女人。你有了别的女人你为什么不明说？怪不得元珍上次到城里去那样轻易地就同意与郭成福分手的，我原以为是郭成福变了心，瞧不起元珍了，原来是你挖了人家的墙脚！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个……”

“你别瞎说！”程俊忍受不住，吼叫一声把她制止，继而说：“你不要捕风捉影。”

夏英瞪着说：“我捕风捉影？我亲眼所见！”

“难道男人同女人在一起说个话做个事就有什么！”程俊说，“人家元珍只不过给我帮帮忙。”

夏英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过于激动是有些捕风捉影，男人同女人在一起也是常有的事，遂想起自己同郭成福常常单独在一起的情景。又想到程俊才回来个把月，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便又觉得理亏。口里却反诘道：“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走？你有什么权力把我拖进这树林里？你不是写了‘休书’把我休了吗？”突地心一酸，眼泪就滚出来了。只顾冲冲往船码头那边走去。

程俊心如刀绞，不知怎样面对她。见她快走出树林，抢上去把她挡住，说无论如何要同她谈谈。她不肯谈。两人又七拉八扯，争执了几句，夏英才半推半就地被他拉到树林的僻静处。

又僵持了一会，夏英突然说：“好，你要谈，很简单。你是跟我去城里还是不去，你只须回答去和不去就行了。”

那神情好像是最后通牒。程俊想解释，但见她咄咄逼人的神情，又有些犹豫。

“说呀！”夏英催促。

程俊讷讷地问：“去又怎样不去又怎样？”

夏英道：“去，什么话都好说，不去，那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一个“去”字和“不去”两个字怎么能把话说清楚，程俊就解释，可夏英不肯听。夏英坚持说：“你只须说去和不去就行了。”

程俊犟着道：“话不说不明，鼓不打下响。你不能不让人说话。”

“你听人说话了吗？你留一张纸条就走了！”夏英得理不饶人，“我没有耐心听你罗嗦，我现在需要肯定的答复。如果你说一个去字，我就跟你转去，在你家过一夜。如果你说不去，我绝不勉强，我这就回城里，从此一刀两断，各奔前程。”

见她又显露出不容分说的架势，程俊有些受不了，想跟她顶几句，但知她的性格，就忍住了，可内心里却像激流在翻滚。

“说呀！”她简直是下命令。

程俊这才说：“我不让你走，就是要告诉你，我打算跟你去城里。可是你不容分说，你就这个德行！”

他说得很体面，还批评了她，但毕竟表了令她顺心的态，她的眼光和神情才渐渐缓了下来……当然，剩下的时间也不是谈判，而是谈心，是她喋喋不休地诉说和发泄，直到他俯首帖耳表示了对她的爱为止。

这时，在即将回城去的时刻，在他难以离开他刚刚起步的养殖事业的时刻，他见她这温温雅笑的神情，心中很不是味，就问：“你是以胜利者自居吗？”

夏英更是笑出声了，夏英说：“我看到这里风光好，想到将来的日子。”

“将来的什么日子？”

“将来回来度假呀，赋闲呀，休息呀，游玩呀什么的。”夏英不好意思说出度蜜月度产假的话。

程俊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淡淡地说：“没想到你这样喜欢我们湖乡。”

夏英说：“这里的一切都好新奇！”

她这样爱他，他却不知去城里搞不搞得不好，他感到有些茫然。

前面就是他养鱼的围栏，无数的楠竹杆成圈形打成桩插进水里，墨绿色的尼龙网圈挂着水珠露出水面，在晨阳的照耀下，放射着晶莹的光芒，于浩瀚的洪湖边很是显眼。夏英本来昨天来过，但昨天不是这个时辰不是他俩更不是这个情绪，压根儿就没正眼看这道围栏，现在见有几个球场大，可见程俊花的功夫。

围栏的一边离岸很近，充其量丈把远，大约是早晨浮游生物多的缘故，只见一群群游鱼浮出水面觅食。鱼儿摇头摆尾，时隐时现，时儿往顺时针方向游，时儿往反时针方向游，时儿游着游着一躅身又钻进水里不见了，时儿又黑乎乎的一片露出水面……夏英还不曾见过，正在观赏，突地耳旁响起尖利的唢哨声，她惊诧地扭头一看，只见程俊把大拇指和食指含在口里，鼓着气儿吹口哨，声音高昂悠扬，响入云霄，响彻水底，又见声波一阵阵在水面上荡漾，霎那间，微皱的水波上就浮起了黑压压一层鱼……恐怕围栏里所有的鱼都浮上来了，好大一片一片哟……

夏英感到无比新奇，讶异他在玩魔术，只听他道：“我在唤鱼儿，每次我想看看鱼时，就把鱼儿唤到水面上来。今日就要跟它们分别了，把它们唤出来见一面。”

“鱼听你的？！”夏英好奇地问。

“是我训练出来的嘛！”

夏英好奇的眼光里流露出钦佩的神采。

程俊留连中有些得意：“你知道围养了多少鱼吗？”

“多少？”

“五千多尾两千多斤。”

“那每条不有好几两？”

“三四两又把长。”

“鱼苗哪要这么大？”

“在大湖里搞围栏圈养，风险大，必须当年丰产当年还本当年受益，就得投放大鱼种。”

“你还蛮在行嘛！”夏英敬佩地看着他。

“我从小在湖边长大，我家又有精养鱼池，我跟我爹也养过鱼，又看了不少养鱼的书，可以说得上半个专家了吧！”

夏英见他围拦养鱼兴致盎然，又这么留连，就怀疑起他跟

她去城里到底是出于真心还是她的压力还是什么？昨天他表态后，她曾这样怀疑过。当时问他，他说是为了她为了她的感情也为了自己的爱。她当时听了这些温存的话，感动得哭了。她证实了自己看人没走眼，证实自己对他的感觉没有错，许多怨和恨这才烟消云散了……这时见他的劲头，又令她生疑。

她不由问：“怎的，舍不得走吗？”

他调皮地道：“你亲自驾到亲自追捕，不走行吗！”

“我说过我绝不勉强。”她傲慢地微笑着。

“可比勉强要胜百倍千倍！”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盛气你的话语你的情感还有你那个德行不是有那样大的强制力吗！”

夏英凝望着他，回味他的话，俏皮地道：“这么说，你是我强制的啰！”

程俊笑道：“我可没这样说噢！”

夏英忍不住好笑，掐了他一眼，就走到离围栏最近的地方看鱼去了。

程俊跟过来后，夏英问：“到年底可以收获多少？”

程俊说：“预计单产可达八百斤以上，十亩水面总产可达到八千到一万斤。”

夏英愣了一下：“这么多？”

“洪湖水质好鱼肯长嘛！”

“一斤算两元五角，那不要值两万到两万五千元？”

“我总共投资了一万三千多元，净赚个万把块问题不大，明年这十亩面积不用再买楠竹和尼龙网，只须买鱼种，你说要净赚多少？若把面积扩大两三倍，一年就可以大翻身。”

夏英审视地看着他：“看你好可惜哟！”

程俊闪过一丝痛苦，却笑道：“有什么办法，为了你，也只得忍痛割爱。”

她含嗔地看着他，他故意不朝她看，却忍不住都笑了，两人都觉到了爱情的酸甜苦辣。

## 三十七

回到家，已经到了过早的时候，吴天秀急忙给他们一人打了一碗荷包蛋吃了。正准备上路，程大民从外面进来，要程俊跟他把要照管的事交待清楚，并要他一伴去湖边把桩栏检查一下，说乘他还没走把桩栏稳紧，不然桩栏松了，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吴天秀想再弄点菜给夏英吃，要他们干脆吃了午饭走，程俊就犹豫地看夏英，夏英说这事儿要紧，关系这多鱼跑不跑掉，要他快去快回，程俊便和他爹在后院背了竹竿绞刀麻绳木槌出门去了。

难得有和夏英独处的时候，吴天秀想和她拉家常，拉扯了几句，香莲就要她妈别像查户口一样，说得她妈难为情，到后厨里忙去了。

夏英走出大门，眺望程俊和他爹的背影。程俊扛着竹竿绞刀、他爹背着麻绳木槌，在湖光水色、鱼池秧田的映衬下，走在村外麦穗沉沉菜籽累累的田间，甚是悠然自得。她细细看着，细细品味着这田园牧歌式的韵味，一忽儿又想起昨天程俊同元珍两人划着鱼船在那围栏边投料喂鱼的情景，那不更像一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么？尽管程俊说她是捕风捉影，她也觉得有些捕风捉影，可不知怎的心中总还是有点怀疑。正在想这个事时，香莲笑眯眯地来到她身边。

香莲见她痴痴地望着她哥的背影出神，就想要掏掏她哥同她

和好的经过。正在想话，谁知夏英先问过来了：“元珍怎的？跟你哥养鱼？”那眼光里尽是疑问。

果然妈料到了，她昨天一到湖边就发怒，元珍同她哥在一起便是导火线。要是只有她哥一个人在船上，也许不会一见面就暴发。可见女人是醋瓶子！就想起那天去元珍家，见元珍同她哥在一起吃饭自个那个酸软味，那还是替夏英吃的醋！要是有一天，自个喜欢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那还不知是什么滋味？怪不得妈说哪个女人能见自个的男人同别的女人在一起不吃醋不发怒的！这时夏英问起元珍的事，就是证明。可怎么好跟她回答呢！这期间，元珍对她哥可殷勤了，她哥能搞成围栏养鱼，可以说，元珍起了关键作用。搞成后，元珍也最关心最卖力，还经常陪她哥下湖去打鱼草……元珍对她哥的那个意味，村里好多人都看到了。一些人还说了闲话。贵田早就喜欢元珍，见她对她哥的那个意味很是妒忌，茵兰却为此高兴，巴不得元珍同她哥恋爱上。这些事情现在怎么能跟夏英讲？她知道了那还了得！

香莲就扯白说：“她给我哥帮忙。”

夏英从她的眼里发现了犹疑的眼光，又警惕地问：“她给他帮忙？这么多男的都没帮，就好要她帮！？”

咳咳咳，夏英姐真厉害！她眼里真是容不得一点异物！香莲惊叹之余，又忍不住好笑，便不直接回答，就道：“好酸的味哟！”

夏英这才意识到又“捕风捉影”了，又想到自己是不是太过分。谁不给谁帮个忙儿？就要吃醋就容不得？要是程俊看见自己同别的男人在一起，也这样追查自己会是怎样的感觉？事实上，自己也常常同郭成福单独在一起，程俊怎没猜疑？就有些不好意思，便苦笑了一下，说：“我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

“什么蛮有意思？”

“我正要证实感情为重爱情至上。”

“什么意思？”夏英觉得她的话太突兀。

“我觉得这就是感情这就是爱情！”

夏英觉得越来越糊涂：“你说些什么呀？”

“我在想，假如你看见别的男人同元珍在一起，你会不会这样酸！”香莲很是得意。

夏英脸就红了。

“所以我认为，酸就是感情酸味就是爱情。”香莲继而说。

夏英更是难为情了，转守为攻说：“香莲，你只怕谈了恋爱了！”

“我还不到年龄，哪里会谈恋爱！”

“那你哪有这深的体会！”

“我是从你这儿体会来的。”

“香莲，”夏英不好意思地笑了，嗔怪道，“你是在拿我做试验是不是！”

“我怎敢拿姐你做试验！”香莲道，“我爹说我哥‘十大无’，我就说我哥有夏英姐的感情有夏英姐的爱情，感情为重爱情至上……”

夏英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香莲就把她爹说程俊“十大无”的经过说了，末了说：“夏英姐，你看，我说的是对的吧！”

夏英看着她，认真地道：“我同你哥谈了两三年，根本没考虑过你哥的什么十大无，我只要人好两人真心相好就行了。”

香莲笑道：“说去说来还是感情为重爱情至上。”

夏英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到后来有些苦涩，说道：“看来也不能凭空谈感情谈爱情。假如你哥是城里人，又有工作，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多波折，你哥也不会有到乡下来养鱼的想法……”

香莲一想，也有些道理。见她有些感伤的样子，便安慰道：“哥去城里就好了！”

“但愿如此。”夏英兀自笑起来。“不过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说不准今后会怎样。”夏英心想，程俊同他爹去检查稳固桩栏不是一下子的事，她想逛逛村街看看村景，香莲就陪她逛去了。

## 三十八

程俊跟着程大民走着，一路上交待了要照管的事，可刚爬上湖堤，就见元珍从柳林里走了出来。元珍脸色红油油的，没有往日的笑容，却有些阴郁和忧愁。程俊不知她这时怎么会来，平日下湖打草都是事先相约了的，这时见了她不知怎的竟有些羞愧！

都在围栏边停住了，程大民见他们俩人踟蹰的，就连忙从程俊手中接过竹竿绞刀，背着麻绳木槌跳上船去，也不同他们打声招呼，便自个从树丫上解了船绳往湖中撑开去。程俊诧异地喊：“爹，不是说要检查稳固一下桩栏吗！”只见他爹在船上应道：“算了，打了鱼草回来我自个来搞！”说着，只几竹竿就把船撑到湖开边去了。

程俊有些蹊跷，还没掉转头来，便听元珍快快地说道：“程俊哥，你还是要走！”

他转过身来，简直有些手足无措，吞吞吐吐地问：“是我爹告诉你的？”

“你不用问谁告诉的，”元珍说，“难道我猜不出来吗？”

程俊又回过头去看了看他爹的身影，有些莫名其妙，又回过头来问：“你猜出来的？”

元珍说：“夏英姐给你找了工作，写信来你没去，这次亲自来你还敢违抗吗！”说着挑了他一眼。

程俊不好怎么说，吱吱磨磨的。

“你回来时的决心哪去了？”元珍沉下脸问，“你是怎么跟我哥表的态？是怎么跟乡里张书记表的态？他们是怎么支持你的？”说到这里，眼里洩出了泪水，“乡亲们是怎么支持你的？我，”瞟了他一眼，不好意思说自己，“我们是怎么支持你的？！”

“我……这些我怎么会没想过呢！我正是为这而痛苦！”程俊苦着脸说，“可是，我不走不行咧！”

“为什么不行？”

“你不知夏英对我的情意有多重！”

元珍突地睁大灼灼的眼睛看着他，仿佛明白了一个真谛，好一会才说：“好吧，你走！这里的人对你的情意太轻了！”就转身慢悠悠地往开去。

“元珍！”程俊苦不堪言，“元珍你听我解释！”赶了几步又停下来。

很明显，元珍的这句话既是气话又是反话，隐含着对他的深情怀。他回来虽说只有一个多月，可几乎天天都感受到她的深情厚意。特别是他背着家里买回楠竹和尼龙网他爹要打他，他躲在她家的那几天令他终生难忘。她把他安置在后房里，待他稍缓下气来，她一碗荷包蛋就端来了。打荷包蛋招待客人是江汉平原的乡俗，一般是稀客贵客至亲好友来了才享受这种待遇，可他不过是本乡本土天天见面的村邻罢了！他当时有些受宠若惊，只是讶异地看着她。她说：“给你压惊。”说了就出去了。他爹当着那么多乡亲拿着扁担赶来要打他，他确实出乎意料又狼狈不堪惊惶失措……吃着热腾腾甜蜜蜜的荷包蛋，心中仿佛有暖流通过……在她家足足躲了四天三夜，香莲和他妈差不多天天来找，她都遮

掩过去了。每顿饭都有鱼虾都有鸡蛋，第二天还杀了一只鸡，第三天还到八里开外的乡镇上买了猪肉来，把他当了上宾款待，弄得她哥李元德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看她，怀疑他们在谈恋爱，搞得他怪难为情的……想不到元珍对他这样好，白天里一有空就来陪他，总是安慰他鼓励他，说物资都买回来了，再怎么着也得干下去，说他爹他妈总会想通，不同意也得同意。还把她哥叫来一起商量对策和办法，晚上要等他睡好了自个才去睡，还放出风去给他家，必须同意围栏养鱼他才回家去。逼使他爹他妈同意的那幕戏几乎是她导演的，打围栏的时候，她跟男人一样下水，跟男人一样干活，弄得全身泥水淋淋……

最令他难忘的是陪他下湖打鱼草。第一次去的那天早晨，他刚刚跳上船，她来了，来了就说：“程俊哥，我跟你做伴。”他愣住了，愣了半天，才说“不用”。她说“在湖里一个人好寂寞”。他说“绞起草来就不寂寞了”。她说“总有歇息的时候，有一个人讲话时光好过。”他以前曾一个人打过鱼草，鱼草好打，就是寂寞难熬，有一个人特别是有个姑娘陪伴那自然求之不得，可是跟她既不是恋爱关系更不是夫妻，孤男孤女在这大如汪洋的湖中怎么方便？！

他婉言谢绝说：“你也忙，不耽搁你了。”

她说：“别这样说，你成功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说：“不用了，我一人去。”

她说：“这多年你没下湖，不知什么地方水草多，我还可以给你带路。”

他说：“多的是打草船，我可以跟着别人去。”

她说：“跟着别人走不如自己走，这是打鱼人的常识。”

这话倒是提醒了他，打鱼草也跟做生意一样，都希望各寻各的门路，跟着别人会招人讨厌！就有些犹豫。

“我知道一个草多的地方，又不要你的工钱，难道你还不悦意？”她俏皮地微笑着。

程俊感到为难，又借口说：“我只带了一个人的饭。”

“你看。”元珍像变把戏似的，从身后拿出一个提包来，从里面端出特大的搪瓷盖杯，走到船头边揭开盖给他看。

他瞄了瞄，只见里面盛了满满的一杯饭，上面盖着油炸鱼炒蚕豆盐爆青茭，只听她说：“两人吃都够了。”

想不到她早有准备，程俊为难地笑起来，干脆说开：“你去了不方便。”

“有甚不方便？”她看着他。

他怪样地笑起来，只不说话。

她似明白了他的意思，霎那间脸就涨红了，好不自在。

他见她有了知难而退的意思，便用竹竿点在岸坡上，准备把船撑开，不料她倏地跳上船来。

“元珍，你？”他不由蹙起眉头。

“不就是解手不方便么！”她飞速地瞟了他一眼，“我不解手。”

不等程俊再说什么，元珍已经跨进船舱，把提包放好，就到船尾把机器发动了。程俊只好把船撑离岸。

一路上，由于发动机锐利的响声，两人几乎没有说话。程俊坐在船头，元珍掌着机舵，一个看着船头的水花，一个眺看前进的方向，机动木船像箭一样驶向浩瀚的湖心。

通过同她的接触，特别是她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他发觉她是一个不错的姑娘。但面对她的感情进攻，他却表现出冷静。尽管他那时跟夏英提出了分手，可他忘不了夏英，丢不下夏英，在夏英没有明确表态同意分手时他不能造次，他打算找机会去城里同郭成福谈谈，撮合他同元珍重归于好……她同他两人单独在一条

船上，单独在茫茫洪湖里，他尽管从内心里乐意，但总有些不自在不自在。

湖面上，打鱼船打草船星罗棋布，可元珍却把船开到离这些船较远的地方，她熄了发动机的火，让船儿自由漂泊，拿起绞刀，动作利索地伸向水里去绞草，程俊则用绞棍在水面上打捞，不时两人又换换活，累了就坐下来歇息，饿了就吃饭……于是，两人就有话说了，天南海北、城市农村、村里村外、熟人熟事、奇闻趣事，聊个不断，说到好笑处还笑一阵，两人都感到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单独在这水上劳作的乐趣。

从早晨来，到下午归，其间有六七个小时，她的确没有解手。可他吃了午饭后就憋不住了，他想把船开到有岸的地方，可是周围一望无涯既没有岛又没有屿，憋到后来，难受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看看她又看看别处，看看别处又看看她。

见他不安的神情，她忍不住要笑，可又不好意思，便似笑非笑地说：“想解手就解嘛！”

他难为情得脸上发紫，就傻笑着道：“我们把船开回去吧！”

“草还没装满怎能回去！”元珍一本正经地说，“就在船上解嘛！谁吃五谷杂粮不解手？”

“那你怎么办？”

“我把头转过去。”

“不好，”程俊想去想来还是不好意思，“我下水去解。”

“那怎么行，气温还不高，再说这里杂草成堆，又刺腿又刮脚！”

还是初夏天气，湖里人怕得风湿病，这个季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下水的。杂草成堆的水下，刺腿刮脚不说，弄得不好杂草还可能把腿缠住，划出一条条血口来，为撒泡尿下水去是太那个！可有她在场程俊怎么着也没有勇气解裤子，就只好憋着坐在舱板

上。

见他憋得脸色发紫了，元珍想起医生说的憋尿会憋出肾病的话，便担心地说：“会憋出病来的！”

“要你不来你要来，你看，多不方便！”他开始埋怨。

“有什么不方便的，是你个人封建！”

“这怎么算封建？也应该讲个男女的界线嘛！”

“可你也要讲个特殊情况，湖里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是什么情况？那是一家人！”

这一句话就把元珍呛住了，这一下才明白他们之间的分隔和距离。她要陪他为伴正是为了缩小距离和溶解隔膜。心中有一句话早就想告诉他，可她觉得还不到时候，现在告诉也为时过早，既然说到这里，也不妨委婉地让他知道，便难为情地开玩笑说：“你就只当是一家人行不？”

他心里打了个咯噔，道：“可我们毕竟不是一家人！”

她有些失望，生气地说：“好吧，你就憋吧！”

他只有憋。过了一会，她见他憋得满额大汗，憋得发出了嗯嗯声，要是别的男人只怕早就不顾体面了，不由对他又钦佩又生气，就急着道：“你就只当是你的女朋友是你的媳妇好呗！”

程俊深深地朝她看了一眼，尽管她说的“只当”，可话说到这个份上也不简单，已经明白不过地表达了她的情怀，他的现状虽然不可能承认或接受，却不知怎的，听了这话心里怪快活的。他这才说：“好吧，你转过身去，把耳朵蒙紧。”

从此后，元珍每每来作伴，程俊再不推辞。不仅如此，程俊还常常在这一次归来后，又相约下一次打湖草的时间。一次一次的下湖，两人的情感一次比一次的加深。

可令他奇怪的是，一连下了好几次湖，每次都是早晨去下午

回，可她都没有解手。后来鼓起勇气问她才知道，她为了与他作伴，先一天晚饭后就不喝水了，早晨一餐饭不吃，到了湖里后也不喝水，不论怎样渴也不喝。好几次，她干得够呛，他劝她喝，她都温和地笑着直摇头。为此，他异常感动。以后不让她来了，可她偏要相伴，赶也赶不走……村里人说闲话了，说两个人在船上端面解手。他妈问他，他说了元珍不解手的情况，他妈怎么也不信。

今日就要同夏英去城里了，他没料到元珍会来这里等他，她的举动她的性格虽然没有夏英那样强烈，可柔中有刚，几句话直问到他的“穴位”上，后面的一句气话反话可以说点了他的筋脉，不仅令他回想她的深情，觉到了她的感情的分量，而且也发觉自己无意间留下了感情的印迹。看着她的背影走进湖堤边的柳林里，他想这时是无法解释了，只有日后再说。又想，元珍是个好姑娘，同郭成福谈了几年，这次回城去，一定要找郭成福很好地谈一谈。他扭过头又看了看围栏，就回家去。他想，夏英一定等得着急了。

可是，刚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喊：“你等一等。”

他转过身，只见元珍木着脸向他走来了。

元珍走近了道：“忘了告诉你，我哥说张书记今日下午要来看围栏养鱼。”

突来的消息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愣怔地说：“难道张书记知道我今天要走？”

“这我就不晓得了，”元珍平静但认真地道，“你放心，我不会为挽留你而想这个主意，是我刚才来时，我哥要我转告你的。”说着瞟了他一眼，就转身去了。

程俊愣了半天，心中又叫苦不迭，张书记要来看围栏养鱼，自个能不接待吗？他不知怎么跟夏英说好，更不知怎样去面对张

书记和李元德……

## 三十九

湖区的村街只有半边，一幢幢青脊红瓦灰墙的平房，楼房坐北朝南平摆着蜿蜒开去，足有里把多长，对面只有零零星星的房屋错落着，怎么样看都没有形成对面街。但村子很美，大约是湖区水富士肥的缘故，树、竹都长得茂盛高大，特别是构树、槐树、楝树、桑树等阔叶树都高耸入云遮天蔽日，湖乡人又喜欢屋前种果，房后种竹，塘边栽杨，湖边插柳，空地植杉……虽然屋台高筑，可整个村落依然掩映在绿树丛中。加之村周都是绿色的田园都是银色的鱼塘，不远处又有浩如蓝天的洪湖陪衬，就使荷湾村既有如南国海边的渔村，又有江汉湖乡的浓郁地域风情，想不到这远离城市的湖乡村落竟有这般美！夏英边走边看，同香莲边说边笑，兴致极好。

夏英感赞地说：“乡村好宁静好悠然好风光！”

香莲这时想到的是自己去城里当保姆的事，却道：“没有城里热闹好玩。”

夏英看了她一眼，便把一个干部家里需要保姆的情况告诉她，并说已联系得差不多了，要她再等几天，等人家决定后就告诉她。香莲听了好高兴。一再感谢一再嘱咐，要夏英给她搵紧一点。

香莲同夏英两人边溜达边说笑，不知怎么的，香莲总想知道她哥同夏英和好的经过。刚才在禾场上想掏时夏英把话岔开了，这时香莲就把话引出来，说：“夏英姐，你知道吗，我哥虽然回来了，可心总在你那里。”

听了这话，好似喝了蜜糖水，夏英微笑着道：“这我心里有数。”

见话上路了，香莲笑着直入话题：“所以你一来就和好了，乖乖地答应同你进城。”

夏英笑着睨了她一眼：“他能不和好不答应吗！”

香莲就哈哈哈哈哈好笑，夏英见她笑得有些异样，就说：“这有什么好笑！”香莲说：“一条牛服一根鞭竿。”夏英会过意来，也忍不住放肆地哈哈哈哈哈笑起来。香莲便又一古脑儿地把程俊回来后，她妈和她怎样逼他赶他去城里，可他不肯去，硬要搞围栏养鱼，她爹她妈如何不准他搞，收到夏英给他找了工作的信后，又如何地催他赶他逼他去城里，可他上了船又转来了（当然并没有说元珍赶到湖码头去转告乡党委张书记同意贷款的事）等等的一些经过又大致讲了一遍，末了笑着道：“你看，这么多折腾他都不肯去城里，你只一来，一个下马威，他就二话不说了。”

香莲说得好笑，夏英也得意地笑个不停。夏英开玩笑说：“我可没拿鞭竿，也没给他下马威。”

见话把到口了，香莲眼珠子一转，立马问：“那你们是怎么和好的？”

夏英忍住笑，却依然带着笑容，只不说话。

香莲又调皮地说：“这好像是个谜。”

夏英乜了她一眼：“那你就猜猜看！”

“我从昨天就猜起，就是猜不着。”

“你还是个黄毛大丫头，你当然猜不着。”

“那你就说说看嘛！”

“你要知道做什么？”

“好奇心嘛！”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谈了几个小时，怎么没好说的？”

夏英爱怜地白了她一眼，昨天她“降服”程俊后的谈心场面出现在脑际。涵闸边的树林茂密森严，一场激烈的情感冲突缓和下来，他俩平静多了，一边踱步一边谈心。程俊说：“真的，夏英，我觉得我的事业我的前途在洪湖。”夏英说：“那你连我都不顾了！”程俊说：“不是不顾。怎么说呢，是顾不上是没法顾，是无可奈何是只能如此。我回来后，一直为你而痛苦，你今日来，使我的痛苦到了极点。”夏英含嗔地说：“你是不是把我当成障碍？是不是因为我这个障碍而痛苦！”程俊说：“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爱吗？”夏英说：“天晓得！”程俊说：“我爱你。”夏英说：“你爱养鱼。”程俊说：“我对天发誓。”夏英说：“感动不了我。”程俊说：“你就这个德行！”

回想到这里，夏英觉得好甜蜜，夏英说：“你以后谈恋爱了就会知道，跟男朋友有了感情后，要分手是很难的，不论你怎样恼他恨他，他只要赔个礼道个歉，说上三个字，你的恼和恨就消了。”

“哇，就有这么灵验？！”也许这就是女人的心，这就是他们和好的秘密，香莲听得有些入神，继而问：“三个字，说上三个什么字？”

夏英兀自个又笑起来：“你只怕想谈恋爱了，好像在取经！”

“我说了我是好奇。”香莲又问，“到底是哪三个字嘛？”

“你真是打破砂锅璺到底！”

香莲就说：“这这真是巧，这三个字就成了灵丹妙药了！看来这一个字真的要值千金！可我怎的就想不到？”不好意思地笑着等她回答。

“以后谈恋爱了就会知道。”

“可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自己想嘛！”夏英再怎么着也不肯说。

“我怎么也想不着。”

“我爱你！”夏英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回味又哈哈大笑，又边笑边重复一句，“我爱你！”

香莲这才晓得就是这三个字，觉得又羞又臊又丑又难为情，早笑得前摇后倒。

村里的小孩见一个穿着洋气的城里姑娘同香莲在一起走路说笑，早跟在后面看，这时见她两人疯笑不已，甚觉稀奇，就围拢来了。不知是哪家的花白狗和黄毛狗也紧跟着。

夏英好兴致，就逗小孩玩，正在这时，几乎同时和香莲看见元珍从一块水杉林边拐出来。显然元珍没看见她们在逛村景，一拐出来就看见她们，想退转去已不可能了，就只有硬着头皮走过来。

夏英深感昨天在湖边当着元珍发程俊的脾气，有些失态失礼，觉得对不住元珍，倏地又想到郭成福对自己的追求，不知怎的脸就红了，越发感到对不起她，就主动热情地迎上去，喊元珍。

元珍因为爱上了程俊，不好意思见夏英，这时见了她就像偷了她的东西一样，又惶又羞也觉得对不住她。正不知如何是好，见她热情主动地走过来先喊了她，心中才平和了些。湖乡人知礼达礼，也热情地迎过来喊了一声夏英姐。

香莲知道元珍喜爱她哥，虽说怨她拖了她哥的后腿，在感情上倾在夏英一边，但和元珍从小到大姐妹相称，反正她哥就要同夏英去城里了，也热情地迎上去喊了一声元珍姐。

俗话说，暖不暖一声喊。这都喊了，气氛就暖和了。

夏英就说：“我正想要去你家看你。”

元珍道：“你真是接都接不到的客。”

夏英说：“上次你去城里，没很好招待你。”

元珍道：“是我自己要走。”

夏英说：“我后来说过郭成福。”

香莲见夏英说话没心事，连忙递了个眼色，夏英看元珍时，果见她有些难堪，省悟不该提郭成福，就急忙改过话题说：“走，到你家去看看。”

元珍道：“好，往这边走。”

她们就从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巷道走进去。原来村街后面还有许多户人家，元珍的家就在里面。香莲看出元珍答应得有些勉强，夏英爽朗刚直，却没看出来。夏英虽然醋味很浓，但现在并不知也不会想到元珍对程俊有那个意思。香莲就担心去元珍家会出现尴尬的局面，特别还怕碰上她哥李元德。

香莲就找借口说：“夏英姐，你一会就要回城去，是不是以后再到元珍姐家玩。”

夏英便站住了，有些犹豫。

元珍心中很矛盾，按礼仪，应该拉夏英去家玩玩，可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尴尬，现在香莲说要她以后再去玩也未尝不可。但见夏英看着她，还是很礼仪地说：“夏英姐来一次不容易，还是去玩玩吧！”

“好，我们去看一看就走。”夏英立即就答应了。

香莲看出了元珍感情的细微变化，可也不好阻拦夏英，只好一起去了。

来到元珍家，李元德正在家里召开村干部会，贵田是民兵连长，茵兰是妇女主任，都在场。开会的人见来了一个城里姑娘，都哑了嘴，都将目光集中到夏英身上。元珍给他们彼此作了介绍。看夏英最来神的要算贵田和茵兰，贵田和茵兰已经知道她是专门来找程俊回城去的。贵田便将夏英同元珍比较，模样儿是要洋气多了，但脸色却没有元珍那样的红润，心中就巴不得今日程

俊跟了她去城里，而茵兰又担心程俊跟了她去城里，把元珍留给了贵田，茵兰就异常热情地走出来同夏英说话。

茵兰道：“夏英姐，早就听说过你。”

“是吗？”夏英微笑着。

茵兰道：“等会也到我家玩玩。”

“谢谢。”夏英说。

香莲连忙打岔道：“夏英姐等会就要走。”

茵兰正要问程俊走不走，元珍急忙说：“我们到后院去说吧，让他们开会。”

“是呀，等李支书他们开会，夏英姐，我们先回去。”香莲急着要走。

夏英见不好再呆，说要走。茵兰又留，元珍却顺水推舟，送她们出来。刚走到门外，就听见李元德问道：“元珍，叫你给程俊带信的带到没有？”

话突如其来，就都转过身去，元珍的脸色更红了。元珍当着夏英的面怎好回答，踟蹰片刻，只好答道：“带到了。”

这一问一答，香莲立刻就想到刚才元珍是从水杉林边拐过来的，水杉林后有一条小道直通湖边，夏英走过水杉林时，也看见了不远处的洪湖，也警觉元珍是到湖边去找了程俊，也不知带的什么信，心中就有了个疙瘩，便告了辞匆匆往回走。

还没到家，夏英和香莲就从开阔的地方看见程俊打湖边过来，便迎上去喊他。程俊走近了没头没脑地说：“今日可能要下午三四点钟走。”

“你说什么！？”夏英猛一怔，“啊？！”

程俊道：“下午张书记要来看围栏养鱼。”

“原来如此！”夏英顿时火星直冒，“我看你是不想走了！”不容分说掉头就走。

等她走远后，香莲火头火脑地问：“哥，你和元珍是不是在搞什么名堂？”

“有什么名堂好搞的！”程俊说了就看着夏英的背影走去。

香莲懵头懵脑，只好跟着走去。

来到家里，正好夏英从房中背了包出来。夏英看都没朝他们看，就到后厨去跟吴天秀告别。吴天秀见她气色不好，又见程俊香莲木木地走进来，还没等她开口说话，夏英说了声“伯母，吵闹您了，”就自顾自地往外走。程俊一把拉住了说：“下午三四点钟走有什么不可以！”夏英不耐烦地说：“我要赶回去上班。”程俊说：“反正今天赶到就行了嘛！”夏英说：“不知道等一会你又生出个什么事来！”说着就你推我攘硬要走。

吴天秀问明了情况，就说：“夏英，我也巴不得你迟些走。”边说边上前拦着。

香莲也说：“我保证你们今日回城里。”

夏英说：“下午当官的来看，也没说几点钟，一拖一拉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三点钟一过，哪儿还有船？难道要我明日旷工不成！”说着怨恨地也了程俊一眼。

香莲连忙说：“没有船了我可以找辆车把你们送回去。”

夏英恁他们怎么说也不肯再留。末了香莲说：“夏英姐，我顶多一个小时就回来，如果我借不到车，你即刻就走。如果我借到了车，再迟些你也可以放心。这该好吧！”

这样说，夏英才勉强留下来。可都不知香莲借不借得到车。

## 四十

香莲会找谁借车？自然是找贵田。

这时贵田还在元珍家开会。

李元德在传达乡党委昨日召开的渔业生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大中小水面一起上，精养粗养一起上，常规品种和名特优品种一起上，种养加工一起上”的发展渔业生产的方针，研究本村的具体实施问题。在大湖养殖问题上，已把程俊的围栏养鱼作为渔业产业化的重点扶植项目。当香莲来到禾场的时候，会议刚刚散。李元德带了两个村干部正要去找程俊，见了香莲就问程俊是在湖边还是在家，香莲又不知他要干什么，可又不得不说实话，便勉强地说在家里。李元德就吩咐一个村干部去叫程俊，自己带了一个村干部往湖边去了。香莲便担心他们误了她哥去城里的大事。

这时，贵田和茵兰在门口说话。茵兰说：“程俊去不了城里，乡里和村里这么重视！”又见贵田说：“你管人家去不去。”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像搞辩论，因他俩人的微妙关系，香莲不好走拢去。

贵田和茵兰以为她是来找元珍，就说元珍不在。香莲说：“贵田哥，我找你。”贵田便走过来。香莲偷看了茵兰一眼，把贵田带到开边去，茵兰见那神秘的样子，不太高兴地走了。

香莲开门见山：“贵田哥，能不能帮个忙？”

贵田问：“帮个什么忙？”

“我哥和夏英姐下午万一赶不上船了，请帮忙用车送他们一下。”

贵田就说：“你哥能走吗？”

香莲说：“当然走啊！”

“乡里村里等他养成功了要全面推广哩！”

“我爹养跟他养是一样的。”

“下午张书记要来参观呢！”

“就是咧，不然我哥和夏英姐这时就走了。”

贵田显然很关心她哥走不走，试探地说：“我看你哥舍不得栏里的鱼。”

“难道我哥舍得夏英姐吗？”

“就怕你哥走不了啦！”

香莲眉头就皱起了，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乡里和村里要把他作典型哩！”

香莲更是不安，就烦了道：“这个忙你到底帮不帮？”

贵田就笑。

香莲更烦了：“好！等我哥不走了看元珍姐会不会跟你好！”说了就生气地走了。

“哎哎，你站住！”贵田赶上去说，“我不是不帮这个忙，只是明早我要跟鱼贩子拖鱼去城里。”

“那你不晓得连夜赶回来？”

“那人怎受得了！”

“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想人家元珍姐！”香莲头一摆就走。

碰巧元珍从屋旁的路上回来，贵田一见急忙朝香莲应承道：“好好好，就这么着。”

香莲听见元珍问：“什么就这么着？”回头一看，元珍已走到贵田跟前，不由噗哧一声笑了。

香莲回到家，程俊已被叫到湖边去了，夏英和她妈正等她等得焦急。香莲叫夏英放心，今天就是天黑了也有车送他们回城。就把贵田如何肯帮忙如何热情夸奖了一番。夏英虽说不担心车的事了，可仍担心程俊有什么变故，就想到湖边去看看。香莲自然不敢说乡里村里要把程俊当典型的事，就说程俊同村干部去湖边是要做些准备工作，好等张书记下午来参观。夏英只有等待，吴天秀早已去厨房烧火去了。

太阳快端顶时程俊才回来，他似乎觉得心中的负荷更重了些。刚才在湖边，李元德已跟他讲了乡里贯彻市里发展渔业生产的精神，张书记在会上肯定了他搞围栏养鱼的可行性，表扬了他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如果搞成功了将大面积进行推广，并且告诉他，要把他当作典型予以扶植。他受宠若惊，当然打心里高兴，可是他就要同夏英去城里，心中便增添了不安和茫然。

李元德看出了他的犹豫和不快，就问：“怎的，没有信心？”

程俊苦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再没有话。

李元德见他情绪低落，又问：“是不是碰到什么困难了？”

程俊以为他知道了他要去城里的事，可从神情话语来看，又像不知道，便相信元珍没有告诉他，就支吾道：“围栏养鱼同鱼池里一样的养，也没什么困难。”这也是为以后他爹帮他照管造舆论。

李元德没再怎么说，要他作些汇报的准备，就商量如何让张书记和乡里领导看了满意的事，商量的结果是要弄两只船来，怕等打草船回来来不及，得赶紧借点鱼草以便投饲……便吩咐那两个村干部弄去了，又同程俊走到围栏边仔细地看了一会，便回过头问：“那个叫夏英的姑娘是来找你的？”

这冷不防的一问，令程俊吃了一惊。只得说：“是的。”

“不是分手了吗？怎的找来了！”

程俊警觉地看着他，如实地说：“她没有同意分手。”

“不错，”李元德笑着道，“城里姑娘这么看重我们农村青年不简单！”

不知他是什么意思，程俊便说：“这有什么不简单？”

“城里的姑娘都很实际，我觉得不简单。”

见他是善意的称赞，程俊再没怎么说。

李元德又问：“难道她不要你去城里？”

程俊又警觉地看着他，心想，元珍一定告诉他了，元珍不想让他走，要她哥来干预就会令他更为难，心中就更加不安。只好调侃道：“你说她要不要呢？”

李元德便笑起来了，说：“我想她会支持你。”

好似哑巴吃黄连，程俊苦在心里。当然，他现在也不能说夏英不支持他搞围栏养鱼，可她用她的强烈感情逼迫他去城里。他感到他是反话正说，在间接给他做工作，他觉得这比直接说的压力要大得多！于是令他想到李元德对他的支持，便觉得对不住李元德，只好说：“她并没反对。”

“好，不反对就是支持。”李元德立马回过来。

很显然李支书不希望他走。但他不走行吗？！

沉默了好一会，程俊突地想到两头兼顾，现在有双休日，每星期都可以回来看管，心中便豁然开朗，就说：“李支书，我会处理好这个关系的。”

李元德见他表了这么个态，才放心了些。可话又不能太说白，便又拉扯了些别的，一直等村干部撑了船弄来鱼草方才散去。

回家的路上，程俊心中依然像压了一块铅，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两头兼顾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还不知夏英认不认同哩！

这时一回来，屋里的气氛就很沉闷。夏英一句话没说，就端了碗吃饭，香莲把借车的事讲了，就催他抓紧一点，他妈也催他快点吃，说尽量早点走，别耽搁了夏英。程俊只得赔笑说：“快了快了，都准备好了，只等张书记来看了就走。”就囫囵吞枣，三扒两下吃完饭便又往湖边去了。

到了下午两点多钟，还不见程俊回，夏英等得无可奈何，吴天秀和香莲也很焦急。吴天秀怕夏英耐不住，就要香莲陪她去湖

边看看，让她好打发时间。夏英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同香莲走了出去。

湖边聚了一些看热闹的村民，两只木船载着一些干部模样的人在围栏边察看。程俊和李元德也在上面，他们一把一把地将水草扔进栏里，然后指指点点地向干部们介绍情况。夏英和香莲站在附近的柳林里，虽然看不见栏里鱼儿含草争草吃的情景，却从干部们的兴奋神态和议论声中猜测那情景一定很精彩。香莲告诉她，前面一条船上站在中间的穿着整齐很有派头的三十几岁的人就是张书记，其他的人除了村干部外，都是从乡里来的。想不到乡里的书记来视察都有这样簇拥的阵势，当然也没想到程俊搞的围栏养鱼会令他们这么重视。怪不得程俊不顾家里人反对搞得这样带劲的。她仿佛对程俊多了份理解，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多了份忧虑。

两只船沿着围栏慢慢地行进，程俊和干部们边投草边说话边比划着，他们的兴趣好像越来越浓。夏英不由怀疑起程俊答应跟她回城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她隐隐地感到他是在应付她。香莲见她脸色越来越阴沉，猜知她看了这场面对她哥有想法，也担心她哥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心中更是焦躁不安。就在这时，香莲注意到了人群里的元珍、茵兰和贵田。贵田和茵兰站在一起，元珍站在一边。看元珍那比任何人都关心的样子，好像是巴望张书记参观指导后程俊会改变走的决定，又好像是等待张书记干预使程俊不得不留下来。张书记是荷湾乡六万多亩田园四万多人口的父母官，又帮程俊弄到了低息贷款，又这么重视和支持搞围栏养鱼，他要是说句什么话，程俊敢不听吗？这么一想，香莲对她哥究竟能不能走更没把握了。

正在这时，贵田看见了她，贵田不知跟茵兰说了句什么话，茵兰不高兴地扭过头去，他就走过来了。走到柳林边，招手叫香

莲过来一下。香莲看着夏英说去去就来，夏英不知他们有什么事，也没在意，就看着她去了。

贵田把香莲拉到湖堤下说话。

贵田小声说：“这个忙只怕帮不成了。”

“你说什么呀？”香莲大惊失色。

“实话跟你说，我送你哥走，元珍不高兴。”

“她跟我哥是什么关系？”香莲怕夏英听见，声音也压得很低，“她来干涉我哥！”

“我也是这么说。”贵田吱吱磨磨，“上午在她家禾场上你也是看见了的。你走后，她问了个明白，说我多管闲事。”

“那你就看她的脸色行事？”

“你也知道，我现在求着她。”

“你想过没有，我哥要是不走，你追她也是白追。”

“可我把你哥送走了更把她得罪了，那求她不是更难！”

“那你就掂量掂量看甚重要！”

贵田磨磨蹭蹭的，香莲就直拿眼横他。香莲说：“今日这个忙你要是不帮，从今以后我也不会再叫你一声贵田哥！”就气着往湖堤上走。原打算反激他一下他会再次答应帮忙，可等她走上湖堤了，也没见他应话，准备再转去求他，可扭头一看，他已顺着田盖往村里走了。喊他转来也不好喊了，香莲就觉得脑壳发炸。原说了保证夏英今日走的话，现在车子泡了汤，怎么好交账？得赶紧想办法。一时就惶了眼，想去想来只有找船，最后一班船可能还没开，去请船老板稍等一会也不是不可能的。香莲风风火火地来到湖码头，哪儿还有什么客船？湖边连个鸭划子船都没有了！问一个在田里扯草的人，扯草人却调笑道：“你这时来赶船？这时回去烧晚饭火还差不多！还是明日起个早吧！”

车船都没指望了，夏英明早不能按时上班那不要怪死人！她

去城里的事不要受影响？还怎好去那柳林见夏英？便回去同她妈商量。吴天秀一听，就像湖里翻了船，急得直跳脚，把她埋怨得告饶了方罢休。两人便商量怎样跟夏英说。商量了一会也没有合适的理由能让夏英接受，只有说开汽车的贵田得了拉肚子的急病。香莲一想，这理由最合适，刚才贵田正巧往村里去了，正好说他是去上厕所的么！

香莲硬着头皮到湖边去会夏英。一路上想得最多的不是夏英明日旷不旷工的问题，而是想到她会生气，她生气了还会不会下法子给自个在城里找事做？自个去城里的希望会不会落空？她的前途和命运早已寄托在她哥和夏英身上，他们的婚事成否将是决定性的。今天这事办得这么糟糕，会不会影响夏英对自己的看法？会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程俊今天去不了城里，这一夜过后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呢？

## 四十一

夏英在柳林中眼巴巴地望着围栏边船上的程俊，觉得心里空悬悬的。他昨天是兵临城下在她强烈感情的巨大压力下答应回城的，他几乎没有作任何的分辩，她这时才感到这比必要的分辩要虚假得多！她似乎发现这正是他的一种狡猾表现！就像跟她提出分手回来时不打照面不说理由说走就走一样，令人不可捉摸不可理喻。她想，在他搞围栏养鱼搞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说上几条理由的，但他却……她的疑虑越来越大，担心越来越多。她想，万一他不肯跟她回城了怎么办呢？正要思考这个问题，她看见两只船拢岸了，张书记、程俊、李元德和其余的人都跳上岸来。只见张书记对干部们和看热闹的人发表即席讲话：

“……程俊同志搞的围栏养鱼是个创举，这是把陆地的精养鱼池搬到大湖里的一个尝试，如果喂养成功，将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听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都将眼光投向程俊，程俊微笑着却显得不好意思。夏英看到这个场面，冷了半截腰，可她也作好了思想准备，万一程俊改变态度不肯进城了，她一定拂袖而去，绝不强求。尽管如此，仍惴惴不安，巴不得张书记快点讲完，好拉了程俊上路。

这时，香莲从湖堤下上来了，她见张书记正在讲话，就蹑手蹑脚地朝柳林边走来。夏英见了就问：“是甚急事？”

香莲怎好回答！只有扯了谎说：“贵田哥拉肚子，我从家里拿了止泻药送去了。”她得意这个谎扯得高明。

“刚才都好好的，怎的拉起了肚子？！”夏英有点奇怪。

“你没见他往村里上厕所去？他刚才叫我就是问我家有没有药！”

“拉得厉害吗？”

“厉害。我送药去不到半刻工夫都拉了三四遍了。”

“那！那还能开车吗？”

香莲颓丧地看了她一眼，低下了头。

不用说，夏英便明白了，一时间就惊愣得如鲠在喉！刚才担心程俊走不了，现在连自己也走不了啦！

“对不起，”香莲说，“没想到贵田哥会得急病！”

她要是自个的妹妹，按自己的个性，早就会发脾气了，可夏英望着她，一句责备的话都不好说。想了想，这也是她始料不及的！可自己走不了明天上班怎么办哟……这口气不出出心里也不快活！想去想来还是要怪香莲，要不是她保证有车送，说不定自己先搭了船走了，也不至于落得这样的境地。可看见香莲一脸求

饶的神情，又把话噎住了。

夏英只有把气憋着，又听见围栏边响起了掌声，便扭头去看，就见张书记的话讲完了，人们开始走散，程俊送着张书记和李元德，元珍同茵兰不时回头看看程俊和张书记他们，又不时眺望一眼柳林边的她和香莲，都往湖堤下去了。香莲要去喊程俊，夏英要她不喊，她不相信这半天程俊没看见她！看他会不会自己转来，看他心中和眼里有没有人！他要是不转来，回去跟他没完。就跟香莲从柳林边出来慢慢往湖堤下走。

走了还没几步，就见程俊握别张书记和李元德，大踏步地望着她们转来了，看样子很高兴很急切。一到跟前就笑着说：“夏英，没想到你会来看。”

“我还以为你没看见我呢！”

“哪能没看见，你同香莲一到柳林边就看见了。”

夏英心中虽然又担心又着急又有气，但此刻能见他主动转来，多少也有些安慰。便带点揶揄的口气道：“看来你干得不错！”

“没想到乡里这么重视。”

“既然如此，你还跟我走吗？”夏英问这话时口气很生硬。

这也是香莲的担心。香莲拿眼看她哥，只见他茫然地问夏英：“你怎的啦？你怎的问这话？”

夏英硬鼓翘皮地转过头去，没有吭声。

香莲见她不好说，就道：“夏英姐看你这个架势，不像是走的样子。”

这句话回答得高妙，夏英不由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我既然说了走，自然就会走，还有什么怀疑的！”程俊几乎没有思索。

这个回答出乎意料！夏英猛然回头看他，难道自己的分析有

误？难道自个的判断错了？难道程俊真的为了她而放弃这一切？她看了他好一会，仍然将信将疑地道：“你真的走？”

“怎的？你不相信？我这不是要同你走吗！”程俊说后，拉了夏英就大步走。

夏英反而站住了，不肯走。

“快点走嘛，时间不早了！”程俊催促道。

不知怎的，夏英的气还是上来了，忍不住撒起娇来：“怎么走？是坐飞机是坐轮船还是长了翅膀飞回去？！”

程俊有些莫名其妙：“你这是怎么啦？难道还在怀疑我不走！”

夏英木着脸，只不说话。

香莲过意不去了，方说：“贵田哥突地拉肚子，今日走不了啦！”

程俊这才知道原委，就抬头看了看天，日头已经往西坠去，方知无法走了。就安慰道：“这是意想不到的事。这样吧，明日回城，我去你厂作检讨。”

“你说得倒好，我们厂谁认识你！”夏英这口气只有朝他发。

“无非就是一个月的奖金，我负责赔付行不行！”

“谁在乎那奖金？叫厂里批评几句划不来！”夏英也嗔了他一眼，方罢休。只要他肯走，明日走就明日走吧！

他们三人一伴回村，老远看见一辆中型卡车停在家门口，正诧异时，就见坐在驾驶房里的贵田嬉笑着向他们招手，叫他们快点走。先是香莲吃了一惊，接着程俊和夏英也发愣了。

待走近了，程俊问：“你能开车？”

贵田笑着，俏皮地道：“怎的问这话，这村村落落男女老幼谁不知道我胡贵田在开车跑运输，难道你不知道？”

“我怎不知道！”程俊说，“我听说你突然拉起了肚子。”

“我拉起了肚子？”贵田感到蹊跷，“我拉什么肚子！”

程俊和夏英面面相觑，见贵田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不像拉了肚子的样子，便有些奇怪，就转过来看香莲，香莲早红了脸勾下了头，更是莫名其妙。夏英不知她在搞什么名堂，虽说今日可以有车回城了，但毕竟虚惊了一场，有些不高兴。

香莲瞅见了道：“对不起，夏英姐，我搞错了。”这么说时，她又横了贵田一眼。

夏英看在眼里，心想，这之中一定有什么名堂。这时也不好问不好说了，就要程俊赶快拿了行李好走。程俊隐隐约约察觉了一些什么，但并不在意，就同夏英进屋去了。

## 四十二

第二天，元珍来到田里收割油菜，一下子就割了一垌田。汗水打湿了额头上的刘海，她才站起来舒了口气。她了望一下周围的田园，只见麦穗下垂，豌豆结果，油菜籽变黄，已是一派夏熟景象，不少田地里都有人在收割，她不由有些怅惘，想起程俊围栏养鱼的经过，想到程俊就这样走了，不由又有些沮丧茫然，她有些不好想，轻轻地叹了口气。

“元珍！”茵兰在不远处收割，早就想到元珍这里来说话。见她在歇息，就走过来了。

元珍回应了一声，只听她问：“程俊是不是回城去了？”

元珍本来就在烦程俊，不愿回答，就说：“我怎知道！”

茵兰又问：“他没跟你打招呼？”

元珍更不快：“我是他什么人，他要跟我打招呼！”随即勾了头猛烈地去割油菜。

茵兰见她心烦，也觉茫然，自言自语：“不是说程俊和夏英分了手吗！怎的又和好了？”

元珍不理不睬，依然猛猛地割着。茵兰自觉没趣，转身就走。

元珍觉得不该这样对她，站起来喊：“茵兰！”

茵兰车转身来，凝眸看她。

元珍说：“你问程俊做什么？他昨天就走了。”

茵兰有些不自在：“我不过随便问问。”

元珍知她担心贵田的意向，瞄了她一眼：“看来你希望我和程俊相好。”

茵兰走拢来：“我觉得你们两人挺相配的。”

元珍陷入怅惘中：“我同他并没什么，再说他同夏英并没有真正分手。”

茵兰问：“那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她看出她的心理。

茵兰想着什么，突地说：“你应该去找郭成福扯皮。”

元珍知她的意思，却问：“找他扯什么皮？”

茵兰没有直接回答，却反过来问：“谈了几年就这样算了？”

“不这样算了要怎样？”

“要他赔偿耽搁的青春。”

“那不反而作贱了自己！”

“那你白白耽搁了几年青春？”

元珍感慨地道：“茵兰，我们无非出生在农村里，有人看不起我们，我们更应该争口气。”

茵兰有些同情地说：“成福哥也是农村的人，我最气恨农村的人瞧不起农村的人。”

元珍说：“算了，好合好散。”

茵兰联想起自己，道：“元珍，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此刻来她这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她是来提醒她，她正在同贵田好要她不要当第三者，元珍的心中不是味，却假意不知说：“什么事怎么办？”

茵兰再不好隐晦了，说：“我和贵田的事……”

元珍有些忿然，却强压住：“你们不是很好吗？”

茵兰说：“他好像三心二意！”

元珍把头扭过一边去。茵兰见话谈不下去，就到自家田里收割去了……

到了下午，贵田被别人请来拖运田里的油菜。他把汽车停在路边，跳下车来，同两个农民把割了的油菜一捆一捆地摞进车箱里。就在转身的时候，看见了在远处收割油菜的元珍，心中一动，便向元珍走来。

元珍已割了一大片，割了的油菜一垅一条地整齐铺开。

贵田向她走来说：“元珍，要不要我帮忙？”

元珍抬头看了他一眼，又勾下身去挥镰收割，一会才说：“不要。”

贵田说：“割了这么多，我给你拖回去。”

元珍心情复杂地说：“茵兰在那边，你帮她去拖吧！”

贵田展眼望去，看见茵兰在不远处的田间正在瞧他，便有些不自在。他也知道元珍话里的意味，但还是说：“帮她是帮她帮你还是帮你。”

元珍这才站起身来说：“茵兰对你是一片真心。”

贵田说：“这我知道，可是——”

元珍直言相劝：“跟人家相好，就不应该三心二意。”

贵田说：“我们并没有明确关系。”

元珍真诚地劝慰道：“你应该让人家吃定心丸。”

贵田乘机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我要等你有了结果以后……”

元珍羞涩地把脸掉过一边：“你不要等我……”

贵田进而地说：“郭成福同你分手后，你没给我机会，现在程俊走了，你应该……”

“贵田，”元珍回头瞅着他，“茵兰是个好姑娘，你不能负她！”元珍这样说了后，心情方好一些。

### 四十三

程俊到城里的第二天就上了班。这是一家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夏英的姐夫彭开成的同学安排的。彭开成的同学没有找他当了调研员的父亲，他自个就是这家公司分管人事的副经理。说来也是机会，这家公司搞保卫的人年纪又大又有病，正需要一个青壮男人接替，彭开成一去说了程俊的情况，人家当即就拍了板。不仅门房里有床睡，公司里有饭吃，吃住不愁，而且工资定得较高，每月五百元，加一百元的夜班补助，共计六百，这比一些单位的正式职工工资都高，还可享受一份五八腊的福利，搞得好，将来还有转正的可能。公司装潢漂亮，各种条件也令世人羡慕。对于这份工作，夏英和夏玉甚为满意，就是程俊也无话可说，这比他当泥瓦工，泥里水里，爬高下低，风吹雨打，住工棚，睡竹踏板，不知要强到哪里去了！

他的工作很单纯，主要是搞保卫，另外兼顾烧烧开水。门房中配置有液化气坛和液化气灶，烧开水很方便，对他来说不算回事，只不过顺便照应一下罢了。但是室内温度却有些高。现已入夏，天气燥热，加之打了领带，就感到不舒适。这时，他把开水

注到水瓶里后，额头上已沁出了汗水，他便去解领带，他把领带拿在手上时，却想到前天来上班时的情景。

这是前天午后的事。夏英说到这样的单位上班要像个样子，要他尽量穿得清爽漂亮一些。程俊心想也应该这样，就穿着白衬衣黑长裤来穿衣镜前照看。夏英在一旁打量了一下，觉得他这样黑白搭配很精神很潇洒，就拿了把梳子一边给他梳头发一边开玩笑说：“你额头上的疤痕完全长好了，再把头发梳理整齐，就不亏你妈叫你俊儿了！”

程俊也很高兴，程俊说：“本身模样就俊嘛，不然你会这样追我！”

夏英把摩丝挤在梳子上：“谁追你了，要面子！”

程俊说：“那你这次跑到荷湾村去做什么？”

夏英用摩丝给他梳头：“你说我去做什么？”

程俊道：“还要我说！”

夏英说：“你要是认为你长得俊我才去找你，你就大错特错了！”

程俊故意地道：“那你为什么？”

夏英乜他一眼说：“你自己明白。”

程俊佯装道：“我不明白。”

夏英给他梳了个流行分头说：“你不明白算了。”

程俊凝视着她道：“我知道你为什么。”

“为什么？”她也凝视他。

“为了爱情！”说着，程俊搂着她就要吻。

夏英推开他：“不忙。”

程俊茫然：“还等什么？”

夏英掉眼去看梳妆台边墙上挂着的那条花色真丝领带，走过去取了来说：“戴上这条领带就更俊了！”

这条花色真丝领带正是他退还给夏英的那条。程俊见了，自觉惭愧，看着她，无言以对。

夏英心绪飘然地说：“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戴这条领带。可古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你现在回来了就应该戴上。戴上了一是更加潇洒英俊，二能证明你不仅人回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心也回到了我的身边。”

程俊不好意思地接过来，对她的深情既感动又愧疚，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夏英见他踟蹰不语，问：“怎的，你不愿戴？”

程俊这才说：“我不会打领结。”

夏英白了他一眼，拿过领带，套住他的颈项打起来。

领结打好了，夏英含情地瞅着他，半开玩笑地说：“但愿这次能套住你……”

程俊看着她，苦笑了一下。

夏英激情满怀地看着他，等着他吻。

可是，程俊的兴致却消退了，他凝视着她，一时涌现不出那种激情。

夏英却挨拢去，搂住他一头倒在他的怀里。

此时，他低头看了看胸前的领带，既有些酸甜苦辣的感觉，又觉到了它的分量它的意义它的内涵。

一天下午，又到了烧开水的时候，程俊把一壶水放在液化气灶上，把气罐打开，把火打燃，然后端着茶杯坐到窗口边，不时看看堂厅里偶尔进出的职员，不时望望大门外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不免既有些闲情逸致又有些百无聊赖。自自然然就想到了郭成福，他来了几天还没见到他，元珍的事儿还没跟他说哩！自个当保卫，不能去找他，不知夏英跟他把信没有？这时，就见夏英匆匆地从大门口走进来了。

程俊说：“都下了中班？”

夏英说：“一下班就到这儿来。”随即走进门房内。这几天下班后她总来跟他作伴。

不等夏英歇口气，程俊问：“郭成福怎么不来，你到底跟他把信没有？”

夏英因为郭成福向她表露过爱情，不好意思去找他。就说：“慌什么，以后他知道了自然会来！”

程俊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程俊也因为元珍对自己的倾心自己对元珍的好感不好意思见郭成福，但又觉得欠了元珍的情，应该撮合她同郭成福和好才对得起她才两全其美。便说：“我找他有点事。”

夏英问：“什么事？”

程俊说：“他同元珍的事。”

提起元珍，夏英便想起在荷湾村的情景，总隐隐地感到她对程俊有点那个。尽管程俊作过解释，但她的直觉令她还是有些怀疑，见说到这个话题上来了，遂问道：“元珍总跟你在一起，好像对你有点特别？”

程俊冷不防吃了一惊，他怀疑她向香莲打听到什么，便支吾地说：“我不是说了吗，她只不过有时帮点忙。”

“村里这么多男人都没帮，单单要她一个女的帮！”夏英又显出酸味。

“这，”程俊有些语塞，“人家愿意帮忙，难道要人家不帮！谁不给谁帮个忙儿？”

“我看她对你挺好的，那天你同你爹去湖边稳桩，她知你要走，特地到湖边去会了你。”夏英有意诈他。

程俊更是吃惊，她怎么会知道？！难道她在老远看见了？还是听别人说了？也许她在捕风捉影，便以攻为守：“你这是什么

意思？”

夏英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他，不紧不慢地说：“那天我看见她一个人怏怏不乐地从湖边往村里来，她知道你要走，她心中好难过哟！”

“你——?!”她终于看见了，程俊惊疑不已。

“我知道，不是她，你的围栏养鱼搞不成！”

程俊紧张得冒出了热汗：“你!?!——”

夏英进一步掏他：“你是不是同她相好？”

“你，你有什么根据？”程俊为了搪塞过去，想到了一个理由，“是她哥要她给我送信，说乡里张书记要来看围栏养鱼，要我准备汇报。”

夏英这才想起去元珍家时，她哥问她给程俊送信的话，原来是这么回事！心中留存的一个疙瘩才消了些，但还是说：“心中无愧，哪怕打雷，我不过顺口问问，你这么在意做什么！”

见她并不知情，程俊才松了一口气。他要反击她一下，他说：“想不到你是一个醋大王，那你跟成福在一起我怎么没怀疑你！”

夏英也吃了一惊，难道他知道了什么!?!连忙故作姿态地问：“我同郭成福在一起怎么啦？你说。”

“你同他在一起吃饭，像小两口一样。”

“这有什么？”夏英急着分辩，“他是你的同乡朋友，他来了，难道要把他赶出去不成！”

“你看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程俊心里好笑，“我不过随便问问看你急的！”

“你说是没怀疑，看来还是在怀疑。”夏英为了争赢头，最终又抵了他一句。郭成福向她求爱的事，她相信郭成福不会向外人说，程俊显然并不知道，夏英这才放下心来。

总算摆平了，程俊把话题回到元珍同郭成福身上来，程俊道：“不瞒你说，我觉得元珍是个好姑娘，我想给成福做做工作。”

女人是不希望自个喜欢的男人当着面称赞别的女人的。尽管程俊是为郭成福着想，可夏英听他称赞元珍，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夏英下意识地想，郭成福如能同元珍重归于好也是好事。不知怎么的，她总像有种感觉，元珍是她潜在的情敌，不如成全她同郭成福……

## 四十四

夏英来到魏记家用电器店附近，见魏方站在门口，像回避瘟疫一样地掉头就走。

魏方看见了她，喊道：“夏小姐！”

夏英只好站住，回过头来冷冷地朝他看。

魏方走近了说：“还在生我的气？”

夏英瞟他一眼道：“谁生你的气！”

魏方说：“那看见我怎么就走？”

夏英疑惑地看他，见他面善，说道：“我找郭成福。”

郭成福已听见魏方喊夏小姐的声音，这时走出来了，夏英一见，不知怎的，回身走开。她隐隐地听见魏方跟郭成福开玩笑，要郭成福快追，脸上顿时就像有蚂蚁在爬，不由步子越走越快。

一会儿，郭成福追上来了问：“这几天怎不见你？”

夏英没好气地道：“各上各的班，怎么好见！”

郭成福说：“晚上可以见嘛，可我找你几次你都不在。”

夏英道：“你找我做什么，以后没有事你不要随便找我。”

“你今日怎么啦？”郭成福见她口气与往常不同，就说，“我找你真还有点事。”

“甚事？”夏英睁大眸子。

“我们魏经理还是想请你到店里来当营业小姐。”

“你又来当掮客啦？”

“人家魏经理真的是好意，你还把人家搁在心上。”

夏英横眼看他：“我又没说他什么，看你这效忠主子的样子！”

“人家魏经理刚才又说了，绝不会亏待你，请你再考虑一下。”

“你告诉他，我谢谢他了。”夏英毫不犹豫。

“夏英，你真的包装一下很漂亮，”郭成福苦口婆心，“不然，魏经理怎么会选中你，我怎么会喜欢你。”

“你?!……”

“你要是来老魏这里打工，”郭成福迫不及待地把手抢过来，“我们俩人在一起，朝朝暮暮不更好吗！”

夏英白了他一眼：“跟你说，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怎么，难道我对你不是真心？难道你……”

“程俊已经回城了！”

“啊?!”郭成福先愣了一下，就笑起来了，“我不信。”

夏英又白了他一眼：“我这时来找你就是来告诉你的。”

“真的？”郭成福将信将疑。

“我前几天到荷湾村去了。”

“你到底还是去了？”

“我不去程俊会来吗？”

“程俊那样坚决要回乡发展，据说围栏养鱼又搞得不错，他怎会吃回头草？”

“可他回来却是事实！”她俏皮地看着他说，“他在信托投资公司当门卫，你这时去就可以见到他。他想见你。”

郭成福与夏英分手后没有即刻到程俊那儿去，不是不愿见他，是觉得对不住朋友，在夏英没有同意分手他们没有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不该去向夏英表达爱情。现在程俊又回心转意，叫人多不好意思！看来自己是得打消对夏英的念头了！他走在街上，总觉得若有所失。他不由佩服夏英，她真有狠气，居然去荷湾村把程俊弄回来了！

他回到门店里，老魏好像在等他，一见他就问：“怎么样，夏小姐到底愿不愿意来？”

“我看她不会来。”

“她还在生我的气，”老魏有些遗憾，“不过，我上次的话也是说急了一点。”

郭成福心里明白，夏英不会来打工也不完全是老魏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她舍不得铁饭碗，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她郭成福，鉴于他向她求过爱，她不会跟他共事。于是，他讨好地说：“没事。她是个直率人，我上回就跟她说清楚了，她还会生你什么气！她让我带信给你，她谢谢你了。”

“既然这样，”老魏见他有些沉郁，“你还怎的不高兴？”

郭成福想说什么，又把话咽住。

老魏滑稽地笑了笑：“我想把她弄来，也是想撮合你同她的美事。你不用急，好事多磨，对于喜爱的女人要穷追不舍，我看你得加把劲，追求的力度要大一些。”

老魏本来是好心，但此时此刻郭成福听了反觉苦涩涩的，便像霜后的小葱——软不拉耷地说：“再用力也没用了。”

“怎么的？你灰了心！”

“程俊回来了。”

“是吗？”老魏讪笑着说，“回来了也没关系，可以竞争嘛！”郭成福又苦笑地摆了摆头。过了两天，他依然没有去程俊那里。

## 四十五

程俊一天到晚坐在门房里，没事可做，没人说话，本就有些百无聊赖，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郭成福来。可夏英给郭成福传信已过去两天，仍不见他的人影，程俊就更觉无聊，时不时地就惦记起围栏里的鱼来。尽管信托投资公司的条件很好，程俊开始觉得新鲜，可现在过了个把星期，就感到有些不习惯了。保卫工作责任重大，公司的现金和账面数字据说有大几千万和几个亿，而且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得日里夜里守卫在公司里，这不免有些锁人。想去夏英那里也很难，要会面只得夏英来。更主要的是程俊的两头兼顾的计划落了空。前些天从乡里来城时，因陆路比水路远，贵田的汽车天黑才到城里，又要吃饭又要送贵田又要安顿下来，程俊来不及把自个的想法告诉夏英。第二天过早后，他准备同她很好谈一谈的，可从旅社来到夏英屋里时，夏玉和彭开成已来了，没说上几句就把他带到信托投资公司去见面，直到现在也没跟她谈到这个话题……他越来越惦记围栏里的鱼。这样下去，他怎能两头兼顾！

这一天午后，夏英下了早班来跟他作伴，见他闷闷不乐，就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说没有，就是惦记围栏养鱼。她不以为然地说：“你爹养鱼的经验比你丰富，有你爹照管，你惦记什么？”

她没有亲身的体验，就没有自个种的菜比别人种的好吃的感

觉，程俊觉得她说这话既好笑又有些不理解人，想了想，回答道：“假如有一天你生了小孩，你自己不抚养，放到远在外地的父母那里去抚养，你惦不惦记？”

这个比喻应该说是很说服人的，可夏英并没从他应不应该惦记去理解，她说：“既然你放心不下，你跟我回城来做什么！”她似乎觉得他的这种惦记亵渎了他们的感情。

程俊这才把两头兼顾的想法讲出来。夏英听了有些愕然，心想，怪不得他答应回城答应得这样爽快！她一直有些疑惑，原来他是这样的打算！不知怎的，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原以为你这次回城完全是为了我，想不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她说得有些伤心。

“当然是为了你，”程俊分辩说，“你也知道我搞围栏养鱼的艰难过程，你也看见了我搞得这样好，乡里村里这样重视，不是为了你我会来吗？”

“既然为了我，就应该安下心来，人在这里心在那里怎样搞得好工作！”

“我两头兼顾想得挺美，现在兼顾不成了，难道惦记一下都不行吗！”

“一心不能二用，人家公司见你心不在焉，人家就会有意见！”

“一个守门看人的工作，一天到晚要那么专心做什么！”

夏英一想也是的，一个年轻男子，一天到晚坐在这门房里，痴不呆的，要不想点心事也不可能，再说这围栏养鱼搞起来也不简单，就再没吭声。可沉静了一会还是嘱咐道：“你要好好干，争取转正。”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既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

她说得也有道理，程俊也深情地看了她一眼，两人就再没扯这事儿。程俊就想到郭成福，要她再去敦促一下。

夏英来到魏记家用电器店街对面，见店铺里没生意，郭成福同一男一女另两个营业员正在闲聊，就叫了一声郭成福。两个营业员一见夏英就跟郭成福开玩笑，郭成福心里又乐又不是味，连忙起身来到街对面。夏英一见就横了他一眼，斥问他为什么不去程俊那里。他推说这两天抽不出空。夏英就嗔着道：“难道你晚上也忙？”他有些唯唯诺诺，夏英就跟他直端了出来：“我看你是不好意思见他！”

郭成福有些慌乱，默认地低下了头。

夏英数落道：“你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看你没什么过错，是程俊提出分手后你才向我提出的，名正言顺，正大光明，有什么对不住他的！”说了把头扭向一边。

几句话就像掷砖头，硬硬邦邦，落地有声，在郭成福心中发出回响。他一想，说得在理，程俊提出分手在前，自己向夏英求爱在后，这不能算亏心事。可他思去想来还是踟蹰不前。

夏英敦促道：“去呀！他天天都在盼你。”

郭成福这才说：“他知道我同你的事吗？”

“他知道什么事？”夏英白了他一眼，“你同我又有什么事！我看你真是做贼心虚！”

郭成福不由脸发热了，人家一没有跟你谈恋爱，二没有做什么越轨的事，三连拥抱接吻都没有，顾虑什么！看来程俊还不知道，便连忙说：“好，我去我去。”

郭成福回到门店打招呼，没想到他们的谈话动作表情都被两个营业员听见看见，又被取笑了一番，这才出来。

郭成福和夏英一伴来到信托投资公司，程俊正在门卫室里烧开水，见了郭成福，连忙笑着迎进来。夏英怕在这里他们不好谈元珍的事，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郭成福说：“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程俊说：“夏英那样狠，不回来行吗！”

郭成福微微地笑起来，他知道，夏英除了长得可以外，正是这个泼辣性格令人可爱。他喜爱她除了想留在城里外，也是喜爱这个性格，他想起她刚才在门店外面说的一番话，虽是像掷砖头，可那语气，那话语，那神态，那强刚的情感，那颗透亮纯洁的心，真能慑人心魄！他说：“看来你是被慑服了。”

程俊说：“你没见她去荷湾村的情景，跟我一见面就是个下马威，再就是驰横，以后就是最后通牒。”

“可以想见，嘻嘻。”郭成福笑着附和着。

“你现在怎样？”程俊想把话转入正题。

“马马虎虎，你呢？”

程俊出了口长气：“可以是可以，就是太锁人太不自由，没日没夜，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天天想去你那儿，却不能离开。”

郭成福说：“应该有人换换班嘛！”

程俊说：“单位总共只有二十来人，人家不愿请两个保卫。”

郭成福有些不平：“没有休息日那怎么行？”

程俊愁苦地说：“可人家的条件就没休息日。”见他还站着，又说，“随便坐。”

郭成福坐在椅上，又互问了一些别后的话，程俊方提到他同元珍的事。

程俊问：“成福，你同元珍的事还能不能挽回？”

郭成福没料到 he 提出这件事，迟疑了一会道：“我为这事一直苦恼，她进不了城，也不太想进城。我也不好办。”

“关键看你还喜不喜爱她？”

“怎么说呢，我喜爱她她也不能来城里。”

“可以慢慢想办法把她弄到城里来嘛！”

“她若来了，到哪儿去吃去住去找事做？”

“等你脚跟站稳了，有了钱，租得起房，再把她接了来，再慢慢找事嘛！”

“这我也想过，不是那么容易。”

“她这么勤快，就是去馆子里洗碗也不会要你养活！”

郭成福不做声了。元珍跟他同村生同村长，又相好了几年，下了很大决心，才弄到目前疏离分手的局面，现在他又来撮合，心中便不是味。

“成福，”程俊语重心长地说，“元珍确实是个好姑娘，心眼好，又聪慧，又开窍，又温顺，又和气，长得也还标致，我看你是不是重新考虑一下。”

“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郭成福道。他也听说过元珍同程俊打得火热的话，心想，她既然这样好，你怎么不找她，你找了个城里姑娘，我还不是想找个城里姑娘！不由得想到自己追求夏英的事，脸就有些红涨，就像偷了他的东西一样，下意识地瞟了他一眼，不自在地把头扭过一边。

程俊见工作做不下来，遂又想起元珍的态度，元珍对成福也失去了信心，不由得想到元珍对自己的喜欢，自己对元珍的好感，也像偷了他的东西一样，脸上也有些发烧，也瞟了他一眼，把头扭过一边。

僵持了一会，郭成福道：“程俊，我正在上班，不能久待，以后我会常来的。”说了就往外走。

程俊喊住了道：“成福，同元珍的事，你再重新考虑一下。”

## 四十六

元珍虽然没有同程俊谈恋爱，可程俊走后，她却有失恋的感

觉。在某种程度上比同郭成福分手还要痛苦。特别是贵田又乘虚而入，她又夹在茵兰和贵田之间，心中便又增添了许多烦乱。但不论怎样，她依然关心着围栏养鱼，她觉得这不仅仅是程俊的事，也是全村甚至整个洪湖的事。现在程俊去城里了，她更应该关心。几乎每天都要来看个一两遍。今日，她又来到围栏边，碰巧程大民正架船在巡栏投料，便关心地问：“大叔，要我帮忙吗？”

程大民看见她，心中总有些可惜的感觉。可惜自个的儿子不能接受她的一片真情。见她问起，连忙搭讪道：“不要，谢谢你啦！”

元珍无话找话问：“鱼长得还好吗？”

程大民随口应和说：“长得还好。”

元珍想问程俊的情况，又不好意思问。程大民看在眼里，很是怜惜，慢慢撑着船沿栏行进。一时间，都不知再说什么。

这时，元珍听见垸堤内有说话的声音，掉过眼来，看见香莲和茵兰从田间小道上走过来了，她想躲避她们，便假装没看见，往湖堤上走去。可茵兰和香莲早看见了她。

茵兰喊：“元珍！”

元珍不得不站住，回头看她们，见香莲犹豫了一下，陪茵兰向她走来了。元珍不太想见茵兰，但此时也不得不见。不知怎的，她望了程大民一眼，这才向她们迎去。

走近了，茵兰问：“去不去城里？”

元珍冷不防她提出这个问题，看了看香莲说：“不去。”

茵兰说：“去嘛！”

元珍说：“我没有什么事要去。”

茵兰说：“香莲去看她哥，我们一起去玩玩嘛！”

元珍依然说：“不去。”

茵兰说：“难道你不想去看看程俊？”

这话问得元珍好尴尬。她真想去城里看看他。可是，她怎好去，她怎能又去夹在程俊同夏英之间，她不知怎么回答。此刻，她料知香莲也不想要她去她哥那里，便慌忙说：“眼下正忙，没有工夫去玩。”

茵兰却坚持要她去：“去嘛，也一起去找找郭成福，我们帮你找他算账！”

元珍更加难堪。她说：“既然他变了心，还去找他做什么？”

都是同村姐妹，香莲见元珍窘迫的样子，心情很复杂。她一直没开口，见提起郭成福，这才说话：“元珍姐，你就这么答应同成福哥分手真是太便宜他了！”

元珍说：“事情已经过去，我也不想难为他了。”

香莲和茵兰互相看了一眼，像是对她不可理喻，又像是怀疑她另有图谋。

元珍见了，更不舒服，便连忙把话题引开，主动地问：“茵兰，你同贵田的事怎样了？”

茵兰不好说，掉过眼去看洪湖。

香莲希望贵田同元珍相好，有意说：“贵田哥的心不在茵兰姐身上。”

茵兰当然知道贵田的心在谁身上。她听了香莲的话，遂有些伤情。

元珍见香莲弦外有音，为使茵兰放心，连忙说：“茵兰，我已劝过贵田，要他不要负你一片真情。”

茵兰疑惑地看着她：“谢谢。”说完便同香莲走了。

元珍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回想刚才的经过，想到茵兰的痛苦，想到香莲的倾向，心中更加烦恼和不安。快到家时，李元德迎面走过来急急地问：“程俊回来没有？”

元珍说：“没回来。”

李元德急忙从她身边走过去。

元珍发现他有什么事，回头喊：“哥，有事吗？”

李元德回过身来说：“围栏养鱼已经引起市里的关注。洪湖水产开发公司的童经理要来搞调查研究，乡领导非常重视。张书记说，事关大局，涉及市里明年在我们乡投资的大事，也涉及到围栏养鱼搞不搞规模经营来产业化的问题。要我们不能马虎，作好接待汇报工作。”

元珍一听急了：“程俊不在怎么办？”

李元德说：“我正着急哩！”

元珍走拢去说：“只有你和程大叔接待了！”

李元德说：“不行，张书记要程俊介绍情况。”

元珍说：“那怎么办？”

李元德说：“你不是说他两头兼顾吗？去了一二十天了也没见回来！”

元珍也疑惑：“谁知是什么情况！”

李元德埋怨说：“程俊真是！一个劲的要搞围栏养鱼，搞起来了，舆论造出去了，他却又走了人！”

元珍也着急，元珍说：“我知道情况，我来介绍。”

李元德想了想道：“不行，你怎么能代替程俊！”

## 四十七

没有节假日，别说程俊百无聊赖，就是夏英自己也不自在。都是妙龄男女，都已进入婚龄，谁不想有两人的世界！谁不想有柔情蜜意！谁不想单独在一起散步、游玩、吃饭、买东西、看电

视、看戏看电影什么的！可是现在，只有在那门房在人们眼皮底下见面。长此下去是不行，更令她担心的是程俊难以坚持，得想办法要信托投资公司再雇个人轮流倒班。想去想来也没别人可以帮忙，只有找姐夫彭开成，由姐夫再去找找他当副经理的老同学。

夏英来到姐姐家时，姐姐夏玉正在同姐夫彭开成打嘴仗。夏玉烦躁地说：“承包额这样高，我不搞柜长了！”

“你冷静点行不行？”彭开成见姨妹来了，把话咽住，打过招呼后，走到画框前，欣赏自己的贝雕画《洪湖之春》。

夏英知道姐姐是为她们商场搞新一轮承包的事。见气氛不好，劝道：“姐，承包额高了找经理谈谈嘛！何必生气？”

彭开成笑了笑道：“我也是这样说，可你姐姐就喜欢急躁。”

夏玉又冲着彭开成嚷道：“完不成任务要赔，你赔不赔？”

彭开成说：“如果你怕担风险，那就让给别人承包算了！”

夏玉说：“我搞了这几年柜长，怎能让给别人！”

夏英为缓和气氛，也赔笑：“那就找你们经理讨价还价呗！”

彭开成道：“再把每个季度的营业额算算，实事求是，我相信你们经理是通情达理的。”

夏玉不吭声了，转过来问夏英：“你们鞋厂怎么样？”

夏英的神情一下变得像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样子，蔫乎乎地说：“接的这批订货做完了也不知还有没有事做。”

彭开成得意地道：“我们贝雕厂正在同洪湖水产开发公司联合，搞珍珠蚌生产加工贝雕一条龙。”

夏玉嘲讽说：“什么搞联合，实则是被人家收购了！”

彭开成辩解：“怎么能说是收购？贝壳能值几个钱？无非就磨点贝壳粉，主要是加工珍珠，把贝壳变为艺术品才值钱，我们各有优势，取长补短，互利互惠。”

夏英说：“姐夫，那你以后有机会下洪湖深入生活了！”

彭开成说：“我想会有机会。”

夏英说：“程俊老家荷湾村真美，你有机会去那里看看，说不定产生灵感，创作出好作品来。”

彭开成谈起创作来了兴致：“好啊，我创作了《洪湖之春》，还想创作《洪湖之夏》、《洪湖之秋》、《洪湖之冬》，想创作许多以洪湖为背景为题材的艺术作品。”

夏玉揶揄道：“想得美，创作出来了又怎样？谁买？放在屋里自我欣赏。”

夏英走过去看贝雕画《洪湖之春》，兴致又好了一些：“我看姐夫的贝雕画不错，不说达到国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只是还没出名罢了。我看我姐夫迟早会出名的，一出名了什么东西都卖得出去了。”

像这样褒奖又说到了心坎上的话，对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就像俞伯牙遇到了知音，彭开成要多高兴有多高兴。实在说，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只是自己在这小小的县城里，养在深闺人未识，难以被人发现，难以引起新闻媒体和评论界的重视，要是在省里在中央，艺术氛围好，有名人赏识荐引，只怕也就出了名，说不定都被人家冠以青年艺术家的桂冠了！于是就笑着说：“夏英，你好有见地，我看你的艺术细胞比你姐要多好多。”随即望着夏玉直笑。

夏玉也不示弱，讥讽道：“我看你是狗子坐轿子——抬举不得。”

两口子又回对了几句。夏英见气氛好些了，方对彭开成说，“姐夫，程俊搞保卫，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你能不能要人家找个换班的？”

夏玉一听拉下了脸，连忙说：“脚跟还没站稳，就提这样的

要求不太好。”

彭开成为难道：“原来别人说的条件就是没有人换班。”

夏英傻起眼说：“程俊一个大活人，哪有不走动的？”

彭开成回想了一下，点头道：“也是个问题。”

夏玉怕彭开成又去找人家会丢面子，有些不耐烦：“当初只要人家答应要程俊，什么条件都答应了人家。现在人家要了，名堂就来了。”

夏英硬起口气说：“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现在人都上了三个星期的班了，提出休息问题是合情合理的。”

姐妹俩你一句我一句争辩起来。当姐夫的总是要顺着姨妹子的，加之姨妹今日又褒奖又做了他的知音，彭开成兴致极好，同时他也相信，夏玉心底里也是希望遂妹妹的意的，为讨她姐妹两人的好，便道：“好吧，我再去找人家试试。”这样才化干戈为玉帛。

## 四十八

信托投资公司门房里，郭成福在同程俊谈心。郭成福是途经这里进来玩玩的，顺便也告诉程俊，他早就深思熟虑过，他同元珍的想法思路观点观念爱好追求都不一样，终不是一条道的人，他就像程俊在今春为回乡发展下决心与夏英分手一样，是下了决心分手的。但他同元珍和程俊同夏英之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程俊与夏英有爱的基础和条件，并且两人还爱着，可以重归于好，而他与元珍之间已不是这么回事。他感谢程俊对他的关心，但他希望再不要来撮合他们，使他早已平静下来的心境又搅得不安。程俊见他话已说到这个地步，除了在内心里遗憾外，再无话

可说。于是，只有把话题引开，闲谈起城里乡下的一些发家致富和一败涂地的事例来。

正在这时，香莲和茵兰来了。见郭成福也在，两人好高兴。程俊和郭成福自然也高兴。相互问过后，香莲在门房里四处打量，又站在窗口旁，看了看铺着彩色水磨石刮了瓷粉吊着水银灯的厅堂，看了看扶手漆得发亮的楼梯以及穿戴漂亮出出进进的男女职员，连连打喷嚏。

香莲车转身说：“哥，你真是到了天堂了！”

郭成福笑道：“有的单位装修得比这还要豪华高雅，你见了只怕惊叹得起鸡皮疙瘩！”

程俊说：“没见过世面，不要在这里闹笑话！”

香莲自顾自道：“我要是在这里当个看门的，一生都满足了。”

“好，那我就让给你吧！”程俊乜了她一眼，“我看你一天都呆不住！”

香莲不解地问：“一天都呆不住？你是不是得了便宜放哑叨！”

“一天二十四小时，捆脚捆手哪里都不能去。”程俊正憋得慌，越说越火，“连夏英、郭成福那里都不能去，想回去看看也不成。”

香莲不相信，便看郭成福，郭成福笑着说：“他来了这么久，的确哪儿都没去。”

仿佛挨了一闷棍，香莲横着眼直盯着程俊，受不了他的态度，满不高兴地说：“唉唉唉，我只随便说了一句，你就这样说话杵人！你怕我真的夺了你的事不成！”便把嘴巴嘟得老高。

茵兰劝解道：“算了算了，刚才高高兴兴的，怎的就争起来了？”

心中憋得慌，也不该向妹妹出气，程俊也觉得话来冲了一点，便不做声了。

郭成福原还羡慕程俊找到了这种好单位的工作，没料到他还有这样的怨言，便笑着打圆场说：“香莲，你哥还没习惯单位的工作，你就谅解你哥，啊，我在上班我先走了。茵兰，欢迎你和香莲到我那儿玩玩。”说了就走了。

程俊这才缓和了说：“你们坐。”又给她们倒了茶水，便问香莲：“围栏里的鱼长得还好吗？”

“你先不问爹妈好不好，竟先要问鱼！”香莲正要回敬他，“我看你把鱼看得比生你养你的爹妈还重。”

知她是赌气的话，程俊并不在意：“洪湖里搞这么大的围栏养鱼，只怕是旷古第一次，怕出问题，我自然要先问鱼。”

香莲的气依然未消：“有爹滋养，你担心什么！”

“这么说，爹很好啰！”程俊为取悦她，调皮地说，“我看妈也好，妈要是不好，你来时不会有这样愉快！”

香莲这才忍不住笑了：“爹妈惦记你，让我来看看。”

程俊突然问：“元珍还好吗？”

茵兰和香莲都很惊讶。香莲道：“你问她？你惦记她？”

程俊也奇怪自己问起了她，自知失言，连忙辩解：“人家一直关心我，帮助我养鱼，我就不能问问！”

香莲看了他一会说：“我看你心中有她！”

程俊道：“你胡说些什么呀？”

茵兰乘机说：“元珍也挺惦记你的，她本想来看望你，又不好意思来。”

“茵兰，”程俊怕她还说出些什么话来，连忙打断她，“你还开我的玩笑！”

香莲想说什么，突然见李元德走进大门，不由一惊，连忙迎

到橱窗边叫道：“元德哥！”

等程俊和茵兰向橱窗外看时，李元德已走到跟前来了。李元德看着茵兰和香莲说：“你们在这里？”

茵兰说：“我们也刚来。”

“元德哥，进来坐。”程俊感到意外，走出门房外迎接。

李元德跟着走了进去：“程俊，你来城里怎的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程俊深感惭愧，连忙说：“对不起，走得太急了。”

李元德开门见山：“洪湖水产开发公司的童经理要来参观围栏养鱼。乡里很重视，张书记说市水产开发公司资金雄厚，童经理的意见很关键。他亲自来看围栏养鱼，事关大局，涉及市里明年在我们乡投资的大事，也涉及到围栏养鱼搞不搞规模经营的问题，涉及到整个洪湖渔业产业化的大事。张书记要我们作好接待准备，要你好好汇报。”

“这——”程俊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时间？”

“明天。”李元德期盼地看着他，“你能不能回去一趟？”

“这——”程俊叫苦不迭，他就像用铆钉铆在这儿一样，怎么离得开哟！

李元德见他面露难色，强调说：“关于你回乡带头开创围栏养鱼的事，张书记已跟市委汇了报。”

程俊又吃了一惊：“跟市委汇了报？！”

李元德说：“市委很重视，认为围栏养鱼开辟了大湖渔业生产的新途径，若试养成功，可以大规模推广，形成洪湖渔业生产新的增长点，要乡党委乡政府好好地抓一抓。”

程俊十分着急：“这，这，这怎么办！？”方把这里当保卫没有节假日没有人轮班的情况讲了。

李元德听了也着急起来，问能不能找人代两天班？程俊说人

生地不熟，能找谁替班？即使找得到，人家公司也不一定信得过。一时间，包括香莲在内，都急得焦头烂额。

程俊见李元德急得够呛，又想到人家作为一个村支书为自己的事亲自来送信，事情又这么重要，不回去怎么行！便说：“元德哥，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我今日赶不回去，明日就赶早回。”

李元德睁大期盼的眼睛，握住程俊的手说：“希望你不要辜负市委，乡党委和村支部村委会对你的期望！”这才走了。

## 四十九

程俊要香莲去叫夏英，来商量找人替代，香莲自然也关心这事儿，也担心哥离开两天人家公司会有意见，同时也想找夏英落实一下自个当保姆的事，便急忙同茵兰一道来到夏英家。夏英听香莲讲了情况后，也焦急万分，赶紧同她们一伴来到信托投资公司，老远就看到程俊焦躁不安地站在大门口，一见她们，连忙迎到大门外。

夏英一走近就刀劈斧砍般地说：“你不能回去。”

程俊懵了头：“不回去怎么行！人家张书记要我汇报。”

“那这里交给谁？”

“我想过了，请原来守门的大爹来照看两天。”

“不行，那人家公司怎样看你？”

“特殊情况嘛，请两天假又怎样？”

“一心挂两头，人家会说你不安心工作。”

“没有休息日，叫人怎能安心工作？”

香莲见他两人争起来了，也急得没法，插嘴说：“让我来照

看两天行不行？”

“这怎么行！”夏英几乎没有思索。

程俊说：“我看应该是可以的，这样，我去找公司的陈经理说说看。”程俊说后回头就走。

“不行，”夏英抢上去挡住，“人家不会同意。”

香莲说：“试试看嘛！”

“这不行的。程俊，你稍等一会。”夏英想起彭开成，“我去找姐夫，看他说找人轮班的事说得怎样了！”

程俊很不耐烦，程俊说：“即使人家同意找人轮班，今天也找不来。”

“你等着，我去看情况怎样？”夏英火急地转身就走，可走了几步又返回来警告说，“程俊，你不要贸然行事，不要自作主张去找什么经理！”说着，又盯了他一眼，这才匆忙地走了。

茵兰和香莲望着她的背影，不由暗暗打“啧”。

程俊只得把茵兰和香莲引到门房里休息。程俊心情很不好，香莲劝说了几句，不顶用，相反还惹得程俊冒火，香莲不好再说。茵兰却从程俊的情绪中，发现程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由暗暗想着自己的心事。话不投机半句多，都只得默默地等待夏英。

过了好一会，彭开成同夏玉终于随夏英急急忙忙地来了。

互相介绍和彼此打招呼后，彭开成却没立马提找人替班的事，只是看着香莲微笑，一会才说：“香莲，你的事倒是落实了。”

香莲眼目一亮：“您是说——”

彭开成面对程俊说：“昨晚我去找了老同学，还没谈及你的事，我那老同学的父亲却告诉我，他们同意香莲去他家做保姆。”

香莲和茵兰为之一振，随即香莲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笑容。程

俊当然若有震动，但此刻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便连忙询问。

只见彭开成继续说：“找人轮班的事我老同学有些为难。因为他毕竟是副经理，得正经理同意才行。”

程俊知道这一商量不是立马就有结果的。便又急得说不出话。

夏英安抚道：“人家答应去找正经理商量，我看这个问题迟早会解决。”

“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程俊说，“童经理、张书记和乡里的一些领导明天上午就要看围栏养鱼，要听我汇报，你说怎么办？”

“看就看呗，”夏英没好气，“你不在，人家一样的看。”

气氛急转直下。彭开成想缓和气氛：“这样吧，我去给你请假，要他们派人值两天班。”

“不行，”夏英立即反对，“来了才二十多天，人都没认熟，就请假，影响不好。”

夏玉随即符合说：“恐怕是不好，以后还想转正的。”

香莲也怕影响程俊的前途，香莲说：“哥，我回去参加接待，我来汇报。”

程俊说：“你怎能代替我！”

香莲说：“我知道情况，我会向童经理张书记解释的。”

夏英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童经理张书记和一些领导无非就是来看一看，香莲和伯父都可以汇报，还有李支书李元珍都知道情况，他们也可以汇报。”

程俊横了她一眼，想说什么，见大家在场，把话咽住。

香莲央求说：“哥，我看就这样，时间不早，只有最后一班车一班船了。你安心在这里，我和茵兰姐先回去了。”拉了茵兰准备走。

程俊还想说什么，夏英武断地道：“我看只能这样。香莲，你尽量早点来，当保姆只带换洗衣服就行了。”

夏英又嘱咐了几句，香莲连连应承，便拉了茵兰往外走了。程俊思虑了片刻说：“不行，我得回去。”

彭开成和夏玉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夏英硬邦邦地说：“哪个敢走！”程俊见她动气了，当着她姐姐姐夫的面，又不好同她争，一时间就像火燎蜂房，焦炙不安。又像两手提篮，左难右难，进退两难。

## 五十

李元德没有直接回荷湾村，而是在荷湾镇下车，来到了乡委会，他要打听些情况落实一下明天参观的程序，另外看到底有哪些领导陪同有多少人去荷湾村参观，他好安排。他在乡党委办公室找到张书记，才知道童经理这次来是市委一把手田书记亲自安排的，可见市委对围栏养鱼的重视，因而这次接待汇报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荷湾村荷湾乡甚至整个洪湖渔业产业化的大局。张书记一再嘱咐，明天的接待汇报千万马虎不得。李元德听后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村里出了件引起市委书记重视的事情，担心的是程俊赶不回来。可他表态说：“张书记，请你放心，我们一定做好接待汇报工作。”

李元德又问了些情况，只见张书记站起来道：“好吧，明天上午见。”

“明天上午见。”李元德走了两步，又返回去问，“张书记，乡里有哪些领导陪同？”

张书记想了想说：“在家的领导同志都去。”

李元德又问：“明天大约有多少人去荷湾村？”

张书记从他的话语和神色中明白了他的意思，正色地看着他问：“你要干什么？又要准备酒菜！”

李元德笑笑：“便饭总得吃一餐嘛！”

张书记不满地盯了他一眼道：“群众说我们‘检查检查，参观参观，群众加油，干部加餐。’我们今后一定要改变并杜绝这种情况，从行动上思想上转变作风。”

李元德说：“饭总是要吃的嘛！”

“从今以后都不要讲这样的客气！”张书记斩钉截铁，“我们九点钟到，看完就回，不吃饭。”

“可人家童经理一行总要吃饭嘛！”李元德真心诚意。

“这你别管。”张书记说，“乡里已作了安排。”说了便往外走。

李元德深知酒桌上好谈生意好作交易，他当然也想市里能到荷湾村来投资，便跟上去磨：“常言道，不喝酒，空肚走，这样待客丑不丑。市里乡里的领导和客人来我们荷湾村指导工作很不容易，若不招待，普天下的人都要笑话我们荷湾村不晓得世情事理。我们再穷，一餐饭还是管得起的。”

张书记回过身来，厉眼朝他看了好一会道：“不要拿群众的血汗钱来买面子，你算算没有？不说多的，明天连陪客少说也有五桌。一桌连水酒只打两百元，五桌就是一千元。一千元是什么概念？就是两千斤谷子，就是两个半农民一年的口粮，就是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实际上，现在请客两百元一桌是远远不够的。我相信这笔账你比我会算。农民的钱来之不易，不要拿群众上交的提留款来大手大脚的挥霍。”说了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没料到请客未成，反而挨了一顿批评。李元德惦记着程俊，他要是赶不回来，明日怎好交待？只得赶紧回荷湾村。可刚出乡

委会，碰到了一位乡镇企业的头头，硬要拉到冷饮店聊聊，这一饮一聊就去了个把时辰。等回到荷湾村，已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元珍还在家门前的禾场上收拾菜子。李元德一走近就问：“程俊回来没有？”

元珍若有所思地说：“我看未必能回来。”

李元德担心地向村落的深处看了看。

元珍说：“哥，你应该作好他不回来的准备。”

李元德想了想道：“妹，你是不是去他家看一看，看回来没有？”

元珍有些迟疑。她当然希望他能回来，她也想去他家看看。可是，她又觉得不便去。

“元珍！”正在这时，茵兰老远喊了一声，走了过来。元珍眼睛一亮，忙站起来说：“茵兰，你同香莲到底还是去了城里？”

“去了呀，”茵兰说，“我们去了程俊那儿。”

元珍说：“程俊哥是不是不回来？”

茵兰一愣：“你怎么这么灵验？”

李元德大惊失色：“程俊不回来？”

茵兰款款笑道：“夏英真厉害，程俊硬要回来，夏英硬不让。”

元珍同李元德面面相觑。李元德说：“程俊怎么搞的，他亲口说，今日如回不来就明日赶早回来。怎么夏英不让回来就不回来？”

茵兰连忙改了口说：“说不准明早会赶回来。”

李元德寻思着，元珍道：“哥，我看你还是要作好第二手准备。”李元德想了想，只有他和程大民来汇报了，便大步往村深处走去。

待李元德走远，茵兰嬉笑起来：“元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元珍见她笑得异样，就问：“什么事这样高兴？”

茵兰说：“程俊心中有你。”

元珍脸色顿时红了：“别拿我开玩笑！”

“真的，骗你是这个。”茵兰竖起小指头。

元珍说：“你别逗了！”

“程俊问香莲，”茵兰学着程俊的口气，“元珍还好吗？”

元珍怔了一下，心中就像有和风掠过，有清泉流来，脸蛋越发红鲜了，却正色道：“茵兰，这种玩笑开不得的，人家有夏英姐！”

茵兰进而说：“程俊连他爹他妈都没问，单单只问了你和围栏里的鱼。为些事，香莲还将了程俊的军哩！”便把那经过细细讲了。

元珍听了又暗暗愣怔了一会，不由喜羞参半，转而愧羞，便嗔道：“茵兰，你明明知道程俊哥有夏英姐，还来逗我！”顿了顿，又抵过去，“你是不是怕我跟你争夺贵田？”

茵兰刷地红脸，正要说什么，贵田就来了。茵兰见他到元珍家里来，更加生疑，瞪了贵田一眼，一声没吭，黑起脸，扭身大步走了。

“茵兰！茵兰！”元珍看出了茵兰的心理。想消除她的疑虑，就喊道，“你怎么就走嘛？话还没说完哩！”

可茵兰没搭理也没有回头，贵田有所察觉，却不知是什么事？便问：“她为何生气？”

元珍的喜悦被贵田来冲淡了，望着茵兰的背影，心中升起烦闷，瞟他一眼道：“你应该明白。”

贵田这才明白过来，便也去眺看茵兰的背影，不由有些踟蹰。

元珍道：“你还不追了去。”

贵田说：“我这会儿又不找她，我追去做什么？”

元珍道：“贵田，你以后少到我这儿来。”

“你怎么啦？”

“人家茵兰对你一片真心，你这样不好。”

“我怎么不好！难道我到你这儿来都不能来？”

“我？”元珍一时语塞，回过神道，“你常来常往，人家会怎么看？”

“我不在乎。”

“可你应该在乎茵兰。”

贵田不做声了，又下意识地掉头往茵兰去的方向看了看。

元珍又道：“你还应该为我作想，茵兰同我有如姐妹，你这样倾向我，叫我怎么去面对茵兰，叫我怎么做！”

贵田见她说得这么认真这么言重，很是沮丧，贵田说：“难道我爱你也有错吗？”说完后，就气呼呼地走了。

## 五十一

夜晚，市信托投资公司门房里，日光灯照同白昼。程俊因为没能回乡，与夏英僵持着。彭开成与夏玉走后，夏英一直守候在这儿。吃晚饭的时候，去街上随便买了点东西来两人吃了一下。两人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大吵没有，却嘴仗不断。两人都想说服对方，可谁也无法说服谁。只得对峙只有僵持。偏偏夏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总想“征服”对方，时不时的就要说话。可一说话，嘴仗就打起来了。

只见夏英又说：“你别好心当着驴肝肺。”

就像汽油碰不得火星，程俊立马就作出反应：“你只知好心，

可好心也会办坏事。”

“可我认为这是好事，你终究要放弃农村中的事的，让你一心一意在城里有什么不好？”

“全靠张书记贷的款，全靠李支书的支持，好不容易搞起来，现在市里又这么重视，我不回去太不尽人情。”

“你的眼光应放远一点，这里的工作影响你的前途和一生。”

“别这么言重，我看我是在混阳寿。”

“混阳寿怎么的？好多有头有脸的人不就是这么混出来的！”

“我看不出当门卫会混出个什么名堂来。”

“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脚跟没站稳，树根没扎深，就想爬高梯当个经理不成！”

程俊冷笑一声：“当经理？我一不懂信托，二不懂信贷，我怎会想到要在这里当经理！”

夏英不知怎的恼怒了：“你这么有志气的，怎么说出没志气的话？业务不懂可以学嘛！”

程俊道：“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人也要扬长避短，我在这里不可能学出什么前途来！”

夏英横了，说：“我就是你的前途！我在城里你的前途就在城里。”

程俊瞪着她，冷静地道：“你不要驰横，我希望你讲道理。”

夏英说：“道理很简单，为了我，不说是看门，就是扫地捡荒货端盘子拾狗粪你也应该安心在城里！”

程俊道：“其实我在乡下发展也是为了你。我的事业发展了，钱赚多了，你的日子不是更好吗？”

“程俊，我也不稀罕你赚多少钱。”夏英缓下口气深情地说，“我只希望你能同我在一起。”

程俊急得没法，正言道：“你真是不理解人！”

“我看是你不理解人。”夏英又好言相劝，“我只要求你在城里，在城里总比在农村好，同我在一起就比什么都好。”

程俊看着她，好像不认识似的。好一会才喃喃地道：“我不想同你争辩了。”不屑地走到床边坐下。

“谁愿意同你争辩？”夏英也坐到椅子上。

“我想起古训，”程俊又回过头说，“刀不可同斧斗，男不可同女争。无理不要争，有理让三分。”

夏英也不示弱：“我也想起古训，宁愿同清白人吵一架，不愿同不清白的人说一句话。”

“你？你真是太不理解人了！”

“你理解人！你理解人就应该听我的，不折不扣地呆在这里。”

## 五十二

翌日一大早，李元德把接待事宜安排好后，就到围栏边去等程俊，可一直等到九点钟童经理张书记来，也不见程俊的踪影。他差点急得要跺脚。万般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由他和程大民来汇报了。

张书记一来，见人丛中并没有程俊，就有些诧异。从村口到湖岸，又顺着湖堤来到围栏边，差不多走了里把多路，村里的干部和许多村民都来迎接来陪同来观看，还是不见程俊，心中就有些不快。等到正式开始参观汇报了，仍不见，怕童经理会有意见，就问程俊哪去了？李元德正担心张书记问哩！便拿出事先想好的话，推说他这会儿有点急事。张书记很不高兴，问什么事这么重要？看了童经理一眼，只差把难道比童经理今日来参观都还重要

的话说出来。李元德虽说搞了几年村干部，可当村支书才年把时间，还没经历过这种大场面，也不善于说假话，不由面红耳赤说他病了。张书记偏偏是个打破砂锅璜到底的人，问是什么病？李元德一时就回答不上来了。

这时，元珍、程大民、吴天秀都很着急，茵兰、贵田也干瞪起眼，可香莲反应快，香莲早就想好了缘由，抢上来替李元德解窘说：“童经理，张书记，我哥昨日到城里办事，也不知吃了什么脏东西，得了病毒性痢疾，上吐下泄，两个小时拉了八次，快拉脱水，他还要赶回来汇报，可人家医生不让，非要他住院，我是连夜赶回来说明情况的。”

“原来得的是急病！”张书记有点遗憾，抱歉地去看童经理。童经理笑了笑说：“没关系，其他人汇报是一样的。”

张书记再没怎么说，可知情的人都看了香莲一眼，都暗暗庆幸蒙混过了关。李元德和元珍至此才松了口气。

话题回到围栏养鱼上，李元德介绍了围栏养鱼的可行性和前景后，童经理问：“这十亩大的水面，买楠竹打桩栏花了多少钱？”

李元德回答说：“连运费连打桩栏的工钱共花了八千多。”

童经理继而问：“八千多多少？”

李元德一时回答不上来。

张书记见了很不满意，启发道：“是八千一，是八千二，是八千二百三十，还是八千七百五，是八千八百九，还是八千九百八？”

李元德有些慌乱：“大约，大约是——”还是说不上来。元珍、香莲、程大民、吴天秀和一些围观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张书记对程俊未能亲自汇报，本就若有所失，这时一见李元德汇报不准确，就有些火了，严肃地说：“元德同志，我希望以

后汇报工作时不要用大约、估计、可能、也许……这样一些模糊不清的词语。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要拖泥带水。”

围观的人都去看李元德，李元德的脸色涨得像红脸关公，便问香莲：“香莲你知道准确数字吗？”

香莲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准备，也不知在数字上能不能打马虎眼，便有些唯唯诺诺，一时回答不上来。

张书记很不满意地看着李元德说：“数据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当领导的一定要弄准确。不要笼统地八千多九千多。特别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统计数字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决策的成功与失误。这个道理我相信你会明白。一个村支部书记，大小是一方诸侯，责任重大，要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必须学习现代管理知识，严格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办事，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摸脑壳，想当然，统计加估计。”

李元德更是尴尬，又用询问的眼光去看程大民：“大叔，您知道是多少钱吗？”

程大民有些怯场，吞吞吐吐道：“都是程俊一手操办的，我也说不确实，连同挂尼龙网，买鱼苗和七股八杂的开销，大约用了一万三千多块。”

“又是‘大约’，又是‘多块’！”贵田在人群中笑逗了一句。围观的人都会意地笑起来了。

张书记没有笑，继续对李元德说：“程俊是围栏养鱼的创始人经办人，是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人，我们是要听他的汇报，为什么不早点通知他，让他去城里办事？”

在这么多领导和乡亲们面前，李元德连连不断地挨批评，他的脸色不由红成了猪肝色。这时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自个好钻进去。

元珍、香莲、贵田、茵兰、程大民、吴天秀都面面相觑。

“张书记，我看是不是这样，”童经理看出了李元德的窘迫，想替他下台，插话说，“这十亩围栏，分楠竹、尼龙网、鱼苗、运输、工钱及其他各项开支，搞个明细表或者详细账目给我。”

“好的。”张书记指示李元德，“搞个明细表或者详细账目，向童经理书面汇报。另外也给我一份。数字一定要弄准确。”

李元德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表态说：“好，我一定弄准确。”

张书记这才温和地看了他一眼，和童经理一行走下岸坡上船。乡、村两级干部和程大民等分乘几条船，一同划到围栏边参观。元珍、香莲、贵田、茵兰、吴天秀及一些村民、小孩都站在岸边观看。

船儿顺着栏圈缓缓移动着，童经理、张书记和一些随行人员不时摇摇竹桩，不时提提尼龙网，不时问问这问问那，李元德和程大民一一答复。不一会，程大民和几个村干部把船舱中的草料一把一把地投进围栏里。大家凝目看去，不见群鱼片片，只是偶尔看见有三五条鱼浮上来吃草。

张书记感到奇怪：“投入了几千尾大鱼苗。应该有一定的密度，上次我来看，鱼群都是一阵一阵的，今日鱼怎么这样稀少？”

李元德、程大民等也觉奇怪，使用瓢在箩筐里挖了米糠洒进栏里。

米糠是精饲料，要是往常，鱼群早就会浮出水面争食，可今日也不见群鱼浮出水面，更不见群鱼争食的局面。

张书记疑虑地问：“投了精饲料，怎么仍然不见几条鱼？”

李元德说：“也许天气比较热，鱼都沉在水底层。”

“这也有可能。”张书记想着什么，“这网脚扎得紧不紧？”

李元德说：“很紧。”

程大民补充说：“程俊、李支书和几个年轻人下水扎的。后

来，我又亲自下水一根一根地检查过。扎得又紧又严密，全沉进淤泥里面。”

童经理问：“是用什么扎的网脚？”

李元德说：“用的钢管。”

童经理说：“用钢管扎应该是没问题的。”

又巡视了一会，张书记说：“围栏养鱼，围栏和围网是关键，一定要坚固扎实，要经常检查，以防不测。”

李元德连连表态，又带童经理和张书记参观了湖湾和村里的精养鱼池，这才一起走了。

## 五十三

程俊因为夏英的阻扰，没能如期回乡，同夏英闹起了别扭。一连几天，夏英下班后来他这儿玩，他都不愿理她。夏英也很怏气，就去叫了郭成福来，叫郭成福来陪陪他谈谈心，以消解他心中的郁结。

这天，郭成福来了，来了后，让程俊发泄了一通，然后又劝说了一会。可程俊心中的郁结仍解不开。程俊说：“我真是愧对张书记，愧对李支书，愧对父老乡亲，也愧对我自己。”

郭成福劝解说：“夏英很爱你，她没准你回去，也正是爱你的表现。”他说得很真诚。这段时间，他很痛苦。程俊回城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夏英心中爱的依旧是程俊。他必须承认现实，必须退却。然而，他爱夏英，情感一下难以退却出来。理智同情感的交织、矛盾、斗争，是他的痛苦所在。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融合的。然而，当他知道程俊和夏英为请两天假回乡去闹了别扭后，不知怎的，理智占了上风，反而来给夏英当掮客了。他

自个在心中也思忖，人啊人，真是矛盾的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怪物。

只见程俊说：“她太不理解人！只请两天假她都不让。”

郭成福沉思了一会，轻慢慢地说：“她就是这个脾气，喜欢争强好胜，你不比我清楚？”

程俊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算是告了她的饶，服了她！”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郭成福说，“以后碰到张书记和元德哥作些解释吧，我相信他们也会谅解的。”

程俊苦笑了一下，走到窗口边。

这时，香莲提着旅行包走进大门。程俊见了她，迫不及待地迎到门房门口问：“怎么样，张书记他们来看了没有？”

香莲气色不好，应道：“来了。”看见郭成福，进来后低声地打招呼，“成福哥！”

郭成福看着她的旅行包，满脸笑意：“终于进城了！”

香莲似不耐烦地：“谁知当保姆当不当得好！”

程俊见她情绪有些反常，但还是问：“张书记问起我没有？”

香莲暗暗瞅他一眼：“问啦！”把旅行包放在一边，“害得我扯了个白，说你去城里办事，突然患了病毒性痢疾，两个小时拉了八次，才蒙混过关。”

程俊这才舒了口气，郭成福也笑起来了，夸香莲精灵，说程俊再不必为此事内疚了。可程俊见香莲眼神里含着凄惶和忧愁，疑虑地问：“怎么，张书记看了不满意？”

香莲惶恐地看着他，像有什么话不敢说。

程俊越发疑惑了，追问道：“怎么回事，你说嘛！”

香莲还是不敢说。

郭成福也觉得她反常，郭成福说：“是不是我在这儿不好说，那我先走。”说着要走。

“不是！不是！”香莲急迫之下哭起来了。

程俊又吃紧又着急：“到底是什么事嘛，是死人是翻船，你就说嘛！”

香莲这才说：“围栏里的鱼跑得差不多了！”

“啊！？你说什么？！啊！？！”程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香莲继而说：“水老鼠把尼龙网咬破，鱼都从一个个窟窿里跑了！”

真有如石破天惊，程俊惊愣得差点昏厥过去。郭成福一边把程俊扶到椅上坐下，一边去倒茶水。香莲也慌了手脚。郭成福觉得事关重大，要香莲去把夏英叫了来。

夏英和香莲急冲冲来到信托投资公司时，郭成福正好从大门里走出来。

夏英一碰面就问：“程俊呢？”

郭成福瞟她一眼，没有怎么说。

香莲催促道：“夏英姐，快进去，我哥急得够呛。”

夏英睨了郭成福一眼，怪怨道：“你怎么就要走，你为什么不多呆一会？再陪陪他安慰他嘛！”说了便往大门里走。

“你转来。”郭成福回过身喊。

夏英转过身来，不知他要说什么？

郭成福走拢去道：“给你。”递给她一个用报纸包的小包。

夏英把报纸包打开，露出她送给程俊的那条曾经被他退过一次的漂亮的花色真丝绸领带。夏英凝视着凝结她的情爱的领带，顿时预感到什么。

夏英回过神来问：“他的人呢？”

“走了，回荷湾村去了。”郭成福说。

有如五雷轰顶，夏英一时间呆住了。过了好一会，才失魂落魄地说：“好哇！他到底还是回荷湾村去了！”

郭成福此刻心情复杂，讨好地说：“他刚走一会，要追还来得及。”

夏英激烈地思索着，没有答理，气愤的眼神像凝固了一般。

从某种角度说，香莲比夏英还要着急。当然她最担心的还是程俊在城里的工作。香莲问：“我哥的工作呢，工作交给谁了？”

郭成福说：“他写了辞职报告，这不，我刚帮他交给经理才出来。”

有如火上加油，夏英气愤地道：“看来又要跟我分手了！”

香莲听说“分手”二字，急得够呛：“夏英姐，别又说什么分手的话，现在要紧的是快去把辞职报告拿转来。”

夏英愤恨不已，没有理睬。

郭成福看了看手表：“离开船时间还有个把小时，去追他完全来得及。”

夏英不置可否，依然愤恨地伫立着。

香莲清楚地知道，工作是程俊留城的关键，而留城又是她哥保住同夏英婚姻关系的关键。便敦促道：“把辞职报告要回来要紧，成福哥，把你吃亏，赶快去找人家经理要回来好吗？”

“这——”郭成福感到为难，“我不肯转交，你哥偏要我转交。刚交给别人，怎的又好去要！”

香莲急火燎毛：“先把工作保住要紧，再去追人不迟。成福哥，你就帮帮忙嘛！”

郭成福犹豫片刻，勉强答应道：“好，我去跟人家说说好话。”就往公司大门里走。

“站住！”夏英突地厉声喊住他。

郭成福回头说：“先保住工作要紧。”

“不用。”夏英又厉声道。

郭成福说：“要么你快去把他追回来，让他自己来要辞职报告。”

“都不用了！”夏英眼海里泪水翻滚，愤慨地把报纸包往地上一扔，也没说什么，就昂起头大步往街上走了。

报纸包渐渐散开，露出那条漂亮的领带，香莲急忙拾起喊：“夏英姐！夏英姐——”朝夏英追赶而去。郭成福痴痴地望着她们的背影，他的内心里又掀起了波涛，他的情感又陷入复杂之中……

## 五十四

傍晚，程俊回到荷湾村，径直往洪湖岸边去，老远就看见围栏边的岸坡上围了许多人。他沿着湖堤走着，只见水面上围网不见，微波泛泛、只有空空的楠竹桩栏和一只停靠在岸边的打草小木船。被水老鼠咬破的围网晾挂在岸坡树杆之间和临时架的竹竿拉绳上，蜿蜒开去，好长好长。他隐隐约约听见了他妈的哭泣声，随即他看见他妈坐在破网边，看见元珍、茵兰和两个中年妇人在一旁劝慰，看见他爹坐在一边抽闷烟，看见三三两两的村民在参观破网眺看桩栏……总之，已不是往日人群聚集前来参观的那种盛况，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楚败落的景象，他只觉得如痴如梦，不敢相信现实也不敢正视现实。

参观的人中，有人看见了程俊，惊喊“程俊回来了！”人们不知围栏养鱼的创始者和主人回来了将是怎样的景况，都惊头张脑不约而同地扭转脖子来看。元珍、茵兰、程大民和吴天秀更是痴惶了，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期盼的眼神里夹含着担心的神情看着他走过来。

程俊如梦惊醒般地往前走，此刻他想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是他刚刚开头的事业所受到的挫折和失败。

这时，吴天秀见儿子走近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竟嚎啕大哭起来。

人们见了，不知该怎样才好，都去看程俊。程俊没料到母亲会恸哭，但一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便咬了咬牙，赶紧走拢去说：“妈，你别哭。”

元珍见他很痛苦，心里也很难受，想安慰他，又不便，也不好跟他打招呼，朝他看了一眼，便掉过头去。

吴天秀边哭边诉边怨：“我的天，一万三千多块钱白白丢在水里了！盘古开天到如今，都没听说过在这么大的洪湖中围栏养鱼。别人都没搞过，你是喝了什么迷魂药，突然想到要搞围栏养鱼，当初是一不准二不准你搞，你拼死拼活地要搞。你看看，你这是得的什么报应哟！一万三千多块钱打了水漂漂玩哟！全家人两三年都难赚回哟！我的天哟！这怎么得了哟！用什么钱还贷款哟！”

哭声哀切，围观的人有的唏嘘，有的同情，有的想劝又不便劝。

程俊越听越痛心，见他妈丢人现眼，心中更难受，劝道：“妈，我们回去说。”

元珍过意不去了，想替程俊减轻痛苦和窘迫，就弯下腰去搀扶吴天秀。元珍说：“大婶，担心伤了身子，我扶您回去。”

吴天秀看着元珍，又怨天尤人：“都是你和你哥，一古脑儿地唆使程俊搞什么围栏养鱼，不是你和你哥在后面一个劲的操，程俊说什么都搞不成！”

元珍瞟了程俊一眼，难堪至极。

程俊见了，过意不去：“妈，都是我自个要搞的，怪人家做

什么！”

吴天秀掉过眼来道：“不是她哥帮着贷款，你搞得成！”

元珍脸红透了：“大婶，对不起。”

吴天秀道：“一句对不起，就能顶一万三千多块钱！”

元珍简直无地自容了，想走，但又不好就这样走。就悄悄去看程俊，只见程俊恨铁不是钢地道：“妈，人家元珍一片好心，您不要这样见怪。”

“不这样见怪怎样见怪？”吴天秀直起眼。

“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程大民在一边看不过听不过了，把烟头狠狠地灭熄，猛地站起身，冲吴天秀走过来，“事已至此，也怪不得别人。不要在这儿丢人现眼，快些跟我回去！”

## 五十五

夏英心中烦闷，一个人踽踽在市区内河老桥边。她不能忍受程俊再次的背叛和断然离去，愤恨的心情无法言表。在家中憋了一天一夜，今日才到这河边来散心。桥边停靠着许多船只，不时有船帆过往，不时有水鸟飞过，不时有船民喊话……清风徐徐，树枝摇曳，水波微微，她边走边看，虽然眼界开阔了些，注意力分散了些，可她的心境依然有如这泛着微波的水面，总不平和。

“夏英！”这时，夏玉和彭开成找她找来了。夏玉一到跟前就劝慰，“可以想见，这么多鱼跑光了，程俊该有多么痛心，打辞职报告是激愤之下做出的，你不要尽往坏处想。”

夏英说：“他再次把领带退给我，什么意思！”

彭开成道：“程俊好像是个谜。”

夏英继而说：“上次把领带退给我，还留了一张分手的纸条，

这次退给我，就用一张烂报纸一包，一个字一句话也没留下。”

夏玉喃喃道：“过也是过分了一点，可我认为不是出于他的真心。”

彭开成想了想说：“纵观程俊，我总觉得他是个不安分的人。这样两次三番地要离开农村人向往的城市，不惜离开自己心爱的姑娘，为什么？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夏英愤慨地道：“为什么？他说过，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家乡在呼唤他，听到他家乡的鸡叫声都感到亲切。他把他的家乡摆在第一位，把在他家乡搞的什么围栏养鱼摆在第一位，把我摆在第二位，把城里的工作摆在更次的位置。”

“不好这样说，”夏玉又替程俊辩解，“我觉得他是爱你的。”

夏英越发激愤：“他爱我？他爱他的荷湾村！他爱他的鱼！”

彭开成说：“你们应该深入地思考我刚才说的问题。程俊的内心里一定有着事业与爱情的碰撞。也许是出于不得已的。”

夏玉道：“不管怎么说，开成，你再去一趟信托投资公司，一定要把辞职报告拿回来。”

夏英阻止说：“姐夫，你不要去了。就是把辞职报告要回来，他再回城来，我也不会同他好了！”

夏玉说：“妹，你又说气话！”

夏英道：“这次不是说气话。”她凝眸着河水，“他做得这样绝，我也应该做得绝。”又回过头说，“难道我巴结他不成！”

## 五十六

洪湖岸边，围网依然晾挂在岸坡上。

程俊一个人边观察围网边走着。他看着一个个被水老鼠咬破

的大窟窿小窟窿，十分痛心。在一个较大的窟窿边，他站住了，他用手抚摸着围网和破口，又用手指掐着被咬断了的尼龙索头，仔细地观察着。当初挂围网时，什么因素都考虑过，却没想到水老鼠。

他痛苦地又边观察围网边往前走，突然看见元珍在附近的柳林里凝望他。

元珍见他看见她，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向一边。

他知她心里也难过，也知她是来见他的，他正为他妈怪怨她和她哥感到内疚，便迟疑了一下，向她走去。

元珍见他走近了，这才说话：“对不起，程俊哥！”忍不住泪水涟涟。

程俊更是不安：“元珍，你不要在意，我妈喜欢怨天尤人。要说对不起，应该是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元珍说：“损失这么大，真过意不去，我要为你分担损失。”

程俊一愣：“你是小看我还是要折杀我！？”

元珍说：“这么大的损失，家里压力那样大，你一个人怎能承受？”

程俊咬了咬牙巴骨：“有什么不能承受！难道天塌下来了不成？”说了看她一眼，离开柳林，又往破网边走去。

“程俊哥！”元珍觉得话犹未尽，喊住他。

程俊转过身来，与她眼光相遇时，只见她泪如泉涌，那委屈样远远不只是为围栏养鱼遭受的他妈的责怪。他的心受到震撼，一时手脚无措，慌忙说了一句：“你别过意不去了！”转身又朝破网边走。

元珍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想跟了去，这时，见一伙人从远处的湖边过来了。是她哥李元德同几个村干部陪着乡党委张书记一行人。她便改变去向，下田干农活去了。

程俊在破网边看见张书记和李支书一行人过来了，便加快脚步迎了过去。走近了，程俊热情地同张书记等一一握手打招呼。

张书记遗憾而同情地说：“程俊啊，真没想到啊！”

程俊抱歉地道：“张书记，您前不久陪童经理来视察，我未能回来接待您！”

“程俊，”张书记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看了他一眼，便去看晾挂的破网。

程俊和李元德等陪同在他身边。边走边看李元德边介绍情况：“程大叔喂养照管都挺不错的，真的做梦都没想到水老鼠会咬破鱼网！直到您前不久来视察，问鱼儿怎么这样稀少？又说不见几条鱼！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您走后，我们几个村干部和程大叔在围栏里边撒了好几网，也没打捞到什么鱼，这才怀疑围栏可能出了问题。我们几个人下水去摸，才发现网上边有一个个大窟窿小窟窿。”

张书记和乡里的干部听着汇报看着破网，都很痛心。

张书记又看了看水中的楠竹桩栏，又眺望了一会洪湖，这才站出来对李元德等村干部说：“要很好地安慰程俊的爹妈，做好善后工作。要想办法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现在的问题是看程俊还继不继续养下去。如果继续养，那就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人们都拿眼去看程俊，程俊沉默不语。张书记见他没有表态，接着说：“如果不养了，就赶紧把尼龙网补好后连同楠竹卖出去。还有个办法……”张书记打住，思谋着。

有人问：“什么办法？”

张书记道：“走，我们去看望程俊的父母亲，到他家去说吧。”

张书记一行人来到程俊家。吴天秀和程大民正在发愁，一见

张书记、李元德和这么多干部来了，慌忙站起来。

李元德连忙说了来意，张书记握住程大民的手说：“老程，大婶，你们好，你们辛苦了！”

程大民直着眼看着张书记，反话正说：“好，好，辛苦白辛苦，赔钱嫁女儿，好得很。”

大家面面相觑，气氛凝重。

程俊横了程大民一眼，连忙端板凳端椅子让坐。张书记等坐下来，张书记并不在意，随即说：“你们家遭受了这大损失，我们都很痛心。我们今日来，一是来慰问，二是来商量怎样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提起损失，吴天秀哭诉起来：“张书记，我儿子贷的一万五千块钱款怎么还哟！放牛娃不见了牯牛，怎么赔得起哟！”

“妈，您怎么……”程俊急忙拦住，见她又哭出声，很是烦躁，“哎，别哭了好不好？人家张书记和大伙都在给我们想办法。”

“大婶，别伤心，贷款期是两年，还有赚回的可能。”张书记说，“现在紧要的是如何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商量一下办法。”

程大民说：“鱼也跑光了，尼龙网也破烂了，只剩一些楠竹，在水里也泡了快两个月，还值得几个钱？充其量也只卖得千把两千块钱，怎么算都要损失万把块，哪还有办法减小损失！”

张书记连忙说：“我这里有个办法看行不行？”

程俊把眼睛睁大了，吴天秀、程大民和在场的人都把眼睛睁大了。

门口早围了些看热闹的人，这时，元珍和茵兰也来了。

张书记接着说：“可以原地招标采购。”

“原地招标采购！？”程俊一家和李元德都意想不到。人们都

觉新奇都觉费解，纷纷交头接耳。招标采购在城市也许不算稀奇，可在这湖乡还没听说过。

张书记说：“楠竹桩栏不动，原给程俊的优惠政策不变，把尼龙网补好，把原来打桩栏的工价甚至连运送楠竹和尼龙网的运输费都算进去，一起作价，原地招标采购。谁购买谁享受优惠政策。前提是只能搞围栏养鱼。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鼓励能人志士继续把围栏养鱼进行下去，二是可以把程俊家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人们又纷纷议论：有的说这个办法好。可以一举两得，两全其美。有的说这个办法好是好，不知有没有人担这个风险愿意投标愿意买？有人提出质疑，水老鼠再咬围网怎么办？有人说现在投放鱼苗的季节也过了！又有人说，投放八两以上的大鱼种还可以养……

程俊、元珍、李元德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插嘴，可程大民赖不住了，程大民怕又拨动程俊，急忙把大伙的话拦下来，自个说：“张书记，你的心意我领了，我看这是一厢情愿，谁还把钱往水里丢！”

张书记见气氛好了些，微笑着说：“围栏养鱼肯定是有前途的，再说是水老鼠把尼龙网咬破了，并不是围栏养鱼本身的问题。”

程大民争辩说：“就说尼龙网，即使补好了，谁打包票水老鼠不会再咬破？”

张书记活跃起来：“恐怕现在大家担心的主要是这个问题。我来时打电话请教了市里水产部门的专家。专家们说，只要用桐油拌老鼠药或者是农药，把尼龙网浸泡一下，水老鼠就不会也不敢咬了。据说，这是防御水老鼠的最有效最简便的办法。”

大家豁然开朗。李元德想起小时候曾见过的罩网，遂道：

“想起来了，以前捕鱼的罩网之所以不被水老鼠咬，就是这样处理的。”

大伙又议论起来，有的说曾亲眼见过洪湖的老人用桐油油过罩网。程俊依然没有吭声，元珍也没有吭声。大伙都去看程大民，程大民眨着眼睛，他年轻时曾亲手用桐油拌农药油过罩网，他相信张书记说的办法可以防御水老鼠，便一口应承了招标采购的事。

张书记笑了笑说：“好。老程，你作个价，我们给你宣传张扬一下，兴许有人会买哩！”

程大民立即表态，由他家负责把尼龙网补好油好把围网挂好，标价八千元拍卖。张书记和李元德也表态广为宣传，负责拍卖事宜。这样商量后，吴天秀方破涕为笑，程大民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程俊送张书记一行人出来。走了一截，张书记见程俊沉默寡言，就对程俊也是对大家说：“要成就一番事业总是会遇到失败的。成功的过程中往往孕育着失败。但是，切莫忘记，失败是成功之母。”又停住脚步，拍了拍程俊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不要灰心，我看你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年轻人。”

程俊感到无比羞愧，这才说：“张书记，我没干好，我对不住人。”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张书记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你是因为城里女朋友的关系，不得不到城里去的，但我看得出来，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你都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程俊又感动又愧疚又尴尬，看了元珍和李元德一眼，说不出话。

## 五十七

这两天，夏英所在的鞋厂接的活做完，再无米下锅。今日院内的宣传栏上已贴出了《停产告示》，职工们来来往往，议论纷纷。夏英穿着工作服从车间出来，忧郁地挤到人丛里看了看，告示上说在停产期间，职工每月补发八十元生活费。并说，厂里正同武汉一家大鞋厂谈判联营生产名牌产品事宜，待有结果后再通知上班。厂内就像炸了锅，有人高声喊叫：“八十元怎么过日子哟！喝西北风都不够。”有的人说：“谈判是秋天的马拉松，漫长遥远，不知是猴年是马月才能谈成功！”有人说：“人家提出要更新设备才同意打人家的牌子！厂里哪来钱更新设备！”有人却分辩：“急什么，厂领导正在四处筹借资金！”有人抵过去：“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讨价还价。”又有人吆喝：“走哦！等到庙修起，和尚都老了！”……

夏英听了这些议论，更加忧郁。正在这时，厂长派人来把她叫去谈话，叫她作好下岗的思想准备。到了下午，厂里又贴出告示。夏英和人们又拥过去看，是一张第一批下岗职工名单告示。顿时，人们像触了电，霎时哑口，安静得鸦雀无声，都屏住呼吸紧缩心跳，生怕有自己的名字。果不然，有几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都目瞪口呆，随即就骂起娘来。夏英往下看时，也看见自个的大名赫赫然然写在上面，没料到说下岗自己就下岗了，一时就像有天塌下来的感觉，紧接着就觉得铁饭碗被重锤打破了……她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的心情，竟鬼使神差地慢吞吞走到车间，在车间里差不多坐了个把时辰。她在这里工作了两三年，各种设备各种工序各种操作技术她已滚瓜烂熟。这次下岗后，不知还能不

能上岗，也不知上岗有期无期……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袭上心头。直到响起了下班的电铃声，方缓过神来醒悟过来。

同伴们都走得差不多了，她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厂门。突地看见郭成福从以前程俊站过的那棵树下走过来。瞬时，她的眼前闪过下雨的夜晚程俊在这棵树下等她走出厂门的情景，程俊同她在伞下接吻的浪漫开心一刻立即在脑海中掠过。

只见郭成福喊道：“夏英！”随即朝她走来。

夏英极力控制住情绪：“你在这儿做什么？”

“等你出来。”

“等我做什么？”

“你们厂里又停产了，我怕你难过……”

“有什么难过的！”夏英恼火他提起停产的事。现在何止是停产，现在已下了岗，比停产更惨哩！她的无名火正没地方发，见他送肉上砧板，便愣着眼睛不耐烦地道：“以前又不是没停过产！”

郭成福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听说这次停产的时间会很长。”

夏英知他话中的意思，好像以前停产跟他关系不大，现在她同程俊又分手了，同他的关系也就大了。便站下来温温地横了他一眼：“现在怎么啦？时间长又怎么啦？一样的过日子！”头一扭朝前走。

“我是说……”郭成福跟上去，把话咽住。

夏英又拿眼横他：“你是说，程俊回去了，又分手了，我难过我悲伤，又停产了没有饭吃了，我要投河我要上吊是不是！”

郭成福兀自个好笑：“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人。”

“告诉你，现在不光只是停产，厂里已公布我下岗。”夏英睨了他一眼。

“真的?!”郭成福万万没想到，惶起眼问，“你真的下了岗?”

“什么蒸的煮的，难道还假的不成!”夏英有气要出。

“太好了，太好了。”郭成福得意地笑起来。

夏英凝视着他：“你还幸灾乐祸!”

“不是不是，我哪里敢!”郭成福满脸堆笑，“我是关心，真心实意的关心。”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郭成福转而进攻：“说真的，夏英，东方不亮西方亮，过了北村有南村，就到魏经理那儿打工去吧!”

没料到他在这种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夏英脸上布满了疑云：“你是不是乘人之危以为我无路可走了?还是又来当掮客的?”

郭成福进而道：“真的，我们魏经理一直盼着你去。”

夏英又站住了，疑惑地看着他：“我看是你在盼着我。”

郭成福又笑起来了：“我当然是盼星星，盼月亮……”

夏英挖他一眼，往前走。程俊这次回乡去后，郭成福又加强了对她的攻势。这几日对她没少献殷勤，差不多每天要去她家找她几次，今日索性还到厂门口来等她。可她依然跟他保持距离，她不能这么快就移情他人，她不是这号人。

两人又边走边说，中心议题就是去魏记家用电器店的事。郭成福又说了许多好处，要她现实一点，一再央求，可夏英依然没有答应他。但尽管如此，郭成福还是高兴。夏英下岗后，她不可能坐吃山空，必然要找新的出路，从天时地利人和报酬诸多因素来看，魏记家用电器店将是她的一个选择。

不知不觉，快到夏英家。一拐弯，他们看见香莲站在屋门前，看样子，已来了一会。两人不由都有些讶然。

香莲是特意来找夏英的。此时，她看见郭成福陪着夏英回来了，惊疑他两人这么快就打得火热，越发替她哥担心。

走近了，夏英问：“你这时怎么有时间来？”

香莲说：“我跟人家阿姨说了声，人家就准了假。”

夏英看着她，感情很复杂，依然关心地道：“才来了几天，脚跟没站稳，少请假。”

香莲说：“我知道，我惦记我哥的事，我就……”

夏英睨了她一眼，开门进屋。

郭成福笑着道：“当保姆就是要勤快，怎么样，干不干得来？”

香莲说：“还可以。”

进到屋里后，郭成福说还有事，要先走。临走时，挺关心地嘱咐香莲：“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好好干，有时间到我那儿去玩，有什么困难只管去找我。”

香莲见他这样关心，眼睛就亮了些，亲昵地说：“成福哥，在城里，除了夏英姐外，就只有你是我的亲人了。”

夏英回过眼来抬杆子：“他哪能算亲人，只能算个同乡算个熟人。”

“亲不亲故乡人嘛！”香莲甜甜地笑起来。

郭成福很高兴：“香莲说得是，我在城里也没什么亲人，以后你就只当是我的妹妹了。”

香莲很感动：“成福哥，你说话可得算数。”

郭成福说：“当然算数，我看你长大的嘛！”

“你大我几岁？”香莲脸上飞起红花，羞涩地说，“跟我哥差不多，也不过四五岁。”

郭成福嘿嘿嘿笑着：“四五岁还少吗？做你哥哥绰绰有余。”

夏英一直在旁边冷不冷热不热地看着，揶揄地道：“你们是不是搞个结拜仪式，正式结为兄妹咧？”

郭成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好，我先走了。”这才走出门。

“慢点走。”香莲觉得他说话很够味，也想拉他这层关系，好使自己在城里多一条路，便留连地送他到门口，目送了一会，方回转身来。

夏英心绪不太好，面对香莲很矛盾。香莲以为还只是因为她哥心绪不好，硬着头皮说：“夏英姐，你一定要体谅我哥。”

“我体谅他，他为什么不体谅我？”夏英语气生硬。

香莲说：“你也知道他搞围栏养鱼的艰难过程，现在又受了这大挫折，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想他是在陡遭失败的情况下，来不及细想就这么草率回去的。”

“别为你哥哥辩解了，”夏英听她辩解，气反而更大，“一千个理由也别说了。”

香莲见话不投机，从小包里拿出手绢包，亮出花色真丝绸领带：“好，我不说，可这条领带你得收存好。”

夏英不屑地看了一眼：“我收存这领带有何用？既然你哥不肯要，我留着做什么？”一气之下，从香莲手中拿过来扔出门外。

香莲迟疑了一下，从门外捡回来，央求说：“夏英姐，我哥会回心转意的。”

“回心转意也没用了，”夏英烦躁地道，“信托投资公司不会再要他，我也不会再理他。”

香莲焦急不堪，只好用手绢把领带重新包好：“夏英姐，我只希望你原谅我哥，我走了。”走了几步，想着什么，又回转去，将手绢包的领带放进五屉柜抽屉里，这才快快地往外走。

夏英见她要走，又有些过意不去：“香莲，虽然我同你哥不存在什么关系了，但我们还是好姐妹，你常来玩。你有什么难处就来找我。只要办得到，我一如既往。”

香莲感激地看了看她说：“我自然要来的。”说着便往外走。

碰巧，此刻夏玉和彭开成来了。夏玉一见就说：“香莲，我

们一来你就要走？”

香莲说：“我来了一会了。”

彭开成微笑着说：“不忙走，给你哥带来了好消息。”

香莲感到意外，夏英却无动于衷。香莲迫不及待地问是什么好消息？夏玉说：“给你哥把辞职报告要回来了，人家经理还答应再请一个人倒班。”

香莲脸上顿时如桃花灿烂：“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开成哥，夏玉姐，太感谢你们了！”遂拿眼睛看夏英。夏英没有吭声，走过一边，无事找事做。

夏玉走过去逗她：“怎么样，这下问题都解决了，你还不高兴？”

夏英不耐烦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夏玉笑着说：“我看你是鸭子死了嘴巴硬。”

夏英走到一边去：“姐，我现在心里很烦，你们知道吗，我们厂又停产了，我希望你们让我安静一会。”

香莲、夏玉、彭开成都震动了一下。又询问起来，夏英只不做声。

彭开成说：“我看还是赶紧通知程俊，要他回来上班。”

香莲应和：“对，赶紧通知我哥。”

“正好，”夏玉说，“夏英，你现在有了时间，你去荷湾村一趟。”

“对不起，”夏英冷笑一声，“我没有闲心管那么多了。我马上就要到魏记家用电器店上班。”

“魏记家用电器店！？”夏玉等都吃了一惊。

夏英这话说出口后，自己也吃了一惊，郭成福以前当过两回掮客，今日又劝说了那么多，自己都没松口，这会儿怎的主动向

他们宣布了？……真正个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既然宣布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就不紧不慢甚至有点得意地说：“就是郭成福所在的那个商店呀！”

香莲大惊失色。夏玉、彭开成也搞懵了，夏玉问：“要是你们厂恢复生产怎么办？”

夏英说：“厂里已宣布我下岗。”

这猝不及防的消息令他们震惊，好像这种事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应该降临到自个头上。当然，他们的心绪随着他们的境遇不同还是有所不同的。

世界上的事往往喜后有忧忧后有喜喜忧交织。这时刻的香莲就是这种境遇。她来找夏英时，是带着忧虑的心情来为她哥央求的。看见郭成福陪着夏英一伴回来，不由使她忧上加忧。夏玉同彭开成来后，告知她哥的辞职报告要回来了，并且信托投资公司答应找个人倒班，她又为之一喜。这会儿又听说夏英下了岗，要到郭成福那里去上班，又令她一忧。而且都是大起大落大喜大忧。她不能眼看夏英真的同她哥分手，去同郭成福相好。她要把属于她属于她哥属于她家的喜事保住，把一切已经发生和有可能发生的忧患之事除去……事不宜迟，等他们谈论下岗的事时，她推说给人家当保姆，不能太耽搁，就告辞出来。她急火燎毛地在街上四处寻找荷湾村的熟人，她要赶紧把这儿的重大信息带回去，要她哥尽快来城。

她在街上没有找到荷湾村的人，却突地想起了贵田，他不是为鱼贩子和卖鱼的农民跑运输吗？遂来到集贸市场水产品附近，果然找到贵田。贵田正在同人开玩笑哩！便欣幸地忍不住老远喊了一声：“贵田哥！”

## 五十八

荷湾村旁，洪湖岸边，被水老鼠咬破的尼龙网已补得差不多，元珍、茵兰和几个妇女在帮着检查补遗，程俊在一旁张罗收拾。

茵兰问程俊：“你们标八千元拍卖，有没有人来买？”

程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等把尼龙网完全补好围上后，看有没有人购买。”

元珍朝程俊瞟了一眼：“肯定有人会买。”

程俊说：“你这么肯定？”

元珍说：“有这么优惠的政策，围栏养鱼又这么吸引人，乡里村里又这么重视，我想总会有人要买的。”

这时，吴天秀和程大民走来。

吴天秀问：“俊儿，都几天了，你还不回城去？”

程俊有点烦他妈，这几日天天在催逼。这时，当着这么多人又来催促，只是横了他妈一眼，没有吭声。

吴天秀说：“你前日说昨日走，昨日说今日走，还赖在这里做什么？反正作了八千块钱的价拍卖，你在不在家都一样。”

程大民帮着说：“耽搁久了，人家单位会有意见！”

程俊不得不说了：“爹，妈，不瞒你们说，城里的工作我已经辞退了。”

“啊！？”吴天秀大惊。

程大民疑惑地看着他。

元珍、茵兰也愣住了。

吴天秀急得语无伦次：“你、你、你喝了什么迷魂药？陷入

了什么迷魂阵！”

程俊见元珍等都在场，怕丢人现眼，遂道：“我不适宜当门卫，我闲不住，我度日如年。”说了扭头就走。

吴天秀赶上去：“俊儿，你，你不能两头背失，你还是应当回城去！”

程俊没有理睬，往村子里走。

吴天秀一边紧紧跟着一边还在唠叨。程大民回过神来，喊住她道：“你还跟着做什么？他把工作都辞退了，你说也是白说！”

吴天秀回转身来埋怨说：“都是你这个碍砢老子生了这么个傻心眼的儿子！”

程大民说：“生成的牯牛改不成的马，你要怎样？难道你要把他捆绑了押往城里去！”经过她身边，横了她一眼。

吴天秀赶上去位住他，强着要他回去把儿子问清白，再作道理。程大民没得法，叹了口气，只好跟她一伴往村里去了。

这边，茵兰见他们走远，高兴地逗元珍：“这下你又有希望了！”

元珍暗喜，口中却说：“你总是把我和程俊连在一起，你就怕我夺走贵田。”

茵兰难为情地一笑：“元珍，我不是怕你夺走贵田，我是怕我自己失去贵田。”

元珍笑她：“不害臊。”想起自己，又心情复杂地说，“我已几次给贵田做了工作，把你的心思也告诉他了，这就要看你同他的缘分了！”

茵兰的脸色变得愁苦：“我也不知男女之间究竟有没有缘分？”

正在这时，贵田走过来了。茵兰和元珍见了，忍不住偷偷相视而笑。

贵田一来就问：“你们看见程俊吗？”

元珍见他形神匆匆，也问道：“什么事？”

贵田看看她们两人，怪模怪样地想了想说：“对你们两人都不利。”说后便径直往村里去了。元珍和茵兰很是狐疑。他说对她们两人都不利，肯定跟她们两人都有关系，看着他快走进村了，两人才商量了一阵，也往村里去。

当贵田来到程俊家时，他们家正在吵架。原来程俊把同夏英又分手的事说了，吴天秀又像黑了天，当即就吵起来了。贵田在老远就听见吴天秀在嚷：“栏里的鱼也跑光了，工作也辞退了，跟夏英又分手了，你这是为的、为的哪一桩哟！”又听程大民说：“事已至此，你必须跟我老老实实种田养鱼。”到了门前，贵田有些犹豫，打算改时间再来，结果被程俊看见了。程俊想避开争吵，便把贵田叫了进去。吴天秀和程大民见来了客，方平息下来。

敬烟倒茶后，闲扯了一下，贵田才说香莲带了信来。

这一说，把吴天秀和程大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程俊问：“什么信？”

贵田说：“夏英的姐夫给你把辞职报告要回来了，还说信托投资公司答应再找一个人跟你换班倒。”

程俊、吴天秀和程大民都出乎意外。吴天秀顿时就露出笑容，激动地说：“太好了，真正个太好了。”

碰巧，元珍和茵兰来到大门口听见，也感到意外，方知贵田说对她们两人都不利的意思——若程俊回城去，元珍就别想同程俊好，茵兰也别想同贵田好。这话说得太伤人了，她两人飞红起脸，不由都盯了贵田一眼，心中窝着一团火。元珍当即要走，却被程大民唤住。程俊、贵田也站了起来。七说八唤，元珍、茵兰方进去坐了。

贵田还有什么话要说，见她们在场，把话咽住。

吴天秀却有意说：“这下好了，俊儿，你的工作没有掉号，又有了人换班，这下你该高兴回城去了吧！”

峰回路转，程俊不知如何是好。元珍和茵兰互相看了一眼，都有些神伤。

贵田正暗下里观察她们两人的感情变化。只见程大民对程俊说：“丢了的饭瓢子又找回来了，那你还是回城去吧！”

又只见程俊说：“我不去。”

吴天秀说：“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

程俊说：“年年轻的守门房没意思。”

吴天秀说：“你要个什么样的意思？比你种田打土块养鱼打鱼卖不知要强好多！”

贵田不好怎么劝，看了元珍一眼说：“香莲快要急死，说你把夏英也快气死！”

吴天秀一听，火气又上来了，冲着程俊说：“你是个金人儿啊还是个银人儿？凭什么又要与人家分手！”

元珍和茵兰听说又分了手，甚为震惊。

程俊没料到他妈这么快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他同夏英分手的事抖出来，一时尴尬不堪，冲着说：“妈，我的事不要您管。”

吴天秀说：“你要把我急死，我急死了我就不管了！”

贵田当然希望程俊回城去，遂劝道：“程俊，我劝你慎重考虑，我觉得你应该回城去。”

茵兰飞快地横了贵田一眼。元珍也有些坐不住。

程俊说：“我反复考虑过。围栏养鱼……”

“围栏养鱼怎么啦？”吴天秀把话抢过去，“围栏养鱼关你屁事，网也快补好了，今日下午把桐油农药一泡，明日一围好，再一拍卖，不就屁事没有了，你爹和我都会操心，没有你这个红案

大师傅，一样可以做出酒席来！”

程俊毛起眼道：“谁买？卖不出去怎么办？”

这一说，好像给程大民和吴天秀提了个醒。程大民恍然说：“是呀，若卖不出去，那就偷鸡不着反蚀了把米，这几天的修补工又白费了。”吴天秀就感到卖的希望不大，有如焦炙一般，兀自个说：“真是急死人哟！”

元珍处于复杂的境地，她看了看贵田，看了看茵兰，看了看吴天秀和程大民，又看了看程俊，内心里沸腾着，实在坐不住了，便说：“程俊哥，我看你还是回城去吧！”

茵兰、贵田都吃了一惊。

程俊说：“你也劝我回城去？”

元珍站起来说：“你的围栏我买了。”

众人都怔住。

“你买？！”程俊怀疑她是要“补过”。

元珍说：“自从张书记说了招标采购的事，我就有这个打算。”

程大民说：“八千块钱哩，你能做这个主？”

元珍说：“我跟我哥商量过，我哥也同意。”

众人又都愣住了。

茵兰疑问：“你一个姑娘家能在洪湖里养鱼？”

贵田也怀疑：“是呀，风里雨里，浪里水里，你怎么养得好？”

元珍认真地说：“难道我不会请人！”

“算了吧，元珍，”程俊流露出一丝苦笑，“我不会卖给你。”

吴天秀着急说：“我看元珍是真心要买，你怎么不卖给她？”

程俊不得不表露出真实想法。激动地站起来说：“我自个要养。我三番两次不顾一切地跑回来做什么？就是要搞围栏养鱼。”

这是我看准了的事，我得干下去。”

在场的人都愣怔住了。

“你、你、你掉在水里还没呛够？”程大民瞠目结舌。

吴天秀附和道：“你还往水里跳，还想呛死不成？”

程俊说：“如果会这样的话，难道我们能看着元珍往水里跳？”

程大民和吴天秀都噎住了。元珍很感动。茵兰很宽慰。贵田很不安。

吴天秀冲着程俊道：“你，你，你究竟为哪一起哟！”

程俊斩钉截铁地说：“我既为自己，也为别人。既为村里乡里，也为整个洪湖整个社会。”说了后，火火地就往外走。

“你别出去！”吴天秀站起来嚷着，“你跟我转来！”

程俊又回身冲着他爹妈说：“你们想清楚没有？即使有人买，也会白白地亏上五千多块钱，若我继续养下去，这笔损失不仅可以挽回，还有赚头。”便往湖边走了。

吴天秀赶出门去嚷：“你，你再要搞围栏养鱼，你就别回来！”

程俊站住了，回头艾怨地看了他妈一眼，就又往前走了。贵田、元珍和茵兰已跟了出来。

贵田看着程俊的背影，想喊他，又怔住。元珍和茵兰理也不理睬贵田，两人顺着村街往前走了。

贵田跟上去喊元珍！元珍不理他。又喊茵兰，茵兰瞥了他一眼，再不睬他。

贵田跟在后面说：“刚才还有件事没跟程俊说。”

元珍依然不理他。茵兰忍不住道：“管你说不说！”

贵田自觉没趣，默默地跟在后面走了一会，还是说道：“香莲带信说夏英下岗了，现在夏英同郭成福很要好。”

元珍和茵兰都暗自愣了愣，仍不理他。贵田很沮丧，便有意刺激元珍说：“元珍，麻烦你跟程俊转告一下。”

元珍本就在生他的气，这时听话听音，就忍不住说：“你做什么要我转告？你自个没长嘴！”说后往相反的方向匆匆走了。

贵田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没料到她会这样在意，心中有点吃不了兜着走的意味，却又有些无可奈何。看来还是茵兰对他真心实意，就赶上去同茵兰搭讪，结果茵兰也不理他了。贵田就有些不解，问：“今日是甚事得罪了？”茵兰说：“你自个明白。”贵田方想到是自己说的“对你们两人都不利”那句话伤了人。方说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茵兰哪里还忍得住，茵兰说：“你什么玩笑不能开，开这种伤人自尊心的玩笑！”不由委屈极了，“我问你，程俊到城里去，对我有什么不利？你跟我说清楚！”这是明摆着的，贵田怎好当她说出口？茵兰乘势说：“你以为程俊一走，元珍就不得不同你好是不是？我就成了一只孤雁，没有你我找不到对象，一辈子嫁不了人是不是？”说后，眼泪汪汪，头一摆就走了。

## 五十九

夏英到魏记家用电器店上了班。魏方专门请来设计师给她设计了服装，又要她到美容院美容美发，现在俨然换了个人，的确是漂亮多了。只见她这几日化了个淡妆，穿着彩红入流的连衣裙，浓淡相宜，艳丽娇媚，往那店堂里一站，顿令堂壁生辉，使魏记家用电器店名声大振，街上过往行人有意无意都要朝她看，走进来光顾家电的人与日俱增，营业额徒然增了几成。魏方眉开眼笑，郭成福自然欢喜异常，越发对夏英倾慕了，有事无事都想

去亲近，这就使那女营业员感到冷落，常常的就要被她讥讽几句。郭成福很能理解女人的妒嫉之心，并不在意，反而还感到荣耀和自豪。

夏英也算聪明，营业的行道待客的礼仪无师自通一学就会。不出两天就能独立经营了。

为了表示对夏英的看重，魏方这天晚餐在一家餐馆请客，把郭成福和女营业员请去作陪。

酒席丰盛，鱼肉鸡鸭皆有。魏方神采焕发，把酒杯举起来说：“夏小姐，我今日要给你敬杯酒。”

夏英有点生疏和不习惯：“不，不，魏经理，我不会喝酒。”

郭成福兴致极高：“喝嘛，今日魏经理专门为你请客，一是表示欢迎，二是向你表示感谢。”

夏英不解：“向我表示感谢？”

“对对对，”魏方说，“感谢你看得起我，愿意来给我帮忙。同时感谢你为我招来了……”本准备说招来顾客，觉得不妥，连忙改口，“感谢你在做生意时为我尽心尽力。”

夏英有些不自在：“这有什么，我没做过生意，也不知是不是这样做的。”

魏方说：“是是是，你悟性很好，不学自会，真是聪明，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营业小姐，出色的生意人。”

郭成福说：“做生意也没什么难的，只要跟着魏经理好好学，生意场上的那一套很快就会学会。”

魏方说：“哪里哪里，不需要跟我学，夏小姐这样聪明，自然就会自然就会。”见女营业员被冷落，没开口说话，就陪笑问，“孙小姐，你说咧？”

女营业员一直在冷眼旁观，见问，生生硬硬地道：“我感到肉麻。”

“啊？肉麻！”魏方一愣，突地哈哈哈哈大笑起来，“是，肉麻肉麻……”

女营业员忍不住噗哧一声，咯咯咯……好笑。

郭成福也跟着大笑。夏英很不习惯，只是温温地笑了笑。

## 六十

荷湾村旁洪湖岸边，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来帮忙补网和挂围网的村民都回去了，水面上，尼龙网又重新围在了楠竹桩栏上。元珍借了三千元钱给程俊，加上贷款还剩下的一千多元，买了三千多斤八两至一斤的大鱼种也投放下去了。现在，程俊兢兢业业日日夜夜守候在围栏边。

这天，程俊撑着小木船在围栏边投料，元珍顺着湖堤走来。元珍这段日子天天都来帮忙，他也习以为常。可元珍今日来到岸边好半天不闻不问，只痴痴地看着他。他才注意到她像有什么事要说，但又不好说。可顶真地去看她，她又在微笑。他也就不在意了。

还是程俊先开口：“元珍，我这次买的大鱼种不错，草鱼和花白鲢都很肥壮。”

元珍这才答理：“好好喂养，挽回损失不成问题。”

程俊说：“这当然。我算了笔账，如亩产量达到八百斤，产值可达一万八千元，可以还贷款还你的钱。若产到一千斤，还可以赚个大几千块钱。”

元珍高兴地说：“但愿你如愿以偿。”

程俊也很高兴，把船撑到岸畔一条较大的罩篷的水泥船边拢岸，跳上水泥船，把船绳圈套在水泥船舷的桩头上，然后说：

“元珍，这次又多亏你借了三千元钱给我买鱼种，你哥又把村里的水泥船租借给我。”

元珍难为情地说：“什么多亏不多亏，你这样说，就把我和我哥当外人了。”

程俊也有些难为情，笑一笑，钻进篷去。这条水泥船是程俊被他妈赶出家门后他向村里租借的。元珍从家里拿来了蚊帐毯子凉席毛巾和日用品，在篷舱里铺得整整齐齐，这几天，程俊就住在这篷舱里。

元珍跳上水泥船，想告诉程俊什么，犹豫不定，终于说：“程俊哥，有件事你知不知？”

“什么事？”程俊拿了条毛巾走出来揩汗揩手。

“贵田没告诉你？”元珍没有直说。

“没有啊！到底是什么事吗？”

元珍瞟他一眼，然后怔怔地看着他说：“香莲让贵田带信给你，说夏英姐下岗了。”

“真的！？”程俊不由惊住，“我昨天碰到贵田，也没听他说呀！”

“看你惊讶的样子！”元珍见他这神色，有些在意，“难道你妹妹带信来还有假？”

程俊几乎是自问自：“她下岗了，那她怎么办？”

元珍见他对夏英依旧关心，试探地说：“你已跟她分手，你还管她？”

程俊不由噎住，尴尬地掉过头去眺望洪湖。

元珍说：“我本想前几天告诉你的，怕影响你重挂围网重投鱼苗。现在围栏养鱼又搞起来了，才告诉你。果不然，看你这关心惦记的样子！”说完跳下水泥船就走。

程俊仿佛醒悟过来，忙喊道：“元珍！元珍！”

元珍转过身来说：“还要告诉你，据说，夏英姐现在跟郭成福很要好。”说了转身又走。

程俊暗暗吃惊，还想和她说话，跳下船赶上去说：“元珍，你、你——”不好往下说。

“我怎么啦？”元珍问。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难道你还嫌迟了？！”

“不，你、你为什么非要告诉我这些？”

“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些！？”

“目不见，耳不闻，心不烦嘛！”

元珍顿住了，心情复杂地看着他说：“是贵田托我转告你的。”说了又要走。

程俊说：“贵田托你转告我？”又似喃喃自语地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告诉我？……”

元珍瞪着他说：“你自己应该清楚！”转身匆匆走了。

程俊看着她走去，又扭头了望洪湖，陷入愁苦之中。

## 六十一

转眼夏英在魏记家用电器店工作了一个星期了，时间虽不长，可夏英对各种家用电器已了如指掌，各种型号各种价码记得烂熟。魏方越发器重，郭成福越发倾心。夏英见这么快就适应下来，也渐渐安下心来。郭成福还不敢造次，因为夏英同程俊第二次分手的时间不长，再说也怕魏方和女营业员笑话。可暗下里却时不时地向夏英献殷勤，在夏英售货时帮她张罗特别卖力。这天，一台 34吋的大彩电又成交了，夏英陪着两位男顾客说笑送

他们出来时，郭成福早已把货装上了车。

只见夏英对两位顾客笑道：“谢谢关照。”

派头大一点的男顾客说：“货买三家不吃亏，你这里便宜些，当然要找你来买嘛！”

等他们上车后，夏英又说：“欢迎再次光顾。”

顾客朝夏英接笑直笑：“有你这样的漂亮小姐在，当然会再次光顾啰！”

夏英自然多了：“您说话可得算数！”

这位顾客说：“当然算数，我要建立家庭影院，还要买 VCD 影碟机，买功放机，买音箱。”

魏方从店内赶出来说：“那好那好，请你一定到我这儿来买，价格一定优惠。”

郭成福连忙从车箱边走过来，看着魏方迎奉说：“这位老板是因为夏英的话说得才好买的，只要夏英在这里，他一定会来买的。”

“那当然那当然。”这位顾客兴高采烈地在车里招了招手，车子发动。

“再见。”夏英招手莞尔一笑。

这位顾客又把头伸出来开玩笑：“就凭夏小姐这一笑，我都要来。”

魏方和郭成福又都笑起来了。夏英微笑着，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汽车开走了，魏方、郭成福和夏英目送汽车远去。魏方回过脸来说：“夏小姐，你看，好多生意都是冲着你来的。我决定，从你来的之日起，按营业额千分之五的比例奖励你。”

郭成福欣喜异常：“夏英，你看，魏经理这么器重你，给你销售奖励！”

夏英没料到还有销售奖励，有点受宠若惊，好半天才说了一声“谢谢”。

“不用谢，”魏方说，“只要赚到钱，我不会亏待你。”说后，又笑着进店去了。

夏英也要进去，郭成福喊住后讨好地说：“夏英，怎么样？这里比你那鞋厂强多了吧？”

夏英用眼盯他：“我总觉得不太习惯。”

郭成福说：“时间一长就会习惯，我看你比刚来时习惯多了。”

夏英说：“一些顾客说话太过格。”

郭成福说：“生意场上是这样的。你的性格不是蛮开朗吗？顾客开点玩笑有什么关系！”

夏英不好怎么说，郭成福却乘机说道：“有我在这里，你怕什么？谁能把你怎么的！”

夏英有点感激地看着他。这时，她突然看见程俊和香莲正怔怔地站在街对面看她和郭成福说话，不由一怔，随即转身就要进店。郭成福举眼看见了程俊和香莲，也不由怔住。正要打招呼，香莲喊了一声“夏英姐”，跑过街来了。

夏英不得不车转身来，有意无意地睃了街对面一眼，正巧与程俊的眼光相遇，便赶快掉过眼来。只见郭成福有些不自然，却笑着迎过街去。又见程俊迎过来喊“成福！”夏英便回转眼同香莲说话，只听他们道：

“今日来的？”

“刚到一会。”

“来办什么事？”

“来看看夏英。”

夏英心中咯瞪了一下，下意识地掉过眼去，只见郭成福一笑

遮百丑地拉着程俊过街来了。一过来就说：“夏英，程俊来看你。”

程俊难为情地看着夏英，见她打扮一新，又有点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便先喊她：“夏英！”

这一声不喊则矣，一喊夏英怒火中烧，立马就上了脸面：“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旋身又要进店。

郭成福却要面子，拉住她说：“夏英，你，你这样不好。”

夏英横他一眼道：“有什么不好？”摆脱他，进店去了。

郭成福连忙赔笑：“程俊，你知道，夏英就是这么个性格。”口气和神态，好像夏英是他什么人。

香莲焦急地去看程俊，程俊好难堪。他踟蹰了片刻，随便同郭成福拉扯了几句话，只得同香莲走了。

郭成福走进店里，心照不宣地看着夏英，见她怒气没消，想着法儿同她说话，夏英没有理他，一旋身避到一边去了。

到了中午，夏英回家吃饭，心中仍不平静。她不知程俊来干什么，又烦又恨。

吃完饭后，她把碗筷收拾到橱里去。听见有人敲门。她一开门，见是程俊和香莲，黑起脸扭头就进里面去了。

“夏英姐！”香莲拉着程俊进屋。夏英却背对着他们，一动不动。

香莲说：“夏英姐，我哥是听说你下了岗，特地来看你的。”

夏英嗔怒地转过身来：“有什么看的？下岗职工多得很，也不是我一个人，难道来看笑话不成！”

“我怎会看你的笑话？我，”程俊当然知她的性格，也不计较，“我是怕你心情不好……”

“你还怕我心情不好？”夏英被激怒，“是谁害得我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在哪里？”

香莲傻着眼说：“当时我哥的围栏被水老鼠咬得稀巴烂，鱼也全跑光了，心情也是糟透了……”

“香莲，你不要为你哥辩解！”夏英打断她的话。

“真的，”程俊恳切地说，“我昨天听说你下了岗，真的很着急，我怕你难过，担心你今后的生活，昨天半夜都没睡着，今日一大早就乘船来了！”

“你不用这样！”夏英怒视着他，“现在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用不着你猫哭老鼠假慈悲！”

程俊搓脚捻手，不知怎样说才好。见她打扮不同了，方捡了话说：“你现在又有了工作，生活得很愉快，我就放心了。”

夏英揶揄地嗔视着他：“好，你放心了，你可以走了！”

香莲急得没法：“夏英姐，你就原谅我哥吧！”

夏英说：“香莲，你回想一下，你哥是怎样对待我的！”

程俊焦炙不安：“对不起，夏英，你真的不理解我。”

夏英说：“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现在是两个哑巴——没有话说。”

香莲说：“夏英姐，你就这么狠心啊！”

夏英说：“谁狠心谁最清楚。”

程俊呆不住了：“香莲，我们走吧！”

香莲犹疑地看着夏英。

夏英瞟了程俊一眼，咬了咬牙：“那就请吧！”

程俊和香莲只好往门外走。

“请等一等。”夏英走过去，得意地说，“姓程的，我应该告诉你一件事。”

程俊和香莲站下来看着她。程俊问：“什么事？”

夏英斜睨着说：“我正跟郭成福谈恋爱。”

消息来得这样突然，又是她亲自向他兄妹俩宣布的，程俊和

香莲不由都瞠目结舌。站了好一会，程俊说不出话，他没料到事情会变化得这样快。见她这趾高气扬的神气，他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但他又像话犹未尽，想同她分辩几句，可联想起刚才在那门店前面，郭成福说话的口气，又觉得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了。他怔怔地看着她，临走时深深地瞥了她一眼，这才同香莲离去。

夏英见他灰不溜丢地走了，心中好愉快。可不一会儿，又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做的过分了一点，不知怎的又陷入悲郁之中。直到下午上班才慢慢振作过来。可那心口里总像失落了什么。

下午下班后，她心中的郁结越来越重，想找姐姐一吐为快，便来到夏玉家。她一进门，姐姐同姐夫正在说笑，见她来了，更是喜笑颜开。

夏玉说：“夏英，我们正要叫你来吃晚饭！”

夏英问：“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彭开成说：“你姐姐的承包合同签下来了，承包额合情合理。现在，你姐姐有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权，真正成为一柜之主了。”

夏英去看夏玉，夏玉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原来夏玉所在的商场经过几番优化组合几番竞选上岗几番讨价还价，整个商场新一轮的改革方案定下来了。夏玉的化妆品柜经过上下结合，反复算账，反复评估，对承包额取得了一致意见，签定了夏玉及其职员所能接受的合同。夏玉好不高兴，若经营得好，承包额完成后赚下的钱全部该她一柜之长支配，作为一柜之长，她的收入自然可观。只见夏玉得意地说：“你姐夫他们的贝雕厂也同洪湖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签定了正式联营合同，资金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贝雕厂会有大发展，你姐夫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哈哈哈哈哈……”夏英突然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溢出了眼泪。

夏玉和彭开成见她笑得异样，有些诧异。夏玉问：“夏英，

你今日怎么啦？你是开心还是怎么的？”

“姐，我是开心，我真的好开心，我也有喜事。”夏英止不住笑。

彭开成笑着问：“什么喜事？”

夏英忍住笑：“今天程俊来，被我狠狠地报复了一顿——我又不理睬，又是冷落，又是斥问，又是数落，又是驱赶，又是恼他，又是气他，又是呕他……”说着说着忍不住又大笑，“哈哈哈哈哈，我的怒气出了！哈哈哈哈哈，我的怨气出了！哈哈哈哈哈，我的心里舒服了，我的心里快活了，哈哈哈哈哈，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彭开成和夏玉见她很是反常，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夏玉道：“这样不好，一时爱得死去活来，一时又像当作敌人一样。”

彭开成笑了笑：“也许这正是一种强烈的爱的表现。”

“我跟他还有什么爱字可言！他三番两次地要分手，我还能怎样？”夏英又似得意地说，“我已告诉他，我正在同郭成福谈恋爱。”

“啊！？”夏玉震惊，“你，你同郭成福谈恋爱啦？！”

夏英道：“我要气他恼他！”

彭开成道：“出了一时之气，也许会带来百日之忧，甚至终身的悔恨。”

夏英愣住：“姐夫，你是不是说得太过了一点？”

彭开成道：“除非你不再爱他。”

夏英嘴硬地说：“我还爱他做什么！”

夏玉笑道：“瞒天瞒地，瞒不了隔壁邻居。你骨子里的意思瞒得过我们吗？”

彭开成道：“程俊这次来，说不定是回心转意，或者是跟你

解释以往的误会。”

夏英疑惑地问：“姐夫，你这样认为？”

彭开成道：“有这种可能。”

夏英不做声了。她突然想起程俊临走时那深深的一瞥。她这才警悟到，他这次的深深一瞥有点像他第一次分手前的深深的一吻，那眼神里流露出无尽的艾怨和悲伤。她不由暗暗责备自己太感情用事了。

只见彭开成又说：“你这样对待他，就等于把他推入了绝境，说不定会把他推入别人的怀抱。”

姐夫的话提醒了她，但她已经那样做了，已经后悔莫及，她的眼窝里不由洩出了一粒辛酸的泪水。

## 六十二

从夏英那儿出来后，香莲见程俊心情不好，怕半路上出什么事，就请了天假，伴程俊回荷湾村。到荷湾村时已是吃晚饭的时候，程俊却不肯回家，径直回到水泥船上去了。香莲只好一个人回去，回去后，就把夏英在城里的情况和程俊到城里去找夏英碰壁的事都说了。特别是夏英同郭成福谈恋爱的消息，又给家里的气氛蒙上一层阴影。吴天秀、程大民沉默了一会，随即和香莲就议论开了。

吴天秀说：“我不相信夏英这么快就同郭成福谈恋爱。”

程大民说：“夏英亲口说的，难道还有假？”

香莲说：“这都怪我哥自己。他做得多绝，不仅辞职跑回来，而且把夏英姐送给他的领带又退给了人家。成福哥多殷勤，夏英姐还没下岗时就给夏英姐找好了工作，一下岗就去上了班，而且

工资比那鞋厂要多一倍，每月有八百到一千元哩！”

这一说，吴天秀又一个劲的埋怨起程俊来，香莲也跟着埋怨。程大民也有些晦气，末了道：“算了算了，既然城里边那株绊根草断了根须，那就不要再逼着程俊往城里去了！”

吴天秀痛悔地说：“那俊儿就真的守着田地吃老米了！”

“吃老米就吃老米，”程大民听不得唠叨，见不得婆婆妈妈，站起来道，“你快去把儿子接回来。”

吴天秀抵过去：“你去接！”

程大民道：“谁打闹台谁收场，这次儿子是你赶出去的！”

吴天秀把眼睛睁得晶亮：“我也没赶他，我不过气头上说了一句要他别回来的话，他就真的不回来了。”

“算了算了，”香莲说，“爹，妈，你们也别生气也别争了，我去把哥接回来。”

“走，都去。”程大民道，“你哥这次是横下了一条心的，怕他不偿你面子，还是要我和你妈去的。”

他们一道往湖边来，还没上湖堤，就听见水泥船上元珍在同程俊说话，于是都怔住了。只听元珍同程俊说：

“吃饭吧！”

“我说了我不想吃。”

“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愉快？”

“没什么。”

“我看有原因。是不是今天去城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听到这里，程大民、吴天秀和香莲都面面相窥。香莲怕程俊把夏英同郭成福谈恋爱的事说出来，就喊了一声“哥”，随即走上湖堤。

水泥船上，元珍正把她送的饭菜从篮里拿出来，同程俊在你推我攘，听香莲一声叫，同程俊都吓了一跳。等元珍走出篷舱来

看时，吴天秀程大民和香莲已经来到水泥船边，不由羞得面红耳赤，连耳根都臊红了，连忙说：“香莲，你回来了！”

见元珍羞羞答答的样子，吴天秀全家暗暗吃了一惊。香莲打过招呼后，只见元珍煞有介事地说：“我给程俊哥送饭来。”

程大民和吴天秀又愣了愣。香莲见她此地无银三百两，愣起眼说：“我哥要你送饭？”

元珍不好解答。这时，程俊从舱篷里走出来。

吴天秀已听说元珍这些日子天天在给程俊送饭。这时看着元珍，见她对程俊真心实意，见她也长得惹人爱怜，对她的态度就变了些，亲热地说：“元珍，真难为你了，又要你送饭！”

元珍瞟了程俊一眼说：“我弄得不好，程俊哥不肯吃。”

程俊掩饰不住心烦：“谁说你弄得不好？”

元珍说：“那你怎么不肯吃饭？”

程俊说：“我说了，我不想吃，我吃不下。”

香莲、吴天秀和程大民料知是为了夏英，又都面面相觑。元珍感到委屈，元珍问：“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嘛？”

香莲和吴天秀都担心程俊说出真情，程大民见元珍这委屈样好心疼，早赖不住了，看了看元珍，又看看他们，忍不住道：“夏英同郭成福谈恋爱了！”

“啊！？”元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 六十三

秋高气爽，碧海青天，嵌印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月色笼罩的街市灯火如繁星闪烁，街上人烟往来车辆不绝。电影院、影剧院、歌舞厅、大商城、大商场的霓虹灯招牌灯广告灯装饰灯浮光

掠影五颜六色灿灿烂烂，显现出这座湖乡城里夜市的繁华，人们都在有滋有味地享受着夜生活。

歌舞厅前霓虹灯闪耀，圆舞曲悦耳。灯火阑珊处，郭成福和夏英一边吃着雪糕一边在说话。他们是舞厅中场休息出来玩玩的。时光如流水，转眼间夏去秋来。在夏英到魏记家用电器店打工的两个多月里，郭成福与她每天每日在一起，郭成福苦苦追求，夏英不得不动心。两人便成了形影相顾的一对儿。但是不知为什么，夏英只肯跟他玩朋友，却不肯确定恋爱关系，这使郭成福寝食不安，巴不得夏英快些给他吃下这颗定心丸。

这时，郭成福见夏英心绪较好，又提出了这事儿：“夏英，都这么久了，你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夏英说：“不是在跟你玩吗，你还要怎样！”

郭成福说：“应该表个态嘛，答应确定恋爱关系。”

夏英揶揄：“你是不是要我签字画押，还要到公证处公证一下？”

郭成福说：“至少应该口头表态，同意确定恋爱关系。”

夏英说：“我看你巴不得这时就跟你去拿结婚证！”

郭成福笑起来：“只要你同意，当然可以拿结婚证了。我已二十五，你也快二十三了！”

“心慌吃不得滚粥！”夏英白了他一眼，“终身大事就这么随便答应你？”她这时又想起了程俊，“我跟程俊谈了两三年多都吹了，我现在得慎重考虑。”程俊同她的再次分手，仍令她心有余悸。她不能把自己随便许诺给一个男人，她有了人生的体验，对任何爱她追她的男人都要作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

可一般而言，男人对女人的情感要求要迫切得多，有时巴不得速战速决。郭成福对夏英垂慕已久，当然这种心情更为迫切。见夏英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答应，就往程俊身上想，郭成福说：

“我知道你还留恋着程俊。”

“你！？”夏英觉得他将了她一军，又感到刺痛了她的心，恼怒地道，“你是要刺激我还是耍激将我？”

郭成福傻笑起来，说：“但愿你不再留恋他。”拉了她便回舞厅去。

夏英乜了他一眼。不知怎的，她下意识地仰头望了一眼天上的圆月。夜天空阔深远，圆月如玉盘高悬，星光闪闪，彩云飘渺，她只觉得勾魂慑魄，迷茫怅惘，真的想起了与程俊甜蜜的岁月。心中暗暗想，两个多月也没音信了，此时此刻，也不知他在何方在做什么？但这仅仅是一刹那，她立马就用理智制止。她想，跟他还有什么关系！管他在何方管他在做什么哩！便挽起郭成福的手臂进舞厅去了。

明月夜特别是月圆的夜里，是天下情人最喜欢幽会的时刻。夏英自己在与郭成福幽会，可她万万不会想到，此时此刻，程俊正同元珍幽会哩！

两个多月，在人生的旅途中，也许只是瞬间，但对正处于妙龄的年轻男女特别是有情人来说，却可以建立起感情或者确定关系或者决定终身。就是在这两个多月里，在夏英同郭成福的感情发生变化的同时，元珍同程俊的感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珍几乎每天都要来帮程俊养鱼，时不时地不是送这就是送那来给他吃给他用，还常常陪伴他下湖打鱼草，夜晚总要来跟他作伴，在水泥船舱里玩一会了再回去。元珍对程俊的爱情村里的一些年轻人都已知晓，程俊对元珍的爱当然有更真切的感受，他的心自然而然从夏英那儿收回来，移情到元珍身上。

此时此刻，青天碧海，星光闪烁，圆月朗照，圆影儿倒印在洪湖里，月色笼罩着洪湖点点渔火，悠扬抒情的竹笛声在水面上回荡，使洪湖的月夜生出风情万种，不知有多少年轻男女在船上

在岸边陶冶在湖光水色中，编织着自己充满幻想的美丽故事。

程俊和元珍正在水泥船上。两人坐在篷舱内的马灯下，不时透过篷门去眺望天上的圆月，不时隔着窗口顺着灯光去窥望溶溶水波和蒙蒙围栏，不时两人又坐下来情意绵绵地说说笑笑。

元珍将藏在身后的一双鞋垫拿出来：“你看看。”

程俊接过来，在马灯下看着，鞋垫上用五彩花线绣着细密好看的菱形花纹，一朵盛开的桃花绣在鞋垫中心。只见颜色相间，图纹对称，精工细作，针口严密。便夸奖道：“好漂亮，你的手艺真巧。给谁绣的？”

元珍含情脉脉地说：“难道你不知道？”

程俊佯装不知：“按照我们洪湖的习俗，绣花鞋垫是绣给情哥哥的，谁是你的情哥哥？”

元珍羞涩地笑道：“你当真不知？”

程俊说：“这是姑娘家内心里的隐秘，我怎么会知！”

元珍看出他是在逗，也不直说，含笑道：“你不知也无妨，只要天上的星星月亮知晓就行了。”

“是吗！”程俊拿着鞋垫走出舱外，来到舢板上望星星望月亮，大声问：“星星，月亮，你们知晓吗？谁是元珍的情哥哥？元珍的情哥哥在何方？”

只见星星眨眼，月亮含笑……

“你问吧，月亮知我心，星星知我意。”元珍早跟出来，又说，“月亮知道，星星知道，老天知道，洪湖知道。”

程俊笑着说：“月亮告诉我了！”

元珍笑着问：“是谁？在何方？”

“月亮说，远在天边……”

“远在天边？！”

程俊故作正经：“是啊，远在天边……”

元珍明白过来，忍不住羞臊地噗哧一笑说：“近在眼前近在眼前近在眼前！”随即又忍不住咯咯咯笑个不停。

程俊也忍不住哈哈哈哈哈笑起来了，两人都处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元珍害臊得神采飞扬，激情难抑：“你逗，你逗！”猛扑过去，在他胳肢窝搔痒。

程俊嘿嘿嘿好笑，忍痒不住，用手抵拦，也在她胳肢窝里搔。

元珍也咯咯咯好笑，忍不住痒，也用手抵拦。

两人逗着闹着，笑得捧腹仰面。元珍抵拦不住，干脆一头扑向他的胸怀。

程俊搂住了她，她也搂住了程俊……

星星闪烁，圆月朗照……

她想他吻，可他却没有勇气吻她。他曾吻过夏英，他能与第二个姑娘接吻吗？！尽管他已与夏英分手，但不知怎的，他仍然有心理障碍，他想到了道德的约束，可有这个必要约束自己吗？他仍然犹豫不定。

元珍以为他不好意思，也没勉强他，遂问：“这双鞋垫你喜欢吗？”

“喜欢。”程俊说。

“虽然是鞋垫，垫在你的脚心下，但脚心也是心，脚心连着手心，脚心手心连着人心……”元珍深情地说，却不好意思地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程俊哪会不知！鞋垫是她亲手做的，自然是隐喻他的脚心连着她的手心，从而，他的脚心她的手心连着他俩人的心。鞋垫是心心相连的标志，是女儿给男子的信物。这就是江汉平原湖乡姑娘给情郎哥绣鞋垫的习俗的内涵所在，也是情妹要给情哥绣鞋垫

的一个重要原因……程俊紧紧地搂着她，觉到了她的心灵的跳动，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又只见她昂起头说：“脚心连着地心，地心连着天心，地心天心连着人心，你知道吗？”

程俊真切地看着她道：“这话我倒没听说过。”不由佩服起她的别出心裁的说法和话中的意味。

## 六十四

程俊围栏养鱼的事迹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来，也引起了市委的重视。荷湾乡党委张书记在市委召开的渔业产业化的常委扩大会上，专题汇报了程俊的围栏养鱼。市水产品开发公司童经理考察回去后，早已向市委汇报了在洪湖实施围栏养鱼的可行性及发展前景。市委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洪湖发展渔业生产的一个创举，将彻底改变自有洪湖以来天然水面单产低下的状况。分管农林水的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以及有关行业的领导专家都陆续到荷湾村看过了。都对围栏养鱼的前景看好，都提出纳入市里的规划，逐年推广开去。面临重大的决策，市委田书记非要亲自去看一看。这样，田书记便带了市水产品开发公司的童经理和有关官员及市报市电视台有线台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在张书记的陪同下，到荷湾村考察来了。

这天天气晴朗，洪湖碧波万顷。市委田书记一行在荷湾镇乘坐一艘小汽艇，来到荷湾村。消息不胫而走，围栏边早聚集了許多人。荷湾村不说，连邻村好些人都来了。他们不仅是来看热闹，主要是来看看市委书记对围栏养鱼的态度，以便作明年的打算。

不一会，汽艇劈波斩浪，向围栏处开来。汽艇上，张书记指

着围栏，不断地向田书记和随行人员介绍情况。彭开成也在随行人员中。市贝雕厂并入水产品开发公司后，他成了公司工艺美术部技术员，此次他是跟随童经理到洪湖来考察来深入生活的。荷湾村当然是他最感兴趣最想来的地方，这不仅是听夏英说这里很美，而且是因为程俊在这里，程俊不惜同夏英分手在这里干起了令人瞩目的围栏养鱼……

汽艇在围栏边减速，只见张书记指点着水面，叫田书记和童经理看。围栏里一群群乌黑乌黑的鱼在水面上游弋。两个多月来，程俊投放的八两多重花鲢、草鱼已长到一斤半重，到年底长到两斤多没问题。田书记满意地直点头，童经理说想不到鱼儿长得这样好。

李元德等村干部和程俊早分乘几只小木船迎过来了。李元德一边要程俊同他登上汽艇，一边指挥木船上的干部们向围栏里投料。不一会，水下的鱼浮上来了，水面上的鱼围拢来了，聚在一起竞相争食，黑压压的一片。其景象颇为壮观。记者们都很兴奋，争先恐后，急忙举起照相机、摄像机抢拍。彭开成仔细看着思索着，他在寻找感觉，他觉得灵感已来，他的眼前渐渐地出现了《洪湖之秋》的轮廓。

这时，李元德和程俊登上汽艇，张书记一介绍，田书记同程俊一握手，记者们又拍摄又采访忙个不停。彭开成早已看见了程俊，此刻，他怕程俊看见，影响他介绍情况，便到船尾去了。等程俊把情况介绍完后，方走了过来。这时，程俊看见彭开成，惊喜万分。喊了一声：“开成哥！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便迎了过去。两人握手寒暄，好不高兴。

这一热烈举动，被岸边的元珍看见。元珍想一定是他的熟人，也没怎么在意。可等汽艇拢岸时，程俊没有陪田书记童经理张书记一道上岸，却单单陪他的熟人最后跳上岸来。元珍方有些

诧异。元珍没见过彭开成，既然同程俊这么亲热，关系当然不会一般，便走过去想认识一下。

程俊见元珍走近了，连忙介绍说：“这是元珍。这是夏英的姐夫。”

元珍暗暗一怔，便奇怪夏英的姐夫到这里来了，又奇怪程俊像对待久别重逢的兄弟那样热情！当然这只是一刹那的意念。立马就浅浅地笑着同彭开成打招呼。

彭开成是怎样机灵的人！他打量了元珍一眼，就猜知她同程俊的关系不是一般。他尽管没见过她，但知道她，便很有礼仪地笑着说：“我听说过你。”

元珍腼腆地笑道：“我跟夏英姐很熟。”

彭开成说：“这我知道。你有机会去城里欢迎上我们家玩。”说着又看了看程俊。

程俊自然想起了夏英，两个多月过去了，也不知她怎样？想问问她，可元珍在场又不好问，不知怎的还是问道：“夏英还好吗？”

元珍没料到他问起夏英。彭开成一边暗暗地去看元珍的反映一边应道：“还好还好。”

这时，张书记、李元德陪着田书记童经理等走过来。记者们和看热闹的人们也跟了来。李元德说田书记要向大伙说几句话。村民们纷纷都围拢来。

田书记首先握着程俊的手说：“年轻人，今日看了你的围栏养鱼，令人大开眼界。你很有见地，很有开拓精神，为我们发展洪湖水产事业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渔业产业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程俊很是激动。又见他爹、他妈、元珍、贵田、茵兰这么多亲人乡亲睁大眼睛在看他，却不知怎么表态，一会方说：“谢谢，

谢谢田书记的鼓励。”

彭开成，元珍，程大民，吴天秀……见了都很激动。程大民忍不住斜乜着吴天秀，小声说：“看来你儿子搞的围栏养鱼还真是这么回事。”吴天秀却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

只见田书记又对程俊说：“你为了围栏养鱼，不惜从城市回到乡村，不惜同城里的恋人分手，不怕失败，克服一个个困难的事迹非常感人……你这个头带得好，洪湖五十多万亩水面是大有可为的。”

人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程俊、元珍、彭开成只是轻微的鼓着掌，田书记说的不惜同城里的恋人分手的话令他们三人都有些难堪……

只见田书记扭头对张书记和李元德说：“你们要帮助程俊同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积累和总结经验，争取早日将围栏养鱼推广开来。”

“一定一定。”张书记立马说。

田书记又扭头对童经理说：“你们水产品开发公司在制定规划时，也应把围栏养鱼作为一个重点列入规划，当作振兴洪湖水产养殖的新课题、新项目、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国营企业不仅要有所行动，还应带好这个头。”

童经理立即说：“上次我来看过后，已组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和评估，我们认为围栏养鱼很有开发价值，我们打算明年先在国营渔场试点，逐步再到乡村投资。”

张书记听说到乡村投资的话，来了兴趣，乘机说：“我们乡的水域也有两万多亩，这个水面也不小，大规模开发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政策也优惠，童经理，欢迎你来这里投资。”

田书记笑起来，开玩笑道：“老张啊，你真是蚂蝗听不得水响，听到童经理要投资的话，就想把资金揽到你荷包来。”

随行人员和围观的群众也都笑起来了。

张书记笑道：“那是当然，现在我们荷湾乡什么都不差，差的就是资金。”顿了顿，又跟童经理开玩笑道，“童经理，你们水产品开发公司向来跟我们荷湾乡关系不错，你要是不把资金投到这里，就对不起我们荷湾乡的父老兄弟。”

人群活跃起来，爆发出掌声。

童经理也开玩笑说：“若我不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别人也会说我对不起那里的父老兄弟咧！”

人群中又爆发出掌声，有人高喊，有人强烈要求，要童经理把资金投到荷湾乡荷湾村来。

田书记和童经理笑个不停。田书记又开玩笑说：“大伙也别担心，童经理不得不把资金投到荷湾来，围栏养鱼是荷湾的专利，童经理不到荷湾来投资，你们就不容许他搞围栏养鱼！”

人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欢呼，有人雀跃。

只见张书记又嬉笑道：“怎么样，童经理，你还有什么话说？”

童经理笑着，大家都静了下来，等他表态。过了一会，他才道：“说正经的，天时地利人和，荷湾的条件样样都好，又有程俊这样的人才，如果我们公司来年投资搞围栏养鱼的话，我当然会优先考虑在你这里投资。”

人群里又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过，”童经理峰回路转，又笑道，“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若要规模化围栏养鱼，有些技术问题还有待解决，围栏的材料问题还有待研究，我们还要召开决策会议，由董事会决定。”

人们又活跃起来了，纷纷交头接耳。

大家静下来后，田书记又对大家说：“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市委最近制定了‘谁投资，谁开发，谁受益’的洪湖

发展方针，减免税赋三年，减征税赋五年，真正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

不等田书记说完，人群里又爆发了震聋发聩的掌声……

## 六十五

这天下午，生意不多，魏方又不在店里，夏英就要郭成福给她到厂里拿生活费去了。不料，魏方中途回来，不见郭成福，就问去了哪儿？夏英不好怎么说，女营业员自夏英来店后，自个相形见绌遭到冷落，一直与她格格不入，但当着她的面也不便说。魏方又问了一遍，夏英方说了。魏方脸上立即就出现了愠色，但又不好责怪夏英，就自个急得螺螺转，说：“这这怎么办？一批货已经到了码头，正等着他去提货哩！”夏英见耽误了工作，也后悔不该叫他去。

哲人说，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生活中充满矛盾，人群不会铁板一块，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矛盾。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总是变化发展的。夏英到魏记家用电器店的两个多月里，总的说还比较顺利，大的矛盾虽没有，可小的矛盾却没断过。女营业员对她的妒嫉产生的矛盾且不说，就是在生意上，夏英也难说会十全十美，由于她的个性好强好胜，有时难免同顾客红脸，有些生意因之没有做成。魏方虽然口里不说，心中却有些不快。夏英自然是看得出来的。对于郭成福同她谈恋爱的事，魏方虽说是支持的，但由于郭成福的不检点，时不时地要取悦于她，有时影响了生意，魏方就有意见了。为此，魏方已经说了郭成福几次。

这时，魏方再急也没办法，只好等待。可一等再等，看看日头西沉，也不见郭成福的踪影，魏方就火了，一边嘀咕一边在店

里走去走来，头上的热汗直冒青筋直爆。

夏英简直无地自容了，又见女营业员幸灾乐祸的样子，就站起来说：“我去提货。”

“你去?!”魏方眼睛发直，“这是女人搬得动的吗？冰箱彩电那么大的纸箱两个男人都抬不动!”

夏英涨红了脸说：“我请搬运工。”

“请搬运工?”魏方说，“你认识码头上搞业务调度的吗？你认得搬运公司的头吗?”

夏英说：“我有嘴，我会问。”

魏方说：“你没被宰过，你人生地不熟，人家不宰你才怪!”

夏英说：“他们来送过货，我也有一面之识。”

“算了算了，”魏方走到门口，“如果这是女人能干的事，那我还要郭成福在这儿做什么!”又焦炙地望了望街两头，仍不见郭成福的影子，又看了看表，再也不能等了，便自个赶到码头提货去了。

不用说，夏英的心情难过到了什么地步。

直到下班前，郭成福才摸回来，他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进店，喊了一声“夏英”，把两手一摊，做了个难看的样子说：“跑了个空。”

夏英横眼看他，没有吭声。女营业员却惊讶地道：“怎么，没拿到生活费!?”

郭成福慢条斯理地说：“鞋厂没有钱发生活费了。”

女营业员假装关心地道：“鞋厂怎么搞的，八十块钱都发不出来了!”

郭成福嘲讽地一笑：“也不知是真发不出来还是怎么的。也许是变的法子吧，发给每个职工五十双鞋，让下岗职工自个拿去卖，抵三个月生活费。”

夏英的眼里点得出火来，把嘴撅得老高，说不出话。

女营业员却自顾自道：“满街都是卖鞋的，怎么卖得出去？”

“夏英，”郭成福走到夏英跟前，以为她是为生活费的事不愉快，安慰说，“你们厂的鞋卖几元钱一双，也卖不了几个钱，我看就不要算了，这几个钱也无济于事。”

夏英仍然没有出声，女营业员应和道：“也是，城里穿低档鞋的人不多了！”

夏英实在忍无可忍，但她不好发女营业员的火，只有转了话题，朝着郭成福大声怒道：“郭成福，我问你，你死到哪儿去了？”

郭成福不知她火从何来，吓了一跳，反问道：“我不是拿生活费去了吗？！”

“鞋厂也只有刻把钟的路程，就要去一下午？”夏英火冒三丈，“生活费拿得到拿不到你都应该回来上班呀，你忙没帮成到还帮了倒忙。你说，你野到哪里鬼混去了？”

“这——”郭成福摸头不是脑，一时答不上来。

夏英气得说不出话，一看挂钟，到了她下班的时候，面红耳赤地说：“算我倒霉！”说了气冲冲地走了。

“夏英！夏英！！”郭成福赶到门口喊了两声，见夏英头也没回，又不好跟去。他这时再不好离开，他怕魏方回来。

“你也真是！”女营业员见夏英走了，方忍不住露出笑靥，“你到哪儿去了？”

郭成福看了她一眼，不好说也不敢说。

他同香莲到剧院看歌舞去了。

原来他到鞋厂去后，在街上碰到了香莲。香莲正是来找他的。市里从北京请来了一些著名歌星，有人送来两张票，屋主人不感兴趣，更不愿白天去看，眼看几十元一张的票就要浪费，而

香莲巴不得想看，屋主人就给她了。她一个人哪要两张票，拿去卖又卖不出去，想去请夏英来看，又觉得不合适。自然就想到了郭成福。她觉得同他挺谈得来的，将来也可能需要他的帮助，而且他搞业务他也机动，不如送他个顺水人情，就来请他的客，正巧就在街上碰着了。实在说，郭成福大白天不敢去看，可又经不住香莲的乖言巧语软磨硬磨，加之内心里也想看看明星的风采，就一伴去看了，整整看了两个小时这才回来。

郭成福是明眼人，猜知出了什么事，反过来问：“夏英今天怎的会这样？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女营业员方把魏方等他提货的经过说出，郭成福就有些傻眼，向女营业员交待了一声，连忙赶往码头去了。

## 六十六

市、乡一批一批的领导来看程俊的围栏养鱼，市委田书记又充分作了肯定，围栏里的鱼又丰收在望，儿子又这样有头有脸，吴天秀和程大民心中就松和多了，再不嘀咕围栏养鱼的事，而且明里暗里积极支持。他们要帮助儿子养成功，既争个脸儿，也图个利儿。程俊当然想把鱼儿养得更好，以不辜负几级领导的期望。就因势利导，把他积攒的五千元存折从他妈那儿要过来了，一是要還元珍的三千元钱，二是用余下的钱购买微量元素颗粒饵料和其它精饲料，再催催肥，争取把单产搞到千斤以上，让围栏养鱼更具有说服力。可当他把三千元钱还给元珍时，元珍却生了气。

元珍说：“你还把我当外人？”

只这一句话就把程俊说得哑口了。程俊没料到她会这样，就

逗着说：“难道你现在就是内人了？”

“我……”说得元珍好羞涩，元珍一扭身说，“反正我不要。”

程俊说：“这也不是外人不外人的事，找你借的钱就应该还。”

元珍好委屈：“难道我同你还存在借不借的问题？”

程俊说：“又不是几个钱，数字这样大，当初我本就是找你借的嘛！”

元珍说：“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你不要我心中怎过得去？”

“你这样分彼此难道我心中好过？”

“这怎么是分彼此呢，你的就应该给你。”

“你真是不理解人！”

“元珍，你攒点私房钱也不容易。看人家年轻姑娘打扮得多漂亮，你也应该做几套时新的衣服穿穿，买几样首饰戴戴，买点化妆品什么的。”

“我还有钱。”

“那就留着以后办嫁妆吧！”

“反正我不要，你留着投资还贷都行。”

两人就在湖边你推我攘。都知道彼此是好心，程俊倒没什么，元珍却有些生气。一气之下，元珍就走了。

李元德正巧开着船在远处看见，便生了疑。回到家，把元珍叫过来问：“妹，刚才在湖边，你好像在和程俊闹意见？”

元珍没料到被哥看见了，想了想，也不避讳：“他妈把五千元存折还给他了，他要还我三千元钱，我要他留着用。就为这。”

当初元珍借钱给程俊的事，李元德不仅知道而且是支持的。既然是为这事儿，李元德也不好说什么。李元德却问：“你到底是不是在跟程俊谈恋爱？”

元珍羞红了脸，不承认也不否认：“哥，你说什么呀！我们只是相好。”

李元德道：“男女相好，有几个不是谈恋爱的！”

元珍睁大眼睛：“哥，你觉得可不可以？”

李元德想了想道：“程俊人品不错，你两人倒是挺合适，就不知他跟城里的女朋友是不是真的断绝了关系？”

元珍说：“人家跟郭成福早谈恋爱了。”

“跟郭成福谈恋爱了？”李元德说，“这不等于两相调换了吗？”

元珍涨红了脸说：“哥，别人这样说我无可奈何，你怎么好这样说话？”

李元德方觉得做哥的这样说不妥当，连忙道：“好好好，我再不这样说了。”顿了顿，又不放心，“这个消息弄准确了没有？”

元珍道：“这可是夏英亲口跟程俊说的。”

李元德说：“那好，这门亲事我支持。”

元珍又高兴又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对程俊的看法不错，定会支持的。”

李元德说：“不过这一次，你就稳一点，谈就谈成。不要像跟郭成福那样，谈了几年又吹打，弄得不愉快。”

元珍点了点头，李元德这才到后院去了。

这时，茵兰来了。茵兰一来元珍就问她现在同贵田的关系怎样？茵兰说“他现在追得很紧。”元珍说“你这不就如愿了吗！”茵兰说“晓得他是真心还是怎的。”元珍知道，茵兰还在生贵田的气，还是上次贵田说话伤了她的缘故。茵兰认为贵田是因为元珍正式同程俊谈恋爱了才转向她的。是不是真心实意还很难说。所以还要看一看，元珍就劝她原谅他算了。

茵兰有些优柔寡断，但她确实爱着贵田，不知怎样才好，所

以到元珍这儿来诉说心中的苦闷。元珍就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没结婚前都是有点矛盾心理的，应该不足为怪。茵兰就抓住了这话不放，立马就问：“假如郭成福现在回心转意你怎办？你现在同程俊谈恋爱是不是也有矛盾心理？程俊同你谈恋爱了还想不想夏英？也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心理？”

这些话问得元珍哑口无言。劝别人的话好说，别人反问过来就觉得难以说清白了。特别是她最后一问，问到她的心坎上了。可不是吗？程俊同她谈恋爱了还想不想夏英呢？他的心理还矛盾不矛盾呢？她真的说不上来，不由想起程俊向彭开成问起夏英的事，想起刚才他要还她三千元钱的事……正纳闷之际，就见贵田从村街的巷道里插过来，径直往她家而来。元珍连忙要茵兰看。茵兰见他又来寻元珍，不由心中又有些酸味，就想走。可贵田已快到门口了。她不愿让自己难堪，掉头就往后院去，元珍拉都拉不住，可见李元德在后院里，又觉不便，便趑回来，躲到后房里了。元珍只好回过来，元珍不知贵田来找她做什么。

贵田一进门就问：“元珍，茵兰来你这儿没有？”

元珍暗自怔了一下，他并不是来找自己的，就故意放大了嗓门道：“你找茵兰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儿又不是茵兰的家！”

贵田说：“她不在家，我怕是到你这儿来了！”

元珍说：“到我这儿来怎么的，你就这么急迫要找她！”

贵田笑了笑：“找你你又不答应，我不找她找谁！”

元珍就羞红了脸，嗔着说：“你既然想同茵兰好，就应该真心实意，不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我不过开开玩笑，看你这样子！”贵田说。

“跟你说过多次了，你对人家茵兰还三心两意。”

“我怎的三心两意了？我现在对茵兰一片真心！”

“既然这样，人家茵兰怎的对你还不放心？”

“就是上次说话不慎得罪了她，她就耿耿于怀。”

“那你就跟她赔礼道歉嘛！”

“早就赔了礼道了歉，可她还疑神疑鬼。”

元珍乜了他一眼道：“你应该反省一下你自己，看你有没有值得人家怀疑的地方？”

贵田不好意思地看着她：“这你应该知道，爱一个人怎么一下就会死心。”

元珍一本正经地道：“你还说你不是三心两意，你现在应该死心塌地同茵兰相好才是。”

“这是当然的。我现在是一心一意同茵兰相好。”贵田道。

“我有点不信。”元珍说。

“我现在可以向天发誓。”

“那你就发个誓我看看。”

贵田难为情地笑了笑：“她又不在，我发誓也是白发。”

“我可以转达嘛！”元珍立即说。

顿了顿，贵田说：“好，我发誓，今生今世只同茵兰好。”

“你要是再三心两意怎么说？”元珍立即追问过去。

“我要是再三心两意，我就……”

“就怎样？你说呀！”

“就不得好死。”

元珍哧哧地笑起来，然后越笑越厉害，笑得捧腹转身。

贵田见她很少这样笑过，正不知所以，就见茵兰热泪满眶地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了。这才明白了元珍那笑的意味。踟蹰了一会，才不好意思地迎上去喊了一声“茵兰”。

茵兰更是激动不堪，竟控制不住嚤嚤地哭起来。

元珍逗着说：“你这是怎么啦？你是高兴还是难过？”

茵兰却嗔怪道：“你怎么让他诨这样的咒？”

元珍问：“不诅这样的咒要诅怎样的咒？”

茵兰嘤嘤哭道：“他在开汽车，最忌讳不得好死。诅个是猪是狗是驴是马不行吗？”说着，暗暗地瞟了贵田一眼，竟呜呜咽咽地哭大了声。

哟，茵兰对自个喜爱的男人好心疼好偏心哟！元珍又感动又不是味，可又不好怎么辩解。

贵田早痴在那儿了，感动得心中发酸，眼睛发潮，忍不住走上去抱住了茵兰说：“也不是元珍要我诅的死咒，是我自个要诅的。”

“你什么咒不好诅，为什么偏偏要往死里诅，还要诅个不得好死呢？你！你！你死了叫人家怎么活？”茵兰一连捶打了贵田几下，扑在他怀里越哭越动情。

贵田情实难抑，不觉潸然泪下，把茵兰抱得更紧。

李元德在后院听得不清不白，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走上前来，见了问：“出了什么事？”

“好事儿。”元珍跟她哥递了个眼色，温温一笑，拉着他往后院去了。

## 六十七

这两天，魏记家用电器店的气氛显然没有以往那样活跃了。常言道，撕破的馒头难弥合。自打前天下午发生了不愉快后，尽管昨天上班，魏方跟夏英赔了笑脸，作了解释，夏英的心中总还是有些不快活。而郭成福反正脸皮厚，跟魏方彼此习惯了，虽然送到码头去挨了一顿削，也并没怎么搁在心上。他反过来还来给夏英做工作。结果适得其反，夏英反而跟他争了几句。

这是当天夜里的事。郭成福下完货吃罢饭洗过澡后，已很晚了。他是怕夏英不好想，还是赶到她家里来。他说魏经理就是这么个人，跟她一样，一个火暴脾气，事情一急，一不如意，就要火暴，可火暴过后，就屁事都没有了。要夏英不要在意。可夏英的自尊心却受不了。

夏英说：“我可不是你，我帮他做事，再苦再累都可以，我是不能看相的。”

“看相？人世上，谁不看谁的相！”郭成福想逗她乐，随即道，“吃人家的饭，看人家的相。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这是自古之言，你难道没听说过？”

“我不吃这一套。”夏英听他说这话，冒火了，“我虽然是下岗职工，可我也有人的尊严。”

“那是那是。”郭成福连忙赔笑，“我只是说得玩玩的。”

“我看你就是这个观点。我问你，他见到你时，给你你看没有？发你的脾气没有？”

郭成福支支吾吾，未了道：“我不是说了吗，他是个暴火脾气。”

“肯定给相你看了，肯定发了你的脾气！”

“发脾气还有什么好相？可他发过就没事了，还请我吃了工作餐。”

夏英更加受不了啦，她此刻是为郭成福受不了，可郭成福还一个劲地为魏方作辩护，这样就引起了夏英的反感和恼怒，说郭成福没骨气，甘愿做奴才。而郭成福说她还是老观念，现在吃不开。两人争辩起来。争了一会也没个结果，郭成福怕伤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感情，便败下阵来。回去后，郭成福跟魏方只说了夏英没事，女孩子自尊心强，以后有事好好说，这样昨日上班，魏方才赔了笑，作了解释。

可夏英一直到今天都快活不起劲来。她在鞋厂时，厂里的头头们，对职工开口一个主人翁，闭口一个领导阶级，即使她们出了什么差错，也没像魏方这样耍威风，总是说服教育，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不知怎的，想到这些，夏英就有点虎落平川被犬欺的失落感觉。再就是为郭成福，她平素对他一个劲儿讨好魏方虽然也有些感觉，可没怎么在意，这次就令她有些伤感，所以坐在店里，总打不起劲来。

中午下班，她懒得烧火，就到姐姐家来。一进门，夏玉见她气色不大好，就问她怎么啦？她说也没什么，就是有些烦。她就跟着夏玉来到厨房帮厨。

夏玉把鸡蛋打进汤里后，才问道：“又有什么事要烦？”

夏英说：“还不是为工作。”

夏玉说：“你现在不是有事做么，还烦什么？”

夏英说：“在那姓魏的那里打工，我总感到不太适应，我觉得还是固定工作好。”

夏玉警觉地看了她一眼，急忙问：“怎么啦！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不愉快的事？”见妹不肯说，又问，“是不是姓魏的有不轨的行为？”

夏英见姐的神情完全是担心男人欺辱女人的神情，连忙说：“姐，你放心，姓魏的这方面还好。”方把前日下午的事说了。

夏玉说：“当老板的这方面还好，就不错的。”又安慰说，“替人打工，是有些不习惯的。这比不得在国家工厂了，干好干坏一个样。人家肯定要讲效益的。你上班时也不该叫郭成福去拿生活费。”

夏英也知自己有些不对，便不好怎么再说。就把饭菜往桌上端，准备吃饭。这时，彭开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话题自然转到彭开成出差的事上。

彭开成说：“你们说我这次去了什么地方？”

夏玉说：“什么好地方？看你高兴的！”

彭开成说：“荷湾村。”

夏英一怔：“荷湾村？！”倒了杯凉茶过来给他。

彭开成说：“你不是说荷湾村很美，要我深入生活时去那里看看吗！”

夏英默然。她那次只是有感说说的，没料到姐夫真的去了那里。

夏玉问：“你这次怎么有机会去那儿？”

彭开成说：“我们公司的童经理随市委田书记去参观程俊的围栏养鱼，我是童经理的随行人员，当然要去。”

夏英又一怔，没料到姐夫说起了程俊说起了围栏养鱼。

夏玉也怔住：“怎么想到要参观程俊的围栏养鱼？”

彭开成说：“程俊的围栏养鱼不仅引起了村里和乡里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市委的重视。这次，市委田书记特意要看程俊要看围栏养鱼。田书记对程俊对围栏养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市委准备把程俊当作典型来培养。”

夏英听着，脸上的情绪渐渐变得庄重，又由庄重变为愠怒，立马道：“姐夫，你为什么不说点别的见闻？偏要说他？”

“对不起。”彭开成知她对程俊最为敏感但心底下却想知道他的情况，便活跃起来，“一是我去了荷湾村，见到了程俊，见他这么受重视感到高兴，二是为了向你们证实我的判断。”

夏玉问：“判断？什么判断？”

“你忘了？”彭开成道，“我曾说过，程俊也许是为了追求事业，迫不得已要同夏英分手的话。”

夏英越听越心中不安，求饶似地说：“姐夫，请你不要再说他了！”

彭开成见她脸拉得老长，故弄玄虚地道：“有一件事你也许是乐意听的。”

夏英本不愿姐夫再说下去，可还是瞪大起眼睛问：“什么事？”

“他问起了你——”

夏英完全出乎意料：“他问我什么？”

“他问你还好不好。”

夏英不知是哪儿来的气：“我要他问我做什么！他管我好不好！”

夏玉道：“人家毕竟跟你谈过恋爱，问问也是人之常情。实在说，通过你们这几次的波折，我倒觉得程俊不错，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受到市委的重视。”

夏英受不了啦，气恼地说：“姐，你这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急我气我恼我呛我是不是？”

夏玉说：“难道不能成夫妻就要成敌人！”

夏英说：“姐，你没有亲身的经历你没有我这样的感受！”

“什么感受不感受，无非就是失恋了嘛！做人特别是做女人应该大度宽容一点，”夏玉有些动容，“我要是你我也会问他好不好！”

夏英再没有回嘴，却拿眼睛去瞅彭开成。

“他很好，”彭开成一直在笑着，“市委书记都去看了他这不说明他很好吗？”顿了顿，彭开成又说，“夏英，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程俊跟一个叫元珍的姑娘很要好。”

夏英警觉地睁大了眼睛，想问个明白，却又想，管他跟谁好，横竖跟自个也没了关系，便把话咽下了喉。可咽下喉咙忘不

了烫。这餐午饭吃得不香。不知怎么的，脑袋里糊糊弄弄尽想些她上次去荷湾村的情景，特别是元珍同程俊在一起的景况。下午去上班，一个人闷闷地走在街上，心中仍老不快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直到她走进魏记家用电器店，见魏方、郭成福和女营业员正在看报纸，也好像在议论着程俊，而且女营业员的神情有些特别，她方觉醒过来。

只见魏方道：“夏小姐，你来看，报上登了程俊的消息，市委田书记还去看望了他哩！”

夏英愣了一会，不愿看，走到一旁坐下。

郭成福看了看夏英，心中说不出是甚滋味，自个喃喃地道：“想不到程俊引起了市委的重视！”

女营业员瞟了郭成福一眼，有意把报纸拿到夏英面前：“你看，还登了照片。”又故意指着照片说，“程俊上次来，我只远远地看了一眼。你看，跟田书记握手的这个青年人是不是程俊？”

夏英睬也不睬，一会才说：“问我做什么，你问他们好了！”

女营业员暗暗好笑，把报纸拿到郭成福面前问：“这个是不是程俊？”

郭成福知她在有意捉弄他，看都懒得看，横她一眼，把报纸夺过去扔在桌上。

“这这这，你们快看，这不是程俊吗？”魏方指着对面的电视屏幕说。

店堂柜架上一台作样品的大屏幕长虹彩电正在播放新闻，圆厚的播音在店堂内回荡：“现在播出特别报道，市委田书记视察荷湾村，对返乡青年程俊同志的围栏养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首次公布了市委全面开发洪湖的最新方针。下面请看实况录音剪辑。”

随着伴音，女营业员和郭成福掉过眼去看，夏英不由自主地

也暗暗掉过眼去看。只见画面上出现如下镜头：

游艇劈波斩浪向围栏驶来。

田书记、童经理顺着张书记的手指观看围栏。

围栏里一群群鱼在水面上游弋。

程俊和李元德等村干部分乘几只船向汽艇划过去。

张书记一一介绍，田书记同程俊握手。

村干部们在小船上投料，鱼群或浮上来或围拢来争食。

游艇拢岸，田书记、童经理、张书记等上岸同群众见面。

田书记握着程俊的手：“年轻人，今日看了你的围栏养鱼，令人大开眼界。你很有见地，很有开拓精神，为我们发展洪湖水产事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途径。”

程俊见市委书记这么肯定他的围栏养鱼，很是激动：“谢谢，谢谢田书记的鼓励。”

田书记又说：“你为了围栏养鱼，不惜从城市回到农村，不惜同城里的恋人分手，不怕失败，克服一个个困难的事迹非常感人。你这个头带得好，洪湖五十多万亩水面是大有可为的。”

夏英尽管只去过一次荷湾村，可镜头中出现的美丽的湖湾景色和围栏景象她是那样熟悉！她在湖岸边的情景不由历历在目。当她同香莲走到湖边时，看见程俊和元珍同一条船上……她是那样的酸那样的激愤……当第二天早晨她同程俊徜徉在湖边看到彩霞照映的旖旎的洪湖晨曦时，又是那样的陶醉和憧憬……可现在都已成为历史成为泡影……那里的景物现在对她来说，似乎都含有讽刺的意味。夏英看着这现场实况录音剪辑，不免有些人世沧桑的感觉。她从屏幕上看到了人群中的元珍、彭开成、吴天秀、程大民、茵兰，当看到程俊同田书记握手看到元珍同程俊站在一起时，眼睛睁大得似“定了格”，听到田书记“不惜同城里的恋人分手”这句话时，她的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便起身

走进了业务室。

郭成福一直疑虑地观察着夏英，此刻他的心情也很复杂。他担心夏英被电视中的情景所刺痛，果不然她被刺痛了，他不由有些慌乱，他看了魏方和女营业员一眼，也慌忙跟进业务室去。

## 六十八

直到下午下班，夏英都没有说什么话。回到家，也无心烧火做饭，泡了碗方便面随便糊弄了一顿，却仍然行坐不安。

不觉日头落土，暝色进屋，她便有些美人迟暮的感觉，不知不觉陷入无奈的痛苦中。邻居的电视声音传来，使她警醒，她看了看五屉柜上的台钟，已到了本市新闻节目时间，她想，田书记视察荷湾村的实况剪辑一定会重播，下午她没能看完，她这时好想再看一遍。便连忙开了灯，打开了电视机。果不然，本市新闻已开始，头条就是田书记视察荷湾村。她仔细地看，庄重的看着，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领导，那么热烈的掌声，田书记的话那么热情肯定，程俊的特写那么引人注目。她的心不由再次受到震撼。女人的感情总是脆弱的，就是最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这种脆弱往往是因为把人世的感情看得太重太真的缘故，也是因为独处的时候被往事所折磨的缘故。程俊同她的不同凡响的相识，同她甜情蜜意的恋爱，为她做零工打工所受的煎熬，同她几波几折的争吵，他的许许多多的好处……不觉历历如绘历历在目，渐渐地，含着辛酸夹着痛悔的眼泪滚落出来。

天色已完全黑了，她突然想到什么，走到五屉桌边，打开抽屉，拿出嵌着程俊半身放大生日彩照的像框看了看，又打开台灯

仔细地看。这是大前年秋天照的，照片上“二十二岁纪念照”的字样映入她的眼帘，是他专为送给她的纪念照，也可说是他送给她的信物。她眼光一跳，不由想起他是秋天生的，他快过生日了！

她不安地放下像框出神。

她想起她下岗后程俊专程来看望她说的话：“我昨天听说你下岗后，真的很着急，我怕你难过，担心你的生活，昨天半夜都没睡着，今日一大早就乘船赶来了！”“夏英，你真的不理解我！”又想起他为他辩解时说的话：“其实我回乡发展也是为了你。”她后悔她当时太激动，没有换位思考，没有沉下心来咀嚼他的话，只是一味地要把他弄回城来……现在想想，他的这些个话是多么的情深意长啊！

不知不觉，她又想起彭开成和夏玉在她同程俊发生矛盾时说的许多话：“程俊也许是为了追求事业，迫不得已要同夏英分手的。”“程俊这次来，说不定是回心转意。”“瞒天瞒地，瞒不了隔壁邻居。你的骨子里的意思瞒得过我们吗？”“你纵然出了一时之气，但也许会带来百日之忧，甚至终身的悔恨。”姐姐、姐夫的这些话，她当时压根儿都没听进去。她太感情用事了，她太逞强了，现在想来，姐姐、姐夫的话是有道理的。她不由悔悟，两粒泪珠又盈出了眼眶。

这时，有人敲门。她连忙揩干眼泪，定了定神，才去把门打开。只见郭成福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站在门口。她瞟了他一眼，自个先往里走。郭成福担心她看了程俊的报道后思想波动，这才来的。他不能让她这样老拖下去，使他的一颗心老悬着，程俊现在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如果围栏养鱼搞成功，说不定她又情归于他。无论如何他要尽早讨个说法。

他走进来后，夏英依然同下午一样，脸色阴沉沉的，不太想

说话。郭成福拉了几句家常，夏英也只是随便应付了一下。

两人又踟蹰了一会，郭成福才说：“夏英，我想跟你谈一谈。”

夏英说：“整天在一起，有什么话没谈过？”

郭成福说：“你应该给我吃定心丸。”

“你又来了！”

“你还要让我等多久？”

“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谈这件事。”

“夏英，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夏英说着，控制不住，眼眶里又溢出了泪水。

“你好像哭了？”郭成福细心地观察她，怀疑她是不是因为看了程俊报道的缘故。

“你别烦我了。”夏英口气缓和，突然说，“你帮我请两天假。”

郭成福一愣：“请假干什么？”

夏英说：“厂里分的鞋子我要去卖。”

郭成福一怔：“这些鞋子不是说不要了么？”

夏英恳切地说：“我还是想要。”

原来如此。看来她还在为魏经理的态度生气，她是赌气才去要卖鞋子的。这下郭成福才放了心。

从夏英家出来，缺月已挂在高空。郭成福觉得心中空荡荡的，定心丸还是没有吃成，他的心依然像这空中的月亮高悬着。他又自个安慰自己，感情的事也是急不好的。再找机会谈吧！他往回走着，月儿好像跟着他在走。月儿把一缕淡薄的云彩照得白净净的，像银白的烟尘散布飘渺，使夜色显得更加空旷迷茫，使渴望恋情的人儿滋生出更多的情思和遐想。他想，要是这时候，

夏英陪他在这月夜里走走说说笑笑该有多好。可是生活总不如人愿，喜爱的人儿总是可望而不可即。他边走边仰望夜空，不由感到空虚和冷寂。他多么希望这时候有人陪他度过这美好的时光。

“成福哥！”突然迎面有年轻姑娘呼唤。

好熟悉好亲切的声音，他顶真看去，见是香莲。他好高兴：“香莲，怎么是你？”

“怎么，你没想到？”香莲调皮地来到跟前。

“我真的没想到。”

“你是应该想到的。”

“你当保姆人家会准你夜晚出来？”

“秋老虎天气热嘛，我说我出来乘乘凉嘛！”

郭成福暗下里佩服她的灵巧，就去看她，她的穿着打扮令他耳目一新。她穿着崭新的白底起花的连衣裙，扎束的长发剪理成短而时髦的青油油的齐耳发，映衬得脸庞明丽，眼光闪亮，整个身影在月光的折射下，轮廓分明，显得苗条而俊俏。他不由纳闷，遂问道：“今日打扮得这样漂亮，要去哪里？”

“去哪里？去魏记家用电器店找你呗！”

“找我？！”

“不找你找谁？在这座城里除了你我认识谁！”

“找我做什么？”

“找你玩嘛！”

郭成福被她的天真弄笑了，心想，刚才希望有人陪，真的心想事成了呢！就打趣道：“你还蛮会找，在这大街上找到了。”

“你不在魏记家用电器店，我就知你定去夏英姐那里，我是打算去夏英姐那儿去看看的，没料到在路上竟碰到了你。”

郭成福的脸色倏地阴了下来，同她往前走。心想，她虽然不是大姑娘，有她陪伴也是蛮好的。便调整了一下情绪，遂同她闲

聊，不知不觉谈论起昨日看的歌舞来。

香莲情不自禁地说：“昨天亲眼看见了歌星演唱，他们好快活好洋气！”

郭成福快快地说：“羡慕别人啦？”

“我怎么好羡慕别人，我只是感叹。”香莲说。

“不是吗，同样都是人，活得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应该活得有滋有味。”

“怪不得你今日打扮得这么漂亮的，看来你是活学活用。”

“怎么学，我也赶不上城里人，更赶不上歌星。”

“你也不用悲观，在城里时间长了，自然也就城里化了。”

“时间长也不见得就算城里化，有城里户口才能算城里人。你来了三年多怎么还没变成城里人？”

这一问，把郭成福问住了。他梦寐以求都想在城里落户，从而变成城里人。他同元珍分手去喜爱夏英去追求城里姑娘的一个很重要很隐秘的原因，就是想由农村人变成城里人。这是他运筹了许久后制定的决策。他尝到了这个变化过程的艰辛，他不知道他的这个愿望在多长的时间才能如愿以偿。于是不由又想起了夏英，想到她对自己的忽冷忽热，便又坠入茫然之中。一会才辩解道：“城里化是指过着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也不一定要有户口。”

香莲说：“有户口不是更好吗？”

“那当然。”郭成福显然知道户口的重要性，但却说，“不过现在有没有户口也无所谓了。”

香莲也有些茫然。她盯着他看了一会说：“我发现你今晚像有点不高兴。”

“是吗，你看出来了？”郭成福有点诧异。

“你从夏英姐家这么早就出来，我就想你可能碰到了不如意

的事，我过细观察你，你的脸上有阴郁。”

“是吗？好你个香莲！”郭成福有些吃惊。

香莲正想掏他的心思：“什么苦闷嘛，能不能跟我说说。”

郭成福摆了摆手：“你不会懂，你还小。”

香莲委屈地说：“你和我哥都喜欢把我当小姑娘，其实我都快十九岁了哩！你知不知道？”生气地嘟起嘴巴。

郭成福怔了一下，过去乡下十七八岁的姑娘就结了婚，有的还当了妈妈哩！便认真地打量她，她发育得很健全，她的模样的确像大姑娘了。这才说：“也没什么，只是夏英一直不肯答应我。”

“是吗？！”香莲暗自吃惊，就眸眸地看着他说，“你们不是早就在谈恋爱么？”

“谈是谈，可她就是不肯明确恋爱关系。”

香莲觉得新鲜，进而问：“既然是谈恋爱，还要什么明确恋爱关系的？”

“你，”郭成福话到口边已收不住，“你还小你不会懂的。”

“又说我还小！你——”香莲又生气了，生气时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 六十九

鞋当生活费，夏英请假卖鞋，天经地义。魏方自然准假。两天后，夏英背着一大包鞋就搭客车到乡镇卖鞋去了。她知道，她们厂的鞋子在城里卖不动，可在乡镇和农村还是有市场的，只是利润较低罢了。可她不管利润多和少，只要卖得出就行。全市乡镇有几十个，到哪个乡镇去卖呢？她几乎不假思索，哪儿也没

去，却单单来到荷湾镇，在街上摆起了鞋摊。

人们见这么洋气的城里姑娘来卖鞋，见鞋子既结实又便宜，就围拢来购买，不一会就卖了好几双。可夏英总有些心不在焉地应付着生意，不时看看街上过往的行人和街的两头，她期待着能在这儿碰到程俊。她是抱着这个期待来的。她本可以去荷湾村他家去找他，可她怎好自个找去？就想了这么个主意。

差不多个把时辰过去了，眼睛也快望穿，却连程俊的魂影子也没见到。程俊家离镇子七八里地，他不可能天天赶街，更不可能想他来他就来。事先又没相约，就这样来碰巧不等于半点准头也没有么？她不免感到自个幼稚可笑，又觉得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兀自像霜打的黄瓜——蔫了头。于是就一边应付卖鞋一边想着去不去荷湾村找程俊。想去想来，不能主动找了去，太没面子。就打算卖到下午了回城去。可说也巧，就在她以为毫无希望的时候，她却意外地看见香莲和吴天秀从街口那头走来了。香莲和吴天秀也是夏英希望看到的人，不觉又惊又喜。霎时间哪还有心思卖鞋，就一边应付一边期盼她们快快走过来。

见她们渐渐走近了，夏英假装没看见，却将脸面侧向她们同顾客说话。果然香莲眼尖，看见了她：“夏英姐，真的是你！我还以为我看错人了呢！”香莲惊喜地先扑过来。

夏英有些尴尬：“真巧。你怎么回来了？”

香莲道：“今天是我哥二十五岁生日，我特意回来的。”当然，香莲回来还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通告郭成福同夏英的情况。她对来卖鞋感到蹊跷，连忙问，“夏英姐，你怎么会来这里卖鞋？”

夏英怎好承认是为程俊的生日来的？见她满脸疑云，就说：“我，我们厂的鞋子在乡下好卖些。”

“你没在魏经理那儿了？”

“在。卖鞋是我们厂的任务。”

香莲见吴天秀走近了，兴高采烈地说：“妈，真的是夏英姐哩！”

夏英难为情地微笑着，怯生生地喊了一声“伯母。”

吴天秀看着她又高兴又不高兴：“真的是夏英，来这里卖鞋？”

夏英遮遮掩掩地“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香莲觉察她是为什么来的，热情地说：“夏英姐，上家去玩，我家离这儿只几里路。”

这是巴不得的事，夏英却推辞道：“我要卖鞋。”

香莲说：“去嘛，明日再来卖。”

吴天秀心情很复杂。今日香莲一到家就说了夏英并没答应同郭成福的婚事，对她到这儿来卖鞋也有些蹊跷，内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同程俊恢复关系。于是也客套地说：“你好不容易来这里，上家去玩玩嘛！”

香莲心有灵犀：“明日我帮着卖。”说着就去收拾鞋，又扭头对吴天秀说，“妈，你快去买肉买排骨，我跟夏英姐先回去。”说着，递了个眼色。

“好。”吴天秀欲走。夏英又假意推辞说：“改日再去。”香莲三下两下把鞋装进大包里，拉着夏英道：“走，夏英姐，你是稀客，到了家门口，哪有不进门之理！”

香莲又急忙叫来辆麻母，夏英半推半就上车，这才一伴去了荷湾村。

## 七十

程俊一大早就到湖里打鱼草去了，香莲也没见到。直等到午

饭后也没回来，夏英口中没说，心里却毛焦火辣。程大民也不自在，虽然也听香莲说了夏英同郭成福的情况，但对夏英的到来不大欢迎。他并不指望儿子再同她和好，相反他担心她会搅乱程俊同元珍的事，便在午后，独自到湖边去了。他去等程俊，等他一到湖边就跟他提出警告。

他坐在湖堤边的柳树下，一边抽烟一边等着。这段日子元珍跟程俊影不离形儿，像小两口恩恩爱爱，他见了打心眼里高兴。不知跟吴天秀夸赞过多少次。邻里乡亲开个玩笑什么的，他却立马否定说没这回事儿，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后来人家见程俊同元珍下湖，如此这般举了例说，他不承认不行了，却又假慢谦虚地道：“八字还没撒，九字还没钩，晓得他们搞不搞得成啊！现时个的年轻人说不准的。”现在，他俩人的关系发展顺利，这“前妻”一来，叫“后妻”不难堪也得难堪……程大民正这么胡乱的想着，湖面上不见程俊的船影，却见夏英和香莲从堤内的田野里走来了。心中便有些惴惴不安。元珍只怕今天又同程俊一伴下湖去了，他们心中没有底，等会回来陡然见到夏英该怎么作哟？……

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他不能在这湖边同夏英碰面，碰面也不好说话，只有荷叶包鳝鱼——溜之大吉。便赶紧站起身顺着湖堤往柳林里走了。

夏英是等程俊等不及了才要香莲陪着她往湖边来的。她想来湖边碰程俊，也想看看他养的鱼。

她们顺着田间的道路走着。只见稻禾铺天盖地，金黄的穗子密密沉沉，路旁和塘堰边的树木一派深绿暗褐，湖光水色却显映出苍天般的蔚蓝……夏英边走边眺望，不觉思绪盎然。

夏英忍不住问：“你哥晓不晓得今过生日？”

香莲道：“我妈说他晓得。”

“过生日也下湖打草？”夏英有些茫然。

香莲道：“长根的要肥，长嘴的要吃。围栏里有几千尾鱼，都长到一两斤大了，一天要吃多少草！”

夏英不由又有些怅惘。

来到湖边，湖水一望无涯，浩茫宽阔的洪湖展现出它的博大胸怀。船帆片片，渔船隐隐，湖鸥飞翩，水鹤逐浪……又令她增添无限情怀……她只盼程俊快快驾舟回来，她急于想见到他。可望了半天，也不见有打草船归航。

“来，上船。”香莲从附近撑了条小木船来。

夏英说：“你哥怎么还不回来？”

香莲说：“到了湖心里是很难说的。寻到草多的地方，就打得快。寻不到只能在稀疏的地方打。有时到日头落土也打不满半船草的。”

这一说，夏英更是急了。香莲又说：“不过洪湖水草丰富，一天只打半船草的情况还没听说过。”禁不住咯咯咯笑了起来。原来香莲是逗她的。

夏英觉察到自个有些失态，也难为情地笑了。便跳到小木船上去，让香莲撑到围栏边去看鱼。

香莲挖了一瓢麦麸洒到围栏里，只一会儿一群又肥又壮的鱼就浮到了水面上争逐吃食，甚是逗人喜爱。

夏英看了片刻，惊讶地说：“真的好大多多的鱼呢！”

香莲说：“到了年底一条会长到两三斤。我爹说围栏里的鱼长得出奇的好，比我家精养鱼池的鱼要好得多。这十亩围栏估产一万斤以上。”

“真的会产这么多？！”夏英愣住了。上次来时，程俊说过会产八千到一万斤。

香莲又说：“说不定会产到一万二千斤左右。”

夏英又愣了一会，心中暗暗算个账，一斤只打两块五，这不就有两三万块钱的产值……怪不得程俊要回来的！这比他做瓦工打零工当门卫是要强得多！……兀自个又有了些向往，却又不肯露声色，便也挖了一瓢麦麸洒进围栏去，就睁大了眼看。只见争抢逐食的鱼白亮亮黑压压越聚越多，每条都有筷子多长，有的活蹦乱跳，有的争赶追逐，有的囓一口食打个漩窝沉下水去，有的来个鹁子翻身又张着嘴浮到了水面上……

夏英愉悦地笑了，情不自禁地说：“这些鱼儿生龙活虎，真有趣。”便抬头看看方圆十亩大的围栏，不由又暗暗佩服起程俊。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突地一阵清风传来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声。夏英立即扭头展眼望去，只见船帆点点，不计其数的机动小木船载着鱼草归来了。不一会，歌曲声越来越清脆银亮，船影儿越来越大，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只见香莲喃喃道：“我哥回来了我哥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一只湖草堆得像小山的小木船开着收音机向她们驶近。原来是这只船上在放《洪湖水，浪打浪》。

夏英禁不住心跳，可她只看见船尾执机掌舵的元珍，就说：“这不是你哥的船。”

香莲就亮起嗓子喊：“哥哥！”

喊声扬上蓝天，落在湖里，此时，船头上有就人应声拿着收音机坐起来了。

夏英顶真再看，这人正是程俊。原来他仰卧在船头上听收音机哩，他好悠然自得哟！她在心中说了一句，立马就涌起一股酸梅假醋味，原来他同元珍在一条船上！

元珍把柴油动力机熄火，让船靠惯性缓缓前行。她已经看见了夏英，虽然有些吃惊，却不像上次在这湖边看见她时的心慌意乱。但程俊看见夏英时，连忙关掉了收音机，显得有些慌乱。香

莲有点看戏不怕台高，她倒要看看，看看他们的尴尬景象，看看他们会演出个什么戏来。

打草船靠近了，程俊直立船头凝视着夏英。他好蹊蹊，她怎么还会到这儿来？是陪郭成福回乡来玩玩的还是出差路过这儿？他见她在凝视他，又不时睃看元珍一眼，神色虽没有上次在这儿看见他同元珍在一起时的愠怒，眼神里却流露出疑惑与傲然。

他知道她在等他先喊，他当然要先喊，他喊了一声：“夏英！”

夏英面对元珍，不好意思，却硬着头皮说：“你好潇洒好自在！”

程俊知她是指躺在船头听收音机，兀自个问：“你、你今日怎么会来？”

“你没想到？”夏英的声调高亮多了。显然她是在控制情绪。她俏皮地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程俊语塞。元珍警惕。香莲观望。都不知她究竟为何而来。

只见她又带着揶揄的口气道：“来祝你生日快乐。”

出其不意，程俊去看元珍，元珍在朝他看，眼光中惊叹号和疑问号在对峙。

“你——”程俊难堪地望着夏英，又瞟了元珍一眼，慌难择言，“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你忘了我也不会忘。”顿了顿，夏英有意提醒道：“你的一张生日照不是作为信物送给我了吗？”

“这——”程俊又慌忙去看元珍，只见元珍的脸色已涨成紫红，便后悔不该问她这个话。慌乱中就觉得有痰堵喉，再也“这”不出来了。

一时间就像有乌云密布，整个气氛急转直下。最难应付这种局面的只怕要数元珍了。她跟夏英不打招呼也不好，打招呼这种

气氛难以开口。不说话也不好，可说话怎样说法？农村姑娘毕竟是农村姑娘，她元珍毕竟是元珍，她有她做人的哲学，她有她的聪明才智。她拿起竹竿把船向岸边撑去，当船儿挨船儿的时候，她昂起头，不卑不亢，微微朝夏英笑了笑，点了点头，有礼有节，也算打了招呼，就把船撑过去了。船一拢岸，她不紧不慢提了碗筷，跳上坡，看也不看程俊，自个像避风头避开，顺着柳林匆匆往村里走去。

香莲一想，这样最好不过。但她立刻就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夏英既然一直没有答应郭成福，说不定对她哥还有留恋之心。何不把机会留给他们？就把船撑到岸边，紧靠打草船锚住，找了个借口，也回村去了。

## 七十一

空茫的湖岸边只剩下程俊同夏英两个人。对于夏英来说，这正是她企盼的机会。她这次下决心来荷湾村，就是想来找他单独谈谈的。但有了这个机会，夏英又不知从何谈起了。刚才当着元珍和香莲的面，那样大大咧咧的说话，完全是为了掩盖内心的慌乱而做给她们看的。这时单独在他面前，她才还原为真实的自己，是那樣的脆弱和虚妄。她站在小木船上痴痴地望了他一会，就把头扭过一边去了。而程俊站在打草船上，也只见呆呆地看着她，也不知开口说话。他们相峙了许久，程俊才向她问候。她眼泪忍不住滚落出来了。

程俊不知她这是为什么，也不知她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遂跳上小木船，来到船舱中。问她怎么啦？她不想说也说不出，她不知此刻的心情是酸是甜是辣是苦，只觉得心中有说不明道不清

的许许多多的酸楚和艾怨，就只知眼泪想往外流。程俊见了很是茫然，慌忙到水泥船舱里拿来毛巾给她揩泪，谁知她却一把推开，噔噔噔地跑到岸上去了。他更加茫然，只有拿着毛巾慢吞吞地走上岸来。

她站在湖堤旁的柳树下干流泪，他缓缓地走到她的身边，看着她站了好一会，又把毛巾递过去，她这才没有推辞。

她揩了把眼泪埋怨说：“这长时间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给个音讯？”

还有这个必要吗？程俊奇怪她问这个话。只好支支吾吾地道：“养了这多鱼，白天要喂养打草，夜晚要照看守护。哪，哪有时间……”

“是吗？！给我写封信捎个信值不得耽搁你的时间吗？”夏英听了很生气，“我不相信连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

没时间显然是推脱之辞，程俊再怎么好辩解？为了遮掩过去，他只好把话引开。他问：“你真的是为我的生日来的吗？”他压根儿也不相信她是专为他的生日来的。

见他睁着疑惑的眼睛，她说：“你难道不相信？”

程俊为了缓和气氛，笑了笑说：“我也不是不相信。”

见他依然疑疑惑惑的样子，她说：“你不相信算了！”说着，朝水泥船走去。

程俊只得跟着走。到了水泥船边，程俊说：“你看不看，这是我的临时住所。”

夏英看他一眼，同他走上水泥船。来到船舱里，看了里面的简陋的床铺、蚊帐、马灯和用具，便想到他的艰苦日子，心里里又有些触动。不由望着他说：“你这样日日夜夜你受得了吗？”

“习惯了。”程俊说，“围栏养鱼我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再苦再累我也得坚持下去。”

见他话语铿锵，夏英想挖苦他几句，不由揶揄道：“看来你不愧为改革中的先进人物了，怪不得市乡村都这么器重你！”

“你都知道啦？”程俊睁大眼睛望着她。

“又上报纸又上电视，市委田书记亲自视察探望，同你握手的照片和场面那么大，全市的人知道了，难道我会不知道吗？”夏英调侃地说。

程俊微微笑了笑，给她倒了杯凉茶，谦逊地说：“我也没想惊动这些领导，可他们认为围栏养鱼是个新事物，可以提高大湖单产，搞成功了，可以在整个洪湖甚至全国推广，是一门搞渔业产业化的新路子。”

夏英见他搞的围栏养鱼这么有意义，心中又钦佩又不是味：“祝贺你。今日晚餐你家为你举行生日宴会，我一定敬你一杯。”

又拉扯了一会，夏英想到湖湾走走，程俊便陪她来到了不远处的伸向湖里的半岛拐弯处。这是一道半月形的湖湾，是洪湖连绵到内陆的藻泽王国，足有数千亩水域。因离村落较近，也不知是何朝何代播种下莲荷野菱，到现在已繁衍覆盖整个湖湾，而且铺展到湖心去。尽管仲秋已过，但放眼望去，绿荷依然铺天盖地茂茂盛盛，莲蓬荷花青红相间，密密点点夹杂其中，成双成对的水鸟或栖息在荷上，或飞逐在荷隙里，不时发出呼唤般的叫鸣声……夏英和程俊在湖湾边倘佯，看着这满是秋熟的景色，不觉都有些怅然。

两人的情绪都冷静多了。一路上也谈了许多，但夏英依然像有千情百感。只见她在绿荷边站住了说：“程俊，按照你对我的态度，按我的性格，我是不会理你的。但想到我们的情谊，想起你的生日，我才决定来的。实在说，我来卖鞋是假，来看你是真。”

“谢谢。”程俊有点受宠若惊。

“你知道我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吗？”

“什么礼物？”

“还是那条真丝花绸领带。”

程俊心中一愣，难道她还想套住……

“还有一只防水手表。”

“防水手表？”程俊又是一愣。按照习俗，女人给男人送手表，同男人给女人送手镯一样，是要把手腕套住。

“我都放在挂包里，等会回去吃饭就给你。”

程俊暗暗吃惊，难道她同郭成福没谈成？难道她旧情复发？难道她一条领带没套住，又要来个“手表套”！？

只见夏英深情地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你同我分手的理由并不充分，我希望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地把真实原因告诉我。”

看来她的此行的意思越来越明显了，程俊心中惴惴不安，他苦笑了一声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么大的事情，我相信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怎么会说不清楚？”

“这几年在城里，洪湖总是魂牵梦绕，总像有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我，电影《洪湖赤卫队》里那曲《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总在我心中回荡，那优美的歌声总像在呼唤着我，不知怎么的，我总想回来。”

夏英品味着他的话语，想起上次他说的我听到家乡的鸡叫声都感到亲切，我时常感到家乡在呼唤我的话，好似醒悟了一般，便问：“原来这就是你要同我分手的真实原因？”

“我说了，我也说不清楚。”程俊顿了顿又说，“不过，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你爱自己的家乡，我可以理解，可我要问你，你究竟爱不爱我？”

程俊怔怔地看着她说：“我相信你心中有数。”

夏英说：“我就是心中无数我才要问你。”

程俊凝视着她，不知怎的心中一股激情涌上来：“我爱你。说真的，我们之间的爱情一直在折磨着我。”

仿佛春风化雨，夏英激动得流下了热泪：“程俊，既然你爱我，我爱你，我们相爱，我们何苦要折磨自己！我们到了婚龄，我们马上就登记结婚好吗？”

“登记结婚！？”这句话好令人心跳！程俊惊诧地冷静下来后说，“不，不能……”

“我知道你的围栏养鱼重要，我当然要等你今年收获后结婚。但我们可以先拿结婚证，在春节前后举行结婚仪式。”夏英陷入憧憬中，“你知道我父母遗留下六万元钱，我跟我姐姐一人分了三万。我们结婚从简，就用这笔钱去做生意。做点小生意过日子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你明年还要养鱼，你就养，我不再反对。我在城里坐桩，你农忙时你就回乡下来养鱼，农闲时就去帮我做生意。我们的家就安在城里。平时你我都可以两头跑。我租用的那间房子虽然小了点，我俩先凑合凑合结婚住住再说，等以后赚了钱了再自己盖楼房好吗？”

“夏英！”程俊震惊不已，惊定了说，“我十分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我离不开洪湖了。”

夏英不悦地说：“难道你就不能妥善处理同我的关系吗？”

“我的事业在这里，”程俊慌乱地道，“再说，我，我这里有了女朋友！”

“啊！？”夏英如梦中惊醒，仍然将信将疑，“你有了女朋友？！是谁！？她是谁？！”

“元珍。”程俊不知是回敬她，还是要告诉她，“我正和元珍谈恋爱。”

“你！你？！”夏英惊圆了眼睛说，“怪不得你同元珍总在一条船上的！”回了口气又说，“你既然有我，怎么能跟别人谈恋爱？”

程俊对她这话很是茫然，她今日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无可奈何，他说：“你、你不是正在同郭成福谈恋爱吗？”

“谁说的？”

“你自己说的。”

“我那是盛怒之下说的，我是有意要气你的！我从来没有答应过郭成福！”

“这——”

“你，你真使我失望！”夏英一扭头，看见元珍就站在附近的柳树下，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转身就往村里跑了。

“夏英！夏英！”程俊追了两步，一恍眼，也看见了元珍，就像孙悟空使了定身法，慌乱不堪地站立在那里。

原来元珍没有回村去，她对夏英的突然来到甚是怀疑，她察觉到她这次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便在柳林里暗暗地留心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从水泥船上岸后，她就尾随他们来到了湖湾，一直在她身边的大柳树背后看着听着哩！这时，元珍已忍无可忍了，她噙着泪痛苦地朝程俊走来，怒问道：“你既然还爱着夏英，你为什么要同我好？”

“元珍，我这不正同你好吗！我也没料到她还来找我。”

“找你是我一回事，你还爱着她是另一码事！”

“我，我——”

“你以为我没看到我没听到吗？看到你同她卿卿我我，听到你说你爱她，你说你们之间的爱情一直在折磨着你。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难道你还想狡辩吗！”

“这，这——”

“我做梦都没料到你会是这样的人！”她不由泪如泉涌，再也

呆不下去，扭头匆匆地跑了。

程俊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二十五周岁的生日夏英会来，做梦也没想到元珍会盯梢，他现在两头不是人，还有什么生日快乐可言？举眼望去，还看得见夏英往村里去的身影，也看得见元珍往柳林那边去的怒冲冲的样子，他往哪条路上去呢？他觉得茫然，只有踟蹰地望着这一湾荷色出神。

## 七十二

夏英是带着希望抱着热望来的，她做梦也没想到程俊在同元珍谈恋爱。上次来荷湾村虽然对元珍同程俊的行迹有些察觉，姐夫彭开成也曾提醒过，却没想到真的是这么回事！常言道，期望越高，摔得越疼。她感到碰了一鼻子灰不说，已摔得头破血流了。她后悔她不该来！她悔恨她自己太天真太一厢情愿了，她还怎么呆得下去？回到程俊家，无论香莲同吴天秀怎么挽留，她背了随身小挂包，一大包鞋也没要，就气着走了。吴天秀和香莲猜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得没法。吴天秀正在做生日菜，就要香莲再去追追看。可香莲追上了夏英，不论怎么说，怎么劝，怎么拉，怎么扯，夏英也不肯回。夏英硬是上了去市里的客船。

走进客舱，夏英心中仍不平静。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见香莲仍然在村码头上望着她，遂想到在荷湾镇上见到她半推半就随她坐麻母来荷湾村的情景，感到好羞愧。渐渐就想到自个是不是太义气用事了，遂想到是为她哥哥的生日而来，想到她妈做了那许多的生日菜，想到那许多菜也有要招待她的含义，自然而然地就想到给程俊带来的两件礼物——她已向他表示要在生日宴会上送给他的，这一走是不是太“女人心窄”了？难道不是恋爱关系

就不能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了么？这么想来，就觉得这样走不尽人情，就把挂包打开，看了看里面的真丝花绸领带和有机玻璃盒装的金黄色防水手表，这条领带送了他两次他后来都退给了她，难道这一次又带了回去？她又感到了少有的惭愧。遂想到不能成夫妻可以成朋友的话，就想还是应该送他一件礼物。便起身走出船舱，叫了一声“香莲”，正走到船头，客船拉响了起航汽笛。香莲以为她想返转回来，就跑到船边，喊船老板等一等，可夏英没有下船，把手表盒交给她，小声跟她说了两句话，就要船老板把船开走了，留给香莲的尽是遗憾。

香莲只好回家。回到家时，她哥和她爹都回来了。只见她爹她妈都在烦，显然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爹说：“我就担心夏英来会把事情搅乱，你们看看，把元珍也气跑了！”见她回来，又说：“也怪香莲，我是在湖边等程俊元珍，想跟他们通个气儿让他们好应付，你却把夏英引到湖边去了，弄得我不得不走开。你们看看，出了这等子事！”她妈却埋怨她哥，她妈说：“这也要怪俊儿，说话做事太憨直，一点变通的法儿也没有，怎么能当着夏英的面说你在与元珍谈恋爱呢！”

程俊只不吭声，程大民说：“程俊做得对，就是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好让她死了这个心。”

吴天秀却说：“死心死心，这下算遂了你的心。人家城里姑娘这样看重你儿子不简单，为你儿子大老远跑来，这份情义还轻吗？我就巴不得夏英对我俊儿不死心。”想起什么，遂问香莲，“怎么的，没把夏英追转来？”

香莲方把经过说了，却没有说给程俊送生日礼物的事。只见吴天秀说“好可惜好可惜”。程大民说“巴不得巴不得”。两人又争顶了几句，弄得都不愉快。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吴天秀说元珍只怕不会来吃生日饭了，

程大民坚持一定要接过来吃生日饭，乘这个机会跟娃们和好。吴天秀一想，夏英走了，可惜也可惜不转来了，只有同意。可谁去接呢？香莲不肯去，理所当然地只有程俊去了。

平素，元珍也不是没在程俊家吃过饭。可今日，她在盛怒之下还肯来吗？她会这么快就谅解他吗！一路上，程俊考虑着这个问题。他自个感到也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就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了。平心而论，以前，他是一门心思地跟夏英相爱，分手后，他也是一门心思地同元珍相好。道义上他认为他并没错。可他也觉得奇怪，夏英今日一来，他就乱了阵脚，说明心底里还是有夏英。看来道义是一回事，内心深处又是一回事了。当然，道义上的和心中藏的是一回事就更好了。可是，生活并不是那么单纯，人的思想感情也不是那么简单。他可以发誓，他压根儿都没有要欺骗元珍伤害元珍的意思。这会儿，他在反省自己，他发现他还是爱着夏英，可也爱着元珍。这就奇了，一个人怎么可能爱着两个人呢？他反省去反省来，确定无疑。渐渐地，他有所省悟。一个人可能会爱上两个人，一个人的一生是那样漫长，说不定会爱上几个人，但因道德规范传统习惯法律约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人作为终身伴侣。

那么，在夏英和元珍之间，他到底选择谁呢？

他思前想后，还是应该选择元珍。选择元珍实际一些。他是农村人，元珍是农村人，他的事业在农村，元珍在农村，两人可以朝朝暮暮在一起，免得城乡两地，牛郎织女，扯皮拉筋，牵肠挂肚。

正是有这个基本想法，他才想要尽快跟她和好，才去接她来吃饭的。

可他尽管这么想，却依然思绪沉沉。他正走着，香莲从身后赶上来了。

“哥，夏英姐让我转给你一样东西。”香莲赶上来说。

程俊车转头来，见有机玻璃盒装的一块金黄色的手表，心想就是夏英说的那块了，想到送手表的含义，心又像被夏英牵了去了，不免又有些怏怏然。

香莲道：“夏英姐让我转告你，这块手表纯粹是生日礼物，既不是什么信物更没有别的意思。”把手表放在他手中。

这又使他感到意外。他看了看，好漂亮，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盒盖上的商标也是金黄色，“防水手表”四个字特别醒目。他想，准是因他养鱼同水打交道，特意为他买的。只见香莲又道：“不过，我觉得没有别的意思才有意思。”说着，飞快地瞟了他一眼。

不是么？送礼物就送礼物，还特意转告没有别的意思的话，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程俊想想，就觉得这份礼物真的比意思还有意思。兀自怅惘起来。

“哥，”香莲又说，“我这次回来本来是给你通风报信的，我没料到夏英姐会来。我想，她一定告诉你了她同郭成福的情况。”

“什么情况？”程俊说，“她只说了她没答应他。”

香莲说：“你不晓得成福哥追夏英姐追得有多紧，可夏英姐就是不肯明确表态。为此，成福哥很痛苦。”

“是吗，你怎么知道？”

“成福哥亲口跟我说的。”

“亲口跟你说的？”

“大前天的晚上，我同他在一起玩时他说的。你知道原因吗？都是因为你，夏英姐才没有答应他。”

程俊横了她一眼，猜她是在给他做工作。

香莲又庄重地说：“夏英姐这样一个城里姑娘又漂亮又重感情，如果你负了她，你就太不像话了。”

程俊火毛火眼道：“你要我怎样？难道要我抛弃元珍不成！”

“这是你自己妥善处理的事了，”香莲说，“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夏英姐。”

“去去去去，你别烦我了！”程俊说着，硬是把她赶走了。

程俊晕晕乎乎地走着，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才来到元珍家。一进门喊元珍，李元德说：“不是跟你一伴下湖打草去了么？”程俊说：“早回来了呢！”李元德说：“她没回来她到哪里去了？”

她会到哪儿去呢？程俊担心她会出什么事，连忙来到湖边寻找。他先到围栏边，再上水泥船，又到湖湾里，最后在柳林里才把她找到。她正坐在树下落泪哩！可一见他来就往湖边去。程俊在后面喊，她在前面走。程俊在后面走得急，她在前面走得快。压根儿不理他。

“元珍，”他急了他说，“我今过生日呢，你忘记了！说好了到我家去吃饭的，你怎么还在这儿？夏英已经走了，快些去吧！”

元珍依然不理，见他快赶上来了，再没法避开，就下到湖边，跳到一只小船上，赶忙把船撑开了。

他在岸上喊道：“我是专门来接你的，我妈弄了好多菜哩！你快撑拢来，日头都快落土了，你还要撑到哪儿去？”

一连喊了几声，元珍依然不理睬，把船还在往湖心里撑。太阳已西沉得只有几丈高了，各样的船只大都归航，她一个单船孤女去湖心怕有危险，程俊就更是急了，见附近的坡岸边有一只船，急忙跑过去，撑开船，向她追去。

男人的臂力毕竟大些，见他快赶上了，元珍无处可逃，就趑过船头，把船撑到附近莲荷边的芦苇丛中去了。

时近晚秋，芦花浩荡，芦苇成林，在夕阳的照射下森森然，有如山崖层层叠叠壁立于湖水之中……程俊更是怕她有什么三长两短，便三把两下把船撑进去。元珍的船难以行进，终于被芦苇

阻住。等她想掉转船头往莲荷中撑去时，程俊的船已经赶到了。元珍不得不放下竹竿只有作罢。

“你你你，难道连我的生日饭都不吃了！”程俊心中也窝了火，把船靠拢去，“我们全家都在等你哩！”

元珍不理不睬，噙着泪把头扭过一边。

“你不要这样，”程俊控制住自己的火气，“我并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元珍掉过头来：“你跟我好，心中却爱着人家，这难道是对得起我吗？”

“爱着人家怎么的，难道我跟夏英有可能吗！”

“有什么不可能？你们两厢情愿两人相爱就有可能。”

“你难道没想到？她一个城里姑娘，她会嫁到农村来吗！”

“你可以去嘛，难道你不能到城里去！”

“我要搞围栏养鱼，我会到城里去吗？”

元珍把话噎住，顶真真地望着他，突然哭出声来了。

程俊痴痴地望着她，见她声音越哭越大，就很不自在，遂跳过船去，叫她不要哭，说这有什么好哭的，谁知她却越哭声音越大，甚至嚎啕起来了。

嚎啕声甚是悲切凄凉。程俊慌了，劝也劝不住，就把她抱在怀里，问她为何这样伤心，谁知她越哭越动情。

哭声震动四野，水鸟受到了惊吓，一只只一对对从莲荷丛中扑扑腾腾飞起，一阵阵一群群蓬蓬勃勃从芦苇林中升腾起来，在夕阳的照耀下惊叫着，蹁飞着，盘旋着，有的飞向了遥远的天边，有的打了几个旋盘落在了远处，有的还在上空一起一落地滑翔着，好似在侦探人类的感情隐秘，又仿佛被哭声感动不忍离去……

程俊更慌了，程俊问：“元珍，你这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怎

么回事？你真让人想不明白！”

元珍这才哭诉着说：“你不明白我算弄明白了。原来你是因为要回来养鱼才同我好的……”说到这里，越哭越伤心，“实际上你并不爱我……”

“这——这——”程俊突地把她抱得更紧，动情地说，“我爱你，我当然爱你，谁说我不爱你？天底下谁能像你这样对我好……”

元珍这才把他搂住了，把头搁在他的肩头，让他把脸紧紧地挨上她的脸庞。

夕阳把余辉洒在芦苇林上，芦花白银银的，一阵晚风吹来，芦穗摇曳，芦花飞扬，在芦苇林上空飘飘荡荡，仿佛晶莹洁白的雪花在飞舞……

## 七十三

不出两三个月，天上真的下起雪来。不过雪不太大，下了个把时辰就歇下来。屋上只有薄薄的一层，地上边下就边化了。尽管这样，街上的行人还是少了许多，魏记家用电器店的生意自然也受到些影响。闲得无事，魏方和女营业员在玻璃窗内的业务室里开玩笑。店堂账桌边只剩下夏英同郭成福两个人。他两人虽说在交谈，可都很纳闷。

自得知程俊在同元珍谈恋爱后，夏英沉默稳重多了，仿佛换了个人一般。魏方和女营业员笑话她卖了一趟鞋就锅里的鸡子变成成熟的了。郭成福却看出她的心事蛮重，怀疑她遭受了什么挫折什么打击。一问再问，她都不肯讲。他们谁也不知她去了荷湾村。夏英自己不会讲，香莲回城后跟郭成福玩过几次，压根儿也

没露一点夏英去荷湾村碰壁的事。她怕说了后，郭成福会加强对夏英的追求攻势，她哥同夏英的婚事更成问题。香莲差不多连做梦都指望她哥能同夏英结婚。一是她哥可以到城里来，她有依附。二是她内心里已萌生了对郭成福的情感，她觉得她同郭成福挺谈得来的。郭成福想在城里，她也想在城里。又是家乡人，知根知底的，有个照应。她也掂量过自己，她是很难找到城里青年人的，所以从她个人的感情角度，她也希望夏英同她哥好，自己好同郭成福好。但她考虑还不成熟，还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内心的隐秘。当然，夏英去荷湾村的事，夏玉和彭开成是知道的。夏英从荷湾村一回来就去他们家说了去荷湾村的事。当时他们出乎意料。见她痛苦不堪，劝她从此死了这个心，再在城里找一个。他们断然是不会把妹妹的这桩遗闻说出去的。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一个月前郭成福还是知道了，郭成福是从贵田和茵兰口中知道的，郭成福知道后，高兴不已。

从此，郭成福真的加强了追求的攻势。上个星期，他同夏英认真谈了一次。

那天晚上，郭成福邀请夏英去咖啡厅喝野莲汁。郭成福说：“一切都已经明白无误。现在跟程俊任何牵连都没有了，就答应我吧！”

夏英说：“我已跟你说过，我现在心中仍没平静下来，调整心态需要时间，不想谈个人问题。”

郭成福沉闷地说：“我真弄不明白，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比程俊差。你对程俊情有独钟，对我却一点情意也没有！”

“你不能同他比。”夏英说，“他同你有本质的不同。”

郭成福问：“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夏英神色深沉：“我现在才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对事业的执著和拼搏精神。”

郭成福说：“这种精神我也有嘛！”

夏英斜睨着他说：“你为了求得城里的舒适生活，宁愿打工寄人篱下，他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宁愿回乡吃苦而自立。你只想混口饭吃，他想的是奋发进取。你为了变为城里的公民而不惜抛弃乡下的情侣，他为了回乡发展而不惜同城里的恋人分手。”

“我，我——”夏英的语气虽然平和，但含义很重，令郭成福躁动不安，当即打断她的话说，“请你别这样小看我！”

那天就这样不欢而散。但夏英的话令郭成福深深震撼，一连几天恹得没跟夏英说话，也没有去她家找她。女营业员知道了，幸灾乐祸，笑他单相思。魏方知道后，却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夏英不怎样。要他不要为她痛苦和烦恼，过几时给他再介绍一个。可郭成福却知道自上次夏英同魏方闹别扭后，魏方对夏英有了成见。他自己心中有一杆秤，尽管他追求她有一些私心杂念，但谁能说谁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呢！他认为夏英还是不错的，况且他跟夏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体味到，真正爱情的过程既是甜蜜又是痛苦的过程，往往痛苦多于甜蜜。轻易得来的爱情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只有苦苦追求而得来的爱情才是有滋有味的。他前思后想，还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所以今日横竖没生意，就跟她再谈谈。

“夏英，你在咖啡厅说的话，我想了几天，你说得很中肯很有道理。”郭成福小声说。

“对不起，”夏英说，“我知道，我的话伤害了你。我是这么个性格，人太直了，请你原谅。”

“真的，你说得很对。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不过，请你相信，我目前寄人篱下是暂时的。我眼下还没有能力自己开店，我现在是积蓄资金，学做生意，有一天，我会独立开店的。”

“你这个想法很好，寄人篱下没意思，永远出不了头。你看

看魏方那样子，遇到不是就要威风。他只顾自己赚钱，不顾别人的脸面和人格。”

郭成福瞅了业务室一眼，怕魏方听见，小声说：“在这儿请别谈他。还是谈谈我们两人的事吧。”

夏英漠然地说：“还要怎么谈？”

郭成福说：“我希望你给我时间。”

夏英感到为难：“成福，我知道你对我一片真心。我现在真的说不清楚，一个人爱上一个人后，就会这样的刻骨铭心。”

郭成福苦笑了一下，揶揄地说：“你也尝到了刻骨铭心的滋味？”

夏英瞟了他一眼：“你既然有同感，那就请你原谅。”

“什么意思？”

“不要再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你？你回干信了！”

夏英好沉闷，一会才说：“我不希望你在一棵树上吊死。”

郭成福的情绪急转直下，痛苦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叫我失望。”

夏英好为难，还想安慰他两句，这时进来两个男顾客，其中一个派头大一些的是上次来买过长虹大彩电的人。夏英借机摆脱郭成福，迎上前去。

夏英说：“先生，你来了？”

派头大一些的顾客嬉笑着道：“我当然要来呀。”

夏英见他猥琐的样子很不自在，勉强说：“欢迎欢迎。”

“我说了嘛，”这个顾客道，“我要建家庭影院，还要买 VCD 影碟机，买功放机，买音箱，有你在这一，我能不照顾生意吗！”

夏英感到恶心，依然应酬说：“谢谢关照。”

“谢什么？”这个顾客越说越放肆，“夏小姐，说真的，看见

你都是一种享受。”

“你！”夏英忍受不了，怒眼圆瞪，“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没分寸！”

“哦？”这个顾客兴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沉下脸道，“随便开个玩笑，你怎么生气！”

“谁跟你开这样庸俗低级的玩笑！”夏英拉长了脸。

“啊？你说我庸俗低级！”这个顾客也睁圆了眼睛，“我喜欢你才这样说，别不识抬举！”

夏英顶了回去：“请你自重。我是你什么人，要你喜欢！”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吵起来了。郭成福、魏方、女营业员连忙赶过来调解。

魏方说：“这位先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连忙要郭成福和女营业员把夏英拉开。

这个顾客赌气道：“我不买了，几千元的生意不找你们做了！走，我们走！”拉了另一个顾客气势汹汹地就往外走。

魏方慌了，拉住顾客道：“先生，对不起对不起。请别走，我给你赔礼道歉，赔礼道歉！”

“走，太不识抬举！”这个顾客说，“你的小姐不给面子，今后别想我们再跨你的门坎！”说着，和另一个顾客耀武扬威地走出去了。

魏方送至门口走转来，埋怨道：“唉哟，几千元的生意就这样赶跑了！这这这，顾客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顾客喜欢同服务小姐同漂亮女孩打趣逗笑，这是顾客心理。正是考虑到这种心理，我才招聘你来的。你应该明白，好多生意就是在打趣逗笑打情骂俏时做成的嘛！”顿了顿又道，“真可惜……夏小姐，你以前不是这样，这段时间，是怎么搞的？”

“魏经理，我可不是供男人打趣逗笑打情骂俏的女人。”夏英

恼怒道，“这一套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走，我辞职不干了！”说着，到业务室拿了小挂包拂袖而去。

“夏英！夏英！”郭成福慌了，赶出门时，夏英已走了好远了。他无奈地回转头来，却见魏方木木的没有吭声，女营业员原地未动，正在窃窃好笑。

## 七十四

雪后初晴，天霁云开，阳光普照大地，原野上的残雪放射出晶莹的光辉，使村落田园显得清新明朗，使洪湖浩茫的水域显得更加开阔。一艘艘帆船，一只只渔舟，远在天际，近在眼前，三三两两，错落有致。黑色的鸿雁，麻灰色的野鸭，银白色的湖鸥在长空，在苇颠上，在波浪中飞翔起落，构成一幅静中有动的洪湖寒冬图。

寒冬是鲜鱼收获的季节。大湖捕捞不说，家养的鱼池鱼塘也开始抽水干底打捞，养鱼的人儿要赶腊月，乘民众腌腊鱼、走人情、办喜事、接冬客、过春节卖个好价钱。也好让自己冬播冬种、修屋盖房、婚丧嫁娶、走亲串户、送情送礼、赶年过节有钱花。

程俊的十亩围栏银鳞滚滚，丰收在手。据测算，总产可达一万二千斤左右，还清贷款和借支，还可以赚个万把块钱。这就把程大民和吴天秀喜开了怀。采购鲜鱼的鱼贩子早登了门，程俊舍不得卖，程俊想还挨几天，等到临近年关子卖更好的价钱。可人家鱼贩子今日又来了，不肯走，说来了不能白来，不答应个两三千斤鱼不走路。程大民和吴天秀打不过脸面，只有去湖边找程俊商量。

两老儿喜笑颜开地顺着田间的道路往湖边走着。两人边走边合计，又禁不住议论起围栏养鱼来了。

程大民说：“看来程俊搞围栏养鱼没搞错，年轻人的脑瓜子是精灵些。”

吴天秀说：“谁料到鱼儿长得这样快这样肥！”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程大民有点卖弄地说，“湖里的水是活水，空气好……”

“水里哪来的空气？”吴天秀射他一眼，“想的说的说。”

“水中含氧，氧不是空气？”程大民回了她一眼，“鱼跟人一样，也是要空气的。你没见精养鱼池里有那样多的增氧机？要是不增氧，产量会有那样高？湖里活水氧气多，鱼儿自然长得好嘛！”

“我看你也是半罐子——装得不多。”吴天秀又取笑，“当初拼命地反对儿子搞围栏养鱼，这下又高兴得不得了啦！”

程大民说：“难道你不高兴？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家有钱粮心中宽。”

吴天秀舒眉展眼：“我现在着急的是儿子的婚姻大事。”

程大民说：“这个我比你更着急，我在儿子这个年龄，”把两手的食指挨在一起，“和你都结婚几年了！”

吴天秀把他的手指打开，乜他一眼：“我看你是急着抱孙娃了！”

程大民说：“四十八，引孙娃。我四十八都喊得应了，也该抱孙娃了。”

吴天秀说：“人家元珍不肯拿结婚证，你干着急有什么用！”

程大民说：“都吃了夏英的亏，本来元珍跟程俊好好的一对，就是她上次来一搅和，就把水给搅混了。”

吴天秀说：“都吃了你儿子自己的亏，人家夏英真心实意地

要跟你儿子好。不是你儿子三番两次要回来，只怕孙娃都怀在肚子里了！”

程大民一想也是，说：“旧账就不翻了，现在要紧的是做元珍的工作。”

吴天秀白了他一眼，没有做声。

程大民拉了吴天秀一下，说：“你看你看。”

吴天秀举眼看去，只见程俊同元珍正从水泥船篷舱里钻出来，跳到旁边的小木船上。看样子是要到围栏边去。

程大民挨在她身边，放低声音说：“我说他妈，一男一女，春火正旺，白天黑夜在一起，万一克制不住，”又把两个食指挨在一起，“偷个冷饭吃，弄成个血吸虫大肚子，你说怎么办！”

吴天秀忍不住要笑，嗔着看他：“我说怎么办？该你做父亲的说怎么办！”

程大民傻笑着说：“我们都做过年轻人，嘻，我看还是让他们早点结婚算了，省得替他们担心。”

吴天秀说：“你喜欢元珍，该你做工作。”

说着，两老儿已来到岸边，只见程俊早把小木船撑到围栏边去了。

吴天秀喊：“俊儿，人家鱼贩子老王又来了，出二块五一斤，你有多少鱼，人家就要多少！”

程俊说：“妈，慌什么，不是说好了等春节临近了卖吗？”

程大民说：“这围栏里万把斤鱼，可以先卖个两三千斤再说嘛！”

小木船上，元珍看着程俊说：“程俊哥，我看大叔的意见可以考虑。”

程俊想了想，转过身对岸上说：“好吧，卖他三千斤。”

程大民又说：“那我就要人家过几天开来车拖。”

程俊说：“好吧，这几天我们就把捕鱼的网准备一下。”

程大民和吴天秀禁不住相视而笑。

“俊儿，”吴天秀说，“你把船撑拢来。”

程俊说：“不就是这事儿吗？”

吴天秀说：“还有事。”

程俊说：“什么事嘛？”把船撑过来。

程大民说：“无事不找你，找你自有事。”

小木船拢岸，程俊和元珍跳上岸来。吴天秀看着程大民，示意他开口。

程大民迟疑了一下说：“你们都人长个大了，我、我们想让你们登记结婚算了。”

元珍羞涩为难地扭过头去。

吴天秀说：“俊儿，你说呢？”

程俊说：“我也是这样说，可元珍有顾虑。”

程大民说：“元珍，你们都是脸盆里生豆芽，知根知底的，还有个什么顾虑？”

元珍好为难。自从夏英在程俊的生日来过后，元珍发现程俊依然爱着她，就觉得程俊亵渎了自己的感情。无论程俊怎样解释怎样表白，她都无法从夏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她有过郭成福的教训，她需要男人的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她不能接受半心半意，更不能容忍假心假意。她对她喜爱的男人全身心投入，她也希望对她有意的男人同样对她。当然她也理解程俊，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遗忘谈了两三年的情人，正像她有时候也会想起郭成福一样。但她认为，程俊至少不能再留恋夏英，更不能还爱着她。所以她需要时间再看看，看看程俊同夏英的动向，看看他们是不是藕断丝连？甚至她还想考验一下程俊，她正想着考验办法哩！这就更需要时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考验一

个人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现在怎么能拿结婚证呢？她扭过头来，瞟了程俊一眼说：“程俊哥心中想的爱的是别人。”显然她说这话也是要将他的军。

程大民却赖不住了，程大民说：“这都是陈年旧事了，还搁在心上做什么？你们现时个的年轻人就计较爱呀情的，把个爱字挂在嘴上，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爱呀情的是什么事儿！男女之间，一个要补锅，一个要锅补，就这么回事。只要两厢情愿就行！再说你们两个也还是自觉自愿的嘛！”

一席话说得都不好意思，吴天秀狠狠地挖了他一眼。

元珍不好打程大民的面子，这才说：“大叔，大婶，请让我再考虑一下。”

第二天，元珍和程俊都没有下湖，元珍到程俊家来帮忙清点网具，准备捕捞的事儿。一进门，看见他戴着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就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他不好说是夏英送的，就含糊地说有一段时间了。她问：“怎没见你戴呀？”他说：“天天要下湖怎么好戴！”她一想也是。不过她又有些疑惑，平时买了点东西他都要说的，可买这么贵重的手表他怎么叽都没有叽一声呢？无意中就想到夏英来给他祝贺生日的事。既来祝贺生日，就不会空手来，便起了疑心。

她没有当即问他，遂往后院走。经过程俊住的后厢房时，看见房内抽屉桌上有一个银白色的塑料表盒。便走进去拿起看。上有金粉镂印的“防水手表”四个字和一些好看的图画。打开一看，盒底垫着一张纸。元珍是有心人，想取出来看。程俊早跟进来了，程俊说：“这只是一张垫底的纸儿。”元珍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取出来了。纸是双层折叠，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程俊：祝你生日快乐。夏英。”元珍霎时懵了头，愣起眼问他：“这是你买的吗？”程俊粗心，没打开看过，拿过来一看，才见到

夏英写的字迹。兀自个也愣住了，便急忙跟她作解释。可元珍只是朝他看了看，什么话都没说，就到后院去了。

程俊也来到后院，两人把捕捞的围网从仓库里抬出来，晾在竹竿上。检查了一会，发现一些地方已经闷烂。就商量明日到镇上去买新的。万把斤鱼没有好捕网是不行的。两人又去仓库把撒网抬出来，牵了绳子晾晒。好一会都没有说话。突然，元珍思绪盎然地说：“我们把结婚证拿了把！”

“你同意啦！？”程俊一惊。

“明日就去拿。”

“明日就拿？”

“反正明日要去荷湾镇买围网，就顺便到乡里拿了算了。”

“只怕明日来不及，”程俊这时才显出喜色来。随即又问道，“是不是看见夏英给我送了手表，你不放心，就着急了？这才同意去拿结婚证？”

元珍睨着他，冷笑了一声：“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看扁了！”

## 七十五

夏英辞职不干，最着急的是郭成福。为此，郭成福跟魏方也争了几句。魏方想了想，就要郭成福去把夏英接回来。郭成福去了两次，夏英也不肯再去上班。魏方只得亲自出马，还跟她道了个歉，夏英却无动于衷。郭成福又去把夏玉和彭开成接了来劝说，夏英依然不肯。做姐做姐夫的也不好太勉强，只好让她在家呆着，答应帮她另找工作。

今日，郭成福又来了。磨了会嘴皮，依然不顶用。就只好沉

默。

郭成福毕竟赖不住：“那你今后怎办？”

夏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从此我无牵无挂，我要怎办就怎办。”

郭成福道：“说正经的，赌什么气！”

夏英说：“谁跟你赌气，谁说的不是正经话？”

这时，香莲苦闷地走进来了，他们才把话收住。只见香莲说：“成福哥，夏英姐，你们要帮帮我。”

不知她出了什么事，郭成福问：“怎么啦，你怎么啦？”

香莲说：“我不小心把开水瓶打破了，把地板砖也打破了一块。”

“那，”郭成福说，“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呢！”

香莲说：“我，我刚巧思想开了小差。”

夏英问：“人家阿姨说什么了吗？”

香莲说：“说是没说什么，可我不想干了。”

“你！？”郭成福没料到，“才来了几个月就不想干了？”

“一天到晚关在那屋子里像坐牢，我呆不住了，”香莲说，“保姆不适合我。我想到社会上，你们帮我再找个事做，到馆子洗碗打杂都可以。”

夏英好诧异，郭成福也为难。夏英说：“香莲，你为什么没想到回农村去，硬是想在城市里。我在城里都厌倦了，深感茫然和百无聊赖。我两次去洪湖去荷湾村，就喜欢上那里的自然美景，喜欢那古朴纯真的民俗风情，向往那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郭成福和香莲惊讶她说出这一番话。

郭成福说：“别唱高调，真的要你去农村生活看你愿不愿意！”

夏英被激将，夏英说：“我知道程俊是因为我不可能去农村

才跟我分手的。如果他现在还爱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找湾村。”

香莲和郭成福都惊愕得不知所措。郭成福调笑道：“你明明知道程俊在跟元珍谈恋爱，说这样的豪言壮语干什么！”

夏英觉得委屈，夏英说：“真的，我说的是真话，我爱程俊，我要同元珍竞争！”

香莲睁大眼睛看着她直点头：“夏英姐，我看是可以的。现代社会，时兴竞争。”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汽车的刹车声。他们看见贵田和茵兰从司机房跳下来。香莲急忙跑了出去：“茵兰姐贵田哥，你们怎么来了？”

“来玩玩嘛！”茵兰说着，和贵田走了进来。

打过招呼后，香莲问：“贵田哥，你好像有什么事？”

贵田见郭成福在场，不好怎么说，茵兰却说了：“是来告诉夏英姐一件事的。”

郭成福问：“什么事？”

贵田这才说：“成福，反正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我就说了。”

夏英说：“请说吧！”

贵田说：“程俊跟元珍要拿结婚证了。”

“啊？！”夏英大惊失色，“什么时间？”

香莲也大惊：“贵田哥，什么时间你快说嘛！”

郭成福暗自欢喜：“着什么急，让贵田慢慢说嘛！”

贵田不好说，茵兰却道：“大概就这几天吧，说不定就在今天下午。”

夏英如石破天惊，仿佛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快？”

“不知道。”贵田说，“我们也是今日早晨才听说的。”

“不过我有些疑惑。”郭成福冷笑一声，“程俊和元珍拿结婚证究竟是真是假还很难说。事情哪有这样突然！”

“难道还有假不成？”贵田说：“这是元珍今天早晨亲口告诉我们的。”

“元珍亲口跟你们说的！？”郭成福再不好怀疑，见夏英更加焦灼不安，就斥问道，“贵田，茵兰，程俊跟元珍拿结婚证，同你们有什么关系，用得着你们来跟夏英把信？你们明明知道夏英同程俊有过一段关系，看你们把夏英给急的！你们是要来气她呕她还是怎么的？”

“这——”贵田和茵兰被问住了，贵田道：“我们怎么会来气来呕夏英呢，我们同夏英又从没有过隔阂，我们只是好心一片。”

“贵田，”郭成福乘势说，“我知道你是别有用心，今日当着茵兰的面我跟你揭穿。你喜欢元珍，我在和元珍谈恋爱时，你就在打元珍的主意。现在见程俊同元珍谈恋爱，你又想拆散他们，你好同元珍谈恋爱是不是？”

“你胡说些什么呀！”贵田被惹火了，“你是老鼠子吃陈米，你还翻什么老账？告诉你，我现在已跟茵兰定了亲。”

“成福哥，你别小看人。”茵兰帮腔，“贵田在跟我好，村里人谁不知道！”

“既然如此，”郭成福口气缓和了些，“贵田，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跟夏英传信？”

“这你就管不着了，”贵田的口气却依然很硬，“我爱传信就传信，这是我的权力。”

“传言过话，自讨挨骂，跟我有关，我当然要管！”郭成福的口气又硬了起来。

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两个男子争起来了。

“都别争啦！”夏英突然大声叫道，“我现在要去荷湾村。”

好似一声惊雷把在场的人都镇住了，都望着她，仿佛发生了不测之事。

“夏英姐，”香莲想了想，“我陪你去。”说着，瞟了郭成福一眼，准备走。又问贵田什么时候回去？贵田说这就回去。于是，香莲拉了夏英，同贵田、茵兰一起去上车。香莲见郭成福无比痛苦地站在大门口，就又走转去，把郭成福拉进屋里，小声说：“成福哥，你别急，还有我呢……”

郭成福以为她不走了：“你不去也好，看夏英去干什么？真想不到她对你哥死心塌地！”

香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夏英姐不爱你，有人爱你。”

郭成福以为她在取笑：“你别幸灾乐祸，还有谁爱我！”

“我爱你。”香莲嫣然一笑，把头低下。

“你？！”郭成福愣住，“你比我小……”

“你只不过大我五六岁。”香莲说完随即转身跑出门外去了。

郭成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痴痴地看着她同夏英上车的身影，如在梦中……

## 七十六

直到下午两点多，贵田的汽车才到荷湾村。夏英要他把车停在程俊家门前，同香莲急急地跳下车。程大民和吴天秀听见引擎声又见汽车停下来，早来到大门口。

夏英慌慌地走上去问：“伯父，伯母，程俊呢？我找程俊。”

吴天秀和程大民看见夏英慌慌张张地来了，都感到奇怪。两人面面相觑，没有答理。

香莲催促道：“爹，妈，你们快说呀，我哥呢？”

程大民见香莲也慌慌张张的，不知有什么要紧事，不紧不慢

地说：“到荷湾镇去了。”

荷湾镇是乡政府所在地，到那儿不是去拿结婚证是去干什么？夏英这么一想，回身就要往汽车上跳，可贵田已把汽车开动。夏英和香莲都喊他停车，贵田才停下来，夏英和香莲跑过去跳上车，要贵田开往荷湾镇去。

程大民和吴天秀真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走出门张望，如在五里雾中。

程大民瓮声瓮气地道：“这夏英这么慌忙赶来，该不是听说了程俊要拿结婚证的事吧？”

吴天秀说：“香莲也跟了来了，我看只怕跟这事有关。”

程大民道：“这就巧了，刚刚定下来的事，怎么就有人传到她那儿去了？”

吴天秀说：“现在的年轻人说不准，也许是为了别的事。”

程大民喃喃道：“等程俊和元珍快点拿结婚证，结婚证一拿就都吃了定心丸。”

但不知夏英到底是来干什么？两老儿很是担心，巴不得赶到荷湾镇去看个究竟。特别是程大民，又想赶到乡镇上去跟程俊元珍把个信，好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可想了想，也来不及了。他不可能飞了去，贵田的汽车快得很呢！他只好在家跟他们祈祷，愿他们不要碰见夏英，省得生出什么叉子来。

可程俊和元珍买了围网后，正悠然自得地在荷湾镇上逛商场哩！

他们从一家商场里出来，正要进入另一家商店时，看见贵田的双排座开过来了，程俊好不高兴，说正好可以请他把围网拖回去呢，就同元珍走到街边把汽车叫住。他们还来不及同贵田说话，只听车门一响，夏英从车上跳下来了，仿佛天上掉下地里钻出一般，令他们两人猝不及防，大吃一惊。

只见夏英脸色阴沉，两眼灼灼地看着程俊不说话。

程俊不得不问：“你怎么来了？”

夏英没好气地说：“你拿结婚证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程俊看了元珍一眼，心中疑惑，夏英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拿结婚证的事呢？又见香莲、茵兰、贵田在驾驶室内探头探脑，更加疑惑起来。夏英和香莲怎么会坐贵田的车到这乡镇上来呢？他们怎么又碰到一块儿了呢？他疑惑不解。

过了半天，程俊才喻声对夏英说：“没有这个必要吧！”

夏英说：“我认为应该让我知道。”

程俊又喻声说：“这事与你无关。”

夏英一口气憋了半天回不过来：“是我先跟你谈的恋爱，怎么会同我无关？”

程俊说：“我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夏英说：“我们形分实未分。”

“形分实未分！”程俊噎住。

夏英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在我心中，从来没有与你分开过。”

程俊好不自在，只见夏英又说：“你不要自欺欺人，我相信你心中最清楚。”

这几句话引起了元珍的警觉。看来土豆离土心未死！便又下意识地瞅了瞅程俊手腕上那金光闪闪的防水手表，心中便不是味。气氛急转直下，一时间出现了僵持的场面，都有话说都不好说话。元珍又睨了程俊一眼，又看了看夏英，情感斗争异常激烈，忍不住插话说：“夏英姐，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怎么说这样的话？”

这时，有几个行人和小摊贩围过来看热闹，香莲、茵兰和贵田见了，怕他们争吵，怕别人看笑话，连忙从司机房里跳下来劝

说，便都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夏英瞟了元珍一眼，察觉自己过分了一点，便对元珍说：“对不起，元珍，请你原谅。”

元珍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这才道：“我没猜想你这么快就赶了来！”说后转身就走。

夏英见她话中有话，瞟了贵田和茵兰一眼，顿时明白了什么，只见程俊道：“元珍，你、你到哪儿去？”

元珍道：“我到哪儿去？我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这——”程俊万般无奈地道，“你这走了我怎么办？”

元珍回过头来说：“那就要看你该怎么办了！”说后就匆匆走了。

“元珍！”程俊想把她喊转来，又下意识地看了看夏英，他没料到“半路里杀出个扈三娘”。他一时束手无措，便把香莲拉过一边问，香莲说是贵田和茵兰开车去把的信。程俊又拉过贵田问，贵田方把情由说了个一二。

原来是元珍托贵田和茵兰给夏英送的信。元珍今天一大早，就在村口外等贵田。贵田开着汽车载着鲜鱼和鱼贩子出村时，她看见茵兰也在车上，就把他们两人叫下车来，告诉他们她准备同程俊去拿结婚证，拜托他们把这个消息告知夏英。程俊问“元珍为什么要这样？”贵田说“元珍没有说原因。”程俊去看元珍，元珍已走了好远了。他正要走过去问个明白，夏英又把他叫住了。他不由叫苦不迭，进退两难。

夏英抢上一步，他正回过身来，他戴的手表在阳光的直射下闪出一道金光。因她一直在激动中，没有留意。这时看见他戴着她送给他的手表，心中滋生出一丝儿快意。她不知道他的结婚证拿了没有？她这才发现她最惦记的是这件事。

## 七十七

元珍要贵田和茵兰给夏英带信的事，很快就在荷湾村传开了。说七说八的都有。可真实的原因谁也拿不准。下午烧晚饭火的时候，她哥李元德特地赶回来问她，她才说了。

原来她一直想考验程俊，可又没想到什么办法。前日程大民要他们拿结婚证的话提醒了她。加之昨日她看见程俊戴上夏英送的手表，他戴上手表后又想隐瞒夏英送手表的事，元珍就怀疑程俊仍然在怀念着夏英，这才起了通过拿结婚证来考验他同时也看看夏英的反应的念头。她是想丢个石头试水深，她没料到夏英真的从城里赶来了，而且立竿见影。

李元德觉得不可思议，李元德说：“妹，你怎么这么傻心眼，程俊要同你拿结婚证了，你还考验个什么呢？你这不是无事生非么！你拿你的结婚证，你，你给夏英传个什么信？你明明晓得她对程俊还没死心嘛！你看你看，现在夏英坐在程俊家中，看你怎么办？”

元珍不耐烦地道：“看程俊哥怎么办了！”

“他跟夏英谈了两三年，跟你谈了不到一年，你说他怎么办？”

这话说到她心坎上了，这正是她放心不下程俊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她相信男女需要姻缘，更知道情爱需要时间。时间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可它记载着感情的深度和程度。自从同程俊谈恋爱以来，她总觉得没有得到程俊真正的爱。两人在下湖的时候，两人在水泥船上，两人在莲荷丛中，两人在芦苇荡里，两人在中秋月夜……她曾温情脉脉，她曾激情满怀，她曾渴望，她曾期

待，他顶多只拥抱了她，而始终没有吻过她。她总感觉到，他有感情障碍，他心中装着另外一个人。

“哥，”她有些伤情地道，“不瞒你说，程俊对我是不是真心的爱还很难说。”

李元德愣了一下：“妹，都要拿结婚证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

“哥，”元珍的眼中溢出了泪水，“程俊同我相好，是对我有好感，是要感激我，并不是真正的爱。”

“妹，”李元德更加惊疑了，“你何出此言？”

元珍温柔害羞，男女间的卿卿我我的事怎么向她哥说得出口，便只不做声，任凭眼泪流了下来。李元德也不便细问。他隐隐地感到这是个问题。

只见元珍说：“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拿结婚证。同意拿结婚证，把消息转告夏英，只是要考验他。我需要的是真正的爱，我不要他勉强地同我结婚……”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李元德这才明白了妹妹的良苦用心，想了一会试探地问，“他两人的根基要深得多，万一程俊转过去同夏英重归于好你怎么办？”

“怎么办，那我就跟他算了呗！”元珍轻轻慢慢地说。

“算了？！”李元德吃了一惊，“你说得这么轻巧！？”

“不算了那要怎么样？”元珍嘟起嘴巴，“难道要争要吵要打架不成！”

李元德看着她，忧心忡忡地道：“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告诉你。”又顿了顿，“据说，夏英愿意嫁到荷湾村来。”

元珍震惊了，她想过去想过来，觉得这不可能。便说：“这不过是说说而已。”

“不过我要提醒你，”李元德道，“程俊同夏英分手的根本原

因不是感情问题，而是城乡的分别。如果现在夏英愿意嫁到荷湾村来，这道门坎就算跨过了，你不能掉以轻心，你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说后就到后院去了。

元珍心中咯噔了一下，陷入忧愁之中。夏英今日闻讯赶来，这么急切，一直赶到荷湾镇，她的神态坚毅，她的口气铿锵有力，她对程俊说的那许多话——特别是说与程俊“形分实未分”的话，说明她的思想她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她不由又担起心来。

过了一会，程俊来了。程俊像霜后的小葱——软不拉耷的。一来就斥问元珍，问她为什么要给夏英传信？问她是什么用心？问她到底想不想跟他结婚？问她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他的问话像连珠炮，问得元珍直流眼泪。

当然，对于元珍传信的良苦用心程俊也不是领悟不到。这两个多月来，元珍一直耿耿于怀他同夏英的关系。他毫不怀疑元珍对他的深深恋情，她这样做，除了用以考验他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他埋怨说：“元珍，你有时又多个心眼，你有时又少个心眼。你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元珍这才道：“你实话告诉我，她找你谈过没有？她是怎么说的？”她要证实她哥听到的话。

程俊只看着她，不好怎么说。

“你说呀！”她催促。

“在荷湾镇上，你也听到了她的话音。”他还是不好说。

“叫你说，你就说嘛！”

“好，我说。我说了你别着急。”

“好，你只管说。”

“她说，自我第一次提出跟她分手以来，她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思想斗争，以前她只想到怎样把我弄回城去，压根儿没想过她

到农村来。她现在想过来了。既然我不肯去城里，她只好让步。她觉得洪湖不错，荷湾村不错，她说我干的事业很有意义很有前途。她说，她愿意嫁到荷湾村来……”

“是吗！?她真的是这么说的?!”元珍打断他的话问，“她是当面对你所说的?”

“她不仅当面对我说了，”程俊说，“她还当着我爹我妈我妹的面都说了。”

“那你怎么办?你怎么答复她的?”

“我怎么办?我怎好回答她?”程俊又气又急，“我正要问你呢!”

“问我?!”

“不是你出的难题吗?”

元珍噎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说：“你说得不错，这正是我出的难题，是专门为你出的一道需要你解答的难题!”

这时，李元德从后院来到前堂。他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看着程俊意味深长地说：“程俊，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就看你的了。”说后走了出去。

程俊更加处于困苦的境地。他想到了李元德和元珍对他的恩义恩情，再不好说话，与元珍默默地呆了一会，才回家去。

傍晚，灰白色的云彩遮住了天空，程俊家里的气氛沉沉闷闷。程大民尽管认为夏英是不速之客，可吴天秀依然为她做了几道好菜。吴天秀讲乡下人的礼性。虽然她一直希望儿子能同夏英成家，虽然夏英今日来跟他们表了个意想不到令她心满意足的态，可吴天秀没有以前那样极力撮合。她想到元珍跟程俊已快拿结婚证了，现在来拆开他们，心里打不过去。可不管怎么说，夏英是她家的客人，是为她儿子来的，她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当客人对待。尽管这样，一餐饭还是吃得不够香。程大民惦记着元珍，吴

天秀心中浮浮动动，程俊、夏英、香莲心情虽不一样，但心弦都绷得很紧。

吃完饭后，程大民想跟夏英做做“工作”，把全家人喊在堂屋里来坐下。程大民先开诨：“夏英呀，你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可嫁到这湖湾里来，就是一生一世的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也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凑合的事，是要吃苦耐劳的呀！”

吴天秀也凑合说：“是呀，夏英，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哩！湖窝里是泥中来水里去的，是要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呢！”

夏英说：“伯父，伯母，我知道，我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程大民说：“如今农村的好多年轻人都想着法子往城里跑，你是城里过惯了的人，到农村来怎么会过得习惯？”

夏英说：“人各有志，我喜爱洪湖的风光，田园的乐趣，人情的纯朴，我爱程俊，也爱你们，我相信我是会习惯的。”

程大民睨视了夏英一眼，忍不住嘀咕：“又是‘爱’、‘爱’的！今后说不准……”

“爹！”香莲见程大民还要说什么，打岔道，“人家夏英姐愿意嫁到荷湾村来，愿意做您的儿媳妇，您应该高兴才是，应该欢迎她帮助她才是！今后的事您顾虑那么多干什么？”

程大民又嘀咕：“那、那人家元珍怎么办？”

吴天秀又疑虑：“是呀，就是怕元珍不好想……”

“爹，妈，”香莲耐不住道，“那些个话都不用说了，现在是选择自由竞争自由，现在就看我哥的态度了！”

都把眼光投向程俊，程俊左右为难，程俊怎么好表态，程俊怎么能表态！

“哥，你就说句话嘛！”香莲又敦促。

“这，我——”程俊瓮声瓮气说不出来。

夏英说：“香莲，不为难你哥了。今天的事太急，让他好好想想再说。”又转过头说，“程俊，伯父，伯母，我已说过了，我不勉强程俊。如果程俊选择元珍，我无话可说，我明早就走。等他们结婚时，我来祝贺吃喜酒。”

程俊看了她一眼，又把头埋下了。

## 七十八

已近黄昏，程俊和他爹把早晨晾晒的撒网和新买的围网收到仓库里，又做了些明日打鱼的准备工作，就要到湖边去守夜。夏英要跟了去玩玩，程俊不肯，说等会天黑回来看不见路。她硬要去，程俊阻挡不住，只有让她去了。

天色阴沉沉的，到湖边时，天已黑了下來。程俊跨上水泥船，点亮马灯，夏英才走上船去。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这时进入船舱里，不说话也得说话了。

马灯照得不大的篷舱亮堂堂的，两人坐在板铺上，都陷入无限的往事之中。夏英跟了来是想再跟他单独谈谈的，在这野外孤舟中，男女交谈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她只觉有千端万绪有千言万语要说，可又不知怎么说了。她想，要他回心转意，只有用往事用感情来打动他。

她说：“程俊，我舍不得你，是因为往事和感情，当然还有你的人品。我始终忘怀不了我们是怎样邂逅相识的。我们不同于旁人有人介绍有同学关系有乡亲关系有邻里关系有工作关系有其他来往，我们是萍水相逢是患难解救是风吹浪打才得以相识的。”说到这里，她深情地看了程俊一眼。

程俊没有看她，他正随她的话想着相逢的情景。

她说：“我被流氓调戏，你为搭救我头被打破，这在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痕迹的相逢相识你说我忘得了吗？我相信你不会忘记。”

程俊看了她一眼，又回过脸去。

她越说越动情：“我常常想，也许这样的相逢相识就是缘分。这就是我这个城里姑娘要同你这个农村青年谈恋爱的情结。你也知道，我完全可以在城里找一个男人成家，但正因为我们有这个不解之缘，我没有这样做，我冲破了世俗的观念，坚持与你相爱。”

“夏英，”程俊流下了眼泪，“请别说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为了我，没有跟随建筑工头去南方发展，在城里打零工做小工，坐街边，立牌子，卖苦力，看人像，听秽语，饥一餐，饱一餐，住工棚，睡竹板……你、你说我忘得了吗？”夏英越说越激动，不禁泪水涟涟。

“夏英，请别说了。”程俊泪流满面，“这些往事我从没忘记过。我知道你对我真心实意，你在医院对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平素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为你带来的痛苦，你为我受的折磨，我都一清二楚，我常常一想起来就感到有愧于你，我不会忘记的。”

夏英忍不住了，一头倒在他的怀里，嚤嚤地哭起来。她说：“你知道么，我已离开姓魏的家用电器店了！”

“你离开老魏那里了？”程俊一惊：“为什么？”

“一言难尽。”

“那你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我姐姐姐夫正在给我找工作。”夏英动情地说，“我想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我思前想后，到荷湾村来才是我的出路，同你在一起才是我的幸福。今后的日子只有靠你了。”

夏英的情意催人泪下，程俊感动地把她搂在怀里，情实难抑：“夏英，实在说，我也舍不得你，我没法改变我，也没法改变你，所以我不得不离开你……”话没说完，已泣不成声。

夏英把他抱得更紧，也哭泣不止。哭了一会，说：“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让彼此痛苦，我现在愿意改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能重归于好？”

“这——”程俊想起元珍，发觉自己忘乎所以了，便推开她道，“别哭了，别人看见不好。”连忙揩干眼泪。

“黑天野外谁会到这儿来？”夏英下意识地想起元珍，“你是说元珍会来吗？”

程俊支支吾吾地说：“湖、湖边也有走夜路的人。”

夏英一股酸味涌上心头：“你一定说的是元珍，元珍一定经常来。”

“我来我不来又怎样？”元珍突然出现在舱篷外。

程俊和夏英冷不防吃了一惊。他俩人虽然没有搂抱在一起了，但挨得很近，见元珍真的来了，连忙挪开。

“夏英姐，我可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元珍的神情沮丧激愤，“我希望你不要太过分了！”

程俊和夏英见她脸上也挂着泪水，猜她听了壁脚，都有些紧张。夏英惶惶地看着她问：“我怎么过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元珍把话丢过去。

夏英口气硬硬地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元珍说：“亏心人装洋进庙门别要以为没被人察觉。实话跟你说，我已在舱外站了半个时辰了。”

程俊和夏英暗暗吃了一惊。原来元珍在他们来之前就来了。她也是来找程俊谈谈的。她来了后看见他们来了，就避到柳林里去了。等他们进舱后，她就来到舱外。不用问，他们说的话他们

搂抱在一起哭泣的情景她都听到了看到了。这时，她忍无可忍才应声走出来。

夏英缓过神说：“那又怎样？我也没做什么过格的事。”

元珍说：“还没做过格的事，挖人家的墙脚算不算过格？”

夏英说：“我挖什么墙脚？什么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本来就是我先跟程俊谈的恋爱。”

元珍说：“请不要诡辩。分了手就分了手，又找了来！”

两人争执开了。程俊夹在里面，无地自容。把她们劝说下来后，程俊道：“元珍，请原谅。我也不瞒你，我承认我对夏英旧情难忘，但请你放心，我同她不可能成婚。”

这句话，夏英和元珍两人听了都不舒服。夏英立刻问：“为什么不可能成婚？”元珍立马说：“你既然同她旧情难忘，还跟我谈什么恋爱！”

两人的斥问，才使他悟到，不该在这时候当着她们的面说这话。但既已说出，也难以收回，兀自好尴尬。

只见夏英又催问：“为什么不可能同我结婚？你说呀！”

程俊正不知怎么回答，只见元珍说：“你是城里姑娘，这还用说吗！”

“哪里来的红头文件？”夏英被激怒，“是中央的是省里的还是市里的？是哪一条哪一款说城里姑娘不能同农村青年成婚？婚姻法上有没有这个规定？”

元珍答不上来，便抵杆子：“难道你真的会嫁到这湖窝里来吗？你会放弃城市生活嫁到农村里来吗？”

夏英反问：“如果我愿意嫁了来你怎么说？”

元珍被激将：“如果你愿意嫁到荷湾村，我就让了你，否则你不能再来干扰我们！”

夏英呛得慌：“你说话当真？”

“当真。”

“说话算数？”

“算数。”

“好，一言为定。”

元珍缓了下来，过了一会，讽谕地说：“请不要感情用事，请不要吃多了跟我们闹着玩。”

“好，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不是感情用事是不是闹着玩。”夏英气盛地说，“我过几天就把结婚证明书打了来。”

元珍有些傻眼，但既然赌了这个狠，也不便改口，说：“好，我们等着瞧。”就匆匆地走出舱门去了。

“元珍，元珍！”程俊一直焦炙地看着她们两人，走到舱门口喊了两声，见喊不转来，就追了出去。一直追到柳林边才把她拉住，埋怨道：“她真的下了决心要到荷湾村来咧，你、你怎么跟她打这样的赌？”

元珍闪着泪花道：“你跟她说的什么话你以为我没听到！你们两人抱着痛哭你以为我没看见！你们既然难以割舍，我还有什么意思……”

程俊小声说：“元珍，请你理解我，请你原谅，我不会……”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元珍说后，愤愤地甩手走了。

天色黑沉沉的，看不见一颗星，苍穹已被云霭遮盖，天边已传来隐隐约约的雷声。

## 七十九

黎明前夕，天气越来越严峻。随着狂风，乌云滚滚而来，随即暴雨如泼般地下了起来，湖面上，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涛，荷

湾村沐浴在狂风暴雨中。

程大民说了声“不好，围栏有危险。”拉亮了电灯，迅速地下床穿衣服，吴天秀也担心地起来了。

他们起床的响声传到另一个房间里，香莲也拉亮了电灯坐起来。夏英在另一头睡，惊醒了问：“深更半夜起来干什么？”

香莲说：“风雨太大，担心围栏出事。”

夏英也急忙起来穿衣服。香莲拦不住，只好让她起床。当她们穿好衣服来到堂屋时，程大民已提着马灯走出大门进入雨帘里，吴天秀正在关大门。

夏英说：“伯母，我想去看看。”

吴天秀一怔：“这大的风雨，夜黑路滑，寒气又重，你怎么能去！”

香莲说：“夏英姐也很担心。我哥一个人在湖边守夜，要有人照应哩！”

吴天秀说：“湖岸边躲雨的地方都没有，穿雨衣也会打湿衣服，风寒加雨淋会闹病的。”

夏英说：“没关系的，伯母，这对我也是个锻炼。”

香莲说：“妈，有我跟夏英姐做伴，不要紧的。”

吴天秀犹豫片刻说：“好，那我跟你们一同去，你们把雨衣穿好。”回身拿了两个手电筒，递了一个给夏英，就一伴出去了。

雨骤风狂，夜漆黑一片。她们顶风冒雨溜溜滑滑来到湖边时，只见两只马灯随风浪在围栏边剧烈晃动，程俊和程大民撑着小木船正艰难地巡察着栏桩和围网。原来程俊听见风雨声早就起床了，程大民还没赶到时，他已提了马灯撑了小木船到围栏边去了。

她们一边跟他们喊话，一边给他们打手电筒。这时，李元德、元珍、贵田和几个村干部提的提马灯，打的打手电筒也赶来

了。李元德一边指挥男人们往水泥船上跳，一边喊道：“贵田执机掌舵，后舱去两人，其余的跟我站在前舱里。动作快点！”

男人们应声不绝，跳到水泥船上分散开来。夏英看着，立即陷入紧张状态中。

很快，贵田开动马达，把水泥船开向围栏边去。

女人们留在岸上，元珍提着马灯，惊奇地看见夏英也来了，同夏英对视了一眼，便都聚集到一棵树下，紧扣着心弦，眺望着风雨中的两只船。

水泥船和小木船在围栏边颠簸着，船上的人你呼我应，此起彼伏。风大浪激，一个个雨水洗面，同风浪搏斗……

树下，女人们头脸打湿，一个个惊惶地缩作一团，在寒风暴雨中打颤……

狂风越刮越猛，骤雨越下越大，浪涛越打越高。

一根烂桩活动了，程俊发现高喊：“这里有危险！”

李元德一惊：“快，往那边去。”

贵田转舵，水泥船驶到附近，那根烂桩倒伏。

程大民大叫：“快点扶起来！”

程俊倾斜在船头，把楠竹桩扶正。

水泥船靠拢去，李元德举起大木槌“哼哧，哼哧”锤打着……打了一会，把木槌交给一旁的人，跳上小木船，帮程俊扶桩。

哼哧声木槌声一声接着一声，交织在风雨中。船上灯火零乱，男人们大呼小叫，搏斗在围网旁。树下，女人们屏住呼吸，一个个捏着一把冷汗。夏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种场面，更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不由目瞪口呆。她想跟香莲说说话，见元珍正偷眼瞧她的反应，就忍住了。

风呼啸，雨倾盆，浪涛排山倒海。

一个浪头把小木船掀到浪尖，一个回浪，小木船差点倾翻，程俊、李元德、程大民差点落入水中。

水泥船上，人们惊慌失措，不断地惊呼：

“危险，船差点翻了！”

“船快翻了，快上水泥船！”

“人要紧啊！太危险了！”

又一个狂浪险乎把小木船掀翻，人们又惊喊道：

“李支书，太危险了！快上来！”

“程俊，快上来！”

“程大叔，快上来！”

水泥船也剧烈地颠簸倾伏着，小木船被一次次地掀上浪尖，浪涛一个一个扑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惊叫声随着凄风苦雨恶涛声在黑夜里回旋回旋……

树下，女人们顾不得雨淋，都惊惶失措地站了起来喊叫：

“人要紧呀！”

“要先顾人啊！”

“你们要先抢人啊！”

“先上水泥船再说啊！”

“程俊！”

“哥！”

“爹！”

“李支书！”

“大叔！”

夏英也跟着叫着喊着。她把手电筒打过去，只见水泥船倾斜，人们聚集在船舷边，正把李元德、程大民、程俊一个个往上拉。就在这顷刻间，一个恶浪把小木船打翻，夏英不由惊叫了一声……李元德和程大民被拉上水泥船了，程俊却随小木船翻倒在

浪涛里了……

## 八十

天亮了，雨停了，但天色依然阴沉，风声呜咽着伴随一声声悲凉凄楚的痛哭声在水面上回荡。楠竹、尼龙网飘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在波浪中荡漾。围栏被彻底摧毁了，鱼群的影子再也见不到了，女人们正在为突如其来的劫难而啼哭。

湖岸边，泥水淋漓的水泥船和小木船以及被浪涛打到岸边的楠竹随涌岸的浪潮浮动着，男人们女人们都水淋淋的，有的像落汤鸡，有的疲顿地蜷缩着，有的冻得发抖。吴天秀在啼天哭地，香莲和元珍在小声哭泣，夏英在落泪，程大民凄苦地坐在岸边，比上次水老鼠咬破尼龙网时的景象更凄惨更败落。

程俊早被救起来了，他痴哑地坐在一边，不敢正视眼前的事实。他所憧憬的一切，他付出辛劳即将到手的成果，他成功的喜悦，他寄予的希望所在，他所得到的荣誉……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有，他拿什么钱还贷呢？他怎么向各级领导交待呢？他来年怎么办呢？他的父母亲怎么经得住呢？元珍怎么想呢？夏英会怎么看呢？乡亲们会怎么议论呢……各种想法交织在他脑海里，乱成一团……

不一会，乡亲们纷纷赶来了，见此景象，都唏嘘不已：

“眼看到手的万把斤鱼就这样跑光了！”

“真可惜，正准备在今天打两三千斤鱼卖哩！”

“这损失只怕有一两万块吧？”

“两万！万把多斤鱼少说也要卖两万五到三万块钱，还有围栏和鱼苗的投资呢，加起来损失有四万多块哩！”

“啧啧，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这围栏里的鱼长得多肥哟！”

“我们原准备明年也在这大湖里围栏养鱼的，看样子搞不得。”……

夏英听着，去看程俊。程俊咬着牙巴骨，又痛悔又不服气地说：“这不是围栏养鱼搞不搞得问题，是围栏没扎坚固的问题！”

议论的人转过头来看他，又小声议论说：

“看样子他还要围栏养鱼。”

“他这一跤还没摔疼？”

“人家是乡里市里的典型！”

“人家是为了搞围栏养鱼才回来的。”……

程俊听了哭笑不得。他扭头看了元珍一眼，元珍还在哭泣。他回头看了夏英一眼，夏英正在看他。他感到无地自容。

这时，李元德和几个村干部疲惫不堪地走过来，李元德吆喝道：“都别议论了！现在需要的是大伙的帮助，大伙快把抢险受冻的人先扶回去。”

人们开始散开，吴天秀和程大民在人们的扶持下往村里走去，香莲和夏英也跟着走去。

有人去扶程俊，程俊不肯走。有人去扶元珍，元珍也不肯走。夏英回头望了一眼，见他们不肯走，也不走了，就同香莲站在一边。

没有去扶持的人中，有人注意到夏英，便小声议论说：

“这个城里姑娘怎么会在这里？”

“她准备嫁到荷湾村来。”

“真有这回事？”

“现在很难说了，她这次亲眼见到了程俊的一败涂地，亲身

经历了农村的这场风雨，也有可能知难而退。”

“是呀，城里姑娘都很天真，她们不知天高地厚，只不过一时的热情一时的冲动说得玩玩的。”

夏英听到这些议论，很是不安，下意识地瞟了元珍一眼，没料到元珍正在瞧自己，那眼神显示，她也听到了这些议论，她是在看她的反应。夏英心中便不是味，一旋身拉了香莲就回村里去了。

不一会，香莲又从村里来到岸边，说夏英要走，要程俊回去一下。程俊见元珍还呆在一旁，便没有动。元珍不知要他回去做什么，便狐疑地看了他们一眼，回去换衣服去了。

元珍好痛苦。昨天夜晚在水泥船上的所见所闻，令她一夜没能入眠。她反复掂量着自己和夏英在程俊心目中的分量，她渐渐地发觉夏英的分量要重得多。尽管程俊也喜欢自己，但相比之下，他更深地爱着夏英。那搂抱痛哭的情景太令她伤情了！无形中她发现是自己夹在了他们两人之间，一个退出来的念头真的在心中形成……

换洗后，她觉得轻松多了，但心中仍旧抑郁。吃过午饭，她到村头去散散心，无意中，看见夏英背着小包同香莲去搭船，看样子是回城去的。觉得心中有话要同夏英谈，就跟了上去。

“夏英姐，”元珍从后面赶来，“你回城去？”

夏英回头见是元珍，度量着她：“回城去。”

元珍见她提防她的样子，和气地道：“我想跟你谈一谈。”

夏英心里紧缩，站了下来，显出少有的平和：“有话请讲。”

元珍看了香莲一眼，香莲知趣地走开。元珍问：“动摇没有？”

“动摇！？”夏英猜度着她。

元珍道：“你亲自经历了这场风雨和失败，你应该明白在农

村在湖乡生活是怎么回事。”

夏英说：“你是要将我的军还是要我怎样？”

元珍道：“如果你现在改变主意，我不笑话你。”

夏英说：“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的生活才开始。”

元珍道：“程俊再次失败，你还爱他你还愿意嫁到荷湾村来？”

夏英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失败时更需要爱。爱失败的人是一种真爱，爱失败的人才能真正体现出爱。正是因为他再次失败，更坚定了我对他的爱。”

“是么？”元珍没料到她说出这一番话，不由暗下里有些钦佩。

夏英回身慢慢走，庄重地说：“失败既考验他也考验我，人在失败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精神，才是值得爱的。”又回脸看她道，“你没听他说这次的失败不是围栏养鱼本身的问题么？这说明他明年还要坚持养下去的。”

元珍睁大了眼睛看她，在她身边走着，心中想，难得她对他有这个认识。

夏英坚定地说：“我是经过同他这么多的波折后才认识到的。我现在才真正了解他理解他，我相信他终会成功。”

“那么说，你还是愿嫁到荷湾村来？”

“我们不是说定了么？你是不是想反悔？”

“我——”元珍反被呛住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放心，我不会食言。”走了几步，夏英又回过头说，“我会尽快来的。”

元珍微微地点了点头，心情沉沉地道：“我应该告诉你一件事。”

夏英站住看着她问：“什么事？”

“他真正深爱着的人是你。”元珍说后转身就走了。  
夏英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渐渐地流露出感激和敬佩之情。

## 八十一

晚饭后，程俊怕元珍有想法，便来她家找她解释，可她不愿意听。程俊好无奈，程俊表白说：“元珍，真的，我喜爱你。我觉得，你更适合我。”

“请别自欺欺人。”元珍思虑地说，“你们俩人不仅相爱的时间长，而且又彼此有恩，男女间有恩有爱，才是恩爱。只有恩爱维系，感情才会牢固持久。加之又经历过一波三折，你的内心深处丢得下她吗？你真正喜爱的是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程俊说：“虽然我爱她，可我总觉得同她之间有层隔膜。”

元珍说：“她现在愿意嫁到荷湾村来，这层隔膜不就消除了吗！”

程俊说：“可心中的城乡隔膜怎能消除！”

“你们把婚一结，小孩一生，日子一长，自然会消除。”元珍说后走出门去。

程俊觉得她不可理喻，自己又感到无可奈何。跟出来埋怨道：“现在出现这种局面，都怪你不该跟她传送这个信。”

“我为什么要送信？”元珍不耐烦了，“你还应该去问问夏英。”

“问她？！”程俊疑惑不解，“难道她要你送信不成？”

元珍回嗔道：“不是她的阴影促使我这样做的吗？她不是一直没有放弃过你吗！”

“这——”程俊道，“她是她，我是我嘛！”

元珍道：“我只是要试一试她对我们拿结婚证的态度，试一试她对你的感情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我并没要她赶来，也没要她跟我争，更没要她嫁到荷湾村来，难道你不应该问问她吗？”说了后，匆匆走开了。

“元珍，元珍！”程俊着急地赶上去说，“你，你叫我怎么心安？”

“什么都别说了，”元珍回转身来，“实话告诉你，我是有意要促成你们的。”说了头也没回。

程俊惊讶地站住，隐隐地明白她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想赶上去再跟她表白一番，又想到她现在听不进去，只有过几天再说了……

两天后，天色晴朗，湖面上船帆点点，一群群湖鸥在水面上飞翔。程俊和程大民已把漂散的楠竹和尼龙网捞到了岸上，今日正好铺开晒哩！不一会，有人来把信，说张书记从市里开会回来了，听说围栏养鱼出了问题，今日要来看灾情。又过了一会儿，张书记一行人在李元德的陪同下就来了。村民们闻讯跑来看热闹，一时间，湖岸边又热烘烘闹腾腾的。

张书记询问程俊：“买保险了吗？”

程俊说：“买了。”

张书记说：“不错，有见识。这样可以得到一部分赔偿。”又面对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保险意识，自觉地到保险公司去进行各种保险，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灾害我们就不必担心彻底破产了。程俊的事例就告诫了我们。”

人群中又议论纷纷。

张书记又问程俊：“年轻人，你还搞围栏养鱼吗？”

程俊说：“我一定要养成功。据专家说，这次风雨灾害是几十年一遇，并不是年年有，只要把围栏扎结实，不会再出问题。”

“好。有志气！”张书记非常高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请你去我们乡办渔场负责围栏养鱼。我一定给你创造条件，给予你较高的待遇。”

“不，不要去。”不等程俊回答，人群后面传来夏英的声音。

人们不约而同地望去，只见夏英穿了身鲜丽的衣服顺着田间的道路，正加快脚步来到了湖边。她思绪踟蹰地走到人群中，对程俊说：“程俊，我们还是应该自己干。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人们都刮目相看，有人鼓起掌来。

“好，说得好。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张书记立马说。张书记没见过夏英，但觉察到她的口气与程俊的关系不一般，便问：“这位小姐是……”

“她是城里姑娘。”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张书记问：“是不是那位夏英小姐？”

“是。她就是夏英。她准备嫁到荷湾村来！”人群中又有人喊。

张书记来了兴头，张书记说：“这，有这样的新鲜事吗？”

夏英脸色鲜红了，夏英说：“张书记，你不相信是不是？”

“对不起。”张书记笑着说，“我只是有些惊奇。”

夏英说：“张书记，你不认识我，我是认识你的。也许你不了解我。”

“是吗？”张书记说，“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听说过你和程俊的故事，不然我一见你怎么就知道是你。”

两片红云又飞到了夏英的脸上。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周围的人，只见大家都拿各种眼光在看她。她本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带来的证物拿出来，此时，听张书记这么一说，她突然想到这是个机会，乡、村的书记都在场，村里又有这么多乡亲在场，

程俊的父母亲 and 元珍也在场，大家都可以作证人，便从口袋中摸出一个大信封，从里面抽出来一叠百元大钞和一张信笺往程俊手里递，说：“程俊，给你。我想跟你一道从事围栏养鱼。这是三万元钱，给你买钢管买钢丝网来架围栏，让你投资养鱼，多的还贷。这是我打的结婚证明。”

人们都刮目相看，人们都连连打喷嚏。夏英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人震惊，元珍顿时傻了眼，程大民、吴天秀像痴了一样，茵兰和贵田耳语着，张书记向李元德询问着什么……程俊没料到夏英这么快就断然打了结婚证明来，没料到把她父母亲遗留给她的三万元钱拿了来，更没料到她在大众广庭之下拿出来！看来她是下了决心了！他怔怔地望着她，又看了看元珍，瞅了瞅张书记，又看了看李元德，瞄了瞄程大民吴天秀，又瞅了瞅贵田茵兰，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程俊却踟蹰着，没有去接。

夏英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那条他两次退还给她的花色真丝绸领带，不好意思又要面子地递给他：“现在物归原主。”

程俊看着领带，愣住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程俊才明白。人们却不知所以，都静静地观看着。

程俊心中苦辣，也没有去接。夏英把领带同钱和信笺摞在一起递过去，程俊依然没有接。

人们鸦雀无声，目光都在程俊、元珍、夏英三人的脸上穿梭。只见元珍脸色涨得红红的，走过来从夏英手上拿着这三样东西放在程俊手上说：“接呀，你怎么不接？我说话是算数的。”

程俊依然不肯接，只见夏英说：“人家元珍说话算数，你还犹豫什么？”

人们不知内中的情由，都屏声静气地望着程俊，只见他这才望着她们说：“你们两人说的都不能算数，你们两人还应该看我

的态度。”

他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人们不知内情人们不得而知，元珍和夏英实际上也不知晓。可此刻元珍实在难以自持，见程俊不肯接下，顺手把这三样东西往站在身后的程大民手里一塞扭身就从人群里钻出去了。

程大民猝不及防，拿着一大叠钱、结婚证明和领带，搓脚捻手，不知如何是好，说：“这，这，这怎么能给我？”就往程俊面前递。程俊不知是不肯接还是不好接，把他爹的手推开，张头慌脑地喊了声“元珍”，就钻过人群，一边喊一边赶了去了。

人们都把眼光投到夏英身上，只见她只是稍为纵了下眉，并没有激烈的反映，而且很快显得若无其事。看样子，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实际上，她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结婚证明，把领带，把三万元钱交给程俊，是要把她要嫁到荷湾村来的决心公诸于众。

只见程大民又慌乱又不安，双手捧着钱物，不知能不能接下，也不知退不退给夏英，又不知给谁才好，想放个地方又没处放，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怎么办呢？”

人丛中又有人喊；“你是一家之主，你就收下嘛！”

人们纷纷应和，要他收下。可他也不知儿子的态度，尽管他在内心里倾向于元珍，但不知儿子在两个姑娘中到底选择谁，依然捧着钱物发愣。吴天秀见了早就急得撑眉努眼，她时不时地瞧着夏英，见她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怕作贱了人家姑娘，连忙上前说：“你还愣着干什么？你还不快些拿了回去！”程大民方转身从人丛中挤出去了。

“走，小夏，我们回家去。”吴天秀走到夏英身边，牵起她的手。夏英也没忸怩，向张书记和李元德打了个招呼，就同吴天秀朝荷湾村走去。

人群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鼓掌声和喝彩声。

## 尾 声

寒冬过去，艳阳高照，春暖花开。

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感情波折，程俊在夏英与元珍之间，依然不能决断。李元德见妹妹太痛苦，又见夏英已经住在程俊家中，尽管程俊依旧住在水泥船上，但这样长期拖下去不是个事。就去找张书记出面，跟童经理做工作，采取“组织措施”，把元珍招工到市水产品开发公司去了，以了夏英嫁到荷湾村来之愿，以成全夏英同程俊的婚事。

郭成福同香莲谈恋爱已有了几个月，见元珍进了城，想同元珍重归于好，转而又去追求元珍，被元珍断然拒绝。香莲见郭成福是个见异思迁不以感情为重的人，很是失望，遂与他分道扬镳。魏方发现郭成福见利忘义，也看破了他，把他解雇。郭成福感到事业爱情都不顺，无脸回乡见父老乡亲，也无法在这座县级市里再呆下去，便往南方再次投靠原来的建筑工头去了。

这一年，程俊用夏英的三万元钱，买来建筑用的搭脚手架的旧钢管和钢丝网，打了两个十亩大的围栏。程俊锲而不舍，精进不懈，围栏养鱼终于成功。年终获亩产 1100斤，20亩围栏共产鲜鱼 22000斤，获产值 55000元，一年大翻身。

来年春天，夏英与程俊终于喜结良缘，结婚这天热闹非凡。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鞭炮锣鼓响彻湖天。

湖面上飘荡着《洪湖啊，我的母亲湖》的优美动人的歌曲声，二十几只挂彩的机动小木船伴随着一艘彩旗飘扬装饰一新船楼额贴有金色大“囍”字、船前挂有大红灯笼披红挂绿的游艇行

驶着。这是程俊专门雇的接亲船，刚从城里的滨湖码头边接了亲回来的。

西装革履戴着那条花色真丝绸领带、胸前披戴大红花的新郎程俊同披着婚纱、化了彩妆的新娘夏英站在游艇的舢板上。香莲同几个年轻的接亲姑娘站在夏英旁。周围站着元珍和一个城里的年轻人、夏玉和彭开成、茵兰和贵田。李元德和几个村干部站在后面。

迎亲船队吹吹打打浩浩荡荡行进在波光浩淼的洪湖里。抵达荷湾村时，只见岸畔人群云集，鞭炮唢呐锣鼓喧天。满脸笑容的乡党委张书记作为主婚人在岸边组织迎接。吴天秀和程大民笑得合不拢嘴，也来到湖边迎接。

人们纷纷赶来看热闹。不一会，香莲、茵兰和几个迎亲姑娘把夏英扶下船，几个小伙子也把程俊陪下船。

人们又看见元珍同一个城里的年轻人走下船来了，都议论纷纷，喜笑颜开。

人们簇拥着新娘新郎走进村。来到程俊家门口，只见门口张灯结彩，门两边贴着鲜红醒目的对联：

湖乡风光好  
田园乐趣多

这副对联是张书记亲手写的，特别引人注目。

夜晚，新房里灯光明亮，闹房的年轻男女欢天喜地。

夏英和程俊抬着糖茶请闹房的人喝。

闹房的人笑着逗着为难他们……

几年以后，郭成福在海口市的报亭边看报，一条骇然的标题

映入他的眼帘：《洪湖大面积推广围栏养鱼获得重大成果》。只见上面写道：

近几年来，洪湖市大力推广围栏养鱼。短短的几年内，百里洪湖围栏养鱼水面发展到数万亩。每年增加鲜鱼产量达数百万公斤。围栏养鱼为渔业规模化产业化为我国大湖泊大水面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开创了新的途径，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围栏养鱼是洪湖市荷湾村回乡青年程俊首创的。他是一个泥瓦工，在洪湖城区打工三年。他为了回乡围栏养鱼，不惜同城里的女朋友夏英分手，他经历了一次次挫折和失败，夏英女士被他的精神深深打动，毅然离开城市，来到程俊所在的荷湾村，同他一同从事围栏养鱼。第一年围养 20亩，获单产 1100斤，获产值 55000元。第二年……

郭成福再也看不下去了，只觉得眼前闪现出一派派洪湖风光，闪现出荷湾村的田园村落，浮现出他所熟悉的一个个人，浮现出一桩桩他亲身经历的往事……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 完稿于荆州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修改于荆州